

## 前 言

1998 年的下半年，我辞了工，租了房，买下了一台 586 电脑，开始了我的这部关注打工妹、讲述小人物奋斗路上故事的创作。

我写这部作品，最主要的是因为，我有一种使命感，或者说，我觉得这部作品，是我在打工生活中欠下的，这个债不还不行。

我希望我的这部作品，能够唤醒，沉睡在人们大脑中的应该觉悟起来的觉悟。

我希望我的这部作品，是年轻朋友涉世之初的一盏灯；我希望这盏灯能够激励他们超越昨天、超越自己、超越别人；我希望他们能够从这部作品中汲取力量，能够克服一个接一个地扑面而来的困难，能够走出暂时的困境，能够一步步脚踏实地地走稳今天，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我希望我的这部作品，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打工生活，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关心、爱护和保护打工路上的朋友，尤其是最底层的打工者，他们为社会和家庭创造了财富，为亲人和个人的美好的生活努力着，但他们毕竟是弱小的，他们需要人们的帮助。我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存和生长的环境。同时，我希望他仍能够自救。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关注打工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研究这种种问题。我希望打工朋友，在解决打工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时，能够有更多的人，

可以给他们以比较正确的方法论。我希望能够有人教育他们！

我希望，在这个越来越花的世界里，亲情依然是温馨的、爱情依然是迷人的、性情依然是圣洁的、友情依然是纯洁的。

我不希望人们，看了这部作品后，对作者产生好奇。

我不希望我走在人群中，被人认出我就是这部作品的作者。

我不希望任何人，问我这部作品是不是我的亲身经历，所写的人和事是不是真的，尽管我的这部作品具有艺术的真实性，但它依然是一部文学作品。

我不希望有人，在以后的某一天，写一本《揭穿王丽丽》，或者再写一本《揭穿 揭穿王丽丽 》。

我希望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作品上，而不是作品的作者上。

# 目 录

1	黑色的七月 .....	1
1	踏上打工的路途 .....	6
3	开始了打工生活 .....	12
4	叶子被赶出工厂 .....	22
5	找工 .....	33
6	为辞工，大闹“天宫” .....	48
7	新工作新同事新感觉 .....	58
8	住房风波 .....	87
9	渴望家书 .....	95
10	打工妹告倒资本家 .....	100

11	程清找工失败 .....	108
12	叶子从天而降 .....	111
13	秋霞的遭遇 .....	116
14	三姊妹团聚 .....	125
15	眼睛盯上写字楼 .....	129
16	升为图书管理员 .....	131
17	程清、春霞、叶子及李华纷纷退出打工路 .....	147
18	第一次寄钱回家 .....	170
19	打工妹没有中秋节 .....	174
20	爱情不来，来的是上司的性骚扰 .....	179
21	泪葬经理变质的爱护 .....	192
22	吴队长过不了“美人关” .....	197
23	“我要跳槽！” .....	202
24	半拉子男人夜袭女工宿舍 .....	205
25	李丽华被迫辞职 .....	212
26	被逼辞工 .....	219
27	再次踏上寻工路 .....	230
28	女孩子间的悄悄话 .....	240
29	差点没被“中介所”骗 .....	245
30	“我被录用啦！” .....	249
31	杀回老厂 .....	252
32	夜遇好人 .....	261

33	老乡 .....	267
34	愚昧的爱情 .....	274
35	和女上司的缘分 .....	279
36	父亲的来信 .....	288
37	初露锋芒 .....	295
38	好运降临，不幸遭小人暗算 .....	302
39	暗算小人 .....	310
40	打工妹再次告倒资本家 .....	318
41	打工妹没有年过 .....	345
42	秋霞走投无路，做了“情妇” .....	360
43	董事长的生日晚会上，飞出了一只“白天鹅” .....	365
44	尾声 .....	371

## 1. 黑色的七月

一九九四年度过了黑色的七月之后，我被拒于大学校门口。

对于考大学这条出路，我的心死了。

父母的责骂，爷爷的叹气，都救不活我的心死，我好像是一只没气的皮球，任你怎么样拍，怎么样打，都弹不起来了。按照平时，父母这样子骂我，我不跳楼，也会活活地气死，因为平时父母是最宠我最爱我根本不可能这样子骂我的呀！按照平时，我见到爷爷对我这样伤心，肯定会心碎的呀，因为平时我是最疼爷爷的呀！但现在我只是麻木不仁地听着父母的责骂声，麻木不仁地看着爷爷失望的面孔。

我实在太累了，我只想休息，但家里不给我休息。第一次，我问自己，这家是我的家吗？我第一次想有一个自己能够完全支配的——家。哦，家！

有一段时间，我早上醒了，不想起床，我不知道起床干什么，我瞪着天花板，脑子里一片空白。

刚开始几天，妹妹楚红一到吃早饭的时候，还喊我吃饭。楚红喊我的时候，我好像耳朵聋了。楚红就站在床前，一声比一声响地叫。楚红不喊姐姐，楚红喊：“楚楚，死楚楚，起来吃饭。”

我的耳朵被聩得无法忍受后，就把全身子的力气，一点不

留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变成恶狠狠的目光，一部分变成一声“滚出去”的吼声，吓得妹妹楚红倒退几步。连续几天的“轰炸”，妹妹楚红再也不愿意听妈妈的话——天天喊我起来吃早餐。

母亲是一个十分倔强的女人。母亲叫不动楚红去喊我吃饭，自己也是不愿意去叫的。虽然我不吃不喝躺在床上一副不想过日子的样子，她有些心痛。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见没有人理，也没有人喊我吃饭，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忽然觉得自己完全被遗忘了，被抛弃了，尽管若是楚红再喊吃饭，我仍然会恶狠狠地吼她出去，甚至于学着母亲用最肮脏的语言掷向她，但一旦没有人理，对于父爱、母爱、手足之情，亲情、甚至于人情，我渐渐地绝望了。

我想到生不如死，便开始认真地考虑结束生命的办法，我想出了好多种办法，但就是选择不到最佳答案。用红丝巾吊死吧？躺在轨道上吧？跳河吧？吃老鼠药或者安眠药？要么像日本人那样开膛谢罪？向父母亲谢罪，要父母亲无法面对下半生？……

我想着想着，就不准备死了，为什么呢？年纪轻轻地自杀了，死后那些认识自己的人会怎么说呢？死前想安静一下都不行，死后还让世人指指点点，若是死后都不得安宁，不如不死。若是不死，就无法让父母一辈子心灵逃不脱愧疚，就无法报复父母对待自己没有考上大学的不公平。但是，比起死后的不安宁来说，我还是选择了后者。

母亲常常说，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个仇人。我因此也会想到，难道生儿育女是父母的罪过不成？但我想得更多的是，谁让你生我呢？我没求你们呀，你们干嘛把我带到世上呢？我是不愿意来到这个世界的呀。

我开始起床吃饭。尽管父母不给我好脸色看，楚红也不理我。但我开始了新的生活。我新的生活开始得好艰辛哪，母亲总是横看我不顺眼，竖看我也不顺眼，总是指桑骂槐，母亲好像要把她一生一世的不快，都发泄在我身上。

有一次，我实在不能忍受，就拿起自己的手掌，照着自己的脸，狠劲地打，边打边叫：“天哪，为什么不让我死呀？！”楚红被我的动作吓呆在一旁。母亲并没被吓住，母亲不依不饶，好像不把我置于死地，不足以解除心头之恨。

父亲走过来，想厉声喝住我。但我像发了疯，置父亲的厉声呵斥于不顾。父亲就恼了，就拖起我，想把我从厨房拖到客厅。我不知道父亲要干什么，心里面忽然生出了死亡的恐惧，所以就拼命不走。父亲却是不顾一切地拖我，母亲也不上前劝住父亲，父女两个都像疯了一样。我见父亲不顾一切，心里面就更加恐惧。对暴力的恐惧和对死亡的恐惧，促使着我拼命地喊。我幻想着“英雄救美”的故事，能够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我仍然被父亲像五马分尸一样地拉着，那个狠劲，使我根本上没法再相信，居然有“虎毒不食子”的故事，也就是在那一刹那间，我对父爱和母爱，彻底地绝望了。

我的恐惧声划破夜空，但没有人救我。母亲冷冷地站在一边，楚红吓得不知所措，街坊邻居也没有一个人过来。我不得不对这个世界也绝望了。于是我便不再喊叫，索性横下心来，但求一死。这条命本来就是父母给的，现在他们既然想把这条命掠去，不如就成全了他们吧。

父亲把我拖到客厅后，抽出皮带，往我身上乱抽。那条皮带，好像发了疯一样。是的，那条皮带，它一定是发了疯。而父亲好像不是打在一个女儿身上，而是打在一个有着杀父夺妻之恨的仇敌身上。我一声不响，只是皮肉的疼痛，使得我情不

自禁地举起双臂，护住身子。

父亲终于打累了，终于住了手。然后父亲开始数落我。母亲也加入了父亲的队伍。他们的口气慢慢地缓和起来，甚至于柔和起来。母亲说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母亲说她不想自己的女儿再受她所受的苦，母亲说她想自己的女儿过得更加好些。父亲说：“你对我们有什么意见，你尽管对我们说吧。”我一言不发，我心中亲情那扇门，已经没有钥匙了。我只是坐着，没有任何表情地坐着。我将父母的话置若罔闻，甚至开始打盹。后来，父亲只好说，回去睡觉吧。

我在家中过了一段很难过的日子。也许这一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日子。也是给了我心灵创伤的日子。更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一段日子。本来我想过普通人的日子，平平常过一生，但能行吗？不为人上人，连父母都看不起。过普通人的日子本来是想安宁的，却安宁不起来，不如做人上人吧，尽管做人上人要付出很多代价。从那时开始，我自觉自愿地向人上人这个目标前进，不惜付出很多人不能也不愿付出的代价。

叶子姐的回来，给我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叶子姐去了S城半年，不曾给我来半封信。现在从S城回来了，来看我了。叶子姐对我讲了S城，对我讲了她在S城的生活。我的心热起来了，因为S城是热的。我决定奔赴那块热土。实际上我早就向往那个地方。我没有胆量一个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尽管那个地方很有诱惑力。现在真的是天在救我。有人带路了，我可以脱离苦海了，可以去开垦一片自己的土地。我想着美好的将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我说：“叶子姐，什么时间走，千万带我去。”

叶子姐有点吃惊。叶子姐说：“S城基本上都是轻工业，

但是，轻活干得时间长了，也会变重的呀。”

我急了。像入党宣誓似的说：“我不怕苦，我一点都不怕苦，你能受的苦，我都能受，你不能受的苦，我也能受。”

叶子还是不相信地说：“你真的去呀？”

“是呀！”我坚定地说。

“你为什么不再复读一年呢？我知道落榜是很不好受的。”

我那不争气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咬紧牙关，极力克制自己不让泪流出来。我感到奇怪，原以为自己早就没有泪水了呢，谁知道叶子姐的一句很平常的话，就把我的泪水给带出来了。

叶子把毛巾递给我，说：“不要哭了，没有过不去的关。”

我哭得更凶了。那泪水呀，像决堤的洪水，非“大禹不可治”，但现在大禹已去了另一个世界。

后来，眼窝里的水终于流干了。

我泣不成声地说了一句话：“条条大路通罗马。”

叶子说：“本来我是不想去的，你们读书人，应该知道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也很无奈。”

我恐惧地望着叶子，好像唯一的一根救命绳，被别人一刀砍断了一样。

叶子看我的样子不忍心拒绝，只好说：“楚楚，你别急，为了你，我再去一次 S 城，再打一次工。”

## 2. 踏上打工的路途

一个星期之后，我踏上了南下的路途。父母把我送出家门口。母亲好像挺高兴。毕竟，这是一只自己养的鸟，现在能飞出去自己找食吃，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呀。

我脸上木无表情。我知道，S城的路并不好走，等待自己的并不是一条坦途。再加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种生死离别的感觉。难道自己将遇上不测？难道将有天灾人祸等待自己？我打了个冷颤。我不愿意多看父母一眼，只盼望能早一分钟就早一分钟离开家。同路的另外几个女孩子，个个欢声笑语，叽叽喳喳，好像梦中的“白马王子”就在不远处等着她们。她们见我不言不语，面色郁闷，就问我是不是不舍得离开家。我只是苦笑了一下。

一共七个女孩子，六个只带了日常用品，只有我，还带了一包书。我心中很明白，以后不管到哪里，对书的感情，是永远隔舍不了的，尽管这次，书不给我路走，害得我从“天之骄子”，一下子掉到了被世人甚至父母看不起的角色，体验到以前绝对体验不到的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以及人性的恶劣。

这六个女孩子，叶子，大家都知道了，另外五个，同叶子一样，都是农村的，她们要么是同叶子一个村子的，要么是叶子的同学。她们的名字是：春霞，秋霞，她们是堂姐妹，春霞比秋霞大一岁，两人都已有了婆家，都已订了婚，只是没有出

嫁而已；春丽，她是跟着叶子投奔在 S 城打工的大姐的；梦丽，是叶子和我近门的，按辈分叫我和叶子姐姐的；剩下的一个女孩子叫程清，是叶子的同学，也是叶子的好朋友。

程清虽然也是来自农村的，但程清的家庭条件要好得多，程清的爸爸是副乡长。她在家里面也算得上娇生惯养，这次出来，家里面的人除了弟弟之外，都反对她去 S 城打工。爷爷奶奶都哭了，家里人说：“咱们家也不是说没吃的没穿的，哪里需要你一个女孩儿家家，跑到千里之外，去挣两个辛苦钱呢！”“听说 S 城很乱的，规矩不好，女孩子在那里很容易学坏的。”程清好说歹说，家里人就是不愿意。后来程清干脆不吃不喝，一天时间不到，就大功告成了。家里人打听了一下，这次是七个女孩子一起去，并且都是清白人家的女孩子，就聚在一起商量，家里人怕她想不开，就让她去了。

程清一听家里人同意她去 S 城了，高兴坏了，连吃了两碗饭，程清实在饿得受不了了。但见家里人除了弟弟之外，个个满脸忧郁，程清心里很是难过。程清向来是听话的好孩子，这次为了去 S 城，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真是罪过。但是 S 城的诱惑更大。

程清说：“你们都不用担心，我去看看，如果各方面都不错，我就多干几天，如果不行，我立马回来，就当我去 S 城旅游了。我们七个女孩子，相互之间还能有个照应，怕什么呢？叶子家庭条件也不错呀，人家父亲是退休工人，两个哥哥都有工作，人家父母就舍得。更何况，叶子去过，这次由叶子带路，你们根本不用担心。还有呀，听说叶子的堂妹也去，人家可是父母都有工作的，吃商品粮的。”

程清的母亲说：“不管怎么说，俺就是不放心，你长这么大，没有走出过俺的手心，忽然间千里迢迢地去挣钱，俺心里

就是不愿意。”

父亲说：“你的工作，我快安排好了，到时，你一接到我的电报，赶紧回来，省得误事。这次去 S 城，咱也不为了赚钱，全权当去旅游了，散散心，我知道你呆在家里也很闷，但现在找工作确实不好找。到 S 城也好，见见世面。但出门在外，不比在家里，要学会照顾自己，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多来信。”

程清是一个孝顺的姑娘，虽然最终家里人放她走了，但总觉得没听家长的话，对不住家长，很是心愧。

七个姑娘先上郑州，后下广州，再上 S 城。一路上说说笑笑。

从她们的说笑中，我了解到，春霞的婆家比较有钱，对象长得也不错。秋霞的婆家比较穷，对象长得很一般，用秋霞的话，看了饭都吃不下去。也难怪，春霞长得细高，肤色较白，眼睛黑而亮，鼻梁高挺，嘴巴也长得好。秋霞虽然个子也挺高的，也不肥不瘦，但身板没有春霞挺。而且春霞长得该肥的地方肥，该瘦的地方瘦。而秋霞就不同了，该肥的地方她偏偏不肥，该瘦的地方，她也偏偏不瘦。好在，秋霞天生爱笑。秋霞的母亲八年前去世，父亲又娶了后母，并且后母对她很是一般。她的婚姻就是后母做的主，她的未婚夫是后母的一个远房侄子，这家送了后母一些小礼（大礼哪里送得起），后母就把秋霞许给了远房侄子。刚开始秋霞死活不同意，后来迫于父母的压力，勉强同意了。这次出来，想多挣点钱，还她婆家，就可以悔婚了。

叶子二十二岁了，这个岁数本来不大，但在农村，这个年龄不订婚的实在不多。叶子这次回去，实际上是为了定下终身，但媒人介绍的几个，都不合意，亲朋都说她挑剔。叶子读

了七八年书，哪里想像身边的女孩子一样，轻易地把自己托付给一个仅见过几次面的男人呢！

叶子心中是有人的，那个人是叶子的初中同学——张小江，现已考上大学。叶子现在仍同张通信，张回家过寒暑假也去叶子家看她。父母是不同意叶子同张交往的，父母怕叶子吃亏，父母对张会不会娶女儿一直持怀疑态度。不是没有例子，大学生抛弃农村的未婚妻，方圆几里，叶子的父母所知道的就有几个。去年就有一个承受不了被跳出“龙（农）门”的未婚夫抛弃的痛苦，上吊自杀了。叶子的父母怕女儿走这可怕的路，坚决反对叶子同张交往。但叶子哪里听得进父母的话，反复对父母讲，张是好人，不会骗她，父母问她，张小江有没有向你提出订婚？有没有向你提出同你结婚？叶子被问得张口结舌，张从没向她提出过这些俗事，但叶子从张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张是爱她的，是真心爱她的。叶子被父母的目光看得很不自在，便以“他在上学”为由搪塞父母。对这样的傻姑娘，父母除了托人多给叶子介绍对象，还有什么办法呢？张小江大学二年级的下半年，也就是叶子在S城打工的一九九四年的上半年，收到的小江的信越来越少了，从一个星期收到一封信到一个月收到一封信，直到目前的三个月一封，问原因，答，功课忙。没有了父母的唠叨，叶子的头脑反而冷静了下来。已经不再头脑发热的叶子，对张小江反而渐渐地不抱希望了。叶子这次能回来相亲，父母脸上真是乐开了花，直说叶子打工没白打，长了见识。叶子提出再去S城打工，父母是满口答应的，只是附加了一个条件，过年的时候一定回来再相亲。叶子也满口答应了，自己年龄确实很大了，难道说不知道为自己的将来着想吗？

好啦，说话的当儿，七人已来到了S城，不知道为什么，

一到了 S 城，大家都把说话的闸门给关上了。每个人都扒在窗口，看着这个窗外的花花世界，这个城市还正处于朦胧的睡意之中，它还没有完全醒来，对于这七个人的到来，也没有什么表示，好像一副爱来就来爱走就走的模样。

我看到街上还很稀少的行人中裙子的飘动，就觉得非常美好，就觉得这个城市非常地可爱。家里面的女人，在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美时，总是缩手缩脚的，总是压抑的，而这里可以像孔雀开屏一样，那是怎样的身心舒畅呀！这里的女人大胆得让我有些咂舌。这里的女人，不仅敢于穿着很露的衣服，而且还敢于，甚至骄傲地，把胸挺得高高的。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的乳房，一天比一天隆起来的时候，那时的我，感受到的是多么地羞耻呀，我唯恐人们看到它们的隆起，我憎恨它们的隆起，我用乳罩把它们紧紧地勒住，妄图扼杀它们的成长。我只要一看到，有人把目光在我胸部稍稍停留一下，就觉得非常地羞愧，就赶紧把胸垂下去。我有时一不小心挺胸走路的时候，母亲就会骂我，不让我把胸挺起来。而且跑步或者做其他运动的时候，这一对“鸽子”不安分地上上下下跳来跳去时，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好像是一个负担和累赘。我身边的姐妹们，也都像我一样，竭力把那一对调皮不听话的“鸽子”藏起来，藏起来不是因为宝贵而是因为羞耻，好像那是见不得人的很不光彩的。即便是结过婚的妇女，也不敢像这里的女孩子一样，把胸骄傲地挺起来招摇过市，而且好像挺得越高越光荣一样。

我把家里的女人和这里的女人一对比，就觉得这里的女人是多么地幸福呀。

这座城市，在我的沉思之中，慢慢地醒来，依然对这新来的七个女孩子不理不睬，我就不免有些心寒，就预感到生活在

这个城市里，将会是多么地不易。但路上的车和人多起来了，不管是车还是人，都在争先恐后地赶路，不知道他们在忙些什么，这与家里又是怎么样的不同呀。家里面生活的节奏是慢慢悠悠的，是安闲的，而这里，好一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呀。我见这里到处是高楼大厦。我还看到，这里有很多地方，还在建筑高楼大厦。我就觉得这座城市，是个不满足的城市，这里的人，是那么地进取。这很符合我的胃口。而且这个城市除了高楼大厦的颜色之外，还有绿色，我就愈加喜欢上这个城市。我不管这个城市喜不喜欢我，不管这个城市接不接纳我，我倒是先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先接纳了这座城市，我感觉到这座城市正是自己想要的城市。

七个人就这样默默地来到了叶子以前打过工的、位于 S 城观兰镇上的一个制伞厂。这个伞厂是一个台湾人开的，叶子以前在这家伞厂做车间统计员，跟老板挺熟。叶子辞职的时候，老板本来是不批的，但见叶子非走不行，就批了，说：“叶子，在家里要是还想来打工，我还接收你。”叶子挺感动的，这次来，直奔了这间厂。

门卫通知老板叶子带了六个女孩子来了。老板正发愁招不到人，忽然天降七个女工，很是高兴，就通知人事部的一个招工小姐，给办了入厂手续。除了春丽，每个人都高高兴兴地递交了身份证。安排了宿舍之后，叶子她们一块出来了，准备送春丽去找她的姐姐。谁知，大门口不见了春丽，六个人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个门卫说：“那不是她俩吗？”众人顺着门卫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只见春丽秋丽两姐妹正在相互抹眼泪呢。众人拥上去，说：“都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姐姐见妹妹，不只两眼泪汪汪了，而是两眼下大雨了。”两姐妹这才破啼而笑，众人说了一些家常话，就各自回厂了。

### 3. 开始了打工生活

于是我的打工生活正式开始了。

我们被叶子领着去冲了凉。当叶子说“冲凉”时我们一脸茫然，叶子解释说，这里洗澡不叫洗澡，叫冲凉。我们就有些疑惑，只觉得这里的人真怪，洗澡不叫洗澡，竟然叫冲凉。

冲凉房里很多人。大家一边冲凉一边高声地说着话。我一边冲凉一边觉得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冲完凉后感到很舒服，就觉得眼前的生活一定也会非常地美好。

我有着一群同龄的女孩子说说笑笑，再也不用受父母高压政策的管辖和耳边永不清静的叨叨，我就觉得我简直就是天空中被放飞的小鸟，或者说，像劳改犯一样获得了新生。我们呼吸着这里的新鲜空气，个个像来到了极乐世界。我们只知道前面的路铺满了鲜花和阳光。我们计划着买化妆品、买衣服、买女孩子喜欢吃的零食，我们还没开始正式上班，工资的事，八字还没一撇，就已经在计划里花出去很多了。

我们的欢笑声，被一个女孩子的厉声呵斥所击碎。我看到一张很霸气的脸。长着这张霸脸的女孩子，责备我们动了她的桶。我不喜欢一个人在我面前蛮横无理，就与她争吵起来。那个女孩子也不甘示弱。我们的吵架声一声比一声高，两只“母老虎”都使出浑身的力量，决定争一胜负。后来，秋霞加入我的一边，另一个女孩子加入了那个女孩子的一边。

四个女孩子正吵得天昏地黑，叶子回来了。叶子先说了我们两个，后说了她们两个。说，咱们都是一个地区的，正宗的老乡，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值得你们像仇敌一样，摆开擂台赛？

那两个女孩子以前认识叶子的，不得不给叶子一些面子，再加上双方的嗓子都喊累了，这才熄了火。

叶子对我们说：“不要理她们。这里的人就是这样的。欺生。你看，她们同我讲话是很客气的。时间长了就好了。”

秋霞说：“我们呆得时间长了，我们也可以欺负新来的，享受一下欺负人的待遇。”

我们都笑了。

春霞和程清这会也开始发表她们的看法了。

程清说，这里的人不好，欺生多没道理。

春霞说，你看她们刚才那个样子，简直像两只母老虎，叫她们这一辈子都找不到男人。

秋霞说：“这会你们张口了。刚才你们就不知道帮我和楚楚一把，要不是我帮腔，楚楚早就败下阵了。”

“我们怎么帮哪？我们要是再上了阵，非打起来不可。”

“打起来才好呢。”秋霞孩子气地说。

我实在忍不住了，就骂秋霞：“我们是来打工的，不是来打架的。”

秋霞说：“好吧，好心不得好报。下一次要是再有人欺负你，甭想我帮你。”

几个人正在拌嘴时，梦仙和春英过来了。梦仙和春英和我们是一个地方的。梦仙是我的同学，春英是秋霞的表姐，她们一进门，就说：“天啊，你们怎么来啦！”梦仙一把拉着我的手说：“我一下班，就听老乡说，又来了几个老乡，我猜了一万

个人也没猜到你来打工。你咋想着过来打工呀？你能吃了这个苦吗？”

我看她们两个穿得比我们洋气多了，便说：“你们都变洋气了，变漂亮了，打工有什么不好嘛，最起码我们也可以像你们一样变洋气变漂亮嘛。打工能吃多大苦呢，你们能受这个苦，我们为什么不能受呢？”

梦仙说：“你不知道呀，加班加死人呀，可熬眼了，不加班吧，盼着加班，不加班没钱哪，出来就是为了挣钱的嘛。但老是加班，也可是不好受，我们真想请假休息两天，又请不了假。”

我当时只知道加班就是超时间工作，并不知道加班的滋味，所以很不把梦仙的抱怨当一回事，只说梦仙在这里被养娇气了，家里农活那么重，照样干，在这里就用针缝缝伞就累了，真是娇气了很多。

梦仙说：“我现在跟你说，也是‘嘴上抹石灰白说’，反正你过来了，你马上就有这个体会了。我现在也不用多说了。”

梦仙和春英叮嘱我们下班后，千万不要乱出厂门，免得被当作“三无人员”抓去，然后被遣送回家。我们不明白什么叫“三无人员”，梦仙说，你们还没有办厂牌，你们就是“三无人员”。我们听后有些紧张，并在心里念叨，千万别抓住我了，要不然工没打成，却被送回老家了，多丢人呀。她们俩又说了一会儿，便走了。

那一个晚上，我们个个都抱着美丽的梦想睡得很香。我们也累了，旅途的辛苦加上过度的兴奋，我们一合上眼就睡个大天光。

我们起床的时候，其他的女孩子，都已收拾停当准备上班。我们洗脸刷牙的时候，过来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看着

来十八九岁，但她一脸的严肃，样子很干练，言谈举止像是三十多岁的人。这让我有点承受不了。

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我看到一道剑光，从她眼睛里，射出来，直刺向我。我觉得浑身不舒服，我也并不怕这目光，这目光虽然很冷，但想压服我，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回敬了她同样冰冷的目光。我们就这样对峙着，谁也不想认输。

“其他人都去上班了，你们还呆在宿舍？”她厉声说道。这句话虽是对大家说的，但她是盯着我一个人说的。

我正想顶她一句，叶子从厕所里出来了。叶子说：“哎呀，我以为是谁呢，张组长呀。”

那位被称为张组长的女孩子，这才笑了。她这一笑，我忽然觉得很奇怪，原来她也是会笑的呀。

张组长说：“哎呀，叶子呀，你也来啦，真没想到，都以为你再也不来打工了。”

叶子说：“我这一次来，很不好意思，个个老同事见了，都说着同样的话，‘你怎么又来了’，搞得我很不好意思。”

张组长并不想与叶子叙旧，张组长说：“王主任叫我喊你们呢，赶紧走吧，不然的话，她肯定要骂人的。”

叶子说：“我们都被分到你们缝伞二部了？我也去缝伞？”

张组长说：“现在管理的位置上不缺人，你先干着缝伞吧，要么你跟王主任说一下，看看有没有好活分给你，或者你找一下老板，以前老板不是对你挺好的吗？”

叶子说：“那个时候是因为这间厂刚开工，找不到人，我也挺出力的，但现在人满了，老板能帮忙吗？”

张组长说：“你试试吧。我没时间跟你说这些啦，咱们赶紧走吧。”

我们小声嘀咕着，刚来就让上班，也不让休息一下。但也

只得跟着张组长走了。就在宿舍到厂房的路上，我们因为步子赶不上张组长，又被训了几次。

一到了车间，又被王主任训了一次，王主任看起来有二十六岁左右，也是不会笑的。王主任一看到我们就说：“这边活那么紧，你们还赖在床上不起来。这次念你们刚来不懂规矩，下次再这样，就扣十元工资，一个月累计犯五次就炒鱿鱼。”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炒鱿鱼，但看她的表情，知道这不是个好事。我们吓得不敢吭声。

这时只听到王主任厉声问：“听到没有？”

我们更不敢吭声了。

王主任再一次提高嗓门问：“耳聋了？”

叶子说：“听到了。”

我们五个还是不敢吭声。王主任就把目光，像机关枪一样地，扫视着我们，再一次厉声问：“你们哑巴了？”

我们眼看若是再不开口，说不定，王主任就会张开她那铁嘴，露出她那钢牙，把我们给嚼到她肚子里，我们不得不战战兢兢地说：“听到了。”

但王主任并不罢休，说她没听到，一定非要我们再大声地说一遍不可。我们只好又大声地说一遍。但她还是不肯罢休。我们只得鼓起肚子，把我们所敢使的劲都使出来。王主任这才放过我们，叫我们立刻缝伞去。我们不知道往哪去，就站着不动。王主任就又是一声呵斥：“还不快跟着张组长走？在这里磨磨蹭蹭磨磨蹭蹭，你们想磨蹭到什么时候？”我们逃也似的跟着张组长走了。

张组长领着我们去了仓库。每个人领回了一大堆车好的伞布呀，伞骨呀，针呀，线呀等等。一个人被安排一个师傅，教我们把伞布缝到伞骨上去时，应该摆什么样的姿势，怎么样

缝，缝多少针，缝完后怎么样检查等等。师傅说，检查好才交上去的，不然，缝得不合格被品检部退回来，不但要返工，超过了一定数量是要扣工资的。

我的师傅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据她说，在这家厂已经做了三个月。她说她初中没毕业，就随着同乡，一起来 S 城打工了。这个十六岁的小女孩子，虽然比我小了三四岁，但缝起伞来很老道，对我说话，完全是一副大人对小孩说话的口气。这让我很受不了。但又不得不放下尊严，低声下气地向她请教问题。而她对于我这样的论学问比她高、论年龄比她大的女孩子的不耻下问，却是一副爱理不理，或者为人师长的态度。她总是喜欢拿一副“孺子不可教也”的口气，同我讲话，比方说，她说我：“你怎么连针都不会认呀？”“你看你拿个小针，就像拿一根铁棍一样。”“你怎么到现在还学不会缝伞的姿势呀？你不能那样做的，那样做不行的。”“我说了多少遍，嘴都磨破了，你怎么还记不住呀？”等等让我很没面子的话。我想拿我的学问吓吓她，我说：“我自小读书，哪里用过针哪？”她则面无表情地说：“你连针都不会用怎么打工呀？”我的学问吓不住她，我干脆不理她，坐在那里生闷气，我实在没胆量向她请教问题。在她的语言的影响下，我真的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废人，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

这时，张组长走过来，对我的师傅说：“你怎么不教她呀？”

我的师傅说：“我教了她好多遍，她就是学不会，我不可能老是教她呀，我还要干我自己的活呀。”

我感觉到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都把目光向我聚拢来，汇集成一堆火焰，烧得我浑身长满了虱子，这虱子除了像平常的虱子外，还像火球一样。我不敢抬头。

张组长说：“你是怎么回事呀？你怎么老是学不会？为什么别人能学会而你不能？你是不是天生的笨？就是再笨，一个女孩子哪里有不会用针的道理？”

我恨不得朝我的师傅以及张组长的脸上，一人吐一大口唾沫。但我不能。这一口唾沫可能把我送回家。我得在这里生存下来。于是我吞下了她们的嘲笑和谩骂。我认真地模仿起我的师傅的动作。

但我的师傅说：“不要东张西望，要是被王主任看到了，她是要炒你鱿鱼的。”

我说：“我只是在模仿你的动作。”

我的师傅说：“那也要小心点。不信你抬头看看，我敢打包票，王主任肯定在看你呢。任何小动作，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我有点不服气，就战战兢兢地抬起头。果见一道利光，向我刺来，这一道利光，足以止住千军万马。我的目光还没有走到她的目光处，就被她的剑目给吓回来了，随之一个炸雷似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不要交头接耳！”

整个上午在胆战心惊中度过了。直到下班的铃响起，看到其他的工友一拥而出，我才终于可以舒展一下被折叠得好苦的身子，像笼中的小鸟一样，扑向笼外的世界。

我们几个在车间门口汇合，然后匆匆忙忙地奔向宿舍拿饭盒，到食堂排队打饭。米饭是随便吃的，但菜就要排队由师傅分了。主任，厂长，以及写字楼的人员，则不必像我们这样抢着排队，抢着找位子，他们有大鱼大肉等着他们吃，有舒适的位子等着他们坐，他们悠悠地走过去，像贵族一样昂起头，穿过我们工人吃饭的地盘，向他们的地盘走去……

我们边吃边骂，骂师傅，骂组长，骂车间主任，我们用最

恶毒的语言骂她们，恨不得她们在我们的语言的攻击下，粉身碎骨。

叶子说：“中间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你们赶快吃罢，别再迟到了，小心别被炒了鱿鱼。”

当我们得知炒鱿鱼是怎么一回事时，我们的神经再次紧张起来。

下午上班的滋味同上午的一样。为了有饭吃，有地方睡觉，我们不得不忍气吞声。

叶子同车间主任讲了她不想缝伞，车间主任叫她找厂长，厂长叫她找老板。她又不愿意找老板。叶子对老板很失望，叶子看到老板看到她在缝伞，她觉得老板应该把她叫出来，应该对她说：“你缝伞屈才了，我再给你安排一个好活。”但老板没有，老板只是用眼睛看了她一眼，用眼睛告诉她她知道她来了。叶子觉得委屈极了，辞工时，老板是那样诚恳地挽留自己，并且一再说：“随时欢迎你过来。”而今，老板竟没有任何表示，这让她承受不了。再加上以前的同事一见到她，就热情地同她打招呼，并问她是不是还在干车间统计员，她很不好意思同他们讲她现在做工人——缝伞，那心理同当惯了市长的忽然被削为老百姓一样。

于是她一气之下，就干脆不上班了。这样连续了三天。她本来想这样一来，老板就会给重新安排工作，因为老板给过她许诺呀。但她万万没想到，宿舍长竟找到她，要她立即搬出宿舍。叶子一下子懵了，叶子问舍长这是谁的主意，老板知道不知道。舍长说：“这正是老板的主意。”叶子彻底失望了，叶子哪里想到老板要把她赶出去呢。“这让我去哪里呀？”叶子哭了。

舍长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很早就对叶子有好感，大家都

传闻他们在拍拖，叶子却不承认。舍长见叶子哭得厉害，便说：“我去同我表妹讲讲。”舍长的表妹是老板的情妇，正在得宠。舍长的表妹，也知道叶子正在同表哥拍拖，为了帮表哥一把，也为了向叶子显示，她在老板面前说话的分量，暗示她不要不知天高地厚与她争宠，便对老板讲了叶子一大堆的好话。

老板本来是喜欢叶子的，早就对她有非分之想，只是不得机会。这次把她赶出厂，也是她自己做事太过分之故，听新宠一说，巴不得马上点头，但还是装着皱了皱眉头，停了一会儿说：“她仗着刚开工时她出了力，就狂起来，竟敢不上班，天天呆在宿舍，若不是看她以前出了力，我早就开除她了。不过，既然你替她说了话，我就再给她一个机会，但是她一定得到我这里，向我当面认错检讨。”舍长的表妹把老板的话，传给舍长。舍长又把表妹的话，传给叶子。叶子坚决不找老板承认错误，一来叶子脾气倔；二来叶子懂老板的用心良苦，叶子怕老板怎么样她。

舍长说：“你想想看，你一个女孩子住在哪里？俗话说得好，该低头时就低头。”不管舍长怎么样劝，叶子嘴里只有一个字——“不！”老板对叶子的不肯向他低头，实在忍无可忍，命令舍长及门卫队长，在半个小时之内，把叶子赶出厂。叶子因只上了一个星期的班，老板认为，工钱太少，不值得结算工资，就没给结算工资。舍长虽不好直接说赶她走的话，但也是一个劲地说：“我也是打工的，你不要为难我。”

门卫队长就更不同了，以前笑容可掬的脸，被老板的一声命令，给板了起来。他知道叶子在这间厂的大势已去，根本不用担心日后叶子成了老板的红人而施以报复，所以说话就毫不客气。门卫队长盯着叶子收拾东西，一个劲地催她快点。叶子除了感叹世态炎凉之外，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得赶快滚出厂

去。

门卫队长连工厂门口都不让叶子靠近。说：“麻烦你站远一点，免得被老板看到，骂我们。”

## 4. 叶子被赶出工厂

当舍长告诉我们叶子被赶出工厂，我们都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直到舍长说：“叶子在门口等你们呢。”我们这才醒过神来，向厂门口飞奔而去。我们老远看到叶子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叶子平时是我们几个当中最爱美的一个，这一次，却是头发乱七八糟地，脸也好像没洗，整个人显得很憔悴，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我们对这个变故的震惊，不亚于亲眼看到一个公主，顷刻间变成一个要饭花子，而这个“公主”正是我们的姐妹，说不定我们很快也会有着她同样的变故。

尽管叶子还是不在乎地笑着，却很勉强，还不如她哭一场，给我们感觉好点。

我们个个说：“叶子你怎么出来啦？”

叶子说：“我也没想到老板会把我赶出来。”

我一听，就又急、又气、又替她担忧：“叶子，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跟老板怄气，没用的，老板是不会讲情面的，老板是没有人心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我说了多少遍，你就不听。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叶子说：“我跟赵光明说了，他答应明天同我一块找厂，明天他刚好休息。”

“那你今天怎么办呢？你今晚住在哪里呢？”我们七嘴八舌地问。

叶子说：“我也不知道。”

程清说：“你跟李华说说，他是咱们老乡，又是同你一起来的，跟他说说，先在门卫室呆一夜，我们几个轮流陪你。”

叶子说：“他一个小门卫，有什么权力？门卫长已下令大门口都不让我靠近。”

程清说：“他们这些人真是一点情面都不讲。”

我们正在为叶子发愁之际，加班的铃声响了。这一段任务比较紧，晚上天天加班到十一点，有时加班到十二点。我们听到铃声，像听到紧箍咒，只得飞奔而去。叶子的下场，让我们这些“猴们”更不敢轻易违反厂规，更加体会到厂规的威严。

这一个晚上，我们的心在叶子那里，是叶子带我们来的S城，是叶子带我们入的这间厂，如今，叶子落了这个下场，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好像失去了领头的士兵，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心里慌慌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明天。我们甚至连今天都不知道。叶子说，她如果找不到工作，她就回去，如果叶子回去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随着她回去？但我们只带了来时的路费，哪里有回家的路费呢？并且，现在回去，我们心里是多么不甘呀。

好不容易熬完了加班时间，我们一行又向门口走去，个个心事重重，担心叶子回家，把我们丢在这里，叶子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呀。

春霞说：“咱们说啥，也得劝叶子，不让她回去，她要是回去了，咱不也得跟着回去吗？没路费不说，就是有路费，这一次打工打的好，不但没挣钱反而花钱，唉，早知道如此，还不如不来。”春霞这样一说，我们心里更加紧张，我们一致同意，劝叶子不走。

等到厂门口的时候，大铁门已经锁上了，不让出门

了。我们也没有看到叶子。一问李华，才知叶子被赵光明带走了。我们问去哪里了，李华说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叶子背着行李跟着赵光明走了。我们急了，会不会赵光明把叶子给骗走了？李华说，应该没事，他好像看到赵光明回来了。他建议我们去赵光明的宿舍问问。

我们又找到赵舍长那里，得知叶子被安排到他一个朋友那里。他的这个朋友在附近开照相馆。

我们说：“要是叶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拿你是问。”

赵舍长因为与叶子的关系，很难在我们面前耍起威风，要不然我们哪里敢拿这种口气说话呢。

特别是秋霞，她一再地说：“要是叶子少一根毫毛，我们几个决不放过你。”

赵舍长说：“放心，我不会把她往火坑里推。”

秋霞说：“我谅你也不敢。”

我们，包括赵舍长，都被秋霞的大话逗笑了。

赵舍长说：“回去睡觉吧。明天中午休息时，叶子会来看你们呢。明天你们要抓紧时间吃饭。”

我们虽然为叶子而焦虑，为自己的前途而焦虑，但我们实在太累了，一倒在床上，就睡死过去了。

第二天上午，从来不惹事生非的程清，和张组长吵了一架。程清在家也是不动针线的，缝伞肯定不是好手，老是出差错，不是这有毛病，就是那有毛病，张组长对她动不动就骂上几句，是常有的事。王主任在台上念被品检退回来的伞的名单时，连念了两次程清的名字。程清竟没听到。直到旁边的小姐告诉她，她才惊慌地抬起头。

王主任说：“我叫了你两遍，别人都听见了，为什么你听不到？你的耳朵跑到哪里去了？被狗吃了，被狼咬了？”

程清的脸涨得通红，窘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回答主任的话。

王主任让程清站起来。程清没有马上站起来。张组长就一个箭步跨过来，用手把程清拉了起来。

程清说：“我自己会站，你不用拉我。”话没说完，就泣不成声。

张组长说：“你现在是打工，不是叫你扮小姐。要想摆小姐架子的，回家摆去。”

程清边哭边说，你们干吗动不动就骂人？你们好好地说不行吗？程清说得断断续续，好像是一个受尽了委屈的小女孩子。

但王主任和张组长并不管程清的委屈，她们结成统一联盟，两张嘴巴一致对付程清：“我们做了那么长时间的管理，难道还不懂得管理，还要你来教导我们？”

程清不知哪来的胆量，断断续续地说：“我只是——给——你们——提个——建议。”

她们说：“你缝伞都缝不好，有什么本事给我们提建议？要提回家提，要哭回家哭，别在这里哭，你又不是五六岁的小孩子，哭什么哭？你给我憋住，你知道不知道你哭得多难听，你知道不知道大家都在看你，你以为你很好看呀？”

然后又对大家说：“你们缝你们的伞，不要东张西望交头接耳。”

程清只得慢慢地止了哭声。这一场风波，直到程清站在台上，向主任认错，并且面向大家说不要向她学习，才罢休。

程清一个上午眼睛没有干过。一下班，饭也没吃，就向厂门口跑去，找叶子去了。我们匆匆吃过中午饭，跑去厂门口时，见程清正在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向叶子哭诉。

秋霞说：“今天上午我气得不得了，要不是春霞用眼拦我，我非得和她们吵一架不可。她娘的，欺负人也不是这样的欺负法。”

叶子说：“你们别再找事了，先忍一忍，别再学我，我现在不知道有多为难。”

“去找工作了吗？”我们问。

叶子说：“赵光明帮我去找他的老乡去了，看看他们厂要不要人。他现在还没回来呢。”

我说：“你也不能把自己找厂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万一他帮你联系不上怎么办？你可以试着两条腿走路，一是他帮你托人找工作；另一个是你自己找。这样就多了一份保障，这条路不能走，走那条，那条路不通走这条。”

秋霞说：“我干脆也辞了工，陪你找工作算了。”

我们都说：“秋霞你别胡闹，这里不是家里，万万不可胡闹。在家里，不管你怎么样胡闹，父母总是可以原谅你，这里可没有人原谅你，你只有‘吃不了兜着走’。”

秋霞赌气地说：“兜着走就兜着走，谁还怕咋的？”

我们都给吓坏了。我们真的怕在这个时候秋霞惹事。

我们都劝她千万别惹事。

她这才说：“好好，这两天我不惹事。”

梦丽呆呆地站着，除了叫一声叶子姐，就再也没有话了。

叶子安慰梦丽说：“梦丽你别怕，我不在这家厂干了，还有你楚楚姐。”

梦丽说：“我不怕。还有这么多人呢。”

我们还有很多话，但时间根本不允许我们说完。上班的铃声又响了。

下午上班时，我的师傅对我说：“你们这一批进来的人，

头上都长了刺，以前谁敢跟主任顶嘴呀。主任有很大权的，说一声炒你，不要说主任了，就是组长，也没有敢跟她强嘴的。虽然她没有炒人的权力，但她可以扣你工钱，可以到主任那里告你的状，主任还是满信她的，她跟主任可一心了，你们这些人也是赶巧了时间，若放在活不忙时，早就被炒掉了，现在活紧得很，一下子又很难招工，你们等着瞧吧，等活松了，有你们受的。”

我对她的告诫，根本不感兴趣，但我还是装着虚心的样子，唯唯诺诺。

师傅高兴了，对我说：“像你们刚进来的时候，要格外小心。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好一些。像我们，只要不过分，有时候她们看到我们说话，都不管的。但你们不同，你们绝对不可以说话，还有，就是说话时，也不要太明显，要声音小一点，不要看着对方，把嘴巴掩蔽在伞里。”

我真诚感谢师傅的谆谆教诲，师傅更加高兴了。于是我就趁机问她，她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师傅说，缝伞车间，活最辛苦，工资又少，老手，缝得最快的，在碰到经常加班加点的情况下，一个月扣除伙食费和水电费，可以拿到将近三百块钱。你看，你前面的那个妇女，每次都是她工资最高。你看她，从不抬头的，整个上班时间，根本不用人管她，她基本上不东张西望，不交头接耳，根本不用人管她，她很自觉。”

我看到一个将近三十岁的妇女，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保持最佳的缝伞动作。

我说：“难道她不累吗？”

师傅说：“累有什么办法？她出来是挣钱的呀，又不是来享受的，要享受就不会来这里了。”

我说：“说实话，我很难忍受这种生活，我的屁股磨得红

红的，起了很多血泡，根本不敢挨板凳的，不要说坐了。”

师傅说：“我刚来的时候还不是一样，但有什么办法呢？慢慢地，就会好的，等磨成茧子就不怕了。现在条件好了，有了电扇。以前没电扇的时候，那屁股更容易生疮了。说起来，你们还是挺有福气的，这电扇也是刚刚安了没几天。”

我说：“昨天我听他们讲，对门的一间厂正在招工，你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师傅说：“怎么试？我们的身份证都被押着，没有身份证怎么去？他们押身份证的目的，就是怕你跑了，怕你出去找工作，你必需先辞工，我也可以辞工呀，但辞了工，要是找不上工，不就麻烦了？从这间厂出去的，也有找到好工作的。也有的找的工，还不如这里呢。我以前的厂还不如这间厂，工资都差不多，就是吃的住的没这里好。”

通过与师傅的一番谈话，我辞工的心诞生了。我不能像她们这样生活。我是有文化的，有理想有抱负的，手指头磨破，不怕；屁股起血泡生疮，不怕；身子叠得失去知觉，我也不怕；甚至管理人员的冷眼相对及吵骂，我也不怕；就是不把我们当成一个人看，我也不怕。我怕的就是，我的青春，被缝在伞里。我不能走她们的道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我，自小就有远大的抱负。我绝对不能与她们走在一条路上。

师傅见我好一阵不说话。说了句：“好好干吧。”便结束了今天的交谈。

下了班后，再见到叶子时，叶子说：“赵光明上午问了几个老乡，都说不招工，下午他领我去镇上的几个工业区转转，只转了一个工业区，有一家招工，但去得晚了，我去的时候，人已经招满了。其他的几个，我们还没来得及转。”

我们对这个消息，都不高兴。叶子如果找到工作，就是不

在一个厂，我们总是感到安全些，最起码，心里面有个靠头。但如今叶子没有找到工，赵光明明天要上班了，没人陪她找工了，她会一个人去找工吗？

这时候，叶子的命运，也就是我们的命运。

我们紧张地问叶子怎么办。

叶子说：“我今天下午，跟赵光明商量了一个下午……”

还没等叶子说完，我们就紧张地问：“商量什么？”

叶子说：“我回家路费不够，想让他借我两百块钱。”

这句话无疑是一颗炸弹，把我们的的心，炸得紧张得缩成一团。

春霞说：“叶子，你不能走，你要是走，把我们都带走。”

秋霞说：“你走，没那么容易，你走到哪里，我们跟你跟到哪里，你把我们带来的，现在把我们扔到这里，不管了，想那么容易！”

程清说：“叶子，你可别走呀，你不能不管我们呀。”

梦丽说：“叶子姐，你要是走了，我们可咋办呢？”

我说：“叶子姐，你想一下，你回家了，我们的家长不见我们，难道不会跟你要人吗？”

她们一致附和我的说法：“叶子，你要是回家了，我们的家长，不天天去你家里要人才怪呢！”

叶子生气了：“你们的父母，凭什么找我要人？”

“就凭你把我们带到 S 城，撒手不管了。”

秋霞的话一出，春霞也随声附和。

“我怎么不管了？我一分钱报酬都没有，把你们带到 S 城，帮你们安排了工作，还不够啊？你们想怎么的，想我照顾你们一世呀。你们的父母，还不照顾你们一世呢，我有什么义务呢？”叶子显然生气了。

秋霞说：“你把我们带到 S 城，你不管谁管呀？”

“又不是我逼你们来的，你们自愿来的，是你们求我来的。”

见她们争起来，程清说：“别吵了，我现在没钱，我要是有钱，根本不在这里活受罪。”

秋霞说：“咱们去跟春英、梦仙借钱，跟着叶子回去算了。”

春霞说：“就是。我在这里也受够了。你仔细看看，凡是在缝伞车间，干得时间长的，个个都是大屁股。为啥呢？整天坐在那里，又是挤又是压，屁股不大才怪呢。这要是回家去，人家一看，我们几个人的屁股，个个大起来，你说，难受不难受？钱也没挣到，倒是从 S 城带着个大屁股回来了。”春霞这一说，我们忍不住笑了。

我说：“说是说，笑是笑，咱们不能瞎胡闹。第一，你们有把握借到钱吗？第二，就是借到钱了，这钱也要还哪，你们难道忍心父母掏出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血汗钱，给你们付来回 S 城的路费吗？你们就是回家，也应该挣够路费钱哪。第三，在家的時候，一心一意出来打工，回到家，还不是又想着出来打工？若是乡亲们问，你们咋回来了？你们怎么回答？你们可以说出很多理由，但如果他们说，为什么春英、梦仙都可以呆下去，而你们不可以呆下去呢？你们又怎么说呢？”

我这么一说，她们都不吱声了。然后我对叶子说：“叶子姐，大道理你都懂，我根本不用多说，劝你先在这个厂好好上班不要同他们闹的话，以及现在出来了，但也不要回家的话，我已说了不少，不想再多说。现在我只说一句话，是走是留，你自己决定。你说得对，你没有理由管我们一生一世，她们这样说，只不过把你看成了主心骨，心理上比较依赖你。但我相

信，若你真的走了，我们也能在这里活下去。刚才说了那么一堆话，不是逼你不要你走，而是不想你走，想大家一起闯天下，力量大些。你想从赵光明那里借钱，我想，他不一定会借钱给你，不然的话，他早就把钱交给你了。不如明天我请半天假，陪你找工作，反正现在你也知道路了，若在这半天时间内，找到工作了，就留下，挣个路费再走，若没找到，你走，我不拦。”

她们忧心忡忡地说：“你能请到假吗？现在活那么紧张。”

我说：“碰碰运气，若老天有眼，我就陪你碰碰运气，若老天没眼，你走你的路，我不说半句话。”

叶子说：“那也好。其实我不是说要丢下你们不管。你们知道，我现在住在赵光明的朋友那里，那边就两个男人，一个他的朋友，是师傅，还有一个是徒弟，我住在那里很不方便。夜里都不敢怎么合眼。你们就知道你们一躺在床上，可以呼呼大睡。但你们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你看看我的眼，老是在打架。现在那师傅看上我了，托赵光明问我同不同意。赵光明对他说：‘那怎么行呢，你比人家大几岁。’那人说：‘男比女大几岁，怕什么呢？有多少打工妹，想嫁给我们这些本地人。我看上她，是她的福气，嫁给我之后，根本不用再打工，受那么多气又吃那么多苦。’赵光明对他说：‘我问问她的意思吧。’那人长得那么难看，还那么显老，广东人长得同咱们那里的人不大一样，我要是把他带回老家，家里人不捣碎我的脊梁骨才怪呢。”

春霞、秋霞说：“叶子，你是不是很讨厌他呢？若是不讨厌，可以认真地考虑一下。嫁个本地人也好，我们可以去你家玩呢。”

程清说：“叶子，你可要认真考虑一下，千万不要上当受

骗。出门在外，不比家里，一定要小心。不能吃了亏。那是一辈子的事呀。”

叶子说：“我不会嫁给他的。就是他家里再有钱，我也不愿意。”

我说：“嫁不嫁他，是以后的事。若人家是真心的，倒不妨考虑一下。但在这种地方，一定要小心。程清说得好，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呀。不过现在要考虑的不是这个，现在最急需解决的是工作问题。”

我还没说完，该死的加班铃声又响了，我只得说“明天一定等我”，跟着一群人一溜烟地跑了。

## 5. 找 工

第二天，我一上班，就隔个几分钟，去一次厕所。师傅问我怎么了，我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今天一大早，就开始拉肚子。”

师傅说：“你吃了什么东西没？”

我说：“我就吃了咱食堂的饭呀。”边说边捂着肚子，又要弯着腰去厕所，这已经是第三次去了。

张组长问：“你怎么了？”

我不理她，捂着肚子弯着腰，急急地走了，一副憋不住的“猴样”，身后传来师傅的说话声——“她拉肚子。”

待我再次回来时，王主任问我：“你怎么回事呀？一上午的时间，都被你跑去厕所了？”

我说：“我拉肚子。”

王主任不耐烦地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呀？人家不拉就你拉？”

我不吭声，装作怯怯地站着。

王主任说：“还不赶快回到座位上去缝伞？”

我低着头不动，暗暗地把劲用在挤眼泪上。也许这些天受的委屈太多，我并没怎么用劲，那眼泪就出来了。

王主任说：“你站在那里不走，想干吗？哎呀，眼泪也出来了，你的泪水挺多的嘛。你哭什么哭？”

我说：“我想请半天假，去看医生。这样拉肚子，拉得我很虚弱。这样子不看医生，只能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影响工作。你都看到了，刚一上班，我就去了三次厕所。你不让我看医生，我也出不了多少活。就像你所说的，我的时间都用在厕所上了。但我不上厕所又不行，我不可能拉在裤子上。真的拉在裤子上，我也无所谓，我怕的是臭了大家，影响大家上班。不如给我半天的时间，让我看病去，‘磨刀不误砍柴工’。求求你了，好吧？”

当我说“求求你”的时候，我带着很重的哭腔，泪巴巴地看着王主任。

王主任看着我的可怜相，停了一下，竟然口气有些和蔼地说：“你知不知道去哪里看医生？这里附近又没有。”

我说：“‘鼻子底下是大道’，问问就知道了。”

王主任说：“快去快回，下午上班别迟到了。哎，就你们这一批人事多。今天她有事，明天你有事。要是全厂的工人，都像你们几个，那还得了呀？”

我说：“对不起了，王主任，拉肚子，我也不想的。以后我一定报你的恩，好好上班。”

王主任笑了：“谁要你报恩？只要你好好干，不找那么多事就好了。你们这一批人呀，个个头上像长了角，让人哭笑不得。”

这时，王主任已经写好了条子，上面写着“王楚楚拉肚子特准半天时间看病，望批准”字样。王主任说：“你拿这个条子找张厂长批字。”

我像一个标准的奴才一样，说了一千个道谢的话。向设在车间里的厂长办公室走去时，仍不忘记捂着肚子弯着腰。

老板正在厂长办公室，同厂长说着什么。我站在门口，一

副犯错误的样子。

“你站在这里，想干什么？”厂长问。

我这才像初见公婆的丑媳妇似的，把王主任的条子递上去，还极力装作一句话都不敢说的样子。厂长看了那条子，不耐烦地说：“你才来几天呀，就拉肚子。”

我怯怯地说：“王主任见我不停地去拉肚子，影响上班，就叫我去看医生。”

张厂长说了句：“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请假的。”

我唯唯诺诺地说：“是是是”。

厂长很不情愿地签了大名，说：“下次不允许这样。”

我拿了厂长签名的条子，如同拿了赦令，心里巴不得飞起来，但不得不继续装作像真的拉肚子一样。我接着去找舍长开门，取一些证件。舍长因为我同叶子的关系，在我的面前，不好意思像对待其他人那样耀武扬威。舍长说：“你还挺有面子的，竟然请到了假，像这种小病，一般是不准假的。”我顾不得同他多讲，手里攥着条子，慌忙地走了。

到门口，大门小门都锁着，门卫见我远远地走来，问我不上班干什么去？我一副万分痛苦的样子，我不同门卫多嘴，只给门卫看我的条子。门卫刚想放行，门卫队长来了，对我盘查了一翻，又打了电话给厂长，确定那条子不是假冒的，才放行。

我一出去，一时找不到叶子，急得出了一头汗。这时我听到一声轻轻的咳嗽声。我顺着咳嗽声，看到叶子正隐藏在门卫室后面的一个角落里。我看到门卫都在门口或坐或站地说话，就悄悄地走过去，我问叶子：“你怎么躲在这里？”

叶子说：“我一个多小时之前，就来了，门卫队长不让我站在厂门口，我又不肯站远，怕你找不到我，我躲在这里，急

死了，我真没想到你请到假了。我一会儿伸头看看，一会儿伸头看看，又不敢把头伸得太长，怕他们发现我了。”

我说：“幸亏你躲在这里，不然的话，要是门卫队长看到咱们一块走了，说不定他怀疑我而不放行呢。咱们待会再说。这样子，为了以防万一，我先走，你随后跟着来。小心，别让门卫看到了。”

叶子说：“门卫不会看到我们的，只要他们不出厂门口。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站在厂门口值班的，很少出厂门口。”

我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事小心为好。”

我按照叶子指给我的方向，走了几百米，确定门卫看不到我了，才停住等叶子一块走。

我终于可以放开步子走了，我终于可以不用装病了，装病的滋味真难受。

我们俩飞快地走着，完全顾不上说话，我们像是和时间赛跑似的。我只说了句：“幸亏我在家因为误会，办了两个身份证。也幸亏我来的时候，带了两个，当时我是怕丢，就多带了一个。没曾想还真的有了用。”

叶子说：“咱们俩要是还能找到同一间厂，就好了。”

我说：“别说话，赶紧走路。”自己说完不让说话，却忍不住又说了一句：“赶紧的是你。我现在不急。今天最主要的，是你的工作问题。我还不急，我现在有工作。当然啦，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不可能老是装病。我也希望能找到一份工呀。不过，听天由命吧。”我说得气喘吁吁，不等叶子张嘴，我又说：“从现在开始，咱们谁也不准说话了。”

一路上我们都没再张口，我们急急地走路，像是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我们不停地东张西望着，警惕着路上的行人和车

辆，我们怕碰到坏人，也怕碰到专抓“三无人员”的人。一路上我们提心吊胆，那情景终生难忘。

我们摸到镇上的第六工业区，见一间厂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招工”两个字。我们看到“招工”两个字，心就自己跑回肚子里去了。我们像见到救命的面包似的，一脸喜悦地问门卫：“请问你们招工吗？”

“是。”

“什么时候开始招呀？”我们迫不及待地问，我们的时间只有一个上午呀。

“你等一下，十点钟左右。”

十点钟？现在才九点多一点呀。

我同叶子商量，说：“咱们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我们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不如咱们先去其他地方看看，说不定其他地方也有招工的呢。”

叶子说：“行，若没有，咱们十点钟再倒回来也不迟，这样子就两不误。”

我们走了走，来到挂有“怡景电子厂”厂牌的大门口，竖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招女门卫。要求：身高一米六〇，二十一岁到二十六岁之间，高中文化程度，身体健康，举止大方，会武功者优先考虑。”

我兴奋地说：“叶子，你试试看。你看，这间厂房多漂亮呀。在这里做门卫，又不用那么辛苦，最主要的是，你又有了新饭碗呀。”

叶子也被我说动了心：“可我高中没毕业呀？我没有高中毕业证呀？”

“怕什么？我把我的一套证件借给你，反正咱们是堂姐妹，长相差不多的。”

“行不行哪？”叶子有点犹豫。

“行不行，试试不就知道了？”

在我的再三鼓励下，叶子终于有了信心。于是我们走向门卫室，问是不是在招女门卫。一高一低两个门卫说：“你们谁应聘哪？”

我指着叶子说：“她。”

我把身份证、毕业证、未婚证，一块递上去，低个子看了看，对高个子说：“你老乡。”

高个子接过证件，看了看后，笑着用河南话说：“还真是老乡哩。”

低个子对高个子指指证件上的照片，又指指我。

高个子说：“这证件是哪个老乡的？”

我用嘴巴指指叶子说：“当然是她的了。”

这时，只见一个白白胖胖的、笑眉笑眼的、穿着门卫服、戴着门卫帽子的、中等个子、大约三十五岁左右的男人，走过来。低个子说：“这是我们的门卫队长。”

高个子冲门卫队长笑着喊：“吴队长，来了两个女孩子，应聘女门卫。”

吴队长笑了笑，对我们说：“你们两个呀？”

我第一次见一个人的笑容，心里非常开心。我也笑了。我笑着把叶子推到前面说：“是她应聘。”

叶子有点忸怩。

吴队长拿眼打量了一下叶子，对我说：“小姐，不好意思，她恐怕不行。”

我急了：“你怎么知道她不行呢？你给她一个机会让她试试嘛？”

吴队长说：“我们招的女门卫，要求很严的，过了我这一

关，还要过经理那一关。”

我说：“我们看到你们的厂房很漂亮，你们的门卫很威风，门卫队长不仅威风凛凛，而且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们才想加入你们的队伍，你就给她一个机会吧。”

门卫队长笑了，那两个门卫也笑了，高个子说：“我老乡还怪会说话哩。”

门卫队长听高个子这么一说，干脆笑出了声：“是不是呀？我有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呀？”

我说：“肯定不只这么好啦。只可惜我文学水平差，你高尚的品德，平易近人的作风，以及将军的气度，这哪里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的？”

吴队长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我曾经是军人？”

我说：“军人的气质岂是一身衣服穿出来的？军人的气质是高洁的气质，只有在军队里才可以熏陶出来的。”

吴队长说：“哎呀，你懂得还真不少呢。”

我说：“哪里呀，我这话只对有教养的人说。”

然后我说：“吴队长，你看王叶，她不仅容貌出众，而且做事认真、踏实、又能干。这样的人你们不用，你们用什么样的人呢？”

吴队长皱了皱眉说：“就是因为她漂亮，我才不想要她。”

我说：“为什么呢？容貌是父母给的，不是自己的错呀。”

吴队长说：“漂亮的女孩子不求上进，又喜欢撒娇，做错了事，你还没说说她，她不是哭了就是对你撒娇，你要是不让她，她是个女孩子，你是个大男人，你要是让她，这工作怎么做呢？我们这里都是男同事，都还没结婚，招个漂亮的女孩子很麻烦的。”

高个子说：“队长你孩子都有了，你还说你没结婚？”

吴队长笑了，幽默地说：“我老婆没在我身边，等于没老婆嘛。”

我说：“队长你说的真的是一针见血，替不漂亮的女孩子，争了一口气，特别是我。但叶子很特别，她是一个漂亮女孩子。既然天公可以不拘一格地降人才，你就不拘一格地选一次人才吧。”

吴队长笑了，说：“好吧，我就破破例，当一次‘伯乐’吧。”然后他看着叶子说：“你的有效证件呢？”

高个子说声“在我这里”，就把证件递了上去。

吴队长皱着眉，看了半天说：“这不是她的吧？这是你的。”

我说：“肯定是她的嘛。我们是姐妹，长得肯定有点像了。”

叶子也许有点做贼心虚，不敢吭声。

吴队长硬把证件还给我，说：“不好意思了，王小姐，你没有你姐姐漂亮。我说的是实话，你别生气。”

我看叶子实在没希望了，就同叶子商量：我试试怎么样？

叶子说：“反正我是没戏了，你试试就试试吧。”

我再一次向吴队长走过去，说：“吴队长，你看我怎么样？我各方面都符合你的条件。”

吴队长说：“你性格像个男子汉，很适合做门卫，但是你那么瘦，能行吗？”

我说：“怎么不行呀！别看我瘦，我可是长跑冠军，我还会打少林拳，我在少林寺当过一年‘和尚’呢，我还练过一年气功。不信，我打一套给你看看。”

高个子和矮个子都齐声说“好”，一再催吴队长说：“你让她打嘛，队长。”

吴队长在他们的鼓动下，终于说了声“好”。于是我就真的拉开架子，打了一套拳。我一收功，两个门卫就狠劲地鼓起掌来，两个人拼命对队长说：“行行，肯定行，就是她了。”

吴队长还在犹豫不决，吴队长说：“不知道张经理满不满意。”

低个子说：“吴队长，我敢担保张经理一定满意。”

“张经理真的会满意？我挑了几个，都被张经理退回来了。”

“这次不同。这次我敢跟你打赌，张经理肯定满意。信我的话，没错。”低个子很有把握地说。高个子也随声附和。

吴队长这才去门卫室打电话。我听吴队长说：“张经理，我是吴长海呀，我刚刚招了一个女门卫，这个女门卫，高中刚毕业，性格活泼大方，还会武功……”之后，我听到吴队长说：“对对对。”“好好好。”“谢谢张经理谢谢张经理。”

然后我听到吴队长挂了电话，吴队长对那两个门卫说：“我听张经理的口气，感到他非常满意。”

低个子说：“我说得没错吧。”

吴队长又说：“张经理刚才站在写字楼，看到王小姐打拳了。张经理夸王小姐打得好。张经理也是会打拳的。张经理说，等一下叫文主任下来，带她去办公室办理手续。”

说话当儿，我看到一个瘦瘦的年轻人，一脸的喜气，向我们走来。吴队长离老远就迎了出来，吴队长对我介绍说：“这是厂务文主任。”然后又唯唯诺诺地对文主任说：“这位就是应聘女门卫的王小姐。”

我说了声：“文主任好。”

文主任把我叫到门卫室，看了看我的证件，问我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刚出来，在一家伞厂做工做了不到十天。

文主任说：“你做了不到十天就出来啦？为什么呢？”

我说：“太辛苦了。”

文主任说：“我们这里没有那么辛苦。你要求多少工资？”

我鼓了鼓肚子，再鼓了鼓肚子，说：“除了吃住，三百元。”

文主任说：“我们这里是刚进来二百八十元包吃住，过了一个月试用期，就长到三百元，你同不同意？”

我说：“同意。”我心里暗想，总比缝伞强吧。

文主任说：“在一个月的试用期内呢，你要是干得不好，厂里可以无条件解除合约，你要是觉得你不喜欢在这里干，你也可以无条件辞工。”

我说：“厂里要是不让我在这里干，或者我自己辞工，有没有工资呢？”

文主任笑了：“当然有了，按天给你工资，你干半个月就拿半个月的工资了，干三天就拿三天的工资了，但若是过了试用期，就得提前一个月辞工，要是当天辞工就扣一个月的工资。”

我说：“那要是你们把我辞退呢？”

文主任说：“给你全部结清。”

然后文主任问我：“还有什么疑问吗？”

我说：“没有。”

文主任说：“那就跟我一块去写字楼，办手续吧。”

我跟着文主任上了写字楼，一推开一扇厚厚的玻璃门，就像进入了冰宫里一样。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坐在紧靠玻璃门的一个柜台的后面，好奇地打量我。写字楼的右手边，是一排用玻璃隔开的或大或小的屋子，左手边摆了两个一排共五

排十张办公桌子。

文主任把我带到一个穿花衣服的、皮肤黑黑的、也是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面前。文主任对她说了几句软软的“鸟语”，她也对文主任说了几句软软的“鸟语”，然后我听到文主任对我说：“你在廖小姐这里，办一下入厂手续。”

廖小姐要我把身份证、毕业证、未婚证，交给她。廖小姐说起普通话来，有一种说不出的与我们北方人完全不同的味道，这味道与文主任说普通话的味道差不多。我当时不知道他们说的话是广东话，只知道他们说的“鸟语”很好听，有一种别一样的味道，他们说起广东话来好像很神气，好像广东话是一种很高贵的语言，能说这一种高贵的语言本身也显得很高贵似的。

廖小姐交给我一纸合同书，上面说的与刚才文主任说的差不多。我仔细看了已经写好的只等我签名的合同书的内容，这纸合同书好像一纸法律，但这法律，不是我的法律，这法律只维护工厂的利益，我在上面没看到有关于我的任何利益的保障，但我管不了那么多，我现在还没有条件管这些，我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尽早进入这间厂。

于是我问了一下廖小姐，我必须上面签名吗？廖小姐好像很奇怪我怎么问了这样一个蠢的问题，便不屑一顾地说：“那当然。”于是我留下了我的大名，又问廖小姐工资这一栏要不要填。廖小姐说：“那个你不用理。”然后廖小姐接过我签了名的合同，也在上面写了什么，便把它夹在合同夹里，竖在桌子上了，她的桌子上摆了好多这样的夹子。然后，廖小姐写了一张纸条给我，上面写道：

宿舍长：

请把女门卫暂时安排在你房间。

人事部

九四年×月×日

我接过纸条，看到这字歪歪扭扭，连小学生都不如，心想，这可与她的位置极不相称，与她的神气以及衣着，更不相称。

廖小姐问：“你的行李都带来了么？”

我说：“还没有。我下午可以去带。”

廖小姐像唱歌一样说了一串或者几串句子，文主任就从一个比较小的玻璃屋里，走了出来，问我：“你的行李没带是吗？”

我说：“我下午可以带。”

文主任说：“你下午早点过来，你来之后，拿着廖小姐写给你的条子，去找舍长，她会帮你安排宿舍。”

我说：“谁是舍长？”

文主任说：“你下午过来时，叫一个大门口的门卫带你过去。”

然后他们两个又说了几句“鸟话”，廖小姐就把我的身份证同毕业证，还给了我，并说：“未婚证过一个月再还你。”

我说：“你们不押身份证吗？”

文主任笑了：“押身份证干吗？”

廖小姐又给了我一个厂牌，说：“这是临时的，你出入厂都要戴上，没有这个牌子，门卫不让进的。你明天上班时，过我这里，我帮你换一个正式的厂牌。”

文主任说：“记住明天早上七点半上班。不准迟到。”

我说了声“好”，便要离开。

廖小姐说：“把厂牌别在胸前。”

于是我把厂牌别在胸前，喜洋洋地出去了。

叶子正在门口向里张望，看样子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两个门卫也远远地看着我，见我走来，低个子说：“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认识一下吧，我叫王向兵，四川的。那位是李志伟，你的老乡，信阳的，你是周口店的是吧？”

我说：“我是周口市的，不是周口店的。”

李志伟咧着嘴说：“看把老乡给高兴的。”

我说：“那当然了，和你们作同事，哪有不高兴的理？”

李志伟说：“俺老乡的嘴就是甜，真不愧是俺老乡。”

我说：“这话自不必说，有什么样的李志伟，就一定会有什么样的李志伟的老乡。”

他们都笑了，王向兵说：“你别说了，你说不过你老乡。”

我无心与他们斗嘴，便走到叶子面前，看叶子有点不自然，我就有点内疚地说：“叶子姐，我抢了你的饭碗，你怪不怪我？”

叶子说：“你说哪里话了？”

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叶子忽然神情一振，说：“我不打算回去了，我先挣个路费钱。”

我说：“好。这才是叶子姐。我都能找到工作，你一定能找到工作的。”

叶子说：“虽然我并没得到这份工作，你反而得到了这份工作，但正是你得到了这份工作，给了我勇气和信心。为什么你能找到工作，而我不能找到工作？你是人我也是人，并且咱们是姐妹呀。”

我一听这话，情不自禁地大喝一声：“对，叶子，咱真不

愧是从一个根子上发出来的。我相信你肯定能成功，一定会成功。”

叶子说：“你现在正式入厂了？”

我说：“是呀，本来下午就可以上班了，我跟他们说我不带行李，他们同意了。”

叶子说：“恐怕你辞不掉工？”

我说：“辞不掉也得来这里上班。这是唯一的一个跳出火坑的机会呀。”

叶子说：“那你的身份证和行李怎么办？”

我说：“身份证不退就不退，反正我有一个就够了，这里不押身份证的。行李嘛，能带出来就带出来。带不出来，先让她们帮我保存着。以后再说。”

叶子说：“对，等她们辞工时一块带出来，或者你问问李华能不能帮帮忙。”

我说：“现在都十一点多了，那边一点半钟上下午班，我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总而言之，多加保重，多加小心，多长个心眼。反正你知道我的厂，你有空一定到我这里玩。”

叶子说：“好吧。你赶快走吧。我再去找找工。”

我们就这样告别了。

一路上，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我昂首阔步、神气十足地向回走，我不停地自豪地看着我的临时厂牌，我甚至不敢用手碰它，我怕我的手重，碰坏了它，我只是轻轻地用颤抖的手，万般疼爱地抚摸几下它，我总是有一股想用手摸它的欲望，但我不舍得触它。

我不再瞻前顾后，我不再怕警察把我当作“三无人员”，抓回家去，也不怕什么坏人了。每见一个路人，我都巴不得他们看到我的厂牌，分享我的喜悦。我走得很快，但不再是慌慌

张张，而是像飞起来。在他乡，我第一次飞起来……

## 六. 为辞工，大闹“天宫”

快到厂门口时，我赶紧把我的厂牌收起来。我怕坏了我的好事。这时离上班时间还差十分钟，但厂大门小门都已经关上。我扒在门卫室的玻璃窗口，出示我的请假条。门卫队长刚好在里面，又对我细细地审问一番。

这时，我想起平时他们的耀武扬威，想起他们对我们的不可一世的态度，想起他们每逢晚上的加班铃声一响，不管加班的不加班的，凡是在厂门口外面逗留的散心的，他们统统像轰鸭子一样地，把这些工人轰进厂里面去，甚至连轰鸭子的态度都不如，一股无名的怒火，就直蹿到脑门。这股无名的火，把我以前对他们的惧怕，烧得一干二净。反正我不在这里干了，于是我理直气壮地说：“请你不要再刁难我，不要再无谓地浪费我的时间，现在已到上班时间，请赶快放我进去，不然，我要是迟到的话，你可是要负责呀。”

门卫队长气得哇哇大叫，说我不通情理，说这是他的职责，他完全是在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我迎着 he 凶狠的目光，存心要杀杀 he 平时的威风，我说：“门卫队长大人，我以一个打工者的名义，请你记住：我是打工的，不是包身工，我也同时请你记住：你也是打工的，而不是‘爪牙’。”

门卫队长吼起来，说，他要把我这句话告到厂部，告给王

主任，告给张厂长，告到写字楼，告给老板。把我炒掉。

我说：“有种你就去告，有种你把我炒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就不相信天有绝我之路。”

门卫队长咬牙切齿地说：“你他娘的，等着瞧。”

我听到门卫队长骂我，就跳起来，连骂了他几句“你他娘的”，我吼道：“老板请你来，是当门卫队长的，还是请你来骂工人的！”

这时，屋子里的几个门卫，也出来镇压我：“连门卫队长，你都敢骂，你反了你？”

我怒视着那几个门卫说：“我是反了。我不能反咋的？我不该反咋的？我是反了。我反了又怎么样？门卫队长骂我，我回骂门卫队长，有什么不应该吗？咋的啦？门卫队长敢骂我，我就敢骂门卫队长，你们想怎么样？”

几个臭男人被我这样一说，反倒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说了，于是我朝门卫队长说：“我是站在这里等你把我炒掉呢，还是先回车间等你把我炒掉呢？”

门卫队长慢慢地泄了气，只得放我回车间，但不忘记狠狠地说：“待会再跟你算账。”

我说：“随时恭候。”便一溜烟跑了。

一进车间我又开始了演戏，这场戏还没有结束，我虽然掩饰不住我脸上的红光满面，掩饰不住我发自内心的得意，但我总可以仍然不挺起腰板走路，总可以把手放在肚皮上，总可以咬着牙关皱着眉头。我一进车间，就直奔王主任，装作有点气喘地对王主任说：“实在对不起，本来我可以不迟到的，但门卫队长不让我进，他说他不认识我，说我不是这个厂的人。”

王主任难得地笑了一下说：“你为什么不出示一下我的条子呢？”

我说：“我出示了，但他不信这是你开的。”

王主任说：“这怎么可能呢？”

我说：“反正他就是不让我进，把我像犯人一样盘问了好长时间，才让我进来，结果我迟到了。”

王主任说：“一场误会。你今天迟到，原因特别，就不扣工钱了。你赶快去缝伞吧。”

我说：“谢谢王主任。”

我走向我的座位时，我偷偷地打量了秋霞她们几个，她们也在拿眼偷偷地打量我，她们在拿眼问我怎么样，我拿眼告诉她们好极了。就这细微的动作，也被张组长看到了，张组长说：“看什么看？长眼睛是让你们干活的，不是让你们瞎看的。”她们赶紧放低眉眼。

我迎着张组长的目光，我用我的目光告诉她：老子受她这个小贱人的冷眼受够了，今天是老子翻身的日子，是老子扬眉吐气的日子，老子今天解放了，谁也不怕了，谁要是跟老子过不去，老子会让她更加过不去。

我用我的目光与她的目光，进行了一场“血淋淋”的战争，我先守后攻，我猛烈地进攻，一点余地都不留，一点退路都不留，很奇怪，张组长的目光，竟怯怯地躲开了。好，又出了一口气。

我坐在座位上，无心缝伞，尽管我看样子是在出工，但我就是出工不出力。好半天，我才缝了一把伞。

师傅问我：“你上午是不是找工作去了？”

我说：“我找工作去了？谁说的？我不是看病去了吗？你怎么会想到我找工作去了？”

师傅说：“你看你回来心不在焉的样子，肯定是找工作去了，并且还真的找到了工作，要不是，你不会这么高兴。”

我高兴？天啊，看来，一个人要是有了喜事，是掩饰不了的，尽管我做了最大的努力，但在真的喜悦面前，我还是像个拙劣的演员。

我说：“没有。”

师傅说：“你瞒得了别人，你瞒不了你自己。”

我干脆不吭声。

师傅又说：“不过，现在活紧，是辞不掉工的，以前，每逢活紧的时候，想辞工的，为了辞工，就同主任厂长吵架，刚开始，他们就把他们炒掉，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圈套，你再怎么闹，你闹得再凶，就是不炒掉你。”

我全神贯注地听着师傅的讲解，竟忘记了手动，师傅眼尖，说：“莫走神。”

但为时已晚，张组长向我和师傅走过来，问我们在瞎嘀咕什么，师傅竟直视着张组长说：“我叫她姿势放正。”

张组长骂了我一句：“听说你还是个高中生，说起来比我的文化程度还高，我真奇怪，你笨得比猪还笨，你怎么就毕业了？”

我因想听师傅的下文，只得压下心中的怒火，作最后一次忍气吞声。

张组长一走，我就迫不及待地问师傅后来怎么样了，师傅说：“后来就是不准辞工了。”

“那不准辞工怎么办呢？”

“只有什么也不要就走了。”

“你是说不结算工资，不退身份证，不让带行李，一个人光光地走了？”

“不光光地走了还能怎么着？”

我不再吭声，师傅也不再吭声，我们各人想着各人的心

事。

我在想，怎么那个门卫队长还不找王主任、张厂长或者写字楼老板？怎么一点炒掉我的迹象都没有？我心里急了，那边在等我上班呢，错过了这个时针，就等于错过了一个从地狱升到天堂的机会，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也是多少个缝伞女工盼望的机会呀，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我不管采取什么方法，不管使用什么手段，我都要抓住这个机会，绝不让它跑掉。

一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我再也坐不住了，我站起来向王主任走去，我知道再扮奴才相不可能助我成功，就干脆恢复原样，不卑不亢地说：“王主任，我要辞工。”

“不准。”王主任看都不看我。

而且令我奇怪的是，王主任一点奇怪的意思都没有。

我说：“你体贴下属准我看病，我感谢你，但你为什么不准我辞工呢？”

王主任还是一句话：“不准。”

我说：“为什么不准？”

王主任说：“你不要站在我身边，快回到你座位上去，我说不准就是不准。”

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准辞工？”

王主任说：“没有理由，就是不准。”

王主任说了这句话之后，不论我再说什么，都不再接我的话。

我无奈，只得回到座位上。我坐在那里赌气，我什么也不干，我东张张西望望，心里却像热锅上的蚂蚁。王主任根本不理我，任我胡闹，张组长却不识趣地向我走过来，问我为什么不干活。

我怒视着张组长，像要发怒的狮子，喘着粗气。

张组长说：“你怎么了，活一个‘母老虎’。”

我憋得太久太多的气，一下子炸开来：“有本事的，你再给我说一遍！我是‘母老虎’，那你是什么？我没骂你‘母老虎’，你倒骂起我‘母老虎’来了。”

张组长被我一吼，竟难得地笑了。

王主任仍坐在台上，对我说：“你不要在这里发疯。”

我本来是不想同她吵的，但我不得不同她吵，我说：“我是在发疯。但你们为什么不问一下我为什么发疯？是你们把我逼疯的。我要辞工。我不要干了。我要回家。我受够了。”

王主任说：“你刚来S城就回家，那你为什么来S城？”

我说：“我来S城当然有我的目的，这是我的事。”

王主任说：“那你的目的达到了吗？”

我说：“没有。”

王主任乘胜追击：“既然没达到，你为什么就放弃了？”

我不好说出真相，就说：“这是我的事。反正我不在这里受煎熬。你们就知道坐在那里，监视我们，把我们不当人看待，把我们不当人地骂，试想想，你们也是打工的，你们是人，我们也是人，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们这些打工的，当人看？你们就知道你们这些管理人员是人，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这些工人也是人，也有人的喜怒哀乐，也有人的尊严，也有得到别人尊重的权利和欲望吗？你们为什么就不能理解这一点，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一点笑容，为什么非要把我们不当人看呢？”

王主任说：“我也是从缝伞女工做起的。你要人把你当人看，那你就做到我的位置上来呀，你就坐到人的位置上来呀。”

我说：“我不要走你的道路。我现在要走的路就是辞工。”

王主任说：“不管你做什么事，都要从最底层做起。”

我说：“我不要从最底层做起，你知道吗，缝伞缝得我手上不知道起了多少个血泡，磨出了多厚的老茧，就是屁股，也不知道起了多少个血泡，这些血，劳动人民的血呀，粘在我的裤子上，揭都揭不开，不要说坐到你的位置上去，恐怕连专门骂人的小组长的位置，我没坐到，就已经脖子断了，腰也断了，膝也断了，整个人都断了。”

王主任说：“你不用怕，缝伞缝不死人。”

我说：“缝伞也许真的像你说得那样，缝不死人，但它可以缝死我的青春。我要辞工。”

“你以为这是旅馆呀，你要走就走，要辞就辞？”一个男人的声音加了进来，我一看是张厂长，张厂长虽然平时没怎么样在工人面前耍威风，但现在他站在我的对立面，对我声色俱厉，那么我就不得不与他对抗。

我说：“你以为这是监狱吗？你以为这是地狱吗？这是工厂，我的试用期还没到，为什么不准我辞工？就是我的试用期到了，你们难道有权把我关在这间厂里吗？你们是不是打算像报纸上报道的把我关在狗笼子里？”

张厂长竟说：“S城有些工厂就是监狱就是地狱。”

我说：“是监狱，我就要把它打碎，是地狱，我就要飞出来。”

张厂长说：“你要是有本事就飞吧。”

我说：“我就是有本事飞。把我的身份证还我，把我的工资给我，把我的行李给我。我现在就可以飞给你看。”

张厂长说：“你还想要工资？你才干了多少天？”

王主任说：“还不到十天。”

我说：“不要说十天，就是一天，我也是有工资的。”

张厂长说：“十天不到，你算算你挣的钱，够不够扣伙食

费的？”

我说：“对。你说的对。我们这些工人倒贴你们钱才对。”

张厂长说：“不要在这里闹了。你再闹也是不准辞工。”

张厂长走了。王主任张组长不再接我的话。我也累了，就坐在位子上不动。

但我不能不动，不能停止斗争，我的时间有限。

我不得不又站起来，向王主任走去。

王主任说：“你去找厂长吧。我准了，他不准，没有用的。”

我找到张厂长，张厂长说：“你找王主任吧。”

我说：“王主任说叫我找你。”

张厂长说：“没有她的第一关，怎会有我的第二关？”

我又找了王主任，王主任说：“不用找我，张厂长写个条子，就行了。”

我说：“张厂长说要先有你的条子。”

王主任说：“你找我没用的。”

我说：“找谁有用？”

王主任说：“这会儿你找谁都没用。”

我说：“你们比魔鬼还魔鬼。”

王主任说：“我们就是魔鬼。”

我又去了厂长办公室，厂长说：“你不用在这里烦我，没用的。说你走不掉，你就是走不掉。”

我说：“你究竟是厂长还是魔鬼？”

张厂长说：“你骂也没用。”

我说：“好。你不是不准我辞工吗？好得很，你不准我辞工，你自己也甭想上班，我就跟着你，直到你准了为止。”

张厂长说：“你跟着我也是没用的，不过你要是想跟着我，

随你的便。我现在要去洗手间。”

我说：“那我就跟你到洗手间。”

他果然去了洗手间，我也真的跟着他去了洗手间，我一边跟着他走，一边说：“为什么不让辞工？为什么不放我走？”我不停地说。

他还是那句话：“没用的。你再说也是没用的。”

他真的进了洗手间，我只得站在男洗手间门口等他，这时，另一个车间的车间主任，从男洗手间走出来，看到我，一脸的嬉皮笑脸，说：“你跟着他进去，他肯定准你辞工。”

我反唇相讥：“你妹子你妈才跟着他进洗手间。”

那个车间主任铁青着脸走了。

张厂长出来后，我依然跟着。就这样折腾到下班，我仍然没辞掉工。

我同程清她们讲了我的事，她们确定了我找到工作之后，没有一个人脸上露出笑容，我说：“我陪着你们死守在这里是没用的，我出去了之后，若碰到好的机会，把你们统统地拉出去。”

她们说：“你拉都拉不出去，我们的身份证被扣了，又辞不掉工。”

我说：“你们别灰心，办法总是有的。”

梦丽的眼泪好像要掉下来。

我说：“梦丽，你别以为叶子姐和我不在，你就一个人了，程清，春霞，秋霞，她们都在呢。你放心，有机会，我一定把你拉出去。你可以先写信让家里再办一个身份证，临时的也行，到时，我们厂招工了，先把你拉过去。”

梦丽说：“好。楚楚姐，你可别把我忘记了呀。你一定记着我的事呀。”

我说：“那肯定。咱们是姊妹们，我不记你的事，我记谁的事。”

我见程清、春霞、秋霞，脸色很不好看，知道说漏了嘴，赶紧自打圆场：“现在我们都是姊妹们，我们要团结一致，才能夺取最后的胜利。”

我留下了我的厂的地址，叫她们有空找我去。

然后我等到刚吃完饭的人群拥出大门口散步时，趁机夹在人群中溜了出去，走时我没敢带多，我怕门卫生疑，连东西带人一起扣下来。我只夹着一个小包，包里装着一条毛巾一把牙刷，我就带着这些上了路。

一条毛巾一把牙刷伴着我，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谁比这个时候的我更穷，但我当时并没感到穷，并没感到沮丧，当时我因看到新的生活对我招手，我的喜悦是拿钱买不走的，也是用钱买不来的。

## 七. 新工作新同事新感觉

当我来到怡景电子厂门口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我向门卫出示了廖小姐的条子。

李志伟说：“哎哟，老乡的待遇可不低哎，和舍长住一个房里，这两个人一间单身公寓的待遇，可是写字楼的一般职员，都得不到的。人事部张经理，厂部文主任，生产部吴经理，香港职员，以及老板，住在另外的一栋楼里，他们是一人一套房，其他的都是三到四个人，用一间单身公寓，工人是八个人住一间单身公寓。老乡哎，你可比我们的待遇高多了，我们可是四个人一间房哎。”

我说：“咱们可是老乡哩，人家都不提意见，你还提什么意见哩？”

王向兵说：“张经理说了，女门卫只有一个，要照顾她一些。”

这时，两个个子高高大大的、身材结实的、着门卫服的男人，走过来。一个身子笔挺、五官很端正、肤色黝黑、年龄在二十三岁左右，另一个有点驼背，但皮肤白里透红，看样子三十岁左右，王向兵对着年龄大一点的说：“陈大刚，又来了一个你的老乡。”

陈大刚笑着说：“我上午就听说了。”

陈大刚转向我说：“你是周口人是吧？”

我说：“是。你哪里？”

陈大刚说：“我是南阳哩。”

我说：“南阳呀，离我很近哟，以后可要老乡多关照呀。”

陈大刚说：“那当然那当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李志伟说：“陈大哥，咱这个老乡面子可大了，一来就跟舍长住一间房。”

陈大刚说：“我听张经理说了，女门卫和工人住在一起不成体统，和写字楼小姐住在一起也不可能，又只有她一个，不可能给她一个房，不和舍长一起住和谁一起住？你有什么不舒服的，你要是不舒服，你和李丽华住去？”

王向兵说：“和李丽华去住，他可真是巴不得。李丽华的老公来了可不揍死你。”

李志伟不吱声了。

陈大刚说：“你的行李呢？”

我把胳肢窝里的包一推，说：“就这些。”

他们都笑了，李志伟说，天哪，你的行李可是创基尼斯记录了。

陈大刚说：“我那里有老乡放在我那里的席子，单子，枕头，先借你用一用，等老乡过来拿时，再跟你要。出外都是为难的事，一个女孩子出门更不容易。”

李志伟说：“哎呀，看老乡多照顾你。”

我说：“照顾不照顾，就是比你强。”

陈大刚说：“走走走，不理他，你先跟我到男门卫宿舍，然后我带你找舍长。”

我跟着他去了一栋二层楼，这栋楼只有八间房，我说：“怎么那么小的楼？”

陈大刚说：“这栋楼专门给门卫和厨房的师傅住的，下面

是没住人的，上面两间房门卫住，两间房师傅住。”

我说：“为什么你们不住在我住的那栋楼呢？”

陈大刚说：“张经理说，门卫不能和工人住在一起，再加上这里离张经理他们住的楼很近，可以起到保护他们的作用。”

我说：“张经理他们那栋楼不安全哪？”

陈大刚说：“实际上没啥，只是他们自己心里感觉到不安全，我来了一个多月，也没见有啥事发生。”

我说：“你才来一个多月呀？”

陈大刚说：“这里的门卫来的时间都不长，就是门卫队长干得时间长，三年多了，他在龙岗的老厂干了三年了，老板在这里建新厂时，把他调过来，当门卫队长。吴长海是个笨蛋，混了三年才混了个队长，我别说三年，三个月我就可以混个队长。”

说话之间已经到了门卫楼，陈大刚问我上不上去，我说：“我就在楼下等吧。”

陈大刚说：“在楼下等也好。上面太脏了，省得你笑话。”

五六分钟的光景，陈大刚就下来了，我们一起去了宿舍楼。一楼是一间大厅，陈大刚说，那是吃饭的地方和娱乐的地方，从二楼开始竖着两栋宿舍楼，陈大刚说，左边的是女宿舍楼，右边的是男宿舍楼，男女宿舍楼之间隔着五十米的距离。我们先上了一层台阶，接着径直朝 203 室走去。未到 203，陈大刚就喊道：“李丽华，女门卫来了。”陈大刚声音未落地，我们已到了 203 室，只见一个长辫子的女人，正在开启一个布满好多小抽屉的大柜子里的其中的一个小抽屉。

她抬起头来，只见她个子高高的，稍偏胖，单眼皮使长有很多雀斑的脸更加平平。

我对她说了声：“你好！李舍长。请多关照。”

她笑了，说：“你就是新来的女门卫？”

我说：“是。”

她说：“你叫我李丽华好了，他们都叫我李丽华。”

陈大刚说：“我们都叫她李丽华，叫李舍长显得有点见外。”

我说：“李舍长要是不喜欢带头衔，我叫李姐可以吗？”

李丽华说：“随你。叫我名字也可以。”

陈大刚说：“我先把行李放在这里，你们先聊吧。我有事先走了。老乡，要是有啥困难就吱声，同李丽华讲也行。”

我向陈大刚道了谢。

陈大刚走后，我向李丽华出示了廖小姐的条子，李丽华看了半天条子，显得有点不太高兴，说：“你和我住一个房呀？你怎么住呀，这另外一张床坏了。”

我谦卑地说：“这不是我的主意，这是廖小姐写的。”

李丽华说：“算了，你先住在这里几天吧。”

我说：“实在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我刚过来，什么都不懂，希望你多加指教。”

李丽华又一次笑了，问我吃饭没有，我肚子正在叫着，就说没有。

李丽华说：“我带你去厨房吃吧。”

我说：“多谢李姐。”

厨房紧靠着一楼大厅，李丽华把头伸进一个窗口说：“还有没有饭吃？女门卫还没吃饭呢？”

李丽华的一句话，吸引了正在厨房里忙活的男女工作人员，我看到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正在洗碗，一个白白胖胖的，李丽华介绍说是伙食长的老婆，湖南人，另一个女人姓张，也是湖南的。我还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李丽华说是冯师傅，一个个子稍高一点同样瘦瘦的男人，

李丽华说是张师傅，一个白白胖胖的浓眉大眼长得很爱笑的男人，李丽华说是伙食长李师傅。

李师傅说：“女门卫来了就有。”

冯师傅用塑料盒子打了一盒，从窗口递了出来。

李丽华说：“谢谢冯师傅。”

然后李丽华带我去了一楼大厅，只见大厅里分为两部分，一小部分摆了三四张乒乓球台，一大部分摆着几十张整整齐齐的桌子。

李丽华说：“你先在这里吃吧。吃完后把饭盒放在厨房，你不用洗，交给他们就就行了。”

李丽华看我一脸的迷惑，说：“员工们吃了饭都不用洗碗的，厨房里洗的。我先回宿舍。”

我再一次说了声谢谢。

这塑料盒子分成三部分，一个放肉菜，一个放素菜，一个放米饭，说是肉菜，其实并没有多少肉的，但我吃起来特别好胃口，一口气把它吃了个净光，觉得还不饱，但不好意思到厨房再要。

我把盒子送到窗口时，问：“请问饭盒子放在哪里？”

李师傅说：“放在窗口就行了。吃饱没有？”

我说：“吃饱了。”

李师傅说：“没吃饱还有呀。”

我说：“饱了。谢谢。”

回到 203 房，只见一个胖胖的、矮矮个子的、生着一副旧社会监工嘴脸模样的中年男人，一脸严肃地对李丽华说着什么。李丽华时不时不服气地插上两句，看样子李丽华并不很怕那个男人，尽管她不得不听他的。

见我进来了，李丽华说：“吴助理，你看，你们把女门卫

安排在我这里，这张床坏了，她怎么住呀？”

吴助理说：“我不知道这事。可能是张经理安排的。你叫人把这张床修一下不就完事了。”

李丽华说：“现在都下班了，找谁呀？”

吴助理上去摸了摸那床，说：“凑合着先住一夜，明天叫人去修不迟。”

吴助理走后，李丽华说：“你带蚊帐子没？”

我说：“没有。”

李丽华说：“没蚊帐子怎么睡呀？S城的蚊子不同于家里的，这里的蚊子咬死人的。你先睡在我床上吧。我每天都是很晚才睡，我十二点要查房，十二点半才睡。你可以下一楼提点热水上来冲凉。冲完凉后，你要是累了就休息。”

我说了声“谢谢”，李丽华给了我一把门上的钥匙，就走了。

我这才仔细地打量这房间，这房间大约有二十多个平方米，内放一张写字台，一个不锈钢柜子，两张单人床，还有一个洗手间和一个小小的凉台。我舒展一下肢体，想一想从十个人一间的房子里，一下子跳到两个人一间的屋子里，真是一件美不胜收的事。我快速地冲完凉，用了李丽华的洗头水洗了头，先把内裤和胸罩洗了，放在吊扇下吹，在这期间，我心中高度紧张，尽管李丽华告诉我，她很晚才回来，但我仍感到紧张，我唯恐她回来了，看到这尴尬的一面，好在气温高，又加上一个大吊扇，最大功率地吹，一会儿就大半干了，我不敢等到它们全干，就把它们穿上了，然后又把外衣洗了，仍挂在吊扇下面的绳子上。这时，我筋疲力尽，倒在李丽华的床上，一粘床就睡着了。

我不知道李丽华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什么时候上的床，直

到李丽华把我推醒，说，起床吧，七点半了。

我一听说七点半了，一下子坐起来，说：“会不会迟到？”

李丽华说：“今天是第一次。不怕。”

我说：“我睡得好死。不知道有没有影响你睡觉？”

李丽华说：“没有。我看你睡得好香。”

我说：“我看你好像没睡好？”

李丽华说：“没有。”

我又说：“昨天我用了你的洗头水和洗衣粉，实在不好意思。”

李丽华说：“你用罢。”

然后我们一起去食堂吃早餐，一起打卡上班。

我被安排在车间门卫室，并发了两套工作服，在门卫队长的要求下，当即回宿舍换了门卫服，然后门卫队长又给我讲了车间门卫的主要任务：工人上班进入车间时，检查有没有戴厂牌，有没有戴正，没戴者，不准入车间，没戴正者，请他们戴正，何谓戴正，戴在左胸腔处为正，其他位置为不正；对于迟到者，不准入车间；下班时，密切注意工人有没有把车间的产品偷出来，对一切怀疑对象，实行搜身；上班时没有车间主任的条子，不准出车间；见到经理级以上的人要敬礼。

包括我在内，车间门卫一共有三个，其余两个，一个是四十多岁瘦瘦小小的广西人，姓刘，另一个是来自四川的三十多岁的中等身材的男人，据说还是个大学生的。他们两个轮流值白班和夜班，我只上白班不上夜班，早上从七点半上班到下午一点半下班，下午从四点钟上班到晚上十点下班，一天上班十二个小时，但门卫队长要求我七点十分开始上班。

我的第一天班是和刘门卫一块值的，刘门卫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眼睛深深地陷进去，活像一个小老头。我们这里的

门卫，大多高高大大膘肥体壮，这样一个弱不禁风的小老头，怎么会被招了进来呢？刘门卫的脸黑青黑青的，那样子很不讨人喜欢，但刘门卫的嘴巴很能说，他同我讲他在部队里如何威风，并得了一枚奖章，他就是靠了这一枚奖章，被张经理招进来的，他还说他以前是做门卫队长的，他今天做这个小门卫，全是他的一个老乡的“功劳”。

讲到这里，刘门卫说：“我最没有老乡观念，提到老乡，我就恼火，以前我做门卫队长的时候，一个老乡找到我，说没有饭吃，我把他招进来做门卫，谁知三个月之后，他竟然踢了我的饭碗。这口气，老子一天不报一天咽不下气。‘老乡老乡，背后一枪。’你要吸取我的教训，不要轻易相信老乡。老乡也会害你的。要不是我那个老乡害我，我门卫队长做得稳稳的，哪里要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门卫呢。”

我觉得刘门卫懂很多道理，就把他看成一个师长。我对刘门卫说：“刚才吴队长同我讲，要搜身，要向经理敬礼，男门卫搜男的身，女门卫搜女的身，那要是人家不让搜怎么办呢？”

没等我说完，刘门卫就火起来：“这全是那个‘马屁精’搞的鬼，搜什么身？搜身是违法的。敬礼敬礼，我们在部队的时候，首长还说不要对他敬礼。他要敬礼，让他自己敬去，我们不敬，上次张经理批评他，不要他敬礼，他好了几天又来了。”

过了一会儿，吴队长来了。吴队长不用值班的，他有时呆在大门门卫室，有时到车间门卫室坐坐。吴队长先对我笑笑，说：“王小姐这一身门卫服，平添了几分威武。”

吴队长又对刘门卫笑笑，说：“老刘呀，从今天开始，咱们要对工人搜身，前一段时间就有这个想法，因为没有女门卫，女孩子的身，男门卫不好搜，现在女门卫招进来了，就要

发挥女门卫的作用，女门卫搜女工的身，男门卫搜男工的身。”

刘门卫说：“那写字楼的人要不要搜身？那经理要不要搜身？”

吴队长说：“他们肯定不要搜的啦，只搜工人的身。”

刘门卫说：“那为什么不搜他们的身？”

吴队长笑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经理呀。”

刘门卫嘀咕道：“不搜经理的身，只搜工人的身，那工人服不服？”

吴队长说：“这是制度。中午下班的时候开始执行。”

刘门卫说：“我没搜过身，不知道怎么搜。”

吴队长说：“我搜给你看。”

吴队长让刘门卫站起来，让刘门卫举起两手，然后吴队长就把两手，从刘门卫的两个手臂处，滑到腋下，十个手指爬走着，穿过刘门卫的胸部、腹部和腰部，以及两腿的前部和后部，直到脚踝，然后又在刘门卫的背部和臀部摸了个遍，而后再对上衣和裤子口袋处捏了几下。

之后，吴队长说：“很简单的。搜身时注意口袋处，其他部位也不能放过。特别是女孩子，藏东西的地方多得很，这个我不好意思说，王小姐应该明白。不要不好意思。这是我们的工作。”

刘门卫不再吭声。

吴队长走后，刘门卫说：“你要是这样翻人家女孩子的身，人家不打你才怪呢。”

我听到这句话挺害怕的。而且，让我像那样搜女孩子的身，我确实不好意思。

我说：“那怎么办？”

刘门卫说：“呆会儿，吴助理过来的时候，我跟吴助理说

说。”

我问：“吴助理会过来吧？”

刘门卫说：“吴助理整天转来转去，一天不知道从这里过多少次呢。”

我们因为刚才的事都不再吱声。

这时文主任从二楼写字楼下来，对我说：“你跟我来。”

文主任把我领到三楼，我只见有几十个女工，整整齐齐地围坐在两张长长的桌子边，一个高个子的年轻女孩子，很威严地在这两张桌子间，走来走去，见我们进来，立即向我们张望。主任朝她摆摆手，表示无事。那女孩子立即恢复了威严的面孔，那样子活像一个女将军。

文主任领我在车间里转了一下，说：“我领你到车间里来的目的，主要地想让你见识一下，我们工厂的产品，将来你好工作，不然的话，工人把它们带出去，你竟不认识这是我们的产品，那不就麻烦了？”

然后文主任说：“你对我们的产品，有印象了吧？”

文主任老是一脸的严肃，不苟言笑，我有点怕他，其实我并不懂，但不敢问他，就说：“有印象。”

我下去之后，刘门卫问我：“文主任叫你干啥？”

我说：“他领我到车间转了一下，叫我熟悉一下产品。”

他说：“你不用紧张，看着我们行事就行了。”

我停了一下，问：“我进厂的时候，听到文主任同人事部廖小姐讲话，怎么我一句话都听不懂呢？他们讲的什么话呀？”

刘门卫笑了：“他们讲的是这里的话，是白话，也叫广东话，广东人说的话。你别小看这种方言，学会了用途可大呢。这里，香港人开的厂子多。我们这间厂，老板也是香港人。香港人也是讲白话的，他们很多人不懂普通话，所以招工时，特

别是招写字楼人员时，都要求说白话，因为你要是听不懂他们的话，你同老板没办法沟通呀，你说的话他听不懂，他交待你的事你也不明，那你怎么工作呢？”

听到这些话，我精神一振，我说：“这白话听起来挺好听的，你会不会呀？”

刘门卫骄傲地说：“我是广西人，我当然会了。”

我说：“你们也是讲这种话吧？”

刘门卫说：“不是。但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学起来就很快。”

我一听刘门卫说他都学会了，心里面很羡慕，便说：“你能不能教我讲呀？”

“可以呀。只要你愿意学。”

于是刘门卫开始说了一句白话，我却是跟不上，便说：“不如先学简单的。”

刘门卫说：“那我先教你数数罢。”

但这种语言，简直比英语还难学，它同普通话完全不一样，我学起来舌头硬得转不过来弯，又走腔又走调，惹得刘门卫笑了又笑。他的笑让我很不好意思，对自己学习白话的能力很没有信心，但并没降低我学白话的热情。

刘门卫却没耐心教我，教了几遍，见我仍不会，便不耐烦了，说：“学它有啥用？你又不坐写字楼，打两年工，回去了，回到家你还用到这白话呀？回到家对你老公讲这种话，你老公不骂死你才怪呢。”

就在这时，吴助理过来了，吴助理露出笑脸说：“哎哟，你现在倒好，有了伴了，可以说话了。”

我本来以为吴助理见我们聊天会骂我们，谁知他竟然对我们展开笑脸，开起玩笑来了。想想那天他绷起一张脸，好像旧

社会的监工，所以，那展开的笑脸，怎么地也让我放松不起来，怎么地也觉得亲切不起来，反倒让我对他的脸，更加摸不透，对他这个人也更加摸不透。

刘门卫很激动地对吴助理叽里呱啦一通，只见吴助理的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了，监工的脸又出来了，吴助理用普通话说：“这肯定是不行的。搜身是违法的，要是有人告起来，可是了不得的。”吴助理说这句话时，很严肃地打量一下我。

我说：“我听说，就是公安人员也不能随便搜别人的身的。”

吴助理说：“是呀。要用搜身证才可以的。”

刘门卫一脸的得意，说：“吴长海根本不知道怎么样管理，还做队长！”

吴助理说：“吴长海这个人蛮忠心的。经理就是看中他这一点。待会我跟文主任说一下，叫文主任跟经理说说。”

不到半个小时的工夫，吴队长就急匆匆地赶去写字楼。一会儿的工夫，就见吴队长沮丧着一张脸下来了。刘门卫不理他，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同他打招呼，他在车间门卫室坐了一下，说：“刚才文主任找我谈了话，文主任说搜身是违法的，不准搜身，经理也不同意这样做。咱们就听上级的安排，不再搜身，若碰到可疑人物，就叫他们自己把口袋翻出来给我们看。”刘门卫不吭声，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干脆也不吭声。

过了一会儿，一楼仓库的主管出来了，这个主管是个湖南的女孩子，中等个，偏胖，皮肤细白细白的，大约二十岁光景，会说一口白话。我见她并不做事的，她只是坐在那里，偶尔对几个仓管员交待什么，或者有时仓管员问她什么，她就说些什么。她坐在那里，也不监督几个仓管，也不骂他们，仓管员呢，各司其职，好像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事，并不要主管监

督似的。刘门卫见她出来了，就从门卫室出去，笑着同她说了些什么，她就一副斗牛士的样子，用挑衅的目光瞪着我，一边走出车间门口又回来。我想她可能故意试试我敢不敢搜她的身，我看到刘门卫对着她笑，吴队长说了声可恶，就从门卫室走出来，堆起一堆可爱的笑容，说：“刘小姐今天特别漂亮。”刘小姐说：“听说你们要搜身？”吴队长笑着说：“我不搜你的身，男女有别，况且你又那么漂亮，我哪里敢搜你的身呀？”刘小姐又挑衅地望了我一眼，说：“谅你也不敢。”说罢回到了仓库。吴队长收了笑容，很认真地对我说：“真是岂有此理，竟敢蔑视我们的门卫。”

离十二点钟差五分钟的时候，吴队长又从厂门口门卫室赶过来，叫我们把腰带扎上，把大檐帽戴上，立正，三人一排，站在车间门口，等候下班。我看到吴队长很祥和的表情，吴队长生就一副女人相，就是严肃起来，也带着女人味，一点也不威严。刘门卫却是一脸的庄严，倒真像一个军人。我也装出一脸的威严，只是不知道这威严能否吓唬得住人。

这时只听到嘈杂声，从上面涌下来，然后就看到一群花枝招展的女孩子拥着一位老人下来。只见这位老人五十多岁，中等身材，面容慈祥，脸上展着温和的笑容，但眉宇间透着发自在的威严，这威严好像生就的，而不是装出来的。这老人端详着我，那一群花枝招展的小姐则俯视着我，像从天堂俯视人间一样，我的目光从“仙女们”身上移过去，对视着那个老人。我一下子喜欢上这个老人。这个老人虽然身着普通的半截袖上衣，和一条普通的西裤，但他的气质是那样的高贵，而且这种高贵的气质，并不是那么地高不可攀，而是很容易走近我们的心田，很容易走近普通人的生活里。我不卑不亢地站着，不卑不亢地注视着他。我没法不注视着他，我完全被他所吸

引。我的队长，动了两下身子，有点紧张地卑下地看着那个老人，好像时刻等待着命令从他口里发出，然后赴汤蹈火。

那老人和那一群花枝招展的小姐们，差不多走出车间门口时，工人们也下来了，吴队长也放松了起来，自然起来，工人们好奇地打量着我，并没被我的威严所吓住。吴队长见一个工人抱着手下来，马上走过去，说：“请你把手打开。”那工人莫名其妙地把手打开，什么也没有。吴队长很客气地说：“好。谢谢。”又一个工人把手插在裤袋里，吴队长又马上请那个工人，把手拿出来，向他展了展。什么也没有。吴队长又说：“麻烦你把口袋掏出来。”那工人把所有的口袋掏了出来，还是什么都没有。吴队长又道了谢。

工人终于走完了，我也舒了一口气，学着他们，把腰带和大檐帽子取下来，吴队长说：“你们可以一个人先去吃饭，一个人先在这守着，然后另一个人再去吃饭。王小姐是个女士，你就发挥一下男子汉的精神，先让王小姐吃。”

吴队长说着把脸转向刘门卫，然后又转向我笑着说：“女士优先嘛。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光大。”

说话之间，只见一个三十岁左右、中等个子、白白净净、戴一副高度近视镜的年轻人，从楼上跑下来。吴队长立即站起来，脸上堆起笑容说：“吴生下班了。”

那人看了一眼吴队长，脸上也回应着笑说：“嗯。”同时捎带着扫了一眼我。做这些动作时，那人并不放慢脚步，大踏步地出了车间门口。

在工人休息时间，我和老刘瞎聊着。从老刘口中，我知道了刚才的吴生，是生产部吴经理，而那个老人正是张经理，提起张经理，老刘说：“张经理真不错，从不骂人，你要是有了错，他会给你指出来，就是炒你，他会跟你讲清楚为什么炒

你，炒得你心服口服。大家都尊重他。”

一点半工人上班时，我们三人又扎紧腰带，戴上大檐帽子，站成一排，检阅工人上班。一个工人把厂牌别在裤子上，被吴队长指出来，那工人不得不把它规规矩矩地戴在胸前上衣处。一个工人没戴厂牌，想趁人多门卫不注意，溜进去，老刘眼尖，那工人不得不回到宿舍拿厂牌。

我到了下班时间，但吴队长在，我不敢急着走。吴队长对我说：“现在是你自由支配的时间，你可以坐在这里，跟老刘学学做门卫的经验，也可以回去休息，下午四点准时上班。别迟到了。迟到和早退，在我们这里是不允许的。你现在还是试用期，要更加小心，小心别吃了鱿鱼。”

吴队长这一席话，虽然并不声色俱厉，说得很平和，像拉家常，我却听得出了一身汗。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无论如何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于是在我该休息的时候，我不敢休息。直到吴队长走后，老刘说：“你不用怕，你尽管回去休息，你只要不违反厂规，不会无缘无故地炒你的。你坐在这里干吗？”我这才将信将疑地回去。

李丽华已经躺在床上休息。也许昨晚太累了，根本没注意到两个人躺在一张单人床上，是很拥挤的。这时，见她一个人躺在床上，基本上占了整张床，就再也不好意思与她睡在同一张床上了。我就把陈大刚借给我的行李，铺在另一张床上，凑合着睡了，好在白天没什么蚊子。她那边翻来覆去辗转反侧，我这里却又是一粘床就睡着了，我太累了，太需要睡眠了。

三点四十分李丽华把我叫醒，我们洗了脸，一起去车间门卫室，打了卡。老刘同李丽华打情骂俏了两句，李丽华笑起来像孩子一样天真，这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李丽华笑了，我觉得很高兴。我总感到李丽华不喜欢我住在她那里，她虽然没说出

来，但她一脸的不高兴，这不高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见她笑了，我稍稍松了一口气。在老刘面前，李丽华笑得又可爱又害羞。我就很不明白，李丽华为什么不在我面前这样笑呢？李丽华说笑了两句，就说她要去写字楼领东西，走了。老刘说：“我们门卫最喜欢同李丽华开玩笑，她也最喜欢同我们谈笑。她可好玩了。”

也许因为上午讲得太多，下午我和老刘很少交谈。我们都坐着，各人想各人的心事。老刘也许又在想，怎样报复他那个老乡的事。我因为李丽华不给我笑脸，而闷闷不乐。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老刘弯下腰，捏了一下我的脚。我的脚条件反射似的跳起来。我跺了两下脚，似乎要把老刘刚才在我脚上捏了一下的这个动作，给跺掉。我怒视着老刘。老刘很窘地笑了笑，冲我说：“你是一匹野马，很难驯服。造反分子。”

吴助理走过车间门卫室时，见我和刘卫门两个人干坐着，都不说话，堆起一脸笑容说：“哎哟，吵嘴了？两个人都绷着脸。”

我没有吭声。

老刘说：“她是一匹野马，碰不得的。”

吴助理说：“你碰她了是不是？她踢你了？很正常嘛。惹不得就不要惹嘛。”

我很不喜欢吴助理这样说话，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不吱声。吴助理没趣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吴队长来了。吴队长说：“王小姐，感觉怎么样？”

我说：“跟着你们做事，长了很多见识。”

我看了一眼老刘说：“今天老刘给我传授了很多做门卫的心得，以及做人的技巧。”

老刘这才展开笑脸。

吴队长说：“做人嘛，不管到哪里，都要品德好。我是在部队里入的党。”

我说：“是吧？在部队入党，听说比在地方入党，要难上一千倍呢。”

吴队长说：“那是那是。看来王小姐懂得还真不少。”

我说：“哪里呀？我有一个亲戚在部队里做少校，我是听他说的。”

于是吴队长对我和老刘讲了很多他在部队里的光荣事迹。

之后我说：“吴队长，我刚来，不知道规矩。要是做得不对的地方，请多加指教。”

吴队长说：“那当然。我不管对谁都一样的，都是很严格的。李志伟前几天上夜班时睡着了，被写字楼查了出来，本来是要处分他的，我看他平时不错，就给他讲了情。作为一个队长，我会尽量保护每一个队员，但保护归保护，我的要求是十分严的，我找了李志伟，严肃地批评了他。”

我赶紧说：“吴队长，要是我犯了错，你可要保护我呀。”

吴队长说：“你最好是不要犯错。犯错总是不如不犯错。”

我说：“那当然。我会尽量不犯错误。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吴队长说：“经理是胸怀宽阔的，经理一般都给你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但你要是再犯同样的错误，经理是不会宽恕你的。”

我听了这句话，感到打工如履薄冰，必须时刻小心着。

晚上八点钟时，老刘下班，另一个门卫接班，老刘并没向另一个门卫介绍我。我只见这个门卫说着四川话极浓的普通话，中等稍胖的身材，皮肤不白不黑，这个门卫的眼睛很有些

无神，他拿着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问我：“你是新来的女门卫？”

我说：“是。请问你贵姓？”

他停了一会，说：“林。”

我们都不再说话。

又过了好长一会儿，他问我：“你什么学历？”

我说：“高中毕业。”

他说：“高中毕业做门卫？可惜了。做门卫是没有前途的。你应该进车间，做个一年半载，可以混个组长之类的干干。你别小看组长，他们的工资可高了，一个月，七八百呢。”

我说：“我进这个厂的时候，这个厂只招女门卫，并没招女工。”

林门卫说：“你可以找找吴生。”

我说：“生产部全部都是他在管是吧？”

林门卫说：“是呀。你找找他。”

我说：“我跟他不熟，怎么同他说呢？”

林门卫说：“这就看你的本事了。”

我们又沉默了好一会儿，林门卫忽然问我：“你有没有结婚？”

我说：“没有。我刚毕业。”

“你是不是‘处子’？”林门卫问我。

我说：“什么‘处子’？”

林门卫忽然笑了，他的笑令我很不自在。

林门卫说：“你不会连‘处子’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吧？”

他这一说，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好词，就脸上发起烧来。他认真地解释说：“‘处子’就是没跟男人睡过，你要是真

是‘处子’，你的前途可大了，吴生就喜欢‘处子’。”

没等林门卫说完，我忽地站起来，拍了一下桌子，怒发冲冠地说：“你咋不叫你老婆跟吴生睡去？”

林门卫说：“我老婆结婚了嘛。”

我说：“那你还有女儿呢。你女儿应该还是‘处子’吧。”

林门卫不再吭声，过了好长一会儿，林门卫说：“我就说了一句实话，你发那么大火干啥？”

我赌气地坐在那里，直到下班，我对他还是恨之入骨。

第二天我六点钟就醒了，见李丽华在我身边正睡得香，不敢起身。怕吵醒了她。我躺在那里一点都不敢动。好不容易熬到六点半，我不得不起身了。我轻轻地起。谁知道就这轻轻的动作，也把她吵醒了。她睁开惺忪的睡眼，不高兴地说：“怎么起那么早？”我说：“不好意思。我七点十分就要上班。”说这话时，我觉得很对不起她，洗脸时尽量轻轻地，尽量不弄出什么声音。

我匆匆吃过早餐，不到七点十分我就上班了。我一到车间门卫室，林门卫热情地同我打招呼，说：“昨天晚上你把我给吓坏了。”我没理他，我仍在生他的气。

七点二十五分的光景，吴队长来了，对我笑了笑，然后对我们说：“早晨好，我们现在做准备工作。”于是我们又开始束腰带，戴帽子，整理服装。林门卫一会儿说我的装没整好，一会儿说我站得不自然，很是惹人嫌。我并不理他，只给他一个脸子看。吴队长只是冲我笑笑。

工人们拥进来了，一个女工厂牌没戴好，林门卫立即凶神般地冲过去，强令那个女工戴好。那个女工并不听他的话，径直走进去。林门卫一个箭步走过去，揪住那女工胸前的衣服。一场风波眼看就要爆发了，吴队长赶紧走上前去，对那女工

说：“小姐，请你把厂牌戴好行吗？”那女工叫道：“看看你们的门卫是什么态度？”吴队长要林门卫松了手，然后很和气地对那女工说：“这事我会处理的。现在请你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把厂牌戴好行吗？”那女工也就顺势下了台阶，戴好了厂牌。

林门卫觉得脸上很没光，对我说：“这本来是你的职责。女工本来应该你管的。”我不敢还嘴。吴队长并没批评我。吴队长也并没有批评林门卫。

然后老刘来接了林门卫的班。林门卫对老刘讲了他刚才的“光荣事迹”。林门卫津津有味地夸张着他的事迹，让我感觉到，他对老刘讲他的“光荣事迹”，比他做这个“光荣事迹”本身，还过瘾。老刘随声附和着他。老刘随声附和着林门卫好像并不过瘾，或者林门卫有光荣事迹炫耀，他如果没有很没面子似的，也争先恐后地炫耀起他的“光荣事迹”来了。

上午十点钟光景，林门卫穿着平时的衣服，耷拉着脑袋，像一个落水狗一样，向车间门卫室走来，看到我看他，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林门卫并没走入车间门卫室，而是直接走上写字楼。我被这个情景吓住了，问老刘怎么回事，老刘说：“不是好事。”

又过了一会儿，吴队长一脸悲哀地走入车间门卫室，吴队长说：“林志强被上边炒了鱿鱼，这个人呢，虽然工作态度比较粗暴，但很负责的，这种负责的精神，是很难得的。也不知道上边是怎么想的，这样的人都给炒掉，真是可惜。哎，他也是不争气，我同他讲了三次，文主任同他谈了一次话，吴助理同他谈了一次话，还是发生了今天早上的事。这次经理生气了，经理说不能再原谅他了。经理给了他好多次机会，这次经理炒他，他是没话可说。”

我也觉得他那种以厂为家的精神，是其他门卫没有的，炒掉他，也真的可惜了。但一想到他这个人的态度，想到他昨天对我说的话，觉得他落到这个下场，很解恨，再看看他那“落水狗”的模样，更加看不起他。但我不好说出我的感受，就闭上嘴巴。

老刘说：“好找工作。”

吴队长说：“好找工作的话，他一个大学生就不会到我们厂做门卫了。”

老刘说：“他要真是大学生，他绝对不会安心在我们厂做门卫的。”

吴队长说：“也难说。男孩子找工作不容易呀。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连垃圾桶都住过。”

我说：“根本不可能。”

吴队长说：“哪个骗你？还不是为了躲查‘三无人员’的？我自从来被经理招入这间厂后，一干就是三年，三年中没回过一次家。”

“三年没回家？你不想家呀？你为什么不回家呀？”我问。

“回家要花很多钱呀。什么丈母娘啦，小姨子啦，自己的父母啦，亲戚邻居啦，一大堆，你都要给钱哪，几年不回去了，见到他们不给几个钱，也说不过去呀。在这里再拼着劲干几年，攒够了钱，就不出来了。想想我这共产党员，竟来给资本家打工。唉……”

吴队长的肺腑之言，引起了各人的辛酸事。

老刘说：“我在部队里，也是立过功的人……”

我没考上大学，打工是我自愿走的一条路，没什么可抱怨的，尽管我在这条路上哭过，但也笑过，走这条路，我并不后悔。

下午的时候，我看到张经理帮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提着一大桶垃圾，从写字楼下来，而那位阿姨并没有感激涕零的样子，而是很自然的表情，就好像一个堂堂的经理，帮她提脏脏的垃圾桶，很应该的，很正常的。我诧异地望着经理，经理也许看到了我满脸的诧异，就笑着向门卫室走来，对我说：“你这个女门卫还挺英武的。”

当时吴队长也在，见张经理走到门卫室来，慌忙站起来，一脸奴才相，说：“经理您坐。”

我很喜欢这个张经理，就不卑不亢地说：“那还用说，不过我的英武，是发自这一身衣服，而经理的威武，是发自内心的。”

经理笑了，经理笑得很含蓄，吴队长和老刘也都笑了，吴队长笑得很不放松，老刘笑得却很自然。我被他们的笑鼓励着，继续说：“张经理，我说句心里话，你别生气。”

我故作紧张地看着张经理，张经理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哪里还会同你这个小丫头计较？”

张经理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头，就好像我爷爷在我调皮的时候，疼爱地拍一下我的头一样，我缩了一下头，一本正经地说：“我觉得你根本不像经理。”

张经理真的没有生气，倒笑了，说：“那你觉得经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说：“我觉得S城的经理总是凶神恶煞的，从来不会笑的，只会吹胡子瞪眼睛的，一张口就是骂人的，从来不把工人当人的，而是当作猪猡的……”

没等我说完，三个人都笑起来，张经理说：“你以为我就不会骂人的？”

我说：“根据我的观察和同事们对你的窃窃私语，我得出

这样一个结论，你是这样一个人，你不仅治厂有方，把工厂管理得井井有条，让老板放心，而且你对待我们这些打工仔打工妹，像父亲一样，让我们的家长放心。”

张经理笑着说：“我不做‘父亲’谁做‘父亲’？我不关心体贴这些打工仔打工妹，谁关心体贴这些打工仔打工妹？”经理说这些话的时候，好像是他“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样子。

经理是一个很文雅的人，他再怎么笑，都不会笑出声。

吴队长说：“经理对我们真的挺好的。我跟着经理三四年了，经理从没大声骂过我。”

我赶紧说：“张经理，吴队长跟了你三四年，你都没骂过他，我刚过来，你更不能骂我的，你要是骂我了，我可要说你不公正的。”

经理说：“你要是好好做事，我骂你干什么？你要是不好好做事，我再不骂你，岂不是害了你？”

我说：“你肯定没机会骂我的，有一流的张经理，就有一流的吴队长，有一流的吴队长，就有一流的刘门卫和王门卫。”

我们的谈话，在笑声中结束。我的收获最大。我不仅成功地博得了经理的欢心，给吴队长再一次好感，也给了老刘足够的面子。

我还是和李丽华睡在一张床上。

但第二天上午，吴助理把我从门卫室叫到一边，说：“你和李丽华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是不行的，你们两个人都那么大个，特别是李丽华，人高马大的，影响她休息。”

我说：“本来我是很不好意思睡在她床上的，但她很热心，怕蚊子咬得我睡不好觉，就叫我同她睡在一张床上，我是睡得挺好的，但没想到倒影响了她的休息。”

吴助理说：“听李丽华说，你没有带什么行李？”

我说：“我的行李在以前的那个厂，他们不准我辞工，不让我带走行李，还不退还被押的身份证。”

吴助理说：“押身份证是违法的，去劳动管理站告他们去，或者去派出所都行。”

我说：“我当时也不知道这是违法的。”

吴助理说：“你和李丽华睡在一张床上，也不是办法，我问你问问张经理，看看能不能先借点钱给你？”

我说：“那多不好意思呀。”

吴助理说：“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借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正说话间，张经理走过来了，吴助理那天生的监工的脸，堆起满脸的笑容，且像小学生，有点忸怩。吴助理把我的情况说了之后，张经理说：“公司是不会借钱的。这样吧，我私人借给她一百元吧。”张经理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元人民币，递给我说：“够不够？”

我说：“够了够了。真是不好意思。”

张经理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每个人都有困难之时嘛。”

吴助理说：“赶快谢谢张经理。”

我说：“也谢谢你。”

吴助理说：“你不要谢我，不是我借给你的钱，是张经理解了你燃眉之急。”

我说：“张经理，我已经在心里谢过了，你也要谢，你是媒人。”

张经理笑了。

吴助理说：“你给张经理写个借条，交给财务部，将来从你的工资里扣。”

张经理说：“不用了，你什么时候有钱还我就行了。”

我说：“那不行。要是我忘了，可就麻烦了。”我坚持要写。

经理说：“不就一百元嘛。”

我说：“这个借你一百元不还，那个借你一百元不还，你哪能受得了？”

我坚持着把借条塞到经理手里，经理只得接了。

吴队长再次经过车间门卫室时，我对他讲了这件事。吴队长说：“经理真是个好人的，经理对谁都一样好，我刚过来的时候，也是一分钱都没有，经理把我叫过去，主动地借给我五十元钱。当时那五十元钱可帮了我大忙了。”

买蚊帐只要二十元左右，剩下的八十元，我可怎么花呀。如今，我比起身无分文的时候，相对来说有钱多了。一百元对现在的我来说，根本不算钱，我也根本不愁花不出去，但当时我拿着那一百元人民币，感觉到好重好重。我拿着这重重的一百元人民币犯了愁，天哪，我可怎么花呀，剩下的八十元，我怎么花呀？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去了附近的一个小市场，买了席子、枕头、洗衣粉、洗头水、塑料桶、两条内裤、一个胸罩，把该买的都买了还剩下五十多元。

我想把这五十多元先还给张经理。我把想法同吴助理讲了，吴助理说：“不用，等你有钱了一块还他就是了。”

但这五十多元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负担，我要承担起保管它的责任。我不知道应把它放在哪里，起先我把它放在口袋里，我不停地摸它，怕它给丢了，老刘见我不停地摸口袋，便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的钱在口袋里，我怕丢了。老刘笑了，老刘说：“有钱倒成了你的精神负担，你把它放在你的抽屉里吧，队长不是给你两个抽屉吗，你放在抽屉里，把它锁

住，又有门卫一天二十四小时值班，帮你看守，绝对安全。”我听老刘说得有理，便把钱放在抽屉里锁好，但我还是担心钱丢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钱是多么宝贵呀。

我把陈大刚借给我的床上用品还他时，我骄傲地说：“张经理借给我一百元。”

陈大刚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嫉妒的神色，说：“哟，老乡还真有面子呀。刚来几天呀，经理就那么信任你，借了一百元给你。”

我说：“我在经理面前的面子，还没有在你面前的面子大，我一来，你就把这些东西借给我用。”

陈大刚一听这话，脸上终于平衡了，说：“咱们是老乡嘛，我帮你是应该的嘛。”

我隐隐感到我的同事，因张经理对我的另眼相看，而或多或少地在嫉妒我，他们不再把我看成一个女门卫，一个女同事，而是把我看成一个同他们抢饭吃的同行冤家，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好事。这令我很不安。我暗暗拿定主意，我要把张经理这座靠山，牢牢地抓在手心里，那么他们任何人拿我都没有办法。

尽管我早上起床时，十二分的注意，我蹑手蹑脚地走路，我事先接好洗脸水，我洗脸的时候，把洗手间的门，轻轻地关上，但李丽华还是不高兴地说我吵了她，我的道歉也赢不来她脸上半点笑意，更令我伤心的是，她竟然告到吴助理那里。吴助理把脸绷得紧紧的，批评我吵了李丽华，吴助理说：“舍长每天晚上睡得很晚，早上你又那么大声，把她吵得睡不成觉。”

我说：“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我真的不想吵她，但我要上班呀，队长要我七点十分准时上班，我六点半要是还不起床，肯定是要迟到的了，有时候我不到六点半就醒了，但我不

敢起床，每次都是熬到六点半才轻轻起床。”

吴助理说：“人事部规定的，你是七点半上班，你去那么早干啥？”

我说：“这是吴队长的安排。吴队长说，我要是七点十分到七点半之间上班，算是迟到，七点十分之前报到，才算不迟到。”

吴助理说：“你不要听他的，你七点半上班就是了。”

我说：“我不敢，我怕队长炒我的鱿鱼。”

吴助理把吴队长喊过来，继续绷着一张脸说：“你让她七点十分就上班，那她一天不是上了十二个多小时的班呀？”

吴队长说：“工人是七点半上班，她要是也七点半上班，我怕影响工作。”

吴助理说：“要是怕影响工作，早几分钟上班，就行了，没必要早二十多分钟。”

吴队长虽然不高兴吴助理这样安排，但他没有吴助理的“官”大，只得作罢。

吴助理走后，吴队长说：“王小姐，你有没有怪我对你要求这么严呀？”

我说：“你也是为了工作嘛，对我要求严，是对我好，我谢谢你才对呀。”

吴队长走后，老刘说：“吴长海为了‘拍马屁’，巴不得把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占了去，他整天搞些名堂，这些名堂也并没有得到赞赏。像你这件事，还挨了一顿臭骂，上下不得人心。”

林门卫的白班，暂由吴队长代替，夜班则由大门门卫室轮流代替。第一个由大门门卫室派过来的，是王向兵。我因想了解张经理和队长，故意把话题引到他们身上。说起张经理时，王向兵说：“张经理从不直接批评你，张经理总是引导你自己

发现错误，自觉地改正。”说起吴队长时，王向兵说：“吴长海没有当队长的才能。但吴长海心眼特别好，他从不忍心炒掉他的任何一个部下，每次炒人，他都掉眼泪，你的老乡李志伟上班吊儿郎当，要不是吴长海保他，早被炒掉了。”

李云成不善讲话，我怎么样努力，都撬不开他的口，和他一起上班，实在很难受。

陈大刚则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他没来 S 城之前，是村子里的村长，多么了不起，这让我开始讨厌起他来了。

我与李志伟根本无法交谈，李志伟老是对我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开些不伦不类的玩笑，诸如，“老乡，我好喜欢你呀。”“我越来越喜欢你呀。”“我一看到你就喜欢你呀。”“我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啦。”“我做梦都梦到你啦。”“我好想你呀。”“你爱不爱我呀？爱我就跟我走呀，不爱我也得跟我走呀。”等等。

从来没有人跟我开过这样的玩笑，我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心中的怒火，不由自主地越烧越旺，当他说到“你不要假装正经呀”，我再也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了，我抄起一杯热水，挑衅地对他说：“你再说一句不干不净的话？”

他又说了一句：“你装什么正经呀？”

话未落地，一杯热水已朝他扑过去，他慌忙躲闪，但为时已晚。那热水带着复仇的决心，勇往直前地扑到他的半边脸上和衣服上。像急刹车一样，他刹住了他的嘴巴，他捂住半边脸，一腔仇恨但又不敢发作地看着我。我不甘示弱地瞪着他，我们就这样瞪了一会儿，他把头扭过去，不再理我。从那之后，他不再理我，好像我是他的仇人。

这件事，后来同事们都知道了。

老刘说：“做得好，他经常对女孩子说什么‘好喜欢你呀’、‘好中意你呀’、‘好想你呀’，调戏女孩子，人家因他是

门卫不敢惹他，这一次看他还敢不敢！我可讨厌那小子了，整天在宿舍里叽叽喳喳，不得安生，昨天我们还吵了一架，他为了讨好女孩子，竟问都不问我，就把我的伞，借给一个女孩子，我还没说他两句，他还挺有理，与我干了一架。那小子可花心了，来了这个厂之后，女朋友就谈了三四个，净追漂亮的女孩子。”

王向兵说：“你不该用热水泼他。”

我说：“他说的话，我实在忍无可忍，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敢对我说这样的话。”

王向兵说：“你做得过分了点。”

但我不这样认为。

王向兵说：“你这一杯热水，给你结了一个仇家。”

我心里也有些后悔，我是来打工的，不是来结仇家的，特别是结这样的一个仇家。

陈大刚说：“老乡哩，开开玩笑算啥呀。你那么认真。”

我说：“我也只是跟他开个玩笑，并没打算跟他记仇。”

陈大刚笑了：“记啥仇呀，都是老乡哩。”

但李志伟根本没打算同我和解，我也只得作罢。

## 8. 住房风波

李丽华终于再也不能忍受我与她分享同一宿舍，她叫我与工人们住到八个人一间的房子里。我当然不愿意。我说：“我住在这里是写字楼的安排，不是我要住在这里的。你现在要我住在工人那里，有没有问过写字楼？”

李丽华说：“我是舍长，安排宿舍的事是我管的，写字楼安排我一个人住的，我不可能跟别人住在一个房里，那条子上写的是暂时住在我这里，不是长期的，我问过吴助理，吴助理同意的。”

我尽管一百个不满意，也只得搬到工人那里去。我那个房已住了六个女孩子，其中有两个四川的女孩子，嘴巴一直没有停过，声音又大，一直嚷到十二点，根本无视你的抗议。舍长查房时，听到她们的嚷嚷声，就在外面大声说：“不要吵了，你们吵什么吵？十二点了，你们还不睡觉？”舍长走了之后，她们又嚷嚷起来，后来我的上下眼皮打架，打累了，我也就睡着了，不知道她们是什么时候睡的觉。见到陈大刚时，我讲起了李丽华把我赶到工人宿舍的事。

陈大刚说：“你跟吴助理说一下。”

我说：“吴助理同意过的。”

陈大刚说：“你找找经理，你就说你休息不好。”

我说：“我是新来的，我不想多找事。”

陈大刚说：“这个不怕的。李丽华是没有权力炒你的。只有吴队长、吴助理、文主任、张经理，才有权力炒你。吴队长一般情况下是不炒人的，咱们也不受吴助理直接管辖，就是他们炒你，也要先征求一下吴队长的意见。”事有碰巧，就在第二天，我吃早餐时，看到经理向餐厅走来，我向经理打了一声招呼，说：“张经理怎么起得这么早呀？”

张经理竟端着早餐，坐在我的对面，问我吃得习惯吧，我说吃是吃得习惯，就是住得不好。

张经理说：“你们两个人住还住得不好呀？写字楼的小姐，都没有你们住得好呢。”

我说：“刚来的时候是不错，但现在我被赶到工人那里去住了。”

张经理说：“你怎么能和工人们住在一起呢？”

我说：“我当然没有权力想住哪就住哪啦，还不是舍长的安排？人家是舍长，权力大得很呢。我就是有一百个不同意，又有什么办法呢。”

张经理有点生气地说：“这个李丽华在搞什么鬼呀？竟也不问问写字楼。”

我说：“你，她肯定没问，但据她说，她问过吴助理，吴助理同意的。”

经理笑了：“这个吴助理，权力不小呢，也不问问我。”

我说：“算了。本来廖小姐开的条子，是说暂时住在她那里，人家赶我走，也没违背写字楼的意思呀。”

经理再一次笑了，没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我说：“李丽华说写字楼安排她一个人住的。”

经理说：“那是女门卫没来，现在女门卫来了，她怎么可

能还是一个人住呢？”

我说：“谁不想一个人住？两个人住，当然没有一个人住方便。我也能够理解她。她告到吴助理那里，说我早上起得早了，吵了她，吴助理不要我起那么早，说我弄得声音大了，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要上班呀，不可能她起床我才起床呀，我真的是尽了最大努力照顾她，六点半之前我醒了都不敢起床，都是躺在床上熬到六点半起床，我甚至不敢翻身，洗脸水，我都是睡觉前事先接好，洗的时候，我都是关在洗手间里洗，我承认我是弄出了一点声音，但我是一个大活人呀，我不可能一点声音都没有呀。他们这样说我，我真的很伤心。搬到工人那里住也好，虽然她们吵到十二点多才睡，但毕竟不用受气了。”

经理说：“十二点多怎么还在吵呢？”

我说：“舍长就在十二点的时候，查一下房，碰到有人大声嚷嚷，就说一声你们不要嚷嚷了，然后她走了。工人还不是照样嚷嚷，有的人在那里抗议说，‘不要嚷嚷了，我困死了，我明天还要上班呀。’但她们就是不听。”

经理没吭声。

过了一会儿，经理说：“你还是搬回去住。”

我说：“我自己搬回去住，多么没面子呀。过两天，她要是再赶我出来，我的脸往哪搁呀？你不知道呀，个个工人见了我，都问我，‘哎，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住了，你不是住在舍长那里吗？’搞得我很不好意思。”

经理没吭声。

我叹了一口气，说：“俗语说‘先到为君，后到为臣’。我听她说，她是老板介绍进来的。我也没有靠山，只得让着她了，别叫她哪一天不高兴，把我告到老板那里，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给炒了鱿鱼。”

经理笑了，说：“你以为老板介绍的，就不会被炒鱿鱼了吗？老板的表弟，还不是被炒掉了，老板就那一个姑妈。不管是谁，违犯了厂规，不好好工作，都是要被炒掉的，资本家是不讲情面的。”就在这天上午，文主任找到我，把我叫出车间门卫室，笑着问我：“你跟李丽华怎么啦？连吴助理都挨了骂。”

我说：“没什么事。经理说我不该和工人一起住，影响不好。”

文主任说：“当初让你住在李丽华那里，是我和经理研究的结果，吴助理他不知道。”

我说：“我没有怪他，他这是工作的需要。我谁都不怪。我跟工人们住在一起也挺好的，工人能住，我为什么不能住。”

文主任说：“你搬回去住吧。经理叫你搬，你就搬吧。”

我说：“我怕李丽华，我不敢搬。”

文主任说：“我跟她说说。”

文主任对老刘喊道：“你叫吴长海来。”

吴长海急匆匆地来了，小心翼翼地说：“文主任，你叫我呀？”

文主任说：“你叫李丽华到写字楼一趟，我找她有事。”

吴长海小跑着去了宿舍。

不一会，李丽华笑着来了。

老刘说：“李丽华要笑着进去哭着出来哟。”

吴长海说：“老刘，你说什么呀，我不明白。”

老刘看着我说：“她明白。”

吴长海打趣说：“你们俩现在心有灵犀一点通呀。”

李丽华一上到写字楼，吴助理就下来了，见我们三个在里面说笑，就走了进来，堆起笑容说：“还怪热闹哩。有个女门

卫，你们都有事干了，可以聊聊天，逗逗乐子了。”

老刘说：“谁敢跟她逗乐子呀，她比‘母老虎’还厉害呢。”

吴助理说：“你惹她了是不是？”

老刘说：“谁敢惹她呀，她踢人的。”

吴助理说：“她踢你，你就别惹她嘛。惹不起还能躲不起。”

吴队长只要有吴助理他们在，总是神情紧张，不知道说什么好不说什么好。吴队长平时口才也挺伶俐的，但只要同吴助理、文主任、张经理他们讲话，总是结结巴巴的。常常是，讲了半天，他们也不明白，他究竟想说什么，他究竟在说什么。

老刘对吴助理讲起我泼李志伟身上水的事，吴助理神情严肃起来，吴助理对吴长海说：“他得小心哪，他正处在被炒掉的边缘，要是再在工作上犯一点小毛病，恐怕就要卷起铺盖卷了。”

吴队长结结巴巴地说：“这两天我对他盯得很紧，我天天找他谈话。他这两天表现不错。”

就在我们闲聊时，李丽华一脸霉气地下来了。李丽华冲到门卫室，板着脸说：“王楚楚，你为什么告到经理那里？不仅我挨了一顿臭骂，连吴助理也挨骂。”

吴助理说：“不要说了，你不要讲我。”

我说：“我没有告到经理那里，经理他自己知道的。”

李丽华不饶人地说：“你不告到经理那里，经理怎么自己知道呢？告了还不承认。”

我说：“我说了我没告，我就没告。经理问我，在你那里住得惯不惯，我说我没住在你那里了。经理还把我骂了一顿，说我和工人住在一起像什么话。”

李丽华说：“你全都说了，你还说你没告呢！”

吴助理再次说：“你们都少说一句。”

我说：“我是说了，但我没告。”

李丽华说：“你还说你没告！”

吴助理生气了：“我看你们谁再说一句？”

我们都不说了。

李丽华对吴助理说：“那她影响我休息怎么办？”

吴助理说：“这事我管不着，你找经理说去吧。或者你去找文主任。”

李丽华说：“她一张嘴巴，那么会说，把经理哄得只听她的，我嘴巴那么笨，经理哪里信得过我？”

吴助理说：“经理不信你，我也没办法。经理是老大。当然是老大说了算。”

吴助理不想与李丽华纠缠，便走了。李丽华只得悻悻地走了。

老刘说：“什么叫有理，谁吃香谁有理。”

吴队长说：“不能那么说，张经理是很公正的。他是不允许称王称霸的事在我们厂发生的。”

老刘不再说话，走出车间门卫室，在附近转来转去。

吴队长和我，两个人先沉默了一会儿，后来他说：“王小姐，你有没有觉得我对你要求得太严了？”

我说：“没有。哪里话，跟着你做事，三生有幸。”

吴队长说：“真的呀？”

我说：“你从没骂过我们，从没给过我们脸子看，从没强迫我们做什么事，你从来是靠摆事实讲道理教育我们，从不摆架子，说话也文明，从不说粗话，就是和工人讲话，也是很客气的。”

吴队长笑了：“我真的有那么多优点呀？”

我说：“他们都说你有着慈母的心肠。”

吴队长说：“我受我母亲的影响很深。我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我从小，她就教我与人为善。”我当天并没搬回去住，我想杀杀李丽华的威风。

第二天，文主任又找到我说：“你搬回去住吧，你不搬回去住，吴助理和李丽华很难办的。”

我说：“李丽华有什么难办的？昨天她一下来，就骂我告她的状，我根本没告她的状，就是经理多事，非让我搬回去不可。”

文主任说：“也不能这样说，经理是考虑到你一个女门卫和工人一起住，不像话。”

我说：“我不敢搬回去住。”

文主任说：“你怕她干什么？有我和经理给你撑腰，你还怕她？”

我说：“那你跟她说一下。我怕她到时候，一不高兴，再把我赶出去，那我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难堪。”

文主任说：“这个你就放心吧。我已叫吴助理同她讲了。你今天中午下班之后，就搬回去，啊？”

让李丽华对我说对不起，请我搬回去，是很难的。再加上我刚来，若坚持这样子做，反而会引起经理他们的反感，我只好说：“谢谢文主任。”中午休息时，我又搬了回来，李丽华对我态度稍好些，她虽然极不乐意，但也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接收我。慢慢地，她习惯了和另一个人同享一个宿舍。虽然有时候，李丽华说话有些霸道，但她很多时候，很孩子气。她不可能和工人玩，也不可能和写字楼的小姐玩，只得和我玩。我也不可能和工人玩，也不可能和写字楼的小姐玩，也只得同她

玩。虽然有时候，我对她的说话的口气，很气不过，但也不得不让她了。我们的性格慢慢地吻合了。有时候我们一块疯笑，笑得忘记了所有的不快，所有的对前途的忧虑，对家人的又思念又恼恨的复杂情感。我们笑得忘记了自己，只剩下欢笑。

## 9. 渴望家书

我坐在门卫室，一坐就是六七个小时，刚开始我和老刘还有话说，老刘讲讲他恩将仇报的老乡，讲讲他的复仇计划，我发些家里人不给我写信的唠叨。

我一发唠叨，老刘就问我：“你什么时候写的信？”

我说：“我还没写呢。”

老刘说：“你不写信，家里面的人怎么给你回信？”

我说：“我怕我还没收到信，就被炒掉了。”

老刘说：“你管它呢，谁管得了明天，你先写着罢，炒掉了再讲。”

于是我就给家里写信，讲我换了一间厂，作女门卫，一个月三百元，吃得好，顿顿有肉，住得好，两个人住一间单身公寓，里面洗手间，冲凉的，什么都有，同事们对我也好，队长，经理对我都挺好，总之是一切都好，不要挂念。陈大刚竭力鼓动我穿一身门卫服照一张相，寄回家。陈大刚说，叫乡亲们看看你，在S城特区，作了保安。我禁不住他的鼓动，就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保安照，照片洗出来之后，还蛮英姿飒爽的，李丽华看着喜欢，就要走了一张，我给家里寄了一张。

这之后的日子里，我天天都在盼信，特别是我看到一封封的信，从车间门卫室，被工人们领走，那份心呀，说不出的羡慕和嫉妒。那个时候，我因为接不到家里的信，对家里人的

恨，一天一天地加剧。每当我看到别人喜气洋洋地把信拿走，我就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父母不要的孩子，没人要的孩子。

要知道我是多么地想家呀。我所有的梦，都是发生在我家里面。

我本来可以打电话回家的，但是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勇气拨通家里的号码，没有勇气拨通父母单位的号码，没有勇气听电话那端父母的声音，也没有勇气对父母说一些话，我也根本不知道自己能说什么话，也许我还是有些生父母的气，那时间的长河还没有冲淡父母留给我的心灵的阴影，也许我怕自己听到父母的声音，会失控地哭出来，而我又是多么地不想在父母面前流泪，特别是在自己还没有取得一些成绩时。

但是，我是多么地想家呀，多么地想听听亲人的声音，多么地想感受一下亲人的关怀，哪怕只是一个问候而已。

我不仅想着我的家人，我还想念我的亲戚，还有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以及邻居，所有的熟人和一面之交的人，甚至我所生活的那个小城里所有的人。我甚至想念以前的所谓的仇人和敌人，与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也被我的对家乡的思念，冲淡得没法计较。

我想念我住过的房子，我上过学的学校，我去过的公园，我走过的街道，以及那小城里所有的建筑物。

我想念泥土的味道，街上飘着的食品的味道，乡亲们的味道，以及那小城的味道。

我甚至想念以前最讨厌的路上的泥泞，还有那震得人心惊肉跳的咔嚓咔嚓的雷声，想念那大雨点噼里啪啦砸在地上的痛快，当然还有雪飘及雪落的美丽。

我想念那在家里时，总是让我抱怨瞌睡的春天；那燥热的

夏天；那早上和晚上冷得要穿毛线衣、中午却热得要换单衣、叫人很不耐烦的秋天；以及那冻得把自己裹在厚厚的棉衣里、手脚冻得伸不开、甚至冻成疮、而且那沉沉的被子却是冰凉冰凉的、睡觉之前必需暖被子、有时一夜暖不热被子的冬天。

我想念家里所有的人、事和物。

我想家，想得心里面充满着仇恨和烦躁。当说到父母不写信给我时，我简直在咬牙切齿。

老刘总是提醒我，你父母还没接到你的信呢，你的信正在路上呢，正在对你招手呢，你别急，马上就来了。

我渴望信的心情，随着每天下午四点钟时的失望，而被慢慢地冲洗干净。每天一上班，我就特别渴望四点钟的来临，我被四点钟折磨得焦躁不安，因为每到四点钟，吴队长就会把信拿到车间门卫室。每每我看到吴队长向车间门卫室走来，我就会跑出门卫室，迎接他，不等他到我面前，我就会充满希望地问他：“吴队长，有我的信吧？”

“没有。”吴队长总是说。

但我的希望，并没被他的“没有”而完全打消，我仍然会心存侥幸地把所有的信翻过来翻过去，找我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吴队长见我很耐烦地把信翻了一遍又一遍，便说：“真的没有，我骗你干啥？要是有的话，我肯定给你的。”

我被他说得很有些不好意思，便撒娇说：“我没信，也是你整天说没有说的。”

吴队长笑了，说：“你那么想有信哪，叫刘大哥写一封给你，要不然，我们每一个门卫给你写一封。”

老刘笑了，说：“你要不要嘛，你要是要，我现在就给你写。”

我说：“我要的是家里来的信，谁要你的信呢！”

吴队长说：“老刘写信可有水平了。”

我说：“我要的信不是有没有水平，而是家里的信。”

我的热情终于被失望冷却了，尽管我仍然渴望四点钟快快乐到来，尽管我仍然心存希望，尽管我仍然会把吴队长带过来的信件翻过来翻过去，但远远不如以前强烈了。

一个月后的一天，我的家信终于姗姗来迟。当吴队长举着一封信说：“王小姐，今天要请客了。”我一跃而起，一把抢过那封等得我“花儿都谢了”的信，我先把它捂到胸口，好一会，才用颤抖的手，把它撕开，一看个开头，我的哽咽之声，就从紧咬的牙关口跑出来了。

当时是陈大刚值的班，陈大刚同吴队长劝我：“收到家信，应该高兴才对。你要是再哭，下次再有你的信，我们就把它扣下来。现在是上班时间，别人看到了，女门卫还哭呢，多不好。”

我也觉得在上班时间哭，很难为情，就用了吃奶的劲，把泪水给咽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吴队长说：“接到家里的信，就是不好受，每次我收到妈妈和儿子的信，我就好难受。要几天才缓得过来。恐怕现在我的儿子不认识我这个爸爸了。”

陈大刚说：“出来了就不要想家，我就没有想过家。当然是说一点不想，那也是不可能的。不过出来了，你还想家干啥呢。要想家，你就别出来。”

下班回到宿舍，见李丽华不在，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里，又看起信来了。信未看完，又哭起来，这一次我可是放胆失声痛哭。李丽华开门进来时，我还在哭。李丽华给吓住了，问我：“王楚楚，你哭什么呀？”我哭得说不出话来，李丽华再三追问，我才说：“我收到家里的信。”李丽华这才松了一口气，

说：“我还以为你怎么了，吓我一跳，收到信有什么好哭的？别哭了，啊？那么大了，再哭，人家要笑话的。”我不得不住哭。

## 十. 打工妹告倒资本家

我一个月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四月份，我是十七号开始上的班，他们在四月份的时候，也给了我一天的休息时间。我不知道这可以自由支配的一天，我用来干啥。在家的時候，我的時間，受父母的管理，在校的時候，我的時間受老師管理，打工的時候，我的時間受老板的管理，现在给了我一天自由的时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打发。

我就跟队长商量，能不能放到下个月一块休息。

队长说：“那不行。这个月快过完了，要是休息就休息，要不休息，就等于作废了。”

老刘说：“你怎么那么傻呢？好不容易熬到了这一天，你竟然要放弃，就是机器，也要休息呀，更何况人呢。”

于是我不得不休息了。我本来打算睡个囫囵觉，可是我照例六点多醒了，醒了之后，我习惯性地起身了。

李丽华说：“你不是今天休息吗？起那么早干啥？好不容易熬个休息天，你还不享受享受？”

于是我又躺在床上，可是我睡不着呀，每天这个时候，我已经忙活个不停了，但起来又没有事干呀，于是我就闭住眼想心事，忽然想到何不趁这个机会，把行李给要回来，于是我又起了身，吃过早餐，就往伞厂去了。

我穿着保安服，十分的威风。那个厂的保安，见我和他们

穿着同样的服装，很是诧异，问我在哪里上班。我因为讨厌他们的“爪牙”相，不屑于理他们，我说我要见厂长。

他们说，你有什么事？

我说，我要要回我的行李。

他们说不行。

我说，那我要见你们的老板。

他们狂笑起来：“你还想见老板？老板会见你吗？”

我说：“见不见是他们的事，但你们不传话，可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听着，厂里要是不退还我的身份证，不让我带行李，我可是要告到派出所去，你们要是不传话，事出来了，你们能担当起这个责任吗？”

他们一听我的话，又大笑起来，好像我的话很好笑似的，我的老乡李华也在那里笑，但门卫队长还是挂了电话给厂部，门卫队长说：“张厂长，从咱们厂逃跑出去的王楚楚，现在在大门口，她说她想要回身份证和行李，并且她扬言说，要是不退身份证，不让搬行李，她要告到派出所。”

停了一下，门卫队长挂了电话，说：“王小姐，厂部说你本事你就告去。我们不怕。”

门卫们一听到这个答案，又一起哄堂大笑起来。

我气愤地说：“好！好得很！那你们就等着瞧。S城是有法律的城市，容不得你们为所欲为的。”

我未说完，那些个门卫们笑得更凶了，一边笑还一边学我说话：“好！好得很！那我们就等着瞧。S城是有法律的城市，但你就是告不赢。”

那尖叫声，不仅刺痛了我的耳朵，而且刺痛了我的心。他们也是打工的呀，他们这是干吗呢？走在回去的路上，我暗下决心，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都要告赢他们。五月份月初，我

就对门卫队长讲我要休息了。

门卫队长很诧异，问我：“上个月你发愁不知道怎么过休息日，推到最后才过，这个月你怎么啦？是不是想出去找工作？”

我说：“你不想我作你的手下啦？”

吴队长说：“哪里话，我哪里舍得炒掉你，你那么认真负责。”

我说：“只要你不炒掉我，我也不会炒掉自己的。好不容易找到这么好的上司，干得正开心呢，我无缘无故地找什么工作呀？明天我一个老乡回家，我想去送送她。”

吴队长这才批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了床，直往镇里面走去。我一边走，一边打听镇派出所在哪里。没费多大工夫就找到了。我对值班警察讲了我的遭遇，那警察很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他听完我的叙述，对我说：“你的事，属于××村派出所直接管辖。这样吧，我打个电话给那个派出所，你去找他们吧。”他说完挂了个电话给那个派出所，然后对我说：“你快点去××派出所吧。我已经跟他们讲好了。他们会处理好的。”他又告诉我怎么怎么样走，又给我写了个路线，并对我说：“事情办妥之后，挂个电话给我。”

他给了我派出所的值班电话，并写了他的全名。我也给了他我工厂的电话号码及全名。

在值班室里，还有一个男人，他说他是李生的老乡，在那里玩的，他听完我的叙述，很气愤。问我哪里人，我说是河南省的。他说，你们河南省那么多老乡，你们还怕它一个小厂？把你的老乡统统找过来，往门口一站，包比派出所还厉害，不把那老板吓死也吓瘫，像这样的老板，不教训教训他们是不行

的。

我说，我不愿意走那条“黑路”，我愿意走这条光明的路。

那人又说：“你去找找共青团，找找妇联。”

我说：“找他们干啥？他们也不管这事。”

他说：“他们虽不直接管这事，但他们可以呐喊助威，你可以争取多方面的力量嘛。”

我记下了这些话，谢了他们。

我拿着那张路线图，一边走一边问行人，虽走了一些路，但也并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派出所。一进值班室，有一个年轻人便问我，是不是刚才镇上派出所打过电话的。我说是。那年轻人说，你先坐着等一会儿，他们正在开会。但我并没等多久，那个年轻人便让我把我的遭遇，对另一个年轻人讲了。我就又说了一遍，一说完，他们就对我说：“你先去吧，走快点，待会我们骑摩托车去。我们就一部摩托车骑，带不下你，你赶紧去吧，最好赶到我们到之前到，我们这里很多事呢。”

我小跑着走了。巧得很，我刚到那家厂门口，他们也到了。他们向门卫出示了证件，说：“找张厂长。”门卫慌忙请他们先进门卫室稍等。然后一门卫飞奔着去通知门卫队长，一门卫去通知张厂长，门卫队长小跑着过来，万分客气，又是忙着倒茶。他们说：“不要客气了，麻烦你们叫张厂长快点出来，我们还有事要办呢。”门卫队长安排几个门卫好生照顾两位警察，然后小跑着去了写字楼。

不一会，张厂长来了。

我轻蔑地盯着他，我放开胆子轻蔑地盯着一个所谓的“厂长”。

两位警察说：“这个王小姐曾是你们的员工吧？”

张厂长说：“是是。”

他们又说：“据她反映，你们厂扣押了她的身份证？她辞职，你们不仅不准，而且还不退还她的身份证？”

张厂长说：“不是我们不退，她自己偷着跑的。”

我一听这话，火苗一下从脚底蹿了起来，我呼地站起来，声色俱厉地说：“我偷着逃跑的？你还有脸说这句话——‘偷着逃跑的’？你知道不知道‘偷着逃跑’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偷着逃跑？人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偷着逃跑？我‘偷着逃跑’我还敢回来？奴隶不能忍受奴隶主的暴行才会偷着逃跑。同样的，我不能忍受你们的暴行，但我很幸运，我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里，我用不着‘偷着逃跑’。我要辞工！”

说到我要辞工时，我简直是吼了起来：“我要从你们的魔掌里飞出来！我辞工，你们为什么不准我辞工？谁给了你们权力不准我辞工？你们竟敢扣押我的身份证！竟敢不退还我的身份证！谁给了你们这么大的权力，让你们高居法律之上？是不是觉得法律也同我一样好欺呀？你竟敢以身试法，胆子不小嘛。”

张厂长早气短了：“我让你写辞职申请，你为什么 not 写？”

我说：“你有什么权力逼我干一个月之后才走？”

张厂长说：“厂有厂规的嘛。”

我说：“你还好意思说‘厂有厂规’！你以为你的破厂规是‘老子天下第一’呀？你以为你的惨无人道的厂规，可以横行霸道、所向披靡呀？做你的‘白日梦’吧。你的破厂规算什么玩艺呀？你是厂长，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你来告诉我们：是你的厂规大，还是国家的法律大？我当时正处于试用期，我有权力随时辞职，有权力随时离厂，你为什么不准？谁给了你

这么大的权力不放我走？你想把我囚禁在这间你自己说的‘人间地狱’里，永生永世，替你做牛做马，是不是？呸！让你的阴谋见鬼去吧。”

张厂长说：“后来你自己逃跑的。”

我说：“不错。我是逃跑的。你的意思是，我不应该逃跑，我应该老老实实地被你关在厂里替你做苦工？应该等着你像报纸上报道的，把我关在狗笼子里，是不是？”

我说到这里，不禁放声痛哭，一边哭一边说：“你竟敢说S城的工厂，是监狱，是地狱。你要是开监狱或者地狱，你回到你自己家里开去。也只有你自己，才配关到监狱里或者地狱里。我是来打工的，我才不进你的监狱或者地狱。你不要以为外来工个个都是一团泥，你可以放在手心里，想怎么样捏，就怎么样捏；你不要以为外来工个个都是弱小的，你想怎么样欺侮就怎么样欺侮；你不要以为没有人来保护外来工的权益，没有人来给外来工撑腰；你不要以为个个外来工都没有意识到，要保护自己的权益，或者意识到了，但不去保护自己的权益；你不要以为你的所谓的狗屁厂规，大过国家的法律；你不要以为你侵犯了劳动法也无所谓，你做梦吧。我是弱小的，但法律是强大的，执法机关是铁面无私的，只要有他们在，让你的‘丧尽天良’见鬼去吧。”

张厂长一个劲地说：“你别说的那么难听。”

两位警察也说：“别哭了。别哭了。我们都知道了。”

但我还没控诉完，我继续说：“你以为你很了不起？但事实上，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算什么东西呀？在我们面前，耍什么臭威风？一个小厂长而已。别看现在你为了讨好老板，不惜作‘走狗’，为了自己有口饭吃，不顾我们的死活，巴不得我们个个像铁牛一样，光干活不吃草。你想得美呀，你咋不自己

光干活不吃草呀？你讨好老板是你的事，你干吗把我们当作牺牲品呀！别以为你今天还有幸作这个老板的‘走狗’，还可以尾巴翘得高高的，但你也不想想你能翘几天呀？说不定，今天你就会被炒了鱿鱼，成了‘资本家的乏走狗’。”

好了，话说完了。两位警察也一再地叫我不要再说了，我就闭了嘴巴。

警察说：“扣押身份证是违法的，她辞职你们不准，虽不是我们管的事，但也是不对的，在她要身份证的时候，你们不给更不对了。我们的意见，立即退还她的身份证，我们不希望她再来投诉你们，不然，你们就麻烦了。这次就不再追究你们的责任了。你看你还有什么意见？”

张厂长说：“好好，我马上叫人事部退还她的身份证。”

于是我拿回了我的身份证和行李。我胜利了！我不仅蔑视着张厂长和门卫室，而且蔑视着整个写字楼。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唯一的办法是，开放行条时，写道：“门卫，现允许被开除的工人——王楚楚，把行李带走，请放行。”我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开除”两个字，根本不以这个条子上的“开除”两个字为耻，相反地，我觉得我做得很对，很好，这“开除”两个字，应是我一生的光荣。

我带行李的时候，程清她们还在上班。我一看到我的“逃走”时来不及洗的衣服，又霉又臭地被弃在一边，其他的衣物，也被扔得东一件西一件，我心里面就有些怨气了。最不该的是梦丽，还是姐妹呢，还要我操她的心呢，这叫我怎么有心情操她的心？我越想心里面越充满了怨气。但我还是想见她们一面。

我带着我的“战利品”出了厂门口之后，叫李华等她们下班后，喊她们出来一下见见面。但李华一副官架子，一口官

腔，他说他不方便。我一气之下就走了，我心里暗想：还是老乡呢，一个地方出来的，正宗的老乡，将来回到家乡之后，还要见面呢，在异乡竟这个样子，看看你用不用得着我，要是你用着我的时候，等着瞧吧。没一定谁用得着谁呢。

## 11. 程清找工失败

一天中午，程清竟来找我了。程清说她们厂隔壁的厂，正在招工，听说那个厂工资挺高的，又不押身份证。她想借我的身份证用一下，用完之后马上还我。

我有些奇怪，说：“伞厂现在还敢扣押身份证呀？”

程清说：“同以前没什么两样。”

我不得不长叹一口气，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真的不明白，那个厂经过我“大闹天宫”之后，怎么还敢扣押身份证？还敢做一些违法的事呢？

我当然不能建议程清这个时候，也像我一样闹一回“天宫”。我心里面明白，我是我，程清是程清，她不可能像我这样“大闹天宫”，即使她有着我同样的遭遇。

于是我转移了话题：“你怎么出来的？”

她说：“我请假出来的。”

我问：“你怎么请得到假？”

她说：“现在厂里没什么活干，好请假。现在那些组长主任可神气了，动不动就炒人，不因为什么事就把人炒掉，天天都在炒人。”

我说：“我的身份证可以借给你，在外面咱们都没有亲人，再不相互团结，更如一团散沙。我借给你没问题，但能冒充进去吗？”

程清说：“很多人都成功了，试试吧。”

于是我回到宿舍，取出我的一个身份证，交给她说：“祝你成功。”

但程清并没有成功。程清还我身份证的时候，说：“活该今天倒霉，今天应工的特别多，招工的小姐查得特别严，凡是借身份证的，都没混过去。”

我说：“我们厂也有招工的，第一，招工的时候我是知道呀，但我没办法通知你们。我一大早就上班了，中午休息的时候，你们在上班，况且就是你们不上班，门卫也不帮忙叫你们，咱那个老乡李华更不是人，一点小忙都不帮。要是他帮帮忙多少好些；第二，你们的身份证都押着，这边说招工就招工，就是通知了你们，就是你们请到了假，但你们没有现成的身份证呀，这里招的很严，就是不严，你们一下子到哪里借那么多的身份证呢？你们要是辞了工，要回了身份证，我又怕你们这边应不上，到时候，你们厂也出了，没地方吃没地方住，可咋办呢？吃的问题还不大，主要的是住呀，你说说几个女孩子住在哪里呢？你们又不像叶子，叶子有赵光明帮忙，你们谁帮忙呢？我住的地方是大呀，但你们进不了这个厂呀，不然的话，不要说一天两天，就是十天半个月都没有问题呀。”

程清干叹气，说：“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很想回去，要不是我怕工资不够路费，我现在就想辞工回家。”

我说：“别急，别急，慢慢来，慢慢来。很多事是急不来的。”

我忽然想起了叶子，我说：“你们谁知道叶子的消息吗？”

程清说：“不知道。赵光明也只是知道她去了龙岗，具体在哪间厂做什么，他也不清楚。秋霞一见到他就问他要叶子。”

我说：“叶子不会出什么事吧？”

程清说：“叶子也是见过世面的人，脑子也够用，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我怎么能放心呢，叶子是我的堂姐呀，她一个女孩子跑到哪里去了呢？

## 十二. 叶子从天而降

我的试用期终于过了，我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我结束了提心吊胆的日子，尽管过了试用期，他们若想炒你，也只是一张嘴的事，但过了试用期，总觉得自己有能力作一个合格的打工妹，也就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觉得有保障一些。叶子于一天上午，从天而降。当大门的一个门卫，告诉我一个高个子的漂亮小姐找我时，我一下子懵住了，是谁呢？除了程清找了我两次之外，再也没有谁找过我了呀，究竟是谁呢？我同老刘讲了一声，就飞也似的跑到了大门口。

是叶子！叶子穿一件新的米黄色的衬衫，满面红光，人也显得精神多了。

我一把抱住叶子，摸摸她的头说：“天呀，你竟然活着回来了，头发也没见掉一根，我还以为你失踪了呢！你去哪里了？”

叶子说：“我就知道你该担心了。我现在在龙岗上班。”

我说：“我现在不能跟你多说，我快要下班了，你先在这里等我，下班之后我马上过来。”

我于是一蹦一跳地回去车间门卫室里。

老刘问我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我说我不敢呆得时间太长。

老刘说，你也不用那么紧张。

我说，我不敢。我害怕被炒鱿鱼。

老刘说，不会的，你不用那么紧张。

我真的不紧张了。我心里面非常地快乐。那喜悦简直就要从胸口处飞出来。我巴不得马上下班。我只嫌时间走得慢。

我终于等到下班了。

一下班，我就冲到大门口。

还没跑到叶子面前，就问叶子：“你怎么跑到龙岗去了？”

“我在这里找不到工作，赵光明就给我写了他一个老乡在龙岗的地址。他说他那个老乡在一个厂作组长，或许能帮我的忙。我就去了。谁知道找到了那个厂，一打听，说他那个老乡，已经不在那个厂干了。那个厂有一个门卫，是咱们这个县的，挺帮忙的，冒着风险，偷着让我在门卫室呆了一夜。谁知被门卫队长查夜时发现了。我不能在那里住了。又认识了一个捡破烂的，也是咱的老乡。我说起我找工作没地方住，他说若不嫌弃可以住在他那里。他和他儿子住在半山上，他儿子也是捡破烂的，他们在半山上搭了一个棚子，那一片搭了五六个棚子，全部是捡破烂的，哪里的人都有。我蹲在他们的棚子里，不敢睡觉。还不到半夜呢，他儿子就使劲往我跟前靠。我吓得尖叫起来。那老头就说，让我作他的儿媳妇。真的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王叶，再怎么着，也不能跟一个捡破烂的呀！但那儿子一听我的尖叫，竟动起手来，我就使劲咬了他的手，不顾一切地逃了出来。好在那是个棚子，没有门。我躲在一丛草丛后，吓得全身瘫软，大气都不敢出。就这样，我呆到天亮了，才下山。又找到那个门卫老乡，向他讲述了发生的事。咱那个老乡就找了人把我介绍进了一个厂。本来他不想让我进这个厂的，这个厂工作环境差，活又累又脏，又经常加班，工资还低，但没有办法，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再说。”

我听着叶子的叙述，心在抽搐。

叶子说，她不想再在那里干了，她想进我的厂。

我毫不犹豫地说：“这一次我一定要让自己的脸皮厚起来，无论如何，不论成功与否，我都要帮你问问经理，让他帮一个忙，他平时对我很看得起，相信这个忙他会帮。也是叶子命好，当我们在外面聊了好长一会儿回厂时，见厂门口刚好贴了招聘启事。我们就站在门口等，一边等一边聊。

我说请叶子吃饭。叶子说不用了，要省钱。她说着从包里掏出一包饼干。那一包饼干打发了我们两个人的肚子。我们也不觉得怎么饿。

下午三点钟左右时，廖小姐下来了。我跟廖小姐讲，我有一个姐姐想进我们厂。廖小姐理都不理我。但叶子有备而来，证件齐全，视力也顺利通过，叶子凭自己的本事进了厂。

办了入厂手续之后，我向叶子的小组长，帮叶子请了一天假回去带行李。那小组长因为经常到我那里取信，和我很熟，就给了我面子。

我跟叶子说，工资尽量要，能要多少就要多少，要不到也不要误了这边的事，钱是人挣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结果，在叶子的恐吓下，叶子扬言，要是不准她辞工，不发她工资，她就要告到劳动管理站去，不知道是不是叶子的恐吓有作用，反正，他们只扣了叶子半个月的工资。叶子说满足了，像她这种情况，按照那个厂的惯例，是要扣一个月的工资的。

叶子住着八个人一大间带有卫生间的宿舍，吃着一荤一素两个菜，再加一个汤，不管这荤菜里有多少真家伙，也不管这是用什么做的汤，但说起来顿顿是一荤一素还有一个汤，再加上上班有工作服，车间里有空调，叶子觉得像进了天堂，高兴

得一下班就找我说话，不知怎么样报答我。有一次被队长发现了，队长笑着说：“王小姐这下好幸福，一下了班就有姐姐陪着。”我不明白队长是开开玩笑还是有什么深意，从此不敢叫叶子呆在车间门卫室。

叶子刚来还没有朋友，于是一有空就跑回伞厂，刚开始我还能接受，还让她向程清她们问问好。叶子也同我讲了，程清她们对我让叶子入了我的厂，而没介绍她们进来，很有意见，说，还是我们姊妹亲。

我对她们这样看我，很不高兴，我自己都没站住脚，怎么拉你们呢？你们就不会自己帮自己？怎么老是想把自己的重担，放在别人身上呢？就是想进我这个厂，也没有同我说，我要是叫你们辞了工进了这个厂，将来要是有了什么一点点的不如意，你们还不是抱怨我？那我图个啥呢？

我很是不高兴。就对叶子说，你叫梦丽写信，让她家里帮她重办一个身份证，将来这个厂要是招工，你可以让她来试试，其他的要进这个厂的，就让她们要家里人办身份证。叶子就去同她们讲了。

事情办妥之后，我对叶子还经常往伞厂跑，就不高兴了。我说：“那个厂有你什么挂心的？你天天去，上班那么辛苦，那个厂又那么远，你好像不累？”我知道叶子去那个厂，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赵光明。把赵光明的钱还了，看一两次老乡，不就算了，哪能天天往那跑呢？并且她和赵光明也是不可能的事，尽管都是河南省的，但一个是周口的，一个是信阳的，那么远，又互相不知根不知底的，怎么可能呢？而且好像听说赵光明家里有女朋友的。我不赞成她同赵光明深交，两个人作作朋友，相互帮一下忙，已经够了。但叶子不高兴我干涉她的自由，我们俩都没把话说明，也没拌嘴，但我们有了隔阂。叶子

不再有什么话都对我讲。加之我也忙，我们虽在一个厂，虽天天见面，但很少说话。

## 13. 秋霞的遭遇

秋霞也来找我了，和一个女孩子一起来的，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秋霞说她辞了工。我立即跳起来：“你找到工作了吗？你辞工。”

秋霞说：“附近的一家厂在招工，我想着是百分之百的把握进那个厂，就同小组长吵了架，把身份证给要了回来，我同这个女孩子一起出了厂，谁知道该我们倒霉，没进成。”

我替她焦虑、担心起来，就情不自禁地骂她：“秋霞呀，你怎么做事这么鲁莽呀，你不会先进了厂才辞工？”

秋霞说：“我不辞工就拿不到身份证，没有身份证我怎么应聘呢？你知道的，不辞工是不退身份证的。”

我说：“那你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辞工呀。”

秋霞说：“本来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谁知道事情会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说：“那怎么办呀？前一个星期你不来，前一个星期我们招工。现在不招了，你来了。这怎么办呢？厂子也不是我开的，也不是我说了算的，我能有多大面子呢？你什么时候辞的工？”

“我辞工两天了，刚开始我不敢找你，我就怕你骂我。我们两个一块找工作找不到，才来找你。”

我的心软了，便说：“住在哪里呢？”

这一问不当紧，秋霞便哭了：“住在伞厂门卫室。”

“他们会让你们住吗？”

秋霞哭得更凶了：“我们先是呆在门卫室外面，到了后半夜，几个男的就想对我们……我们吓得使劲拍门卫室的门，那几个门卫就让我们先进了门卫室。谁知那几个门卫也不是人，竟上来掀我们俩的裙子。我们不让掀，他们又把我们赶出来了……”

我问秋霞：“他们有没有怎么样吧？”

秋霞说：“我们被赶出去之后，在厂外流浪的找工作的人，不知道为啥，打起群架来，没顾着我们。我们吓得半死，天一亮，就找你来了。”

我看了看秋霞，她正在流着泪。她只是流泪，一句话也不说了。不，她是拿泪在对我诉说。这泪的力量，远远超过语言的力量。这眼泪让我咬了咬牙。

我说：“你表姐呢？”

秋霞再次哭起来：“她不管我。”

我再次生气了：“这个时候表姐不管表妹，谁管呀？”

秋霞说：“她也没能力管我。”

我说：“领了多少钱工资？”

秋霞说：“没有领到。”

我差不多要跳起来了：“为什么不给工资呢？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给工资？这些王八蛋，活得不耐烦了！他妈的再黑也得给你们一条路走呀。惹烦了老子，老子找几个人把他们的心肝给挖出来，看看是不是黑的！”

秋霞不吭声，也不哭了，只顾着抹眼泪。我对那伞厂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他们咬碎，恨不得抽他们的筋喝他们的血！

“告他去。”我对秋霞说，“把这些‘王八蛋’统统地都告到监狱里面去，还叫他们为非作歹！”

秋霞没吭声。

我知道秋霞一个人是不会去告的，除非我帮着她，但我哪里有时间帮她告状呀。

我只得再次叹了口气，对秋霞说：“你们先去外面转转，看看有没有招工的。十二点的时候再回来等我。下班的时候，我要是看到了生产部的吴生，我帮你问问。”我一回到车间门卫室，就心里忐忑起来，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想着怎么开口，怎么样开口才能成功。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未到十二点，我的心就开始跳起疯狂的迪斯科来，等工人拥出楼梯时，我的心就要跳出胸膛了。

工人走了一会了，还不见吴生出来，我的心又慢慢地平静下来。我默默地祷告着：“吴生不要出来呀，吴生不要出来呀。”因为只要他不出来，我就有希望，秋霞也就有希望，但一旦他出来了，一旦我说了，说不定彻底完了。那个时刻，我宁愿抱着希望，但我又渴望他出来，因为我要解决问题呀，他不出来怎么解决问题呢？

就在我的心被折磨得如同刀割一般时，吴生的“咚咚咚”的脚步声，响起来了。我的心再次要跳出胸膛。我眼看着他跑着下了楼梯，冲出门口，我好像傻了一般，我的脚好像被粘在地上，我的口好像被万能胶粘住了。我眼睁睁地看着吴生已经冲出门口，心里的希望顿时变成了绝望，这时我看到一群张牙舞爪的男人，朝秋霞扑过去，他们已开始撕她的裙子，我看到秋霞缩成一团，发出绝望的但还没有彻底绝望的呼救声……

我的脚忽然冲出去，我的口也开了，我喊着吴生，吴生回

过头来，诧异地看着我，“有什么事吗？”吴生问我。我一下子又不知道怎么说了，吴生见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就想转过身准备离去，我的心又开始绝望起来，但同时我的耳边，响起秋霞，不，不只是秋霞，还有叶子，她们凄厉的呼救声，这救护声撞击着我的耳膜，不，不仅是耳膜，还有我的心，我同时看到一群丑恶的，却是强大的男人，正伸出那肮脏的手，要毁了秋霞和叶子的贞洁，我的心就剧烈地抽搐起来……

于是我不顾一切了，不顾求人的难为情，不顾成功与否了，不顾吴生会不会拿这次对我的帮助，当作以后与我为难的资本了，我不顾一切地说：“吴生，能不能帮个忙呀？我的老乡出厂了，能不能把她招进咱们的厂呀？”我听出我的声音有些异样。

吴生说：“男孩女孩？”

我说：“女孩。就是因为是女孩子，我才来请你帮忙，她出厂两天了，没地方住。你知道的，女孩子没地方住是很不安全的。她哭哭啼啼找我，我也没法，只好求你帮个忙。你看……”

吴生说：“几个？”

我不敢说多，怕他嫌多拒绝，就赶紧说：“就一个。”

吴生说：“下午我写个条子给人事部，叫他们招工。”

我差点没欢呼雀跃，我叫起来：“谢谢，谢谢吴生。”

我差点没说：“吴生，你真是个好人的好人，好人。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您一定会得到上帝的回报的。您不仅这辈子大富大贵，您下一辈子也会大富大贵的，您会永远心想事成……”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感谢吴生为好。这一下，不是我的心要跳出胸膛了，而是喜悦要跳出胸膛了。我快步跑到大门口，

我看到秋霞对我张望着，秋霞在对美好的未来张望着。

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秋霞面前，气喘吁吁地说：“事成了，吴生叫人事部下午招工。下午两点钟你可要准时过来呀，这个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了呀。”

秋霞并没有被这个消息喜出笑脸。秋霞的脸，依然迷迷瞪瞪的，好像被昨晚给吓傻了，到现在还没缓过来，好像这事与她无关似的。

我接着说：“下午是专门为你而招工呀。这样吧，你去一下伞厂，叫梦丽也过来试试吧。下午就招一个人，你先试，要是不成叫梦丽试，总而言之，别浪费了这个机会。”

秋霞走了，去伞厂了。但我不放心，我怕她通知不到梦丽。对梦丽来说，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况且我们还是姊妹呀，若秋霞应不上，这个机会岂不是浪费掉了，那哪成呀，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呀，下次我可是再也不会求吴生了，我已求过他一次，我哪能老是求他呀，我求他一次就够承他的情了。我下次可是无论如何也不求他了。我不想欠男人的人情，特别是好色的男人的人情。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欠了人家的人情，以后做起事来，多少要受人家的牵制。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浪费掉这个机会。于是我去了食堂，找到了正在吃饭的叶子，我对叶子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叶子也同意叫梦丽来试试。我说，这次指标少，只有一个，先叫梦丽来试吧，其他人以后再说吧。叶子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来之前，梦丽的娘一再叮嘱叶子，要她好生照顾梦丽，现在把梦丽一个人丢在又苦又累的伞厂，早就不安，这次若能把梦丽拉进来，回去也好向梦丽的娘交待。叶子三口两口扒完饭，兴冲冲地跑去伞厂了。离上班还有十分钟左右时，叶子就汗流浹背地回来了。叶子告诉我说，梦丽被她几乎是从伞厂抢

过来的。还说，如果不是她去，梦丽根本没有本事从厂里出来。

我问叶子：“程清她们肯定不高兴了吧？”

叶子说：“我同她们讲了，我说楚楚说‘你们下一批再进来’。她们是有点不高兴。她们说，‘你看，还是人家姊妹亲，先把叶子拉过去，现在又把梦丽拉过去，就是不管咱们。’”

我听了也觉得有点对不起她们。

下班后，我把午间休息的时间给牺牲了，直接去了厂门卫室。我看见梦丽远远地站着，不知道上前与我打招呼，没什么表情。我在这边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秋霞和梦丽两个人，不是麻木不仁，就是呆若木鸡。我对梦丽笑笑，梦丽也对我笑笑，叫了声“楚楚姐”便不再做声了。

几个同事都问我：“那个女孩子是不是你的妹妹？长得与你一模一样。”

我说：“我的亲妹妹长得不与我一样，谁还长得与我一样呢？”

他们说：“真像。”

他们又问我：“怎么不把你的妹妹介绍进咱们厂？”

我说：“她们就是来见工的。”

他们说：“今天不招工呀。”

我说：“等一下就招工了。”

他们不相信，说我吹什么牛呀，他们还不知道呢，我就知道了？招工不招工，他们是最早知道的。因为招工的广告要他们写呀。我说这一次不同。

就在这时，廖小姐打电话要他们写招工广告，这下他们信了，说：“咱们的女门卫就是神通。才来没多久，面子比咱们都大。”

我只得谦逊地说：“介绍进一个人算什么？你们要是想介绍人，还不是一样的？”

我本来以为只招一个女工的，但我看到他们写的招聘广告说招几个女工，便后悔了，后悔没让程清、春霞一起来，但为时已晚。

我正在后悔失算时，一个门卫说：“你妹的视力怎么样？”

我就叫梦丽和秋霞进门卫室，先测一下她们的视力，梦丽的是完全合格，秋霞就不行了，一个眼一点五，另一只眼还不到一点零，我焦急起来。

一个门卫说：“视力表的内容就这么多，廖小姐两点半才下来，背也背得下来。”

于是我就用一张纸把视力表给抄了下来，交给秋霞背。秋霞好像心不在焉，背了一下就不背了，我还没说她，她说不好背。

我生气了，骂她道：“再不好背，也胜过没地方住的滋味。”

她好像还是认识不到今天若是进不了厂，将遇到也许比昨天更坏的情况，仍旧不专心背，我更生气了，我说：“我对你的帮助，只能到此为止，我只能给你一个机会，去不去抓，抓不抓得到，全在你自己。廖小姐性格高傲，你别看生产部都给我面子，她可不会给我面子的。我也拿她没办法。”

秋霞仍然是看一眼视力表，就东张西望几下，我对她绝望了，便不再理她。

廖小姐终于迈着高傲的步子，姗姗地来了。我离老远就向她打招呼，我向她挤出笑脸，谦卑地说：“廖小姐来了。”

廖小姐看了看我，算是对我的打招呼的回应。

我说：“吴生有没有跟你说，我有两个人要进来？”

廖小姐说：“没有呀，他只是跟我说，要我今天下午招工。”

我为了让廖小姐重视我的话，便说：“今天下午招工，就是为了招我介绍的两个人。”

廖小姐说：“我不知道。生产部叫我招，我就招了。”

我把梦丽拉过来，说：“这是我妹妹。”

廖小姐这才正视我说：“长得很像。”

梦丽不用说，很容易通过了。轮到秋霞时，我很紧张，站在她旁边给她压阵，甚至于偷偷地暗示她，但她的一只眼就是不争气。我知道廖小姐不会给我面子，但还是做了努力，对她说了好话，结果还是与预想的一样。梦丽被廖小姐带入厂去办入厂手续。

秋霞站在厂门口，眼睛里含着泪，她终于知道哭了。我那会儿是“恨铁不成钢”呀。她自己不争气，但我又不能不理，我就开始数落起她来：“给你机会，你白白地扔掉了，我刚开始以为只招一个工，还不让梦丽跟你争，叫你先试。现在招的不止一个，招几个，我才先让她试，又给你一个做准备的机会，但你就是不背，你就是不要这个机会。现在好了，你知道哭了，你知道不知道，我是从不求人的，为了你，我才向吴生张口，你知道吗，为了向吴生张口，我受了多大的煎熬！要不是你对我讲了昨晚的事，我才不理你呢。”

秋霞哭得更凶了。

我说：“别哭了，‘S城不相信眼泪’，你哭有什么用？哭就能解决问题了？哭就能进厂了？哭就有地方住了？别哭了，要生存，就要先把泪擦干。我利用中午休息时间，陪你找找厂，先找个住的地方再说。”

秋霞渐渐地止住了哭声。也是苍天有眼，离我的厂不多远

的地方，贴有一张招工启事，这家厂不太好，工资少，且有时有活有时没活，住宿是免费的，厂里面也有食堂，但要自己掏钱。秋霞不想进去。

我说：“最起码今天晚上，你可以睡个安稳的觉了。我也差不多到上班时间的了，没时间陪你找了。先进去再说吧。”

我见秋霞不怎么同意，便说：“那好。我不管你了。你自己有本事就飞吧。”

秋霞只得点头。

临走时，我一再叮嘱秋霞：“这个厂虽然待遇不好，但管得不严，你刚好可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找个好一点的厂。反正我的厂也近，有什么事不要自作主张，要先与我商量。丑话说在前头，要是你未找到工作，自作主张辞了工，不要再哭哭啼啼找我。我操这一次心就够了。”

回厂的路上我还是不放心，我很怕秋霞脑子再一热，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 14. 三姊妹团聚

到车间门卫室上班时，见梦丽呆坐在车间门卫室，又是喜又是诧异。

梦丽说：“廖小姐叫我先坐在这里，等舍长上班打卡时，同她一起去宿舍。”

李丽华同我一样，也是四点钟开始下午班的。李丽华见梦丽时，直看着她，诧异地对我说：“这个是不是你妹呀？”

我说：“是呀。正等你安排宿舍呢。给安排一个好的房吧。”

我又对梦丽说：“工人是六点钟下班，叶子姐今天上的是白班，快六点时，你过来这里等叶子姐，让她带你吃饭。”

梦丽不到六点钟就来了，我不敢让她呆在车间门卫室，就让她站在门口外边等。

吴队长听说我把自己的妹妹介绍进来了，又听门卫说，今天的招工是专门对着我妹妹的，脸上也出现了嫉妒我的神色。不过吴队长又说：“我进厂不久，张经理也曾经问我有没人要进厂。张经理说我没老乡，很孤独，想让我介绍一个伴进来。我就介绍了我老婆。当时我还不好意思，张经理一听我要把我老婆介绍进来，可高兴了，说，‘老婆来了，你会更加安心工作，这是个好事儿呀。’要不是张经理，我老婆说不定还呆在家里。她一个女子，我哪能让她到处跑着找工作呢。张经理解决

了我的大困难。”

我说：“我还没让张经理帮我进人呢，我也要让他帮个忙。”

吴队长说：“是不是你男朋友想进来？要是男朋友就肯定行，要不是就不行。”

老刘也附和着吴队长的话。

我说：“瞎说呢，就是张经理给我这个人情，我还真找不到这个人呢。我只有女孩子，但女工的事，张经理又不管。他只管厂务和人事。”

老刘说：“找想进厂的男孩子，容易得很，你在我们厂门口贴个广告，十分钟之内，会有一个连。”

这样说着，就到了下班时间。叶子下楼梯的时候，看到了梦丽，便飞快地向她跑去，两个人兴高采烈地走了。叶子也有了伙伴了，梦丽也有了伙伴了。我照样是没有伴。我下了班后，去看了梦丽。李丽华果然分给了梦丽一个好房间。叶子帮梦丽买了生活用品。我把自己的内衣、外衣各拿了一套给她穿，嘱咐她赶紧写信把这个喜事告诉家里。我们三姊妹终于又呆在一起了。

我叫叶子带着梦丽去伞厂要工资，要身份证，要行李，但伞厂什么都不给，理由是梦丽是逃出来的。我不服这口气，就鼓动她们俩去劳动站告伞厂。叶子的反叛性格最接近我，我这一鼓动，她就来劲了。梦丽也很激动，说她在伞厂里，还可以领三百多块钱工资，要是要回来了，宁愿给我一半，要回来三百元给我一百五十元，要回来一百元给我五十元。

我笑了，说，那是你的劳动所得，是辛劳换来的，来之不易，我怎么能要呢，再说了，我也只不过为你拿拿主意，壮壮胆，鼓鼓劲，并没有替你去要。梦丽说那也得给我一半，理由

是，要不是我，她一分钱也拿不到。

劳动管理站的人，开车去了伞厂，责令退身份证给梦丽放行李给梦丽，且结清工资。我还让梦丽拿着我的身份证，顺便把我的工资，也给结算一下。上次我不记得跟他们要工资了。结果，梦丽身份证也要回来了，行李也带回来了，工资不知道怎么算的，才结了一百多。因叶子不准进厂，梦丽也没同他们争执。我的工资，没给我要，说是忘了。两人回来见到我，都不好意思。我一听自然是不高兴，对她们说了一通就你们的事是事，我的事就不是事的话。只不过，她们表现得那么不好意思，我也没法计较，但内心里总是一个结：你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事给忘掉呢？为什么就偏偏把我的事给忘掉在脑后头呢？还说什么工资给我一半，叫你们顺带着帮我办点小事，都不记得。要是办不成也就算了，问题是根本就不记得，你说这气人不气人？

叶子对我讲起，她们一过去，就在厂里面，引出了一阵惊慌，个个都说是王楚楚的主意，说王楚楚又杀回来闹事了。叶子说到这里时，很自豪地说：“现在你成了名人了，个个都知道你王楚楚的大名。在伞厂里，你比刘晓庆还红呢。”

梦丽后来没有对我提起那要回来的工钱分给我一半的话。我也没有对她提醒要她回报我的话。不过后来在叶子的提醒下，她倒是请我们吃了三块钱的饼干。她给我的另一个回报，恐怕就是给我洗了一次衣服。那一天我在图书室摆书时，不小心被玻璃划破了手，不能洗衣服。李丽华说她帮我洗，我不好意思，就去叫了叶子。叶子不高兴伺候我，就叫了梦丽来洗。梦丽帮我洗衣的时候挺高兴。但是，她并没有主动地帮我洗下一次的衣服。我只得又去叫了叶子，叶子说她没有时间，等会儿她叫梦丽下来。我把衣服泡在那里，等了一个晚上，两个人

没有一个下来的。我就很有些不高兴，觉得她们很不够姐们，很自私，多少有些心寒。我就把衣服泡着，准备着等到手上的伤稍好些再去洗。但令我实在想不到的是，李丽华在第二天早上，帮我不声不响地洗了，这令我很是感动，因为她要帮我洗时，我一再地对她说不要帮我洗，我有姐妹帮我洗，而且她连内裤都帮我洗了，我真有些过意不去。后来我对我妈说，这自己人为什么有时候就不如外人！

## 15. 眼睛盯上写字楼

刚入厂的时候，我见写字楼的小姐，穿着漂亮的衣服，说着温软的白话，吃着小灶的饭，受着全厂的尊重和另眼相看，李丽华说起她们，总是谦卑地说：“人家是小姐。”我也是觉得她们像天上的仙女，像人间的贵族。一天，我听说写字楼的一个小姐被炒掉了，很是震惊。她们怎么可能也会被炒掉？带着这个疑问，我问了经理。经理笑了：“她们也是打工的，同你一样，干得不好被炒掉，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舒了一口气，从此再看她们时，再没有了那种敬畏。在她们面前，我说话自如了，不再讨好她们了，不再怕自己因没说好一句话，得罪了她们，她们一告到写字楼，被炒了鱿鱼。她们也同我一样存在着被炒鱿鱼的命运！那小姐一走，我是满怀着希望进写字楼的。我是高中毕业，她们是高中毕业，为什么她们能坐写字楼，而我不能坐？我的心里存在着极大的希望。经理那么喜欢我，他一定提我到写字楼补那个缺的。但经理没有，他们贴出了招聘广告，又招了一个小姐。

我的心里很不好受，我是个人才，为什么不用我？“千里马”就在身边，为什么还舍近求远，招一个说不定不是，或者根本不是“千里马”？我心里很不平衡。但又不能说出来。

他们再次贴启事招写字楼文员时，我终于憋不住了。我问：“经理，为什么不选我进写字楼呢？我是个人才呀。”

经理说：“他们不会要你的。首先你不会白话，与老板没法沟通。”

我愤愤地说：“白话算什么东西！用人是用人的长处的，哪能因为人的一个短处，就不用了他的长处呢？老板要是求贤若渴，为什么自己不学习普通话呢？而且会说白话，难道说是一个人才的必要条件吗？而且我就不信一个只说普通话的中国人，和一个只说白话的中国人，就沟通不了。语言只是其中的一个沟通方式嘛，那动物不会说话，还能沟通得了呢！况且人还是高等动物呢。”

厂医务室的文阿姨，也替我在经理面前求情，文阿姨说：“我看王楚楚坐写字楼能行，我觉得她挺有才，挺有前途的。”文阿姨是经理高中时的同学，退休之后由经理介绍进来作了厂医，在经理面前说话很响的。

经理说：“我当不了这个家呀。”我就噘着嘴。经理说：“你一个月休息一天，你可以利用这一天的时间，去找一份好工作嘛。但不会白话，找一份写字楼的工作，是很难的。不过，台湾人开的厂没有这个要求，你可以试试。”经理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是没有话说的了。

几个门卫听说我想坐写字楼，都嘲笑我，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不理他们，我根本不屑于理他们。“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嘛”。

我要往高处走。

迟早有一天，我要坐到写字楼给他们看。

坐写字楼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不仅要坐写字楼，成为一个小文员，我还要成为一个大人物呢。

## 16. 升为图书管理员

就在我做着一定要坐到写字楼的梦的时候，一个好事从天而降了。由经理提议的在厂里建立小图书室的计划，被老板批准了，并且近日就要具体办理这件事。消息一传开，马上就有几个人，包括几个主管，介绍他们的人，都被经理谢绝了，经理说他已经看好人了。大家都在议论，究竟这个人是谁呢？并且据说这个人就在我们厂里，是谁呢？当经理悄悄地告诉我，要我作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情不自禁地对张经理唱起了赞歌：“经理真是人民的好经理。‘先有伯乐后有千里马’，没有一代张经理就没有一代王楚楚。啊，张经理真是伟大的经理。我可以在书海里尽情地吸收养料了。我现在觉得我‘贫血’得很。”

张经理说：“我是要你去工作的，不是要你去读书的。”

我说：“那当然。当然是工作第一。我哪能辜负您对我的厚望呢。以前是‘华主席办事，毛主席放心。’现在是王楚楚办事，张经理尽管放心。”

张经理笑了，说：“这个职位好多人争呢。”

我说：“我早就听到一些人在私下里议论了，他们都在猜张经理选中的这个人是谁呢？哇，等到我一坐到图书管理员的位子上，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得‘红眼病’呀！”

经理说：“你怕人家红眼，就别作了。”

我说：“谁不怕红眼？眼睛红红的，一副要吃人的样子，你不怕呀？不过呢，我现在是不怕，我有张经理，张经理信任我，用我，他们那些小人，再会施展小人的计谋，有什么用呢？只要经理不信，能拿我怎么样呢？”

张经理笑道：“你怎么那么肯定我不相信呢？”

我说：“因为我相信经理的眼光。”当我从门卫室坐到图书室时，好多人都惊诧不已：“为什么是你？”

厨房里的各个师傅，以及两个女服务员，都到我的工作室参观。伙食长李师傅还同我开玩笑，说：“王楚楚，你可得把床搬到这里，睡在这里哟。”

我很不明白他的含意，便说：“把床搬到这里干啥？我有地方住呀。”

李师傅就说：“你住在这里是不是害怕呀？”

我说：“那当然了。”

李师傅说：“你不用怕，有人会来看你的。”

我更加不明白了，但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不是好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两个女服务员在窃窃私语，不时地挤眉弄眼。

于是我生气地说：“哪个有胆让我住在这里？”

李师傅还是慢条斯理地说：“经理让你住，你敢不住？”

我说：“我就不住怎么样？经理要是让我住在这里，我就不住在这里，他能怎么样我？炒掉我？经理绝对不会让我住在这里，就是让我住在这里，我不住，那是我的事。如果你老婆愿意住，你让你老婆住好了。”

他老婆见我生气了，便骂他：“你不说话不行呀？”

然后又对我说：“同你讲句笑话，你就恼了，又扯到我身上，关我什么事？”

我说：“怎么样？你还说我恼了，我就说了一句，你就恼

了，你老公说了我那么多，就不许我不高兴？”

“给你开个玩笑都不行哪？”李师傅说。

我说：“这也是玩笑？开这样的玩笑，不如站在街头骂我一顿。”

张师傅笑道：“好了，好了，你们都别说了，王楚楚，我跟你住在这里，行不行？”

他们哄地一声都笑了，我气得脸红脖子粗，谁也不理。张师傅又重复了两遍她刚才的话，我就绷着脸，一句话都不说，不管他们中的谁，说什么话，我都不吱一声。他们不得不没趣地走了。我比开饭时间提前半个小时吃饭。打饭时我站在窗口，一句话都不说，里面的师傅同服务员也正在吃饭，我还在生他们的气，不再像以前每次打饭时，总是甜甜地说：“冯师傅帮我打饭。”“张师傅帮我打饭。”“李师傅帮我打饭。”我站在那里，都不想理他们。他们见我不开口，也故意装作没看见我，我就生气了，我绷着脸敲敲窗口，冯师傅故意笑着说：“王楚楚你有啥事？”

我还是绷着脸说：“你说我有啥事？”

张师傅说：“你不对冯师傅笑笑，冯师傅不给你打菜。”

我火了：“哟，你们的权力挺大的哟。我今天就是不会笑了，看看你们给不给打菜？”

李师傅站起来说：“你们别给王楚楚开玩笑，来，我给我们的王楚楚小姐打菜。王楚楚，别生气啊，我们都是大老粗，别跟我们一样。”

李师傅打的菜比往常多好多，还说：“够不够？不够再打点。”

我说：“谢谢。够了。”

我刚把饭菜端到饭厅，张经理也到饭厅来了，他坐在我的

面前，看着我吃，我不理他，他笑着说：“怎么啦，谁得罪你啦？”

我就瞪着经理，硬硬地说：“张经理，你是不是打算让我搬到图书室去住？”

张经理皱起了眉头，说：“你在宿舍里住得好好的，搬到那里去住干什么？哪个说的让你搬到那里去住？”

我说：“李师傅他们说，你要我搬到那里去住，他们还说，说什么，反正很难听的话，另外还说，我要是不住在那里，你会把我炒掉。”

张经理笑了：“他们在跟你开玩笑，你就当真了。”

我说：“就你护着他们，他们才如此猖狂，这哪里是开玩笑的范围？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刚说到这里，李师傅笑着走过来，远远地跟经理打招呼，经理没理他。他走到我旁边坐下，满面笑容地说：“王楚楚，好吃不好吃？不好吃，可要说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下次改进，给我们提一些宝贵的意见。我们全体厨房的工作人员将感激不尽。”他装得很恳切的样子，还对我抱了一下拳。

我心里很讨厌，但不敢做事太执著，便说：“我们公司的食堂，在李伙食长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哪里还有什么意见可提？就连经理对你们的工作，也是百分之二百的满意。”

经理严肃着一张脸，对李伙食长说：“将来工人增多了，你们会忙不过来，到那时要再招一个师傅。”

李伙食长说：“是是。”

我说：“经理还招不招女门卫呀？”

经理说：“女门卫暂时不招了，老板说女门卫暂时作用还不是很大，女门卫又不能上夜班。要招一个男门卫。”

我说：“要招男门卫呀？”

经理说：“怎么？你是不是有男朋友要进来呀？”

李伙食长说：“要是你男朋友进来，经理保准同意。经理，你说是不是？”

我说：“你好像是经理肚子上的虫一样，什么事经理还不知道呢，你就知道了。”

李伙食长听了我这句话，脸上很不是颜色。

经理笑了，说：“你嘴巴这么厉害，难怪有人背后说你。”

我说：“身子正就不怕影子斜。我才不怕别人瞎说呢。嘴巴说烂才好呢。”

李伙食长的脸色更难看了。

经理说：“出来打工呢，就是为了赚钱。要多做事，少说话。话说多了是没有好处的。别人的坏话更不要说，特别是无中生有的话，运气不好的时候，会惹火上身的。”

李伙食长更加坐立不安，他想转移话题，便说：“王楚楚，有没有男朋友哇？我帮你介绍一个行不行？”

我说：“谁要你操心！一个食堂还不够你操心的呀？”

经理对我说：“你也到了找男朋友的时候了。不过不能影响工作，影响工作，我要不高兴的。”

我说：“你叫我怎么找男朋友？找男朋友你们又说影响工作。”

经理说：“我是说，找男朋友，要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并没有严格规定不要你们找男朋友呀。”

我说：“那我到哪里去找呢？我的活动范围，只局限在宿舍、图书室、食堂，我到哪里去找男朋友？再说了，我一天上班十二个小时，一个月才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叫我到哪里有时间找男朋友呀？”

经理说：“你下了班之后，刚好是拍拖的大好时光。谁要

你白天拍拖了？夜里才是拍拖的好时候嘛。”

我夸张地大笑起来：“经理不仅作经理的经验丰富，而且拍拖的经验，也很丰富嘛。什么时候，给我们上一堂关于拍拖的课？”

李伙食长说：“我们的王楚楚小姐，也可以把罗曼史讲给我们听听。”

经理护着我说：“人家是女孩子呢。不要乱说。”

我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不清，就岔开话题说：“经理什么时候招男门卫？”

经理说：“你对招男门卫这么感兴趣，是不是真的有人要介绍进来？”

我说：“就是有人要介绍进来，我也不敢找经理把他介绍进咱们的厂呀，这样的话岂不是给别人一个说闲话的机会？有人又会说经理向着我。”

我瞄了一眼李伙食长，李伙食长被我瞄得有些不好受，他说：“经理是为了你的婚事，是关心你，有什么可说的？我要是没结婚，经理也肯定把我的女朋友给招进来，成全我。”

我说：“你老婆早进来了，经理早就成全你了，你当然是没话说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样通情达理。”

李伙食长说：“你不要跟冯师傅张师傅他们计较，他们没有文化，大老粗，说了就说了，心里是没啥的，你不要老是记着今天上午的事，他们是跟你开玩笑的，你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我说：“冯师傅张师傅他们都是好人，这我还不知道？我知道他们是在跟我开玩笑，我王楚楚还没那么小气吧，计较一句玩笑话？”

张经理说：“你们同她开什么玩笑了？”

李伙食长不等我说，赶紧说：“冯师傅也是同她开玩笑，说怕她一个人寂寞，要去陪陪她。她就恼了。”

经理生气了：“你们在你们的厨房做你们的事，无端端地跑到图书室干什么？以后上班时间不准到图书室瞎逛。”

李伙食长说：“我已经同他们讲了。等一下我再同他们讲一下。今天图书室开张，他们觉得新鲜，就去参观了一下。”

经理说：“以后不准再发生这样的事。前两天我还收到工人投诉你们饭菜做得不好。我还没时间同你讲呢。到时再让文主任给你们开个会。”

说着说着到开饭时间了，李伙食长回食堂去了，张经理也去打饭了。这之后，我和李伙食长，表面上像以前一样，但实际上两个人各有一腔心事。冯师傅张师傅也像以前一样对我挺不错的，但不再开过分的玩笑。李伙食长的老婆虽然见面也会以笑笑打个招呼，但总感觉像路人。我开始大量阅读，我的上班时间，大部分也是阅读时间。

以前作门卫时，我是在上班时间没事干时，偷偷摸摸地读书，那滋味像作贼的差不多。一次我同吴助理不知怎么的，就谈到了唐诗宋词上，谈到高兴之处，我就对他说了心里话，说我现在利用上班时间，偷偷地又把唐诗宋词名篇给抄写了一遍，说我抄那些诗词时，心旷神怡。谁知第二天文主任就找了我谈话，说上班时间不准看书，我知道是吴助理告的状。心里面很难受，有一种被人出卖了的感觉。老刘问我文主任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就把事情的原原本本告诉了他。老刘说，你怎么那么傻？你以为和上司可以说知心话？可以作朋友吗？上司只是你的上司，在作你的上司的时候，你是不可以跟他说知心话的，不可以把他当作朋友的。从此之后，对于吴队长、吴助理、文主任，我更是说话小心谨慎。

但张经理不同，他依然是我的朋友，而且不只是朋友，我有时把他当作父亲对待。

总而言之，现在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读书了，那心里可真是乐开了花。我写信给家里说，我一边上班，一边老板供应着我吃和住不算，还付我工钱，让我读书，这真是不知道哪辈人给我积的福。

工人大多在吃完中午饭或晚饭后，才来借书，大部分的时间，是我一个人呆在那里。吴助理每天要从图书室门口转两次，以示监督，有时也会走进图书室，吩咐我把已经打扫好的卫生，再打扫一遍，或站一下，说两句话。我们之间是没有多少话说的，也就是那么一两句话。自从他把我的心里话给出卖了之后，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

有时候文主任也会从门口过一次，以示检查工作，但他只是从门口过一下扫一眼而已，他一般情况下，不会到里面去。听写字楼的一个小姐说，文主任因为年轻，恐怕众人不服，只得每天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

我在里面读书，他们是不会说我的，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读我想读的书，再也不用像作门卫的时候偷偷地提心吊胆地读了。我的上班时间仍是十二个小时，这十二个小时，我最起码有八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在看书。回到宿舍，也是看书。一天的看书时间，很多时候超过十二个小时。有时候因看书看得一连几天眼睛痛痛的，不能看书也不能看电视，一个人时我就闭上眼睛。

有时经理也来图书室，我不觉得他是在检查工作，我觉得他是在指导工作，我于是就有很多话说，对着经理叽叽喳喳个没完，请教经理一些问题，一聊就是半个小时以上。

有时经理说：“我要上班哪，不能在这里陪你聊呀。”

我就不愿意经理走。

经理就说：“我要上班呀。”

我只得放他走了。

若是经理几天不来，我就会问：“经理你这几天怎么不来了？”

他就会说：“我要工作呀，不可能天天来看你呀。”

我除了很喜欢经理过来聊聊外，还喜欢医务室的文阿姨过来聊，但文阿姨不借书是不会过来的，她要值班，她也只能借着借书的机会，在我那里坐一下聊聊，但也不能呆得太长，至多二十分钟，她就得走了。文阿姨是唯一的相信我有前途的人，因为这个，我特别喜欢她，也许她心里并不这样认为。

后来经理的老婆来了，我们称她宋阿姨，宋阿姨是一个很简单、很快活、很自然、从不修饰自己的言行的人，最喜欢说笑，有时候笑得东倒西歪，嘴巴张得大大的。我很喜欢她，她一过我那里，我就缠着她不要她走，尽管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少话题，但我喜欢她陪着我。

宋阿姨也很喜欢我，自己不喜欢吃的鸡腿呀、咸蛋呀等等好的东西，都是往我那里拿。我因为仍是吃工人的食堂，对这些来自小食堂的东西，特别亲热，对宋阿姨特别感谢，见到宋阿姨喊得特别甜。写字楼的小姐说，我喊宋阿姨喊得甜得把宋阿姨好吃的东西，都喊到我嘴巴里了。宋阿姨就伏在我的身上，笑得起不来。宋阿姨说她不是舍不得吃，而是吃厌了，不想吃。在宋阿姨的带动下，文阿姨有时候也把她不喜欢吃的好东西，拿给我吃。这期间我吃了一些优质的精神食粮，比如《围城》，比如《白鹿原》，比如《孙子兵法》等等。

记得我看了《围城》后，虽然觉得钱老有向读者炫耀他知识渊博的嫌疑而内心里有些不舒服，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它的喜

爱。正是因为我对它的喜爱，我就巴不得能够有更多的人分享我的喜爱，于是我特意给它写了个广告词贴在图书室。结果自从那广告一贴出来，那《围城》就由原来坐“冷宫”一下子提升到“大明星”，好多人都要借这本书，一些人都因借不到这本书，而讨好我，要我给他留着。

《白鹿原》这本书就很有些争议了，厂里的电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说这本书是最近几十年内，最有水平的一部书。但文阿姨就红着脸说它不好。我问文阿姨看完没有，文阿姨说看完了。我也看完了这部书。它那么厚却能够让大家看完它，说明它还是很有些本事的。不过我觉得，那里面男女之间的床上戏，描写得太细、太多、有些过于突出。我把我的感觉对文阿姨讲了，文阿姨红着脸，小姑娘似的说，这本书让人感到男女之间的事很不正经。我好像没有这种感觉。我不明白的是，怎么男人和女人之间，要做那事，还要那么繁杂，好像事情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让人觉得很累了。我其实并不知道，男女之间的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谁给我性方面的教育，也从来没有谁明确地告诉我，男人和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那本书对我算不算是性的教育。更不知道是好的方面的性的教育，还是坏的方面的性的教育。反正我读那本书描写性生活的细节时，身体里免不了有一些反应。还好，我还能够对付得了。

看《金瓶梅》时，我就对付不了了。这本书是文主任捐过来的，记得当他把这本书捐过来时，我一把抢过去，大喊道：“这是一本好书。我找了很长时间。”文主任见我把一本“淫书”当成一本好书，脸上的表情很亲切很自然，丝毫没有别样的让人感到很不舒服的表情。而且，莫名其妙地，这本书把我们之间的感情刹那间拉近了。可惜的是，我们感情的贴近，也

只是那一刹那间的工夫。我早就听说过这本书，先是因为听说它是淫书不去看它，又听说它是好书，却是一部写给成人看的书，就没有看它。现在我自以为可以看《白鹿原》，就可以看《金瓶梅》了。但我只看了第一册的一半时，我就不看了，看这本书时，身体里产生的剧烈的性反应，说真的，我真的支持不住。这本书也许是本好书，但我现在还不到年龄。

我看完了贾平凹当时已经出版的几乎所有的著作，我特别喜欢他的散文。他的散文，可读性很强，我可以一口气看很多篇。但看得多了，认为他在语言方面的功底如果能够再上一个台阶，那就更好了。

台湾的刘墉的几本散文小集子，我也看完了。我试图在他的书里面，找一些为人处事的妙策，我因为不知道怎么样为人处事才看他的书，看了他的书觉得心里面亮堂了一些，但也只是心里面亮堂了一些而已。那些个教你如何为人处世的书，你因为不知道如何为人处世而看它，但看完它之后，你更加不知道如何为人处世。关于这个问题，我对经理解释说，我看的书太少了，不知道怎么样为人处事，我应该多看一些书才对。经理就不屑一顾地笑道：“在书里面，你是学不到如何为人处世的。壁碰得多了，也就学会了。”

我读《孙子兵法》时，时不时地为那里面的智慧而震惊，并且很多时间，为那些计谋，惊得出一身冷汗。只要我一翻开那本书，我的背就没有干过。

龙应台的书读起来特别解气。柏杨和李敖的书就好像是一块磁铁一样，吸住我的眼睛不放。那张爱玲的书读起来就给人另一种震惊的感觉。

孙犁的文字非常地平民化，而且你拧不出来一滴水分，那文字上的火候，真的可以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红楼梦》那本书，就自不必说了，这是一本常看常新的书。在家的時候，我就把它看烂了。我读书极少做笔记，特别是对于小说，《红楼梦》却让我做了好几本笔记。我的笔记做得很特别，比方说，我把书中的人，对王熙凤的不同的评价，都记录下来，归纳在一起，再逐一分析，同一个人，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呢？但《红楼梦》现在放在那书柜里，尽管被我列为天字第一号书，而且我也曾经对它爱不释手，但现在，每次当我从它那里走过的时候，总觉得它离我很远，离生活在九十年代的极其现代化的S城的我来说，很远很远。它现在是我心中的一块宝石，我对它爱得都有些不忍心碰它。

《红楼梦》是一部主要地描写女人的书，《三国演义》是一部主要地描写男人的书。毛主席说，《三国演义》是他的第一本军事教材。但是，谁说《红楼梦》里面没有“军事”呢？《红楼梦》和《三国演义》这两本书哪一本更好，很多人都在讨论，也讨论了很久，但我想，我是不会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个上面去的，它们是古典文学的两条腿，既然是两条腿，你就很难说出，哪个更重要？也许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哪个更好，但那是评论家的事，我的事是，把这两本书的精华，想尽一切办法吸收过来，尽可能多地为我所用。

《麦苗里的守望者》是一位老师推荐给我看的，这也许不是一本大书，但却是一本自然的书，这本书教给我的是，艺术品原来是“天工”的，不是“人工”的，是不经意的，不是刻意的。

我在图书室里，把这些个名人名书，要么生吞活剥，要么细细咀嚼细细品味，好不痛快。

在痛快之余，我向经理提议在图书室设个板报，由我或者其他的人，向大家一周推介二至三本好书。我说，那些个工人

的阅读兴趣也太低了，那些个港台爱情武打凶杀小说大受欢迎，而这些个上等的精神食粮却很少有人问津。我说，他们需要人指导，引导他们读一些好书。经理只是笑笑，并没有反对我的提议，但也没有说支持。经理说开这个图书室的目的，是让大家休息的时候有事做，不要到外面乱跑，影响上班，并不是真的为了提高大家的文化素养，只要工人们安安静静地呆在宿舍里就行了。

经理还补充说，看书是有年龄阶段的，年轻人是为了长知识，他们老头子也没有什么大的追求了，加之工作那么累，也只看一些消遣性的书。

我第一次感到我和经理之间，其实是存在差异的，但我知道这就是一条代沟。

我的向大家推介好书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有很多时候，我读书读累了，就大声地读一些英语文章，背英语的声音又招致厨房里的工作人员的好奇，他们又都对着我的图书室探头探脑，有的进来坐一下。李伙食长面色很难看地说：“图书室成了王楚楚的学堂了。”

一天，经理带来了 S 城以及南方的几本杂志，我对经理说：“咱们的图书太少了，不如下个通知，发动大家捐书。”经理很同意我的建议，立即到写字楼做了发动工作，写字楼的人员，基本上都捐了书。

大部分人捐的书，属于杂志或者消遣性的书籍。

经理拿过来一本叫做《如何过好性生活》的书。我一看这个名字就叫道：“哇，这个书名起得不错嘛，我要是在捐书名单中，把你的大名和书名照录下来，肯定是个新闻，肯定能引起人们的窃窃私语，经理你信不信？”

经理红着脸说：“我是拿给你看的，哪个要你登记下来！”

我啧啧了两声说：“你不推介一些名著给我看，倒拿来一本淫书给我看，你自己说说，你安的什么心哪？这是一本‘父亲’推介给‘女儿’的书吗？”

经理继续红着脸说：“这本书怎么啦？我和我老婆都看呢。”

我说：“好吧。既然不是毒品，我就收下了。留着我以后看吧。”

经理说：“你也该学学了。”

我意识到这不是一句好话，便沉下脸，说：“你让我学什么？学习作潘金莲？”

经理说：“潘金莲有什么不好嘛？男人就是喜欢那样。”

我拿鄙视的目光看了看经理，同时又觉得很奇怪，我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把他与潘金莲联系在一起，经理是一个人人称赞的经理，是一个大家眼中的正人君子，是一个正面人物，而潘金莲是一个人人唾骂的淫妇，是正规人家的女人看都不看的反面人物，这样的一个作为正面人物的男人，怎么就喜欢上这样的一个作为反面人物的女人呢？天哪，要是宋阿姨知道了，不知道会有何反应，要是他的家人知道了，不知道会怎么样想，要是全厂尊敬他的人知道了，不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经理，他并没有羞愧的表情，好像就是他喜欢潘金莲也没有什么不对似的。

我说：“天，最好宋阿姨不要听到这样的话，不然，你们家肯定要有一场高级别的战争。”

经理说：“我老婆哪里听得到？她正在家睡觉呢。”

我很奇怪地说：“咦，怎么这个时候在睡觉？”

经理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昨晚上我们俩挤在一张床上睡不好嘛。”

我有些疑惑，正想说“你们的床睡不下两个人哪？”吴助理来了，说老板找经理，把经理给带走了。

经理走后，我把捐书人的名字及所捐书的名字，都登记下来，一份图书室保存，一份交给经理，让他出了一纸大字报表扬了大家。当然经理捐的那本书并未在功劳簿上留下痕迹，说实话，就是经理同意，我也不好意思写下这样的书名，更加不好意思把这个书名面对大家呢。经理也同吴生讲了捐书的事，但很少有人捐书，以至于每次见到吴生，我都要同他开玩笑，说他没做好宣传工作。仔细地看了经理带过来的那几本杂志之后，我忽然冒出了一个想法：这上面的一些文章我也能写，为什么我不试试投稿？我立即付诸了行动，我一口气写了两篇文章，分别寄给了两家杂志社。稿子一寄走，我就开始盼望着它们的新的杂志。一有新的杂志出来，我赶紧翻看目录，看看有没有我的文章，一边心跳得咚咚响。一看没有我的名字，便像泄了气的皮球，尽管我知道一般情况下三个月之后才见报的。等到第四个月我还是没发现我的名字，便失望了。有一天，大概是第五个月的光景，我不经意见到我的名字同时刊登在两本杂志上。我简直不敢相信，可这上面的“王楚楚”三个字是属于我的，这上面的文章的名字也是我的，我迅速地浏览了一下文章，正是自己写的。没错。

当时我很想叫起来，很想大声喊，我咧着嘴，笑得合不拢嘴，见到谁都合不拢嘴。

晚上我买了酒，买了水果，买了两个小菜，请李丽华一起庆贺了一下。李丽华见我行为古怪，问我有什么天大的喜事，我说：“想通了。一朝有酒一朝醉。人，不能老是想奋斗，也要学会享乐。放松一下自己，不耽误事。”

正是这两篇小文章，让我尝到了打工路上第一次成功的喜

悦。正是因为尝了这一次的喜悦，为了品尝更多的喜悦，我在以后的路上没敢松懈过。不管那路平也好不平也好，好走也好不好走也好，总之，在以后的人生路上，我从未松懈过。

## 17. 程清、春霞、叶子及 李华纷纷退出打工路

赵光明找我来了，他已没有了以前的潇洒，站在那里，孩子般地手足无措，脸上也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我感到很失望，他的潇洒把我们的叶子姐迷去，虽然我不赞成他们拍拖，但我也因为他的潇洒不得不承认叶子的眼光。今日他脱去潇洒的外衣，露出他的本来面目。我替叶子一阵难过。他说起他因为打架被炒鱿鱼时，面孔红红的，好像很难张口的样子。

天哪，个个被炒鱿鱼，或辞了工，都来找我，好像我这里是避难所，好像我有天大的本事，要知道，你们是男人，而我只是个弱女子而已呀，我哪里有那么大的力量连男人都保护呢？

但我想起了他对叶子的帮助，想起了他是个热心人。我说：“门卫你作不作？”

他说：“都行。”

我说：“明天上午你来等话。”

碰到经理时，我说：“我有一个老乡，在 S 城做过舍长做过门卫，后来因家里有事辞工回家了，现在刚从家里来，你不是说要招门卫吗？这个小伙子又英俊又潇洒。”

经理爽快地说：“你带他过来，我看看嘛。”

赵光明再次过来时，还领着一个小伙子，那小伙子长得不胖不瘦，五官端正，二十三岁，身高一米七八的样子，穿着也很得体，那样子，姑娘们看了都会动心。

我把经理领到大门口，叫赵光明去见经理。赵光明很窘地站着，不动。我叫了几遍，他仍是不动，脸上挂着姑娘般羞羞的笑。我生气了。“不能见正神”的男人，还算是男人吗？只见赵光明同跟他一起来的那个人嘀咕了两句，然后那个小伙子对我说：“老乡，赵光明不好意思进你们的厂，我来试试吧？”

我使劲地瞪了赵光明一眼，这个机会是我为你争取的呀，如果不是你，如果你没有帮过叶子，我哪里会落经理一个人情呢？你以为欠人一个人情好受吗？欠钱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欠人情还人情，这同样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呀。你要是不想进来，何必当初呢！何必让我欠人一个人情呢！

但事到如今，我也只好点头了。那小伙子直接走到经理面前，先叫了声张经理，然后说他来应聘门卫。经理见他眉清目秀，也十分喜爱，问他一些事，又口齿伶俐，对答如流。经理就把他给招了进来。

晚上见到叶子时对她讲了这事，一边说一边还止不住气愤。叶子听说赵光明被炒了鱿鱼，很是吃惊，说：“怎么会把他炒掉了？他表姐是老板的情妇呀。”说完叶子不停地对我讲伞厂的事，我知道叶子在为赵光明紧张，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其妙地不高兴起来。

两天之后，那个被我介绍进来的门卫，值夜班时，携带着餐厅里的电视机和录相机，以及发的衣物，潜逃了！天哪，当经理笑着责备我介绍的好门卫时，我真的瞠目结舌了。那个人，长得那么帅，说话那么客气，态度那么有礼貌，怎么看，也不像一个贼呀。而且还这么大胆，才来两天，就敢偷厂里的

东西，而且还有另一个门卫与他一起守夜班。我心里面非常震惊，觉得没有面子。我怎么就介绍了这样的一个人来。我真的后悔死了。全怪赵光明。这叫我怎么再在经理面前有脸！

我对叶子发脾气。叶子脸上表现出更加对不住我的样子。之后去了伞厂，不知怎么找的找到了赵光明。除了把赵光明臭骂了一顿之外，还带回了新消息：“赵光明的表姐失宠了，那个台湾的老板又有了一个新的情妇，也难怪他被炒掉了。”

我感叹了一声作情妇特别是被人养的情妇，简直如履薄冰，那条路比我们这些苦命的打工妹的路还难走。

我说：“他表姐是老板的寄生虫，赵光明是他表姐的寄生虫，寄生虫的日子可不是好过的呀。”

叶子听到这话很不好过，但我就是要让她清醒。

“看着你的面子，我欠了经理一个人情，他又不进来，搞什么鬼呢？”

叶子听了这话，好像我在说她欠了我一个人情似的，很心虚地说：“他说他和我在一个厂不好意思。”

我说：“不好意思，就不要来求我嘛，不好意思，以前不是和你在一个厂吗？我帮他介绍工作，他都觉得难为情，觉得没面子，他表姐靠作老板的情妇帮他介绍工作，他怎么就接受了？靠着表姐作老板的情妇的面子生活，他一个男人家怎么就好意思了？”

叶子被我问得不好意思，说：“以前不同，现在他觉得自己被炒掉了，没面子，他都不好意思见我。”

我说：“这种人活该没有工作，活该没饭吃，活该到处流浪。不进来你早说嘛，我费了那么大劲，给他说好了，他又不进来了，这样的人还算是男人吗？”

叶子见我脑子转不过弯来，就转移了话题，对我说起了程

清她们已经辞工的事。我很是惊讶，离别之情袭上心头。同时，这对我来说，多少是一个打击，多少是一个挫伤。自责也漫过我的心田，如果我把她们拉过来，她们也许不至于那么快就向 S 城投降。

我们来时，个个雄心壮志，个个抱着美丽的梦想、憧憬和希望，现在她们却要回到起跑线上去了，回到家里由别人安排命运去了。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好久才说：“叶子姐，这是不可能的，你骗我的，不会的，不会的，她们还等着进好厂呢，她们还没有在好厂打过工呢，她们甚至连我们这样的厂都没打过工呢，她们只是尝到打工的辛酸，还没尝到甜头呢，就这样走了？不可能的。”

我说着说着流出了眼泪，自己将来是不是也要走她们的道路？因为无奈，因为抗争不过，而不得不放弃为美好的生活而奋斗的初衷，不得不走着别人以及命运安排的道路？

天哪，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是那么难呢？

叶子说：“我真的不骗你。她们这一走，我也想家，也想回去了。”

叶子这句话给了我一个新的更大的打击，我赌气地说：“你现在走我都不拦你。”

叶子脸上讪讪的，叶子说：“我来了两个月了，挣了差不多六百块了。挣到一千元我就可以回家了。”

我说：“回家吧，你们都回家吧。”

我不再理叶子。叶子没趣，只得走了。过了两天叶子又来图书室了，刚开始两人互不搭理，叶子坐在图书室不走，看着我，我只好与她说话了，说：“想通了没有？”

叶子说：“楚楚，我们有一个小组长走了，你跟吴生说说

让我去干吧？”

我又生气了，说：“工厂不是我开的，也不是老板，我说让你当小组长，吴生就让你当小组长呀？我跟吴生很少打交道，他不一定会给我面子，况且我求过他，现在真的再也不想求他了。”

叶子说：“你可以试试嘛。你要是不给他说明，我就辞工。”

我更加生气了，说：“要辞你就辞。难道你自己不会争取吗？你自己好好干，好好表现一番，只要你什么活都会，不用我求情，吴生自会提拔你。吴生虽然好色，但他手下的女孩子也并非个个漂亮，也并非所有的坐在管理阶层上的女孩子，都是与他有不正当的关系，他还是很看重才的。”

叶子说：“我实在不想作工人了，好辛苦哟。两班倒。上白班的时候还好，上夜班的时候，唉……”

我说：“比伞厂强吧？比你以前在龙岗强吧？你记不记得刚进来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说的？你说简直像进了天堂，你说你要大干一番，现在倒好，你又退却了，你以为挣钱是那么的容易的呀，腰都不用弯钱就到手了？你以为老板会白白地养活你呀？天底下没有这样的老板。”

叶子说：“我也不是怕吃苦，主要的，我天天做梦梦见爹娘。”

我说：“在家你整天惹爹娘生气，出来了你知道想爹娘了。想爹娘是很自然的，但有什么用呢？我们是要挣钱的呀。挣了钱给爹娘花，比单单地想爹娘有用得多。还有，有了钱，可以买自己中意的衣服，自己中意的化妆品，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要是自己没钱，就得向爹娘要，别说咱们的爹娘都没有钱，要了还不一定给你。就是爹娘有钱，也不如自己有钱，自己有了钱，往口袋里一伸就行了，爹娘再有钱，还隔着手

呢，还得张口要呀。再说了，这么大了早该自立了，不给爹娘钱花，反而伸手向爹娘要钱花，好意思吗？”

叶子说：“我知道呀。但我就是不想在这里干了。我不想干我的活了。”

我说：“现在打工打两天你烦了，要是回家呀，我保准你呆不了两个星期，你又想来打工了。”

叶子说：“到那时再来嘛。”

我说：“那么容易呀，说来就来了？而且一来就有好厂等着你、好工作等着你、好职位等着你？你看你们的头头，哪一个不是从工人熬过来的？你就不能熬一段时间？你在这里才干了多长时间？”

但叶子回家的念头，就是用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我不再白费口舌。我对叶子说：“有时间你去一下伞厂，告诉她们，我不让她们走，等到咱们这里招工的时候，只要她们愿意来，我一定想办法让她们进来。”

叶子去了伞厂，但程清她们回家的心意已决，她们说已经辞了工了，好不容易摆脱虎口，怎么着也不会再钻进去了。

但我仍不死心，我说：“她们什么时候走？你去送她们吗？”

叶子说：“下个星期四走，刚好我下个星期上夜班，肯定要送，我跟她们说好了。”

我说：“走时叫着，我也要送，挽留一下她们，就是挽留不成，也要去送一送，稍表心意，毕竟是老乡，咱们是一起来的呀。想想来的时候，咱们是多么热闹呀，现在，她们两个走，你和梦丽再一走，秋霞没了消息，还不就剩下我一个了？”

叶子说：“你也回去嘛，咱们一起走。”

我被这句话刺痛了，我叫道：“回去？就这么着回去了？”

你别拉‘老干部’下水，你也拉不走我，不在 S 城混个人样来，我是决不会回去的，我决不作逃兵。”

叶子说：“你不走我也没办法，也不是我不让你走的，是你自己不愿走的，你也别怪我把你一个人扔在这里。”

我说：“人各有志，我凭什么怪你呢？我现在翅膀硬了，不再害怕一个人呆在 S 城了，不像刚来的时候，你一说走，我就觉得心里面好没着落，现在不怕了，我心里慢慢地有底了。”

程清她们走的那天，我和叶子一大早就赶去她们的工厂了。

程清和春霞见到叶子很是亲热，见到我则很是吃惊，她们说：“呀，楚楚怎么来了？你那么忙怎么有时间来了？真没想到你会来。”

见到她们两个，我心里一阵难过，她们怎么熬过来了！也许整天不见太阳的缘故，她们俩都比来的时候白了，而且竟然也胖了些，加之都添了新衣服，好像漂亮了些洋气了些。

我说：“你们非走不可吗？我们厂的隔壁的一家厂在招工，听说比我们厂还好，你们不如试试。”

程清说：“我家里的信一封接一封来，要我回家。最近，还连发了两次加急电报。我要是不回去，说不过去了，出来的时候惹家里人生气，现在还惹家里人生气，我心里也不好过。”

春霞说：“好不容易出了火坑，再去跳另一个火坑？不了，不了，我打工打怕了。楚楚，你看看，我们俩的屁股都坐大了。”说着把屁股扭向我。

我在她们的屁股后面转了转，也许因为心理作用，惊叫道：“真的大了。”

这一叫不当紧，两个人的脸色更难看了。

我说：“你们有没有秋霞的消息？我真的很担心她呀，我做梦都梦到她。我把她安排了一个厂，虽然那个厂不好，但最

起码可以解决最迫切的住宿问题吧，我叫她先安顿下来再说，一再叮嘱她要是辞工，先同我讲一声，一个星期后我见她不来找我，便犯疑了，去她厂一看，厂里的人说她三天之前就走了，她只在那里干了三天。她真的太过分了，走时连话都不给我。”

春霞说：“她说她不敢再找你，怕你骂她。她说那个厂很差的，没钱赚的。”

我说：“进厂时就知道这个情况呀。我不是告诉过她，先找到工作再辞工嘛？她就是不听。”

春霞说：“你不用管她，也不用为她费神。她在家就这么任性，说她她不听。”

程清说：“当初她从伞厂辞工的时候，我们就劝她不要轻易辞工，厂再赖，就像你所说的，最起码不为住而发愁。我们都说她进那个厂没把握，不要她辞工，她就是不听。她说，‘怕什么，我进不了那个厂，就找楚楚去。’我们说她，她就是不听，好像脑子发了热一样，非辞不可，还与组长骂了一架，组长当即把她赶出去，只退了身份证，工资也没给。”

我说：“不是说不拉她，我给了她机会，她自己不珍惜，自己眼睛近视，让她背视力表她不背，就站在那里，气得我要死。”

停了一下，我又说：“你们生我的气没有？”

她们说：“我们生你啥气呀。”

我说：“秋霞找我时，我们厂本不招工的，但看到她哭得挺可怜的，我便硬着头皮找了吴生。吴生问我几个，我怕他拒绝，就说只有一个，我没敢说多。但谁知道招工的时候，广告上是说招几个女工。当时我就很后悔，但已经来不及了。你们那时也已上了班，我和叶子也要上班，就是你们不上班，我们

也没有人去叫你们了。为什么叫梦丽呢？我是这样想的，因为秋霞有一只眼近视，我怕她混不过去，她要是混不过去，这个机会岂不是浪费了！加上梦丽又小，不如让她来试试，若秋霞通不过呢，再让她试，她是不近视的，证件又全。所以我就没有叫你们两个来。”

程清说：“我们不生气，知道你的难处。”

春霞说：“在外面自身还顾不了自身，也只能各顾各。就像秋霞，说起来好像我不操她的心，你想想我怎么操心？说她她又不听，她出厂了，我自己还不能给自己找厂呢，哪有本事帮她找厂。她表姐气得也不理她。刚出厂的时候要钱还有，上次来要钱，她表姐说，‘没有。’秋霞哭了。她表姐说，‘你哭我也没有钱。不叫你辞工你非辞工，自己闯了祸了，我们也陪着受罪。’”

我的心被戳了一下，我说：“后来有没有给？”

春霞说：“没有。”

我说：“那她怎么办？又没住的又没吃的又没有一分钱，叫她怎么办呢？她表姐也是，怎么心那么狠呀？是自己的亲表妹呀，见她落难，也不能撒手不管哪。”

我们好久都没说一句话，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还是我先打破了沉默，我说：“她怎么没同我讲没钱的事？要不然，没多的，最起码，二三十总是有的，你别小看这二三十呀，说不定能帮她渡过难关呢。”

春霞说：“我也没钱，我的钱要是借给她，我家都没法回了。哎，不管她，全都是她自找的。”

我说：“她一个人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也不跟我们联系一下，会不会出事呀？S城这么乱，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我很想说她差一点没被强奸的事，但我憋住了。

程清也说：“就是，她不会出什么差错吧？”

叶子坐在那里对秋霞的事并不发一言，听到程清这么说，便接着说道：“秋霞那么大了，也不是第一次打工，应该会保护自己。”

我不想再谈秋霞的事，便说：“你们知道怎么坐车回去吧？”

她们说：“李华送我们。”

我说：“他怎么那么好呀。”

春霞说：“还好呢，程清同他商量好长时间，刚开始他不同意，说忙，我们同他算一算刚好我们离厂的那天他上夜班，他没话说了，但他就不说‘好’，后来我和程清商量了一下，由我们出来回路费，包路上的吃，他说多给他三十元他买烟抽，我们不同意也不行呀，现在用着人家了，人家说啥我们还不答应个啥！”

叶子说：“我告诉你们路线，你们自己可以走呢，何必多花钱又求他。”

程清说：“路上有个男孩儿照应，觉得有个靠头，心里面也踏实些。”

我说：“那倒是。”

但我心里却在说：“把别人当作靠山，不如把自己当作靠山。扔掉心理上的拐杖，走路才会走得轻松。”

我告诉程清：“见你们走，我也特别想家，叶子见你们辞工回家，她也要辞工回家，看来我真的不应该骂她，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叶子听我这么一说，来劲头了，叶子说：“楚楚这句话说到我心窝窝里去了，我本来是不想回的，但一见她们回家，我也就想回家了。”

春霞说：“叶子你回家干啥呢？你呆在那里那么好，我要是你，我就不回去，我回去实在也是被逼无奈。”

程清也说：“叶子你回去干啥呢？你回去真是可惜了，好不容易找了个好厂，不好好干几天再回去，那么急着回去干啥？”

春霞说：“叶子，是不是赵光明不在这个厂干了，你不得见他了，才回去的？”

叶子脸红了，说：“我才不想他呢。才不是呢。”

我看了叶子一眼，叶子被我觉得低下头去。也许春霞的话是对的，我仔细想想，还真的是赵光明没了工作之后，特别是找赵光明不那么容易之后，叶子才闹起来了回家的病。

哎，她什么时候才能醒悟呀！现在是爱情第一的年代吗？S城是爱情第一的地盘吗？

说着说着，差不多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了。她们俩要请我们吃午饭。我们怎么好意思呢。我们坚决地拉着她们的手，不让她们去买。叶子也困得上下眼皮打架，她说要回去睡觉了，晚上还得上夜班。我也出来半天了，也要回去了。但我们还是等她们吃过饭上了车才回去。走在路上时，我说：“我敢肯定她们对我有意见。她们也真是的，想进咱们的厂，又不对我说，就是有机会让她们进来，我能说，‘程清，春霞，你们辞工吧，到我们厂来吧。’我能这样说吗？我要是把她们拉过来，将来要是有了不好，她们肯定要抱怨我，‘还不是楚楚硬让我进来的？不是她硬让我进来，我哪会这样呢？’你想想看，道路能会是平坦的吗？哪能百分之百的好呢？要是有一分之一的不好，她们抱怨起我来，我哪里有话说呢？要是她们求我，就不一样了，就是再不好，她们没有话说，是你们自己要进来的，就是罗网，也是你们自己要投的，是好是坏与我无关。但

她们就是不说，她们要是找找我，我也不会不帮忙。”

叶子先要我不要多心，然后也附和我的话：“这些人也真是的，老是想着别人应该想到她们心窝里去，主动地帮她，别人哪里知道你们的心思？人家咋恁该死。”从那日之后，叶子很少去图书室找我。这样一连过了十几天。我心里面慌慌的，不知道叶子是安心了工作，还是已经辞了工。我找叶子不仅不方便，不好找，而且我也实在不愿意找叶子，一见到她，我们就会因她辞工的事而不开心。梦丽简直像叶子的影子，也不来找我。

直到有一天，梦丽看到饭堂里的小黑板上来信名单中有她的名字，她才和叶子一起来到图书室取信。叶子的表情很不自然，不敢直视我。梦丽的笑容，显示着她在这里过得很开心。梦丽叫了一声“楚楚姐”，我便把她的信给了她。梦丽接信的手微微颤抖，她把它握在手里。梦丽只是握着信，握得紧紧的，就是不拆开。我和叶子都等急了，我们迫切地想知道来自家乡的信息，我们恨不得把那信抢过来先睹为快。

梦丽说：“楚楚姐，我们辞工了。”

这句话点燃了我心中的怒火，我赌气地说：“不要跟我说你们的事我不管，我管不了。”

她们也都不吭声，我继续说：“你们辞工了，才跟我说，这时候跟我说，有什么用？”

梦丽小心翼翼地说：“我的辞工书递给了组长，组长还没交上去，组长说，要是我想通了不想走了，可以不算的。”

我冲着梦丽说：“回家回家，家里有啥好吃的等着你们哪？你才来多久呀，你就回家？我好不容易才把你弄到这个厂里来，早知如此，我根本不管你们的事。”

梦丽小声地说：“其实我不想走的，叶子姐回去了，就只

有我一个人。”

我说：“你心里只有叶子姐是吧？我不是你姐姐是吧？我没管过你，没尽过姐的责任，是吧？”

叶子责备梦丽说：“我不叫你跟楚楚说，你偏偏跟她说，这下好了，对着咱俩发一通脾气，你心里高兴了？”

我说：“走的时候，一句话都不对我说，才好呢。眼不见为净。我也省得心烦。”

叶子说：“不是不跟你说，一跟你说，你就发火，火气那么大，我怎么跟你说？”

梦丽趁我们吵架的工夫，把信拆开看了，我看到她眼里噙着泪花，便很想把头伸到信上去，但又不好意思。

叶子说：“信上写的啥，值得这么掉泪？”

说着就把头凑过去，梦丽已经来不及收信了，只得让她看了。我见叶子都看了，也禁不住把头伸了过去。原来是梦丽的妹妹写来的。她妹写道，秋季的庄稼被淹了，今秋收不到多少庄稼了，爹去建筑队没挣到钱，娘因为没钱买化肥，跟爹打了一架。她还写道：“咱娘卖了麦子给咱俩一人添了一件新衣裳。你的新衣裳咱娘给你锁在柜子里了。咱娘这几天老是跟爹生气，说，人家的闺女有新衣裳穿，就你闺女倒霉，长这么大，没穿过你一丝一线。”

我信没读完，就流出了眼泪，这封信有好多错别字，有一些句子还不通顺，但感动得我们个个眼里有泪。就是大文豪也很难让我们三个同时流泪的呀。

我说：“梦丽，还回不回家？回家干啥呀？在这里多挣点钱，为家里分分忧，尽点孝心。你想想看，在伞厂多受苦呀，我好不容易把你拉过来你就走，也太伤我心了。你现在吃得比家里好，你家里哪里顿顿都有菜？这里不管咋的，总还有两个

菜，一个肉菜一个素菜，还有一个汤，在家里你哪能吃得这么好呢？住，你也没这里好呀，大吊扇一个劲地扇，这么热的天气，宿舍里也不热，能睡个安稳觉。在家里你哪能呢？我听说你家里连个电风扇都没有。就是有，你娘也不舍得你们一个劲地扇呀。上班还有空调，热不着晒不着又累不着。在家上哪去找这么好的活呢？在家里，就是托人又花钱，也找不到这样的活呀。农活你也不是没干过，不管刮风下雨，天多热，你都得干，又脏又累。慢了，父母骂你，人家还笑话你。你爹，一个大男劳力，去干建筑队的活，建筑队的活，你也不是不知道，吃的是啥？住的是啥？那是啥活？你比我清楚得多，我也不用多说，就这，干了半年，你爹还没拿到钱，就是拿到钱，你爹辛辛苦苦干一个月，还不如你这个小姑娘挣得多。你想想看，在家里的时候，你拼命想出来挣钱，建筑队你也去干过，那吃的啥苦，我也不用说，你心里最清楚，挣多少钱，你也心里很清楚。现在你月月三百多，还不舒服？钱拿在手上心里难受是吧？”

梦丽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掉。

我说：“不回家了中不中？在这里享福中不中？多挣点钱中不中？有钱了你可以自己办嫁妆，你爹娘能给你办多少嫁妆？到时候，抬着一点点嫁妆出嫁了，婆家人也看不起。别走了，挣点钱办嫁妆，省得你婆家的人看不起，也免得你爹娘为你的嫁妆发愁。不走了，中不中？”

梦丽说：“中。明天我去跟小组长说说，把辞工书要回来。”

我说话的时候，叶子一言不发，听梦丽这样一说，叶子眉头拧起来，冲着梦丽说：“你不回去，叫我一个人回去呀？”

梦丽吓得不敢吱声，我拦住叶子说：“你也把你的辞工书

要回来。要么，你为什么不能一个人走呢？我就可以一个人留下来。”

叶子的眉头松了下来，叶子说：“我的我已叫组长交到主管那里了。”

我说：“那有啥？你不好意思要，我去帮你要。”

叶子说：“别，别，你知道，她们劝了我好多次，都没劝住我，到头来，反而自己又把它给要了回来，多不好意思呀，她们肯定笑我。”

我说：“你这个人呀，什么都不重要，就是面子重要，面子能值多少钱哪？能吃能喝？到头来，你肯定要吃这面子上的亏。你现在已经在吃这面子上的亏了。你要是不改，保管叫你‘好戏还在后头’。”

叶子说：“说句心里话，离走的日子越近，我倒是越不想走了。”

我说：“这才是对的，包你到家不到一个星期，又要想 S 城了，又要想打工了，到那时，可别再给我写信说‘楚楚帮我找一个厂吧’。”

叶子说：“哎哟，看你神气得哟，你放心，我就是再想来，也不会找你的麻烦。我找旁人也不会找你。”

我见叶子当真了，故意气气她：“听着，这句话可是你说的呀，你到时候，别忘记了自己说的话。”

我见叶子气得脸红脖子粗，得意地说：“总之，今天我胜了，现在一个人的不是我，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打工，而是你一个人回家。看你回到家，亲戚朋友问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你怎么说？现在我有了伴了。”

叶子笑了：“你今天想要气死我，是吧？我就不气，我偏要笑。”说着哈哈笑起来。

我说：“我脸上不笑心里笑，谁脸上在笑心里在哭？”

梦丽说：“楚楚姐，你别说了，你再说，叶子姐就要哭了。”

我便说：“好好，不说了，今天梦丽做了一个伟大的选择，一切听她的。叶子，说是说，笑是笑，咱们可是姊妹们，姊妹们亲不亲，在家里还无所谓，外面可不比家里，走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去送你。”

叶子说：“你真送我呀？”

我说：“那还用说，程清她们，我都送了，我难道会不送你？肯定要送的。”

叶子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说：“咱们之间谁跟谁呀，用得着客气吗？”

梦丽说：“叶子姐，我可能没法送你。”

叶子说：“送啥。你楚楚姐，我本来也是不要她送我的，但盛情难却。你只要在这里好好上班就行了。我回去跟你娘说说，要她放心。楚楚，你们两个有没有啥话捎回家？东西我可是不捎，我个人的东西就带不了了。”

我说：“你看你吓的，先把话拿出来堵人的口，你什么样的人，我们还不清楚？你不用害怕，我们也不会张嘴，我们还怕吃‘闭门羹’呢。”

叶子说：“就你‘门缝里看人’，你也不是不知道不好带。我又是个人，哪有那么大劲呢？说正经的，有没有话捎，话放在肚子里，不占地方也不压人。”

我说：“你把这里的具体情况，跟家里面讲一讲，家里人就放心了。”叶子走的时候，果真到宿舍里叫了我。叶子背着一个大包，提了一个半大的包，手里还拿着一双工鞋，对我说：“工衣退了，但工鞋不给退，我也不拿回去了，送给你吧。”

我说：“天哪，这么大的鞋，我咋能穿呢？我也穿着，你拿回去吧，你还可以穿。”

叶子说：“拿不了了。还有一些东西，我放在梦丽那里，我叫她分给你一些。”

我说：“天哪，你想得多周到呀？放在她那里。放在她那里，我好意思去要吗？”

叶子有点过意不去，解释说：“我懒得拿下来了。”

我说：“算了，算了。我也不想你的东西。这双鞋，你倒是拿下来了，你就知道她不能穿，你就不知道我也照样不能穿吗？算了，你也不用带回去了，我问问李丽华能不能穿，要是她不能穿，我就扔掉吧。”

叶子说：“不好意思。这双鞋还好好好的，我还把它刷得干干净净的，你尽量穿吧，丢了可惜了，实在不能穿，你就把它扔掉了。反正给了你，我不管了。”

我说：“好了。好了。咱们别再磨嘴了。走吧。”我执意拎起大包。

我拎起大包来，有点吃力。

叶子就有些过意不去，就说：“我来吧。”

我很执拗，叶子脸上更加露出过意不去的神色。

我们走在路上，一句话都不说。我们没有话说。我脸上的神色很不好。叶子不得不看着我的脸，不得不倍加小心。也许因为我心里的火没处使吧，走路时就不看路，只管走，结果一不小心，一脚踩在一个小石子上，栽在路上，膝盖也破了，并且流出了血，我痛得直流泪，手捂着流着血的膝盖，龇着牙咧着嘴，那个大包也被甩在一旁。

叶子顾不上捡大包，站在我旁边束手无策，脸上更有过意不去的神情，半天她才掏出一块纸巾，让我用来擦拭，一边

说：“楚楚，你回去看一下医生，让文阿姨帮你包一下。”

我不吭声，好像没听到她的话，我咬着牙站起来，想去捡那个大包重新背在肩上，叶子忙说：“不行，不行，你的膝盖还在流血呢，你赶快回去吧。”

我赌气地说：“我不回去。”说着我自顾自地捡起了大包。

叶子见我牛脾气上来了，便说：“那你背这个小包吧。”

我说：“不。我就背这个大包。”

叶子没办法，只得帮我把大包放在我的背上。我咬着牙把她送到可以坐车的地方。幸好那地方离我们厂不远。叶子见我的两个腿上已经流满了血，就说：“你赶快回去吧。我自己站在这里拦车，上车时会有人帮我的。你赶快走吧。”

叶子完全被我感动了，说话都不流利了，声音也颤颤的。我不想见叶子上车对我挥手说‘再见’的情景，便说：“到家立即写信报平安。别让我们在这里挂念你。”

叶子说：“你放心，我一到家就给你们写信。不用挂念我，我也出过好几次门了。”

我说了句：“路上小心。”

便转身离去，没再回头。我并没有太多的离别情绪，毕竟有梦丽可以同我讲讲家里的事，我一个人在他乡生活的勇气越来越大了……我的腿好长时间才恢复过来。文阿姨骂我怎么这么迟才来让她包扎，说，都发炎了。大约有半个月的光景，我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

梦丽偶尔到我那里去，我们就算算叶子走了几天了，是不是该到家了，信是不是已经写了，是不是已经在路上了，等等等等。有时我问梦丽是不是很孤单？梦丽的眼里就含着泪，说：“俺叶子姐一走，我觉得心里可那个。”梦丽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

我说：“心里没着落是吧？心里不安全是吧？觉得心里没靠头了，是吧？”

梦丽点点头，说：“对对。心里好孤单。以前打饭总是她挤着去打，我总是站在旁边接着，现在我得一个人去打饭，第一天我不敢去跟人家挤，现在被逼着与人挤，也不害怕了。”

我说：“梦丽，你早晚要自己撑起一个家，不能老是想着靠人。你现在心理上正处于过渡期，咬咬牙，过了这一段时间，就好了。你可以结交一些朋友，以前你有叶子，你们也不跟别人玩，就你们两个玩，现在叶子走了，你可以结交一些其他的人。‘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想家了，就到我这里来。反正我上班清闲，咱们可以聊聊。”

梦丽说：“楚楚姐，我觉得跟你说了这一通话之后，我心里好受些。”

我说：“你会慢慢地觉得有没有叶子是无所谓的。”

叶子离去的三天之后，我收到了程清写给我们的信，上面写道，她回去之后，到各人家里去了一趟，梦丽的娘一见到她，就又哭了一大场，梦丽的妹妹说，她娘想梦丽想得整天哭，梦丽的妹妹还说，她在梦里梦到她姐了。

程清在信中批评我：“楚楚，你太不应该了，来S城那么长时间，你才写了两信封回家。我去你家时，只见到了你妈，你妈说，你妹你弟一放学回到家，就问有没有你的信。楚楚，抽空写信吧，多向家里报告一下你那里的情形，让家里放心，家里人是多么地想知道你在那里的情况呀。楚楚，你再忙。我就不信你连写信的时间都抽不出来。”

讲到叶子时，程清说，去叶子家时，她只见到了叶子的娘，一到她们家，叶子的娘就说：“你咋回来了，她们几个呢？”然后叶子的娘就说，叶子刚走的那阵，叶子的爹两天没

沾一口饭。当程清说叶子快回来时，叶子的娘就说：“我就知道她哪里都呆不长。谁养的狗谁还不知道狗的脾性！”

讲到秋霞时，程清说：“秋霞的后娘说，‘秋霞有了啥事，她才不会跟咱说。她自去了 S 城，从没给家里来过信。听人说，她在那里挺挣钱的，她不跟咱说，咱也不知道。’”程清还说，当她告诉秋霞的家里，她失踪了的事时，她后娘说，她不知道这事，一点反应都没有，一滴泪都没掉，她还说秋霞见过世面，根本不用担心，秋霞的爹也不着急。程清感叹地说：“这后娘真的是差了一大截，要是亲娘，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大哭一场，说不定非逼着男人，借钱也得来 S 城找女儿不行。我早知是这样，根本不会去她家。我本来想，我有责任告诉她家里的人真实的情况。谁知竟是这样？恨就恨不听春霞的话，春霞不让我说，我偏偏说，结果自讨苦吃。”

梦丽看了程清的信，哭出了声，我也心里不好受。我不好受的是，梦丽的娘想女儿想得天天哭，我妈为了我一滴泪都没掉过，同样是女儿，梦丽真是活得值。她多幸福呀。一个多星期之后，叶子的信也到了，叶子说：

“我一到家就写了这封信，我怕你们挂念我。”

“幸好我回来了，全村的人都在议论 S 城，说了 S 城很多坏话。家里人都在讲秋霞在 S 城失踪的事。关于秋霞失踪的事，什么样的说法都有，真的可以说是千奇百怪。我听到这些闲话，又好笑又好气。S 城人在拼命挣钱，家里人没钱也不想法挣钱，就知道说东家长西家短，编人家的故事，看人家的笑话。幸好我回来了，不然的话，家里真的要闹翻了天。家里人甚至于议论我们在 S 城也失了踪、被人绑架、被老板关在厂子里干活出不来了。哎，幸好我回来了，梦丽的娘，眼泪都哭干了，她见人就说，悔不该把闺女放到 S 城去，差不多要疯了。”

梦丽的娘，楚楚的妈，俺娘，三个妇女商量着要来 S 城找咱们呢。你说可笑不可笑。我回来得好及时，平息了这场风波。要不然，不知道家里面会出现什么乱子。楚楚还不让我回来，还真亏了我回来了。我在 S 城的时候，整天做关于家里的噩梦，我就知道不对劲。就是觉得非回来不可。现在你们也不用担心了，我把那里的情况，给你们各自的家长都说了。她们听了之后，对你们的工作，对你们在 S 城的情况，都很满意。她们听我说起那边的情况，还怪我不该回来呢。你们就在那里安心地工作吧，不用挂念家里，家里一切都好。只是别忘了多写信回家。”

这封信像那冬夜里的篝火，温暖着我们孤寒的心，也像那家传秘方，疗养着我们的想家病。

从此之后，我更加疼梦丽了。有了一点好吃的，我就请她来分享。看着她吃，我觉得是一种幸福。梦丽每一次见到我，总是一脸的快乐。

后来我对我妈讲起我和梦丽的这段生活时，我总说梦丽是一个命好的人，我是一个苦命的人。

妈妈不同意我的观点，妈妈说，自己种的果树结的果子，吃起来才最甜。我心里面其实非常同意妈妈的观点，但妈妈在这样的背景下，说出来这样的话，我就心里面不高兴，觉得妈不疼我。

记得小时候，我曾做过一个奇怪的梦，梦里说，妈不是我的亲妈，我的亲妈是个仙女。后来我的仙女亲妈亲自下来人间，把我接到了天堂。醒来时我流了一脸的泪，长这么大，我做过的不知道多少个梦，这些个梦基本上都忘记了，只有这一个关于“亲妈”接我过快乐日子的梦不曾忘记。

我见妈妈不同情我在 S 城的遭遇，心里很不平衡，我就夸

大我在 S 城吃的苦，不停地讲，不停地说，拼命想感动妈妈，但妈妈就是不吭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当我说到我过春节的时候，水饺都没吃到时，妈的眼里才有了泪花。我不明白，妈妈为什么听到这么个简单的事而流泪？我同妈妈讲，我曾经有好几天，穷得一天只吃一个五毛钱的馒头时，妈都没一滴泪呀。但我的目的已达到，我也就闭上了我的嘴巴，况且我早就讲累了讲烦了想休息了。

也许老天有眼，叶子回家没有多久，李华就来找我帮忙了。我见他时，他穿着一身便装，像一个落难者一样，没有了一丝一毫在伞厂作门卫时的神气了。他说他因为打架被炒掉了。我没吭声。他又说他找了好多天工作都没找到，龙岗横岗都去了，我仍然没吭声。他终于沉不住气了，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一份工作。我说我们这里对门卫要求特别严，不仅要个高而且要退伍军人，他说作不作门卫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先有一份工作，哪怕作搬运工都行，只要有一份工作。他说他快撑不住了，再找不到工作，只有回家这条路了。

我心里想，你根本只有回家这条路可走，你根本不配出来闯。

但我不能就这么打发了他，我说：“谁没有困难的时候，向来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你帮我来我帮你，这样大家才有立足之地，老乡在外相互帮助更是人之常情。”

李华听我这样一说，本来不存什么希望的眼睛里，燃起了希望之火。他说：“麻烦你尽快帮我问问。我真的支撑不住了。”

我的眼睛里隐藏着轻蔑，我说：“这样吧，两天之后，我答复你。”

他说：“能不能今天下午？非两天之后不行吗？我本来打

算今天下午走的。”

我说：“对，非两天之后不行，管事的经理现在不在厂，两天之后才回来，并且他回来之后，能不能问成事，我也没有把握。我来这家厂也没有很长时间。这样吧，你要是对自己的运气抱有希望的话，你就多留几天，你要是不抱希望的话，你就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你自己决定吧。”

李华问我：“你估计有多少把握？”

我说：“没成功之前，我没有任何把握。”

李华说：“那我就等等吧。”

我说：“随你。”

两天之后，前门的门卫通知我说：“前两天找你的那个小伙子又来了。”

我说：“请你告诉他，我脱不开身，麻烦你告诉他，他的事没办成。”

后来听叶子说，他回了家，在家里曾想过再来 S 城，想想找工作的艰辛，就没敢来。

## 18. 第一次寄钱回家

来的时候，我们想着挣了钱之后，可以随心所欲地、欢天喜地地挥霍钱了；来了之后还没有开始挣一分钱，就已经在买化妆品和衣服的计划里，花去了几个月的钱，但真的等到我们用颤抖的手，接过那广东人称为“粮”的工钱，却不舍得花一个子儿，首先想到的就是把钱寄回家。当我们没有钱寄回家的时候，看到同事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把钱寄回家，特别是看到他们骄傲的面孔，看到他们发自内心的自豪，就特别地嫉妒和羡慕，恨不得也赶紧有钱寄回家。特别是那些个老乡们，只要看到或者听说他们寄了钱回去，哪怕只寄了一百元钱，我们也心里面像打翻了五味瓶。我们脑子里想象着，家里的父老乡亲们聚在一起谈论，某某寄了多少钱回家；想象着寄回家钱的老乡们，他们的父母对人讲起他们的孩子，在 S 城挣了多少钱、寄回家了多少钱的那份骄傲和自豪，就更加地心里面嫉妒和痒痒。所以我们个个都在拼足了劲攒钱，而且大家还在拼足了劲比着攒钱，比着省钱。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一分钱都不舍得花，不该买的东西，我们绝对不去买，可买可不买的东西，我们照样不买，应该买的东西，我们也尽量不买。

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家里不是很富裕，所以就很省钱，但在这里，不但是省钱了，简直可以说是吝啬鬼了，一分钱都不舍得花，而且就是花一分钱，也会觉得心疼。

花父母的钱是那么地不容易，因为向父母张口要钱很难为情，而且有时候，父母如果觉得我的花钱计划不合理，就会拒绝给我钱，但那时候我花起钱来，真的没有觉得心疼，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而且有时候，还抱怨父母小气，看不起父母，对于来自父母或者长辈的“日子比树叶子还稠”的教训，心里面更是不服气和对抗。我们曾经把钱斥为粪土，从来也没有觉得花钱心疼过，就是把钱丢了，也没有觉得心疼过。

但现在，哪怕只花出去一分钱，哪怕这一分钱是为了自己而花出去的，也在心里面好心疼的。我们只想着一分钱一分钱地积攒下来，寄给父母，让父母分享一下我们收获的喜悦，只想着父母也可以在人面前，自豪地说一句“我们家的妞妞也寄回了钱啦”。

叶子在家里是老么，花起钱来不眨眼，但现在，她为了能够寄钱回家，后来确定走后，为了能够多带些钱回家，她连一床蚊帐子都不舍得买，她宁愿被蚊子咬，一个晚上被蚊子咬醒几次。

在第一次寄钱回家前的那段攒钱的日子里，我几乎是天天晚上回到宿舍之后，趁李丽华不在的时候，把门反锁上，然后打开上了锁的柜子，再从放在最里面的衣服中间，拿出一个用一层又一层的纸包裹的薪水，用颤抖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数着，一边数着还一边心里面怦怦地跳，怕钱被老鼠吃了，又怕钱说不定那天被贼或者李丽华给偷去了，还怕正在数钱的当儿，李丽华拿钥匙开门闯了进来，尽管我知道那门是反锁着的，就是她有钥匙也开不了的。数钱，担心着钱被偷去，以及算计着什么时候可以攒到一千元，可以寄钱回家了，是我每天的功课。

我终于攒够一千元了。梦丽也攒够了一千元。我怕梦丽一个人在寄钱回家的路上出了不测，又怕她一个人不会寄钱，就

坚持着让梦丽和我一起寄钱。梦丽她也不敢一个人去寄钱，但她说她可以和她的同事一起去。不过，我还是不放心，我还是坚持着让梦丽和我一起去寄钱。

我们选了一个星期天。我们都把那钱用报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先是放在包里，但又不放心，唯恐它从包里跑了出去，还怕一不小心被人抢了包，就时不时地把包的拉锁拉开，把手插在包里，摸一摸那钱。但这样子不好。怕无所不在的贼看出了我们的异常，估计到我们包里有钱，正给他们提供了机会。还怕老是把包打开又拉上，会把钱弄丢了。后来我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们每个人都把那包着钱的纸包拿出来握在手里。这样我们就可以时时地告诉自己，钱还在手上，心里面也好放心。而且人家看到我们两个最底层的打工妹形象的女孩子，手里面拿着一个纸包，任何人也不会想到这是钱。

我们就这样提心吊胆，来到了镇里的邮政所，那里已经排了长长的队伍，个个都是和我们一模一样的装束，奇怪的是，他们的表情大都很麻木，梦丽的表情也很是麻木，我没有发现一个人像我那样激动得不能自制的。我把钱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攥得手心里都出了汗，我还不不停地东张西望着，看看有没有可疑的目光和可疑的人物。梦丽排在我的后面，我时不时地提醒一下麻木的梦丽，注意财产的安全，不然的话，我们可是连哭都找不到地方呀。

那队伍慢慢地走着，但人数好像并没有减少，前面的人走着，后来的人来着，颇有些前扑后继的味。

排了好长时间的队之后，我忽然发现好多人人都拿了一张纸在填着，才想起我们一时激动得连汇款单还没有填呢。我叫梦丽排着队，自己从队里面出来，拿了汇款单。之后，我把钱交给梦丽，叫她一定要小心，要把钱攥得紧紧的，说不定会有人

抢钱的。但我还是不放心，我一边填着汇款单，一边用眼睛盯着梦丽手里面的我的钱，心里巴不得一下子就能够填完，但手在发抖，写得很慢。我终于把它填好了。我本来打算帮梦丽填的，但我不放心梦丽帮我拿钱，我怀疑她有没有能力保护好我的钱，就又亲自拿了我的钱，也帮着梦丽拿着她的钱，叫她参考着我的汇款单写。

终于轮到我们的了。我们终于把钱颤抖着递给了坐在玻璃窗里面的工作人员，终于拿到了汇据，终于从那个邮政所里出来了。出来之后，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寄钱简直像受刑一样，但寄钱之后，心里面却是满心的欢喜，特别是想到父母收到钱后，那合不拢嘴的笑容，就更加地满足和骄傲了。

## 19. 打工妹没有中秋节

我在 S 城的第一个八月十五到了，这一天的一大早，我就感到极不舒服，我立即意识到“例假”也许今天来罢，于是就同吴助理讲了我选择今天作为一个月唯一的一个休息日。吴助理同意了。但就在从写字楼回到宿舍的路上，我忽然痛得直不起腰来，一下子觉得浑身无力，一步都挪不动，还出了一脸一身的冷汗。要是在家，我肯定要哭起来，但现在，我哭给谁看呢？就是哭，又有什么用呢？我的哭能够拉来我想要的疼和爱吗？我真的没有这个信心，特别在 S 城。我只得咬紧牙关。除了咬紧牙关去渡难关，我对自己说我别无选择。我当时虽然难受得恨不得马上死掉，但我无法使自己躺在这难受里，我必须让自己从这难受里站起来。尽管站得不稳，但我站了起来，不过我站不起来身，我就蹲在地上一步一步地挪到医务室……

医务室里唯一的一个女医生文阿姨，被我的光景吓坏了。我说了声“痛经”，就倒在地上了。文阿姨六十多岁了，没有足够的气力把我抱到病床上，她只好连拖带拽地一点一点地把我拉到病床上，先让我喝了白开水，然后喂了我止痛的药，但那止痛药不能立刻止痛。文阿姨征求了一下我的意见，便对我针灸。但还没有针灸完，我就憋不住了。我要上厕所拉肚子，文阿姨只得结束针灸让我去厕所。那会我不知道哪来的劲，一下子冲到厕所去，又是拉肚子，又是要呕吐而又呕吐不出来。

文阿姨就跑到厕所里帮我捶背。就在文阿姨帮我捶背时，哗啦一声，我胃里的东西一下子跑了出来，溅了文阿姨一裙子，但文阿姨顾不得擦自己的裙子，先去倒了杯水让我漱了口，见我稍好些，这才去换裙子。

我蹲在那里，全不管厕所里面的臭气熏天，我老是觉得有大便但又拉不出来，加之又没劲，就蹲在那里。文阿姨叫了我三四次，我连答应的气力都没有，后来文阿姨给了我纸巾，硬要我起来，说最好躺在床上休息，不怕的，总觉得有大便只是我的心里感觉，不会拉在裤子上的，要是再憋不住了再上厕所不迟。我在文阿姨的“逼迫”下，只得起了身。文阿姨又是连拖带拽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拖到床上，又让我饮了白开水和少量止痛片，然后去冲洗了厕所。

我慢慢地好起来了，后来我回到了自己的宿舍。李丽华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后来她终于回来了，见我躺在床上，先是关切地问我怎么了，后来听我说是痛经，她还是往常的态度，关上门走了。

我虚弱地说，别锁门。

这时候，我多么渴望有一个人，坐在我的床头，同我拉拉家常。工人们今天也都不上班哪，为什么梦丽不来看我呢？我对她多好呀，她为什么不来看看我呢？哪怕不同我讲话，哪怕只是坐在我的床头，哪怕只看我一眼，我也不至于心里面如此空落。梦丽去哪里了呢？如果今天工人们都上班，我也不会那么想她看我了，如果今天不是八月十五，我同样不会那么渴望她来看我。可今天是团圆的日子呀，是吃月饼和苹果的日子，我多么想吃月饼和苹果呀。李丽华也只是她去吃饭的时候，顺便帮我把饭菜带回来，然后继续到处跑着玩。我听到楼道里工人的脚步声，听到外面嬉笑耍闹的声音，我很想叫她们到我房

里面玩，帮我驱逐一下我房间里的冷寂的空气，但我没有力气叫。

直到吃完晚饭大约半个小时后，梦丽才来看我，她推开门，对躺在床上的我说：“楚楚姐，我听李丽华说你病了。”

什么意思？她是说，如果不是李丽华说让她过来，她都不会过来？

我说：“李丽华专门叫你过来的呀？”

梦丽说：“我们几个人去玩，回来的时候，看到李丽华站在宿舍楼梯口玩，她看到我对我说你病了。”

被人忘恩负义的伤感，漫过我的心和我的全身，我不仅觉得我的心凉了而且身也凉了。我没有什么话要同她讲了，她见我没话，就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两人就这样坐了四五分钟，她的眼睛移到我吃剩的饭菜碗，说：“楚楚姐，吃饭没有？”

我说：“吃过了。”

她停了一会，又说：“我帮你洗洗吧。”

我说：“不用，等一下我会洗的，或者李丽华回来，她会洗的。”

她便又坐着不动了。也不再吭声了。

我心里面净想着月饼和苹果，我很想她问我：“楚楚姐，你吃月饼没有？”“楚楚姐，我帮你买月饼去吧？”

但她就是不说，她只是呆坐在那里，像木偶又像傻瓜。但我沉不住气了，我是多么渴望吃月饼和苹果呀。中秋节不吃月饼和苹果，还叫什么中秋节？中秋节不吃月饼和苹果，怎么过得去？加之今天我生病，嘴里很没味，就特别渴望吃中秋月饼和苹果。但她就是闭口不提月饼和苹果的事，我实在憋不住了。

我说：“听说今年的月饼很贵。”

她说：“是。我们房的一个女孩子买了一盒，花了十元钱。”

然后我就等她的下文，她却没有了下文，我心里的希望，在经历过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不得不走向死亡。

又坐了三四分钟，她说：“楚楚姐，你有没有事？”

我说：“没有。”

她说：“那我走了。”

我很想说，你不去买月饼就算了，我也不强迫你，但你就多坐一会儿吧，你就这样不说一句话，只是干坐着，都行，都比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好。但我没说，我只是说：“好吧。”

当我说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的心里不只是难受，还充满着恨，我恨我对她为什么那么好，为什么对她好得把内衣内裤都拿给她穿？为什么对她亲得连最想吃的东西，都要分给她一半？

当我说“好吧”的时候，我心中对她的亲情慢慢减退……

她站起来，说：“我走了。”

这时我的心里已经没有了亲情，我平静地说：“好。你走吧。”

她走了。

我说：“不要锁门。”

她说“好”。就把门关上了。

当那关门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的时候，我忽然很想大哭一场，但又没有泪，我这才明白，当我说“好吧”、“你走吧”的时候，其实我的心中还是有希望的，只有听到她关门的声音，我的希望才完全像肥皂泡一样破灭。

我听着外面的欢声笑语，不知不觉地眼泪爬出眼角，顺着

脸颊淌下来，流入头发。今天是中秋节呀，举家团圆的日子呀，我不能和家人团圆就罢了，我竟然不能起床，去街上买点月饼吃。后来我的泪流干了。

就在我心里面充满着吃不到月饼的绝望时，文阿姨推门进来了，文阿姨说：“小王还没吃月饼吧？”

我一听“月饼”两个字，病也好了，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文阿姨笑吟吟地拿着一牙月饼，说：“这是我儿子前两天，特地从广州给我送过来的。写字楼的几个小姐，你和李丽华，我一人分一点，让你们大家尝尝鲜。”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重新刷地流出来。我接过月饼，咬了一大口，好香好甜好有味道，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月饼，也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月饼……

## 20. 爱情不来，来的是上司的性骚扰

当我看书看得眼痛得睁不开时，或者脑子因看书看得很累，很想放松一下，而在这时候又没有人与我聊天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一个人来，这个男孩子是爸爸同事的儿子，过年的时候，曾跟着他爸爸到我们家拜年。当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他衣着朴素，个子有一米七五左右，长得也不算瘦。他戴着眼镜，显得有些文弱。

当他父亲对我父母讲起，他儿子在大学里面的光荣事迹时，我父母的脸色就越来越黑。接着他们讨论起我的事来，他们一致认为我的成绩曾是那么地好，我曾经是那么地优秀，这样的一个人材，无论如何也不能废了。

我隔着门帘听到这些，心里面对他无名地恨起来，以至于他父亲找我说话，我也只是鼻子里哼一声，他主动地与我说话，我更是连哼一声都不给。我的不礼貌被父亲狠狠地骂了一顿，他却站出来替我解围，说他能够理解我的心情，他不在意的，我父母也不用放在心上。

后来他走进厨房，主动地帮我做一些家务活时，我没有拒绝。他很会见机行事，他见我做什么，马上就伸出一只手来援助我。就这样，我的心很快地被这个大我一岁的男孩子所征服。我甚至觉得爱上了他，同样地，我也觉得他一定爱上了我，他对我是那样地体贴和周到，他让我感觉到他无时无刻不

在注意到我的存在。

他临走时，悄悄地塞给我一张纸条，像情人一样温柔地对我说：“等着我的信。”他的脸红红的。在无人处我偷偷地打开了他的纸条，那上面是他的通讯地址。我情不自禁地神魂颠倒，情不自禁地陶醉了，情不自禁地沉浸在美梦之中。

他走后我就开始等他的信，直等到太阳从东边升起来西边落下去，然后月亮升起来又落下去。我不知道我等了多少个太阳升起来、太阳落下去、月亮升起来、月亮落下去；也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思念着他，思念着他的信。我在心里面恨着他，同时又原谅着他。但不管月亮如何瘦了又肥了，又如何肥了又瘦了，就是收不到他的信。我又不想写信给他，我怕妈妈知道了嘲笑我。那个时候我自卑得很，根本不敢主动地去爱一个想爱的人。

直到今天，我坐在这图书室里，有着这一大堆图书与我作伴，加之我被自己取得的一点点成绩激励着，且没有了妈妈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盯着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才敢写了一封信寄给了他。我在信中很客气地说，我现在在 S 城特区打工，深深地感到知识和技能不够用，很后悔当初没有听父母的话。我同时向他表达了希望他能够给我一些学习上的帮助和指点。最后我客气地说，如果他很忙，就不用复信了。

这封信寄出去之后，我的时间被众多的事情占据着，能够用来考虑那封信的命运的时间，已剩余得寥寥无几了。两个星期之后，在我差不多把那封信忘掉的时候，他的信来了。

我当时心情很激动自不必说，但他的信，我是越看越没有了热情。他在信里面讲述了他的平淡的校园生活，以及处于平淡的校园生活中的他自己。我在他的信里面，找不到他对我的一点点关怀、一点点在意。我甚至怀疑我把信寄错了人，是不

是另一个人收了我的信给我写下了这封信。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立即给他写了回信。我向他表达了在他乡打工收获时的快乐，以及很多时候的寂寞、孤独、无助和无奈，同时我鼓励他一定珍惜在校时的大好时光，千万别浪费了，以免像我这样过后悔恨。写着写着，我忽然豪情万丈，我说，虽然我现在没有他那么好的学习环境，但我并不甘落后，我愿意与他比试比试。

这封信寄走后如泥牛入海。有时我想起来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后来我终于不能忍受我的失败，就很贸然地写信给一个我非常信得过的一个男孩子。一个月之后，我得知，那个曾占据我心中爱情空间的男孩子，有一个很要好的红颜知己，而且我还知道，那个我的所谓的梦中的白马王子，原来是一个喜欢漂亮的女孩子的男孩。

读了那个男孩子的信，我差点气晕了过去。

就在这时，我们厂车间里一个小我三岁的男孩子，对我崇拜得很，整天缠着我跟着我学习英语，而且对我关心体贴得大家都以为是我的男朋友。后来我对他说，不要再来跟着我学习什么英语了，人们开始说我们的闲话了。他说：“怕什么嘛，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嘛。我一直把你当作亲姐姐对待的。”

我本来怕他爱上我，他这么一说，我心里面却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难过。他来的时候，我嫌他把我闹得烦心，他一旦不来了，我又想他了，想起他的种种好处来，但一旦他来了，我又开始不稀罕他了。我其实并不知道我是怎么看待他的，说是爱情又不是，说是友情也不是，说是亲情也不是，似乎是三者的混合物。

这事不知怎么地，被经理知道了。经理问我是不是在拍拖，他脸上掩不住男人的不悦，我也就不悦了，心想，就是我

拍拖，又关你什么事呀？我又不是你的女朋友。但我不可以这样说。

于是，我说，拍什么拖呀？我这个样子谁会和我拍拖呀？

经理就说，作女孩子，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自暴自弃。只要是个女孩子，总会有男孩子认为她是最漂亮的。

我于是就问经理：S城有没有爱情呀？

经理就说，哪里都有爱情，但要你睁大眼睛去找。

我就说，爱情原来是要找的呀？不是碰的呀？而且还要睁大眼睛去找？这多累呀。

经理就笑了，说，你要是嫌累的话，就去大街上，闭着眼睛摸一个罢。

我不屑地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了？你以为现在是旧社会“麻袋里买猫”呀？闭着眼睛去摸？要是摸个瞎子、瘸子、流氓、土匪，怎么办？

经理忽然有点生气地说，你以为土匪就没有爱情吗？

我理直气壮地说：“当然啦。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共产党员才有爱情，土匪都是大坏蛋，坏蛋会有爱情吗？”

经理问我，那你说，什么是爱情？

我想想自己刚进这家厂时，被一个门卫走路的姿态所迷住，就在心里面爱上了他，后来从别人无意识的谈话中，得知他已经结了婚，心里面曾经暗暗地难受过好多天呢。后来又被一个车间里的男孩子的经常挂在脸上的笑容所迷住，一打听，又是一个结了婚的。

哎，我真的不明白，我为什么老是爱上结了婚的男人呢？而那些没有结婚的男人，我为什么就不感兴趣呢？我想了半天得不到一个结果。爱情，难道就是男人刚健优美的步伐？或者男人经常挂在唇边的笑意？或者就是几个殷勤？

于是我对经理说：“爱情嘛，爱情当然就是，能让心里面起波澜、嘴里面说不清楚的东西。”

经理一听就笑了，说：“那就是爱情？那不是爱情。爱情是很实在的。”

我说：“经理，您说得太笼统了，您给我具体地讲一下嘛，谈谈您的经验之谈，免得我走不必要走的弯路。”

经理说：“我的那一套，不适合现在的年轻人了，现在的年轻人找爱情，要胆子大一些，步子快一些。”

我说：“怎么个大法呢？大多少呢？怎么个快法呢？快多少呢？”

经理说：“这就要你亲自去摸索去探索。你要明白自己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说：“我也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只知道《围城》里面说，一个初中毕业的女生得嫁给一个高中毕业的男生，一个高中毕业的女生得嫁给一个大学生，女孩子要是上了大学，那只有博士生或者洋人才敢娶她。根据它的理论，我的才学，看样子只有洋人或者博士生，才可以配得上。”

经理笑了，说：“那你就去作‘贤内助’去吧。”

我说：“我才不去作‘贤内助’呢。我要有自己的事业。”

经理说：“那你就找一个平庸一点的，你去作女强人好了。”

我说：“我才不找平庸一点的。我要找一个和我匹配的。”

经理说：“那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找一个有本事的，你作贤内助；另一个是找一个没本事的，你作女强人。”

我不高兴地说：“这两个选择我都不要。我既要鱼又要熊掌。”

经理就说：“那你就去找一个成功的老头，这样，你既找

到了一个有本事的，而且说不定这个成功的老头，还可以在在你的事业上，给你很多帮助呢，那么，你就又作了女强人。”

我更加不高兴了，就板起脸说：“经理，你怎么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那种没骨气的踩着婚姻往上爬的卑鄙小人吗？”

经理对我的愤怒置若罔闻，说：“看你的样子，你是想作一个女强人，但，你知道不知道，女强人是不拘小节的，不像你，把男女之间的事，看得过于认真和神圣，事实上，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嘛，圣人云，‘食色性也。’女强人怎么成为女强人的？你以为你有这个决心，就能成为女强人了？女强人都是有男人的，有很多男人支撑她们的。自古成功的女人，都是靠男人起家的，亏你还是个读书人呢。你还对我谈起柏杨的《皇后之死》呢，你读没读懂那本书呀？我虽然没有读过，但从你的口中我已经懂了，你只是读懂了皇后命运的变幻莫测和最后的凄惨，但你有没有想过，她们中的许多人，是怎样能够一步登天，享受到荣华富贵的？”

我愤怒地盯着经理，愤怒地说：“你的意思是说，自古女强人，都是靠与男人睡觉睡出来的？”

经理笑了，说：“我可没有你说得那么难听。其实成功不是那么容易的，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女孩子还容易些，找几个男朋友，赞助一下，这路不就走出来了？没有背景，又不愿意付出非常代价，又想成功，哪有这回事？”

我瞪着经理，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的话。他的话好像出自肺腑，好像是真的为我好，我的愤怒不再那么愤怒了，而是变成了有些慷慨，我说：“经理，你知道的，我是没有背景的，除了你这样的一个背景，如果说你是可以说成一个背景的话。我现在对天发誓，为了成功，我只用正经手段，绝不用非常手

段，我就靠着我的双手和大脑，就这两样东西，我相信我可以成功，我一定会成功给你看。我现在是用嘴说给你听，将来，我用我的成功的事实，说给你听。不过，我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对于男人的成功，人们说，这是男人自己的本事，而对于女人的成功，人们却说，是与男人睡觉睡来的？”

经理笑了，没有回答我的质问，或者说，这样的质问，根本不值得他回答。

我气鼓鼓的不理经理，经理用手敲了几下桌子，借此发泄对我的敢对他如此无礼的愤怒，停了一下，他说：“男人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坏。”

我立即说：“我说过男人很坏吗？”

经理便皱了皱眉头说：“你没有男女之间的经验，结婚之后你自会知道。男人先是喜欢女人的外貌的漂亮，最是喜欢女人的内在的性感。”

我一直认为性感这个词是很淫秽的。李丽华经常说这个词，动不动就说：“哇，好性感哪。”她说这话的时候，一点羞耻的表情都没有，好像性感这个词是一个褒义词、是一个很纯净的词一样，尽管听得多了不再那么厌恶这个词了，但我仍然认为这个词是一个很淫秽的词，只有潘金莲之流才会说这话。今天听到经理这么说，我心里面又厌恶、又好奇，很想听他说下去，又害怕他真的说下去。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吴队长与我聊天时，同我讲起的他的一次艳遇，他说有一个女孩子偷偷地爱上了他，有一次他一个人值夜班，那个女孩子就潜入了值班室，两个人聊了一会，吴队长怕人说闲话就要她走，谁知道那个女孩子竟眼睛里含着泪，颤声说：“吴大哥，你怎么那么傻呀，现在就咱们两个人了，就你和我，我还没有开过身呢。”吴队长说他没有动那个

女孩子。吴队长对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很有些不好意思，一边拿眼觑着我，小心翼翼地等待着我的反应。我当时很不明白，吴队长怎么会同我讲述这样的一件与不光彩的这个词很有些联系的事。我至今仍然不明白。

我犹豫了一下，终于把我的想法对经理抛了出去：“经理，吴队长说有一些女孩子对他性骚扰，这难道说是真的吗？有人说，在S城，男女比例失调，男女比例在工厂里高达一比二十几，甚至更高，所以有很多的女孩子寂寞难耐，就对一些男人性骚扰，这难道说是真的吗？”我眼睛瞪得大大的，很是迷惑地望着经理，渴望他能够挥去压在我心头的乌云。

经理不屑地笑着说：“吴长海说女孩子对他性骚扰？”

我说：“是呀，是真的呀，他亲口对我说的，说实话，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会有这样的没有羞耻的女孩子的。”

就在我想与经理进一步探讨这一个问题时，说时迟那时快，经理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功夫，拿出一只手，对着我的下巴，来了个托你没商量。他皱着眉头说：“你这双眼睛叫人怎么看都看不够，好像会说话似的，这脸上也生了几颗青春痘，别怕，叫我摸几下就好了。”

我被这猝不及防的动作吓得全身僵住了，只觉得呼吸短促，浑身燥热。刹那间，我的思维停顿了，我的下巴在他的强硬的手掌上，我的眼睛惊慌地看着他扭曲的脸，他浸透了淫恶的目光，向我一针刺地刺过来。我的脑神经终于被刺痛了，我的下巴顿时恢复了知觉，我使出浑身的力量，一下子从他的魔掌中挣脱出来。我愤怒地盯着他，那样子肯定是，不把他一口吞下去誓不罢休。但我的正义的反抗，并没有镇住他的淫恶。那淫恶，叫我颤栗。我终于先低了头，我把办公桌上我正在看的《皇后之死》狠狠地摔了摔，我恨不得经理能够像那本《皇

后之死》一样，被我想怎么摔就怎么摔。在那本《皇后之死》对我的反抗声响过之后，我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我在心里面暗暗发誓，要是他敢再动我一根毫毛，我肯定会与他拼命。

但不久，我听到他异常的呼吸声正常起来，我听到他的脚步声响起来，那脚步声好像不是在我的耳朵边响起来，而是在我的心里面响起来……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度过那一天剩下的时光。个个来借书的人，都问我是不是病了。我下了班之后，没有洗洗涮涮，就上了床。我用被子把身子捂得严严实实的，但仍然感觉到浑身冷。我的全身仍在不停地抖动着。李丽华问我是不是病了，我不吭声，再问，我还是不吭声，她就要把我从被子里拉出来。我就说，别动我的被子，我冷，我困，让我好好地休息一下。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我记得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一个男人向我扑过来，我看不清他的面孔。我只看到他穷凶极恶地向我扑过来，紧紧地抱住我不放，而且企图把我压下去。我拼命想从他的身子底下逃出去，却是越努力越是被他抱得紧。我就拼命地喊救命，却喊不出来。心里面急得想跳楼，哪怕从世界上最高的楼上跳下来。但问题是，我却腾不出来身子。我像一头困兽，尽管有着天大的反抗和愤怒，却没有办法去阻止那个男人对着我势不可挡地压下来。我焦急，我恐惧，我绝望，我希望，我愤怒，我反抗，我孤注一掷，我憎恨，我无奈，我不服……

就在这时候，我被一个人叫醒了，李丽华站在我的床头，疑惑地问我是不是做了梦。我眨巴眨巴眼睛，忽然想起梦里的情景，吓得一骨碌坐起来。我看到这是自己的宿舍，宿舍的门锁得好好的，李丽华正站在我的身边。

我问：“李丽华，咱屋子里刚才有没有来人？”

李丽华更加不明白了，说：“来什么人哪？”

我看李丽华更加迷惑的表情才放下心来，我说：“我做了一个噩梦。”

李丽华说：“什么噩梦呀？吓死我了，我听见你把两只脚使劲地往床板上踩，两只手也使劲地往床板上捶，好像跟人打架似的，一边还喊着‘不要！不要！’带着哭腔。咦，你看你脸上还真有泪呢。看来你不是做梦而是真哭呢。楚楚，你讲讲，你做了什么噩梦呀？”

我把手往脸颊上一摸，果然两颊上湿漉漉的。于是我不知道为啥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李丽华说：“你哭啥呀？你做啥噩梦了，被人强奸了？”

我一听这话，吓得不敢哭了。

李丽华就笑了，说：“你是不是真的梦见被人强奸了？”

我说：“你才被人强奸了呢。”

李丽华就说：“梦见被人强奸怎么啦？我经常梦见被人强奸。你好像没有梦见被人强奸过一样。”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就说：“你怎么知道我在做梦呀？”

李丽华说：“我还没睡着呢，就听见你在那里又是踢又是叫。”

我说：“你怎么这个时候还没有睡着呢？现在几点了？”

李丽华说：“两点了。”

我说：“哎，夜里两点了，你还没有睡着呀？”

李丽华说：“想我老公想的罢。”

我说：“就是想你老公也不能说睡不着觉呀。”

李丽华笑了，说：“听你的口气，你好像还是处女似的。”

你骗谁呀？这年头，初中生中都很难找到处女了。”

我很厌恶这个话题，就说：“李丽华，你别信口雌黄了，你以为这是美国呀？”

李丽华说：“王楚楚，你他妈的，你难道真是处女吗？”

我说：“我不喜欢这个话题。”

李丽华说：“你要是处女的话，在这里找男朋友要容易得多。这里早没有处女了，那些个大老板就喜欢处女。处女纯嘛。”

我一边心里面对李丽华的话厌恶到极点，一边很有些愤愤地说：“什么叫纯洁？纯洁是指心灵的纯洁，纯洁是指出淤泥而不染，并不是所谓的身子的纯洁，那些个臭男人们，自己的身子已不再纯洁，他有什么理由，要求得到一个所谓的纯洁的女孩子？他配吗？”说到最后时，我简直是怒发冲冠了。

李丽华又笑了，说：“王楚楚，你到底是不是处女嘛？说你是吧，你好像懂得比我都多。”

我很厌恶李丽华对我是不是处女，那么感兴趣，而且纠缠不清。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对这个话题如此感兴趣，别人是不是处女关她什么事呢？

于是我就很反感地说：“李丽华，你怎么那么无聊呀？你怎么那么喜欢打探别人的隐私？别人的隐私关你屁事呀！”

李丽华咯咯地笑起来，说：“你说我无聊呀，那些个男人们更加无聊了，个个男人们巴不得全天下的女人为他守节，个个男人们巴不得占有全天下的女人，除了母亲和姐妹。”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想谈这个话题，就假装打起呼噜来。李丽华听到我打起呼噜来，叫了我几声，见我没反应，就骂了我一句，我仍然没有任何反应，之后我就听到她说了一句：“还真的睡着了。那么快就睡着了。哎，我怎么就睡不着呀。

这个×××害得我觉都睡不成。”之后就听到她不停地翻动身子的声音。

其实我根本没睡着，我哪里敢睡着呀！我还是不放心，我还是在担心我是不是真的被强奸了，那是梦吗？但它像真的一样。我一忽儿想，要是被强奸了，肯定会有血的呀，摸摸自己下身，并没有粘粘的东西。但我还是不放心。于是我立即起了床，打开灯，不顾李丽华骂我把灯拉开刺了她的眼，急急地把盖的铺的全部检查了一遍，左左右右检查，上上下下检查，检查了一遍不放心，又查了一遍，还是不放心，再查了一遍，仍然什么也没有发现。没有“处女血”。

于是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李丽华问我搞什么鬼。我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咬我一样。李丽华说，你她妈的怎么那么多事呀，一会儿梦见被强奸了，一会儿梦见被东西咬了，你她妈的是不是想男人想疯了？

我真的不明白，李丽华的嘴里面，怎么会吐出这些脏话来，难道说，真的像贾宝玉哥哥说的，女孩子是水做的，一沾了男身就成了污泥？

我很是想不明白，就很想问一下李丽华第一次失身是怎么回事，但又不敢问她。我一夜静静地卧在那里没敢动弹，我始终不放心那扇门，我始终怕那扇门抵挡不住，那残害女性圣洁的身体和摧残女性纯洁的心灵的无耻的暴力。我的心和身再次因为不安全而痉挛。我又开始无名地害怕起来，我的那个梦和真的一模一样，我仍在怀疑那是真的发生过，而不仅仅是一个梦而已。后来，当我想起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有“处女血”时，我又开始全身发抖。

在这个颤栗的夜晚，那秋霞的遭遇，那叶子的遭遇，那程清和春霞的遭遇，以及我个人的遭遇，一起浮到我的脑海里面

来，直让我觉得女孩子的路是那么地窄。为什么女孩子的路就那么窄呢？

我的内心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子一样，又冷又饿，而且我的肌肤也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子一样，又冷又饿。

第二天，张经理没有过来，我在胆战心惊中过了一天，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样的事，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这一天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好像一切正常。

第三天，张经理照样没有过来。我开始希望看到他，但又害怕看到他。这一天同样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同样一切正常。

第四天，张经理终于来了。我见他来了，就把脸一沉，把头一低，不理他。张经理就站在我的对面，女人的第六感觉告诉我，他在看着我。我继续不理他，我不看他的脸，但我能够看到他的手指头在桌子上沉沉地敲了几下，我开始心软了。就在这时，我耳朵边响起他的声音：“王楚楚小姐，我要借书了，请接待一下。”我这才抬起头，我看到他那张经过岁月磨砺过的厚脸上的一双眼睛背后的难过，我于是就原谅了他，毕竟他并没有怎么样我。也许那只是一个让我心惊肉跳的玩笑而已。当我把书拿给他的时候，我知道我们之间这件不愉快的事已经过去了。

不过我们之间那条无法修补的裂痕，也义无反顾地诞生了。而且它像艾滋病一样，既然来到人间，就没有打算要离去。

## 21. 泪葬经理变质的爱护

当听到黄小娥辞工的消息，我很吃惊。她那么好的职位——厂务采购员，这是个很有油水的职务，多少人梦寐以求啊。且因为她漂亮，性格又圆滑，大家都很喜欢她，不仅高层的管理人员，而且写字楼的一般职员，甚至门卫、木工等都很喜欢她，我也不讨厌她，每次她从二楼的写字楼，袅袅婷婷地下楼梯，老刘总是笑着对我说：“‘白天鹅’下凡了。”那时候我是多么羡慕她啊。

老刘总是说她是写字楼最富的富姐，我说，“最富”两个字哪里轮到她的头上，经理一个月两千多呢。

老刘说：“这你就不明白了，她做采购，油水大得很，经理就那两个死工资，哪能和她比？况且她在这里做了一年多，这个厂刚建厂的时候，她就过来了，那时候采购量多大呀。”

我说：“怎么捞呢？”

老刘说：“这个都不懂，也难怪人家吃香的喝辣的，你只有看的份。怎么捞，不用捞就有人送上门来了。”

我说：“你是说吃回扣？”

老刘说：“对呀。你也不傻呀。”

我说：“那她不怕经理知道吗？”

老刘说：“谁像你这么傻，又没有证据，知道了又怎么样？况且她那么迷人，经理哪里会为难她？”

当时我对老刘的话，并没多加考虑，现在我听到小娥辞工了，忽然想起了老刘的话。

好奇心促使我小心打听她辞工的原因。老刘说，不奇怪呀，刚建厂时油水大，现在很多东西都买齐了，不需要那么大量的采购了，没有多少油水捞了，当然要辞工了。

我说：“那她辞工回家干什么？”

老刘说：“钱赚够了，回家嫁老公呗。或者又找好了一份工，都很难说呢。”

与小娥同屋的一个女孩子，到图书室还书时，我趁机问她：“听说小娥辞职了，是真的吗？”

那女孩子笑道：“辞工还有假的？再过十天就到期了。”

我说：“她是不是回去嫁老公？”

那女孩子笑道：“嫁什么老公呢？人家男朋友都没有呢。”

我又说：“肯定是又找到了好的工作。”

“哪有那回事？要是找到了好工作，肯定不会辞工一个月才走，肯定要当天辞工了。”

我说：“那她干吗辞工？做得好好的。”

那女孩子很同情地说：“她也有她的难处。她有难言之隐。”

我奇怪了，便问：“她有什么难处？她那么漂亮。”

那女孩子说：“就是因为漂亮才有难处。漂亮女孩子，有丑女孩子难以体会到的麻烦。还是咱们两个好，不漂亮少了很多烦恼。”

我说：“她工作上有什么烦恼呀？经理那么信她。”

那女孩子忽然激动起来，提高嗓门说：“她就是因为张经理才辞工的，你们只看到经理好的一面，你们个个都说经理好，但写字楼的人并不这样认为，不信，你可以问问其他人。”

张经理找了她很多麻烦，这一次她实在无法忍受。”

那女孩子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儿，眼睛里露出恐惧说：“你要小心他哟。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是看你这个人不错，才对你说的。不过，你千万别对任何人说我对讲了这话。”当她说“你要小心他哟”时，说得非常意味深长……

我不知道那个女孩子什么时候离开的图书室，什么时候离开我，走的时候有没有说其他的什么话，我只知道张经理那高大、慈父般、保护神的形象，像《红楼梦》里的贾家一样，哗啦啦说倒就倒了，而且倒得一塌糊涂，怎么扶都扶不起来了。

我忽然觉得很孤单，忽然觉得很无助，我有些害怕，我的身子在颤抖……

一两个星期后，经理在我的图书室里谈笑风生，我忽然忘了我们之间的不愉快，忽然撒娇地说，“哎，经理，上班真是很辛苦。”

他说：“上这个班你还嫌辛苦？”

我说：“是啊，因为无事做而觉得累。”

他说：“那么你就被人包起来吧？我认识很多香港人，可以帮你介绍。”

他说这句话时，那么自然，好像问人吃过饭没有一样。

我被人羞辱的怒火，从脚底直蹿入脑门，但我跟着他，已经学会了控制自己。我压制着我满腔的怒火，声音异常冷静，但浸透着愤怒地说：“经理你这不是侮辱我吗？你是不是把我当作了一条畜生，一条可以牵到集市上被人卖被人买的畜生？经理，我明明是一个人，一个掌握不了命运、却决意用一生与命运拼搏、决意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而不是出买身体和尊严，去挣美好未来的女孩子，这样的一个人难得的、有主张的、

有人格的、有尊严的、‘出污泥而不染’的女孩子，这样的一个小弱的小女孩子却是一个大写的人的人，你为什么就偏偏把我当成畜生看不可呢？经理，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就偏偏把人当成畜生，把畜生当成人呢？假如有人不嫌我丑，愿意把我买去，但我没有价格的呀，对于没有价格的只有价值的一个人，这个交易，经理，你帮着拿拿主意，这个交易怎么做呢？还有，如果所有的女孩子，都去作男人的‘小蜜’和‘二奶’，那么谁去作男人的妻子呢？经理，你告诉我，到那时候，男人还能娶得到老婆吗？或者说，如果所有的女人都失去了尊严，都成了商品，男人可以相互交换，可以自由买卖，那么，在那个时候，男人就有尊严吗？或者说，男人就能够作人吗？换句话说，男人是不是也一样地成了畜生？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是人呢？”

我一边说，一边沉静地注视着经理，经理倒被我注视得极不好意思，分辩道：“你自己说你不想上班。”

我说：“我只是说上班累，但我并没有说我不愿上班，更没有说我不上班，再怎么地我也不会走那条路。那是一条多么艰险、多么屈辱的路呀。”

经理认真地说：“前几个星期，我还见过那个被香港的大老板包起来的女孩子，她被包了两年了，我看她生活得挺好的嘛。那个老板还是我帮忙介绍的呢。”

我讽刺地说：“哎，经理，你为什么不是女孩子呢？如果你是个女孩子，且是个漂亮的女孩子，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我想经理肯定会对我大发雷霆，我宁愿他对我大发雷霆，我宁愿他狠狠地骂我一顿，甚至用传统的脏话骂我一顿，哪怕把我骂得面红耳赤，只想钻地缝，或者他打我一顿都行，哪怕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可是我失望了，经理竟然笑了，过了一

会，他走了。

我心里面非常地难过。

在我的家乡，“二奶”和“妓婆”是一个多么耻辱的名词呀，可是这里，好像不是。

事后，经理并没因为这件事而与我计较。他对我的态度，好像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我感叹他对于我的极大的宽容时，不得不原谅我认为他对我的不尊重。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要是换了别人谁敢呢。我的心很矛盾，他是对我有过恩的人哪。但他又这样地破坏我心灵的宁静。你说我是该恨他呢，还是该感激他呢？

## 22. 吴队长过不了“美人关”

一天我见经理一脸阴云地走进图书室，便心里也不好受起来，我问：“经理，你今天怎么啦？”

他说：“写字楼刚招进来不久的何小姐跑了，她跟公司借了两千元，跟会计私人借了五百元。”

我说：“那公司怎么会借钱给她呢？你说过公司是不给借钱的呀。”

经理说：“是老板批的条。”

我幸灾乐祸地说：“活该！这是好色的报应。”

经理尴尬地笑了笑，没发表什么意见。

我说：“你们怎么知道她跑了呢？”

经理说：“和她同屋的两个女孩子说的。”

我说：“她们怎么知道是跑了呢？说不定是出去了？”

经理说：“一夜没有回来睡觉，而且行李都带走了。”

我说：“那两个女孩子也是，怎么人走了，才报告呢？”

经理笑着说：“她们哪里想到她会跑呢。”

我说：“门卫室怎么会放她走呢？不是要李丽华开条子才可以放行李的嘛？”

经理说：“吴长海值的班。他以往工作那么认真，这次怎么疏忽了。”

我说：“这叫‘英雄难过美人关’，经理你说是不是？”

经理笑笑没说什么。吴队长把信拿到图书室时，极像做错事很怕家长惩罚的孩子。我问他怎么会放何小姐走呢。

他惊问我：“你怎么就知道了？”

我说：“刚才经理告诉我的。”

吴队长脸上马上紧张起来，声音都变了：“经理说什么没有？”

我说：“没说什么。”

吴队长不信，一个劲地追问我，并说：“好歹咱们同事一场，要是经理说了啥，你一定要对我说。”

我被他的女人气搞得很烦，就一脸厌烦地说：“没有。真的没有。我骗你干啥。听经理的口气，他不会把你怎么的。”

吴队长好像松了一口气，连说了几遍：“真的吗？”“真的吗？”

我趁机转移话题：“李丽华没开放行条，你怎么放她走了呢？”

吴队长一脸的愁容说：“她说厂长要她住到他家里。搞不清楚。”

我说：“既然你搞不清楚，你干吗放她走呢？”

吴队长说：“她说厂长要她住到他家里面，她一个女孩子，我们怎么好问呢！我们也不好意思问厂长。”

我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吴队长说：“今早他们问厂长，厂长说没有这回事。”

我心想，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的。平时，这些个门卫，包括门卫队长，见了那些个小姐们，好像家丁见到东家的小姐，就是对炒掉的小姐，也客气三分。何小姐是老板带进来的，能说会道，任何人都能谈得来，人际关系玩得团团转，有时还坐在门卫室同门卫聊聊天，这次把她放走，细想想，也没有什么

好奇怪的。

我说：“这小姐可是真聪明，不是一般的聪明。能蒙过吴队长的眼睛。”

正说着，李伙食长来了，李伙食长说：“吴队长，你怎么搞的，把何小姐给放了？”

吴队长辩解道：“她说厂长要她住到他家里面。他们的事情说不清楚。我们作门卫的，怎么好问呢？”

李伙食长笑着说：“拿厂长当挡箭牌，以后我也说厂长让我住到他家里面。”

我止不住笑了：“你要是这样说，吴队长保管把你扭到写字楼。”

我们都笑起来，吴队长却笑不起来。

厂务方面的人都在议论吴队长把何小姐放走的事。

门卫都在说：“该吴队长倒霉。本来他已经下班了，他是坐在大门口玩，刚好碰到何小姐带着行李出来，何小姐把他给骗住了。何小姐一出大门口，值班的门卫都说不不对劲，没有李丽华的行李放行条子是不行的，将来要是写字楼怪罪下来不好说的。吴长海不知道何小姐给他吃了什么药，一个劲说没事，说她是住到厂长家里。厂长是本地人，想来上班就来上班，不想来上班就不来上班，就是经理也不管他。这种事，经理不会怪罪的。经理也不好问嘛。”

吴长海犯傻的事，成了厂里的笑谈。有的门卫为他担心，这不是一件小事，不知道写字楼会怎么样处置他。有的门卫幸灾乐祸，说，这一下子吴长海完了。他这个职位还真有人觊觎呢。吴队长坐卧不安了一天，终于等到了对他的判决，写字楼鉴于他平时做事认真，这次虽犯了大错，但念初犯，队长职务不变，但工资由门卫队长的工资降到门卫，严重警告一次。吴

队长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感谢写字楼的宽宏大量。但事后对于降低他的工资的事很有些心里不平，只不过不敢明言罢了。

我就听到他对我说过一次，他叹了口气说：“老厂的门卫队长升了厂务主任，我的工资却是倒了回去。”

我倒是认为这是经理对他的保护，我说：“你还记得以前的杂工队长刘彬被炒鱿鱼的事吧？你还记得当时大家是怎么议论这事的？刘彬做事多积极呀，却被炒了，大家都说他的工资长得太高了，厂里从杂工里提一个队长，一个月付二百五十元就够了。所以一到涨工资的时候，厂里面就炒人。这还是你们说的，你怎么忘了？这次降工资好，省得被炒鱿鱼。”

吴队长叹了一口气，说：“资本家就是靠榨取我们的剩余劳动价值，而成长起来的。”

我说：“话虽然这么说。但资本家也没有逼你给他们干呀。是你自愿的呀。”

吴队长就又感叹地说：“我是共产党员，竟然给资本家打工。”

事后我把吴队长想升厂务主任的想法，同经理讲了，经理有点吃惊，经理说：“你是说吴长海想当厂务主任？”

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呢？老厂的厂务主任不也是由门卫队长提升起来的吗？吴长海也是门卫队长嘛，为什么不可以升厂务主任呢？”

经理说：“他能把门卫队长干好就不错了，他还想当厂务主任？我就是给他这个职位，他能干得起来吗？”

我说：“别人能干，他为什么不能干？不相信，咱们俩换职位，你做图书管理员，我做经理，包准我能做好你的职位，你能做好我的职位。”

经理不屑地说：“你以为我稀罕这个职位吗？我真的担心

我在的时候，厂里面会出现什么大的乱子。我早就同老板讲不干了，老板就是不准。你以为这个职位你想得到就可以得到呀？当时老板选人时，几十个呢，偏偏看中了我，我跟着老板干了五年了，我五年没有回过家与家人过春节和中秋节了。”

一听中秋节，我来了兴致，忙打断经理的话，说：“经理，老板是不是每年中秋节都给你送好多月饼？”

经理说：“还好多月饼呢，五年了，我一牙老板的月饼都没吃过。你以为老板很大方吗？”

我说：“不是这样说，你不同嘛，你是经理，是老板赚大钱的得力助手，再说，一盒月饼又花不了多少钱，这是一个情意嘛。”

经理说：“你以为老板是讲情意的人吗？”

我很感动，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我同情地看着经理。

经理说：“我真的不想做这个经理了，我真的不想亲眼看到厂里面出现什么大乱子。”

我安慰经理说：“只要你依照劳动法治厂，不会出现大乱子的。”

经理说：“老板他会跟你讲劳动法吗？”

经理这么一问我，我倒是真的无话可说了。

我忽然有点同情他，甚至有点可怜他。

## 23. “我要跳槽！”

我想辞工！但我只有说的胆量，没有行动的胆量。

在一次闲聊中，我听梦丽说起她有一个表姑在公明镇打工，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如获至宝。

我兴奋地说：“哎呀，原来你有一个表姑在公明镇打工呀，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起过呀？”

梦丽说：“我也不清楚。上次我爸在信里提到过她。”

我更加高兴了：“你爸说了她的地址了吗？”

梦丽说：“没有。他只是说，他去我表姑奶奶家，我表姑奶奶问我在家里干啥呢，我爸就告诉她，我在 S 城打工。我表姑奶奶就说，我表姑也在 S 城打工，说她来了一年多了。”

我有点失望，就埋怨起梦丽的爸来：“你爸也真是的，就不知道问问你表姑的地址，咱们好跟她联系联系。她来 S 城一年多了，说不定能帮上咱们的忙呢。你爸咋就想不起来问问她的地址呢？”

梦丽说：“谁知道呢。”

我说：“你赶紧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赶快去你表姑奶奶家，问一下你表姑的地址。”

梦丽说：“好。”

我说：“你要在信上注明这是一封急信，要你爸一收到信，就赶紧去你表姑奶奶家，赶紧把地址寄过来，你一定要说十万

火急，不然，你爸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去你表姑奶奶家，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地址寄过来。”

梦丽说：“像古代的鸡毛信。”

我说：“哎，对了，不过，咱们到哪里去找些鸡毛呢？”

梦丽说：“你去厨房要一些。”

我说：“好办法。”

但我们对这个想法只是说说笑笑而已，并没真的去要鸡毛贴到信封上去。不过我再三嘱咐了梦丽要她赶紧写信回家，梦丽也答应了。

从此我心中充满着憧憬，我憧憬着新的生活，憧憬着新的开始。一见梦丽，我就问她信寄出去了吗。她说还没有呢。我就催她，她被我催得不好意思，只得赶紧把信写了寄了。再见到她，我就问她，信该到家了吧？你爸该去你表姑奶奶家去了吧？你爸该写信给你了吧？梦丽说，“我也不知道。”我又问：“应该到家了吧？”梦丽就说：“差不多了吧。”反正我和梦丽一见了面，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确切地说，是我一个人在问，梦丽的回答没有确定的，全部都是她不知道或者也许之类。我就这样，因为有了憧憬，日子不再苍白无力。

我过了一个多月有梦的日子后，终于等到了梦丽的父母的来信。得知梦丽的表姑的地址，我简直是欣喜若狂，捏到了那个地址，我像是捏到了一份支撑，一份心的依靠。我又催梦丽写信给她表姑爱花。

梦丽说：“咋给我表姑写信呢？”

我干脆说：“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干脆我给她写，我写得又快，三五分钟搞掂。我等不及了，我不要你写了。天哪，你写一封信写两年，急死我了。我现在就给她写，写好之后，你抄一遍就行了。”

梦丽说：“我不用抄了，我的字还不如你的字。”

我说：“那更好。”

于是我开始动笔，我写道：“表姑：你好！我是梦丽，我现在在观兰镇打工，前一段时间，我爸爸去你家，表姑奶奶把你的地址给了我爸，让我们在S城联络联络，我现在好想同你联络上，希望你见到这封信速回信，好吗？祝工作愉快！代问表叔好。梦丽一九九四年×月×日”信写好之后，我问梦丽有没有什么意见。梦丽说没有意见。我说那好，你赶紧去邮局把这封信发了吧。梦丽就去了。半个月之后，我们收到了爱花的信。爱花信上说，没想到梦丽也在S城打工，更没有想到能够联络上。信上详细告诉了我们，她的地址以及行车路线，并说，元旦放假时，她同她哥哥一块过来看梦丽。我们高兴得欢呼起来，我们不再孤独了，我们有了亲人了，有人给我们壮胆了，我的胆子可以伸展了，我可以辞工了，我不怕辞工了。啊，生活多美！我们又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们在这里很孤单，想去她那里找工作，不知她意向如何。爱花的信很快就来了，她说现在是年底，招工的没有年初多，请我们先在我们这间厂干着，若有了机会，她会写信告诉我们，或者亲自抽空过来告诉我们，要我们不要着急。看了这封信，我们跳槽的热情减了，但我们并不灰心。我告诉梦丽说，千万与爱花保持联系，千万不要失去联络，她是我们跳槽唯一的希望呀。

## 24. 半拉子男人夜袭女工宿舍

李丽华辞工了。李丽华在这里面干得那么开心，大家都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辞职呢？而且，李丽华是急辞工，递交了辞职书之后的第三天就走了，全厂的人，除了老板和她之外，只有经理和我知道，她名为辞工，实际上是被老板炒了鱿鱼，原因是这样的：承包我们厂职员宿舍楼建筑工程的工头的侄子，于一天夜里两点钟，潜入女工宿舍楼，潜入一间女工宿舍。一个女孩子睡得正香，在梦中，她隐约感到有一只手在她身上，怯怯地游来游去。这只手给她一种特别的感觉，她翻了一下身，想捕捉住这种燥热的感觉，不想却没有了。这时她从梦中醒过来，两眼刚睁开，就见到一只手正在她身上的半空中摇晃，一张变形的十三四岁男孩子的脸，和一双充满恐惧，充满猎奇，充满着罪恶的快乐的眼睛。那女孩子以为撞到了鬼，吓得尖叫起来。那小男孩被这尖叫声吓呆了，直到全宿舍的女孩子被这尖叫声惊醒，看到一个半拉子男人呆在她们房里面，一起尖叫起来，那小男孩这才跑走。但她们并不敢追，个个用单子或者毛巾被把身子捂得严严实实，大气不敢出，更不敢说。

过了好一会，确定那个半拉子男人确实走了，胆大的一个才说了第一句话：“妈呀，吓死我了。”七八个女孩子这才叽叽喳喳起来，两三个胆大的女孩子一起起了床，把门锁了。她们再也睡不着了，刚才吓跑的胆子也慢慢地回来了，就大声嚷嚷

个不停。隔壁以及对门宿舍的女孩子，早被那一声以及后来一起的尖叫声，吓醒了。她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们不敢起身，不敢开门，起先个个睁大着眼睛大气不敢出，后来听到大声的嚷嚷声，这才嚷嚷起来。就这样，一层的宿舍，都被吵醒了。除了那一个宿舍之外，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同样的都不敢起床不敢开门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半个小时的光景，才有几个胆大的女孩子开了门，敲了隔壁的宿舍，问发生了什么事。那时正是深夜，声音显得特别响亮，别的房听到有几个女孩子出来了，也都出来了。大家相互打听，相互传递着。后来终于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家讲述着这件事，讨论着这件事，商议着这件事。有十几个女孩子决定报告给舍长。也有胆小的女孩子说等到天亮了再说，她们怕这个半拉子男人躲在楼梯口，怕他怎么样她们。后来这十几个大胆的女孩子又向出事的那个宿舍具体地打听了一下，确定是一个半拉子男人，又多叫了十几个女孩子，二十多个女孩子相互壮着胆，一起下了楼，来到舍长宿舍。

我们被一阵杂乱的急促的持续的敲门声惊醒。李丽华朦胧地问谁呀。就听到好几个女孩子的声音，说李丽华快开门。李丽华急忙披衣下床开了门。我睡得正沉，只听到门口的说话声，具体说什么，我一句都没有听清楚，就又进入了梦乡。

后来李丽华向我讲述了事情的整个经过，李丽华说她马上叩响了吴助理的门。吴助理听了事情的经过，就叫那十几个女孩子同他一起，堵在女生宿舍楼梯口，又叫李丽华赶快喊值夜班的门卫。李丽华就飞快地去了。不一会，两个门卫就来了，吴队长也随后到了。吴队长和两个门卫加上吴助理，四个男人，两个一班，分别从楼梯两边的两个楼梯口，包抄上去。

那男孩子并没有走开，他听到女孩子的尖叫声，并没有逃

出女工宿舍楼，而是逃到楼顶上了。四个男人查了半天不得结果。这时一个女孩子说，前两天她晚上睡不着觉，坐到走廊上看书，大约一两点的时候，听到楼梯口传来一阵脚步声，以为是李丽华查房，心里面又奇怪，李丽华通常是十二点钟查房的呀，怎么今天这么晚了才查房，所以一边躲入房里面，一边开一条门缝，向楼梯口张望，这时她看到一张脸正躲在楼梯口，露出半边脸，向她张望。她吓得赶快关了门，心里面还犯嘀咕，这个人怎么有点像男孩子，怎么鬼鬼祟祟的，但又担心被李丽华发现了骂人，所以就关了门，把耳朵贴在门后边仔细听动静，但并没有听到李丽华的脚步声从她门口过，所以就又搬出一张凳子坐在门口看书。又过了半个小时的光景，她又听到有人下楼的声音，因为她深夜不睡觉，在外面看书，心虚，所以就又急忙把身子折回房内，一边还向楼梯口张望。这时她看到一双惊慌失措的眼睛，也正向她张望，她吓得锁了门，没敢再出来。白天讲给同宿舍的女孩子听，个个都笑她肯定看花了眼，要么就是撞了鬼了。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谁也没有多想。今天发生了这事，这女孩子就联想起了那天的事。她建议吴队长他们到四楼查查，四楼空着，没住人。吴队长他们已查过了，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这时另一个女孩子说，他会不会躲到楼顶上去？那女孩子说：“我们有时候就爬到楼顶上去玩，很好爬的。”

吴队长他们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爬到楼顶，果然发现那个男孩子还缩在楼顶的一个角落里。这个男孩子早吓得掉了魂，见几个大男人上来捉他，动都不敢动，吓得光知道哭。谁会想到一个多小时了，他还没走，吴助理他们之所以围住女生宿舍楼，又是叫门卫来捉人，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或者说是做给女工们看的，壮壮她们的胆，他们哪里想到真的抓住了罪魁

祸首。待抓住了罪魁祸首之后，他们不禁笑了，原来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子！他懂得什么！女工们听说是一个小男孩子，十三四岁，吴助理说还正狗屁不懂呢，不用怕，也就不怕了。

只有那一个被摸的女孩子，还是哭个不止。不论谁劝，她都蜷缩在被单里，靠着墙角哭。她才十七岁，从没被男人碰过，想想梦中的事，又是害怕又是害羞，她实际上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并不确切地知道他究竟怎么样她了。她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羞耻，越想越觉得没脸皮了，没脸皮见人了，没脸皮回家见家里人了，没脸皮说婆家了，就一个劲地哭。吴助理叫李丽华劝，李丽华劝不住，谁都劝不住。吴助理没法，只得去叫了经理。

经理吩咐先把那男孩子关在门卫室，等天亮了再送派出所，之后匆匆忙忙赶到门卫室亲自审问。那男孩子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来。经理就安慰他，只要他坦白，就会从宽，否则绝不手软。在经理软硬兼施的情况下，那男孩子就哭着说，他前几天跟着几个建筑工人看了一场录像，对录像中的男主角对女主角又是搂，又是摸，又是亲，又是咬，又是把男人的“小鸟”插在她身上，两个人就又是喊，又是叫，感到很好奇，就想试试。他自招在女工宿舍楼潜伏了一个星期了，一到凌晨两点，他就一间门一间门地推。

今天也是巧了，刚好有一间门没有上锁，女工白天工作累了，晚上又睡得晚，两点钟的时候，正是睡得死的时候，所以他进入那间房，并没有人发现。他蹑手蹑脚地走在那间躺着七八个女孩子的房间里，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只见有一个女孩子生得比较秀气，她的被单被蹬在脚下，只穿着胸罩和遮不全屁股的小内裤。肌肤冰清玉洁，比录像中的女主角不知靓多少倍

呢。他就学着录像中的男主角，用手摸那女孩子的脸。那女孩子的脸，摸起来，光光的，滑滑的，柔软柔软的。

现在他站在一个半裸的女孩子床前，看到这个女孩子皱着眉头，嘴角却笑着，嘴巴半开着，舌尖一上一下地动着，一条玉腿半弯着放在床上，另一条玉腿半屈着斜插在空中，胸部和肚子一起一伏。

他站在那里，心里面充满着恐惧和跃跃欲试，却不知道如何对这个鲜女孩子下手。却不想那女孩子发出一声含糊的呓语，接着翻了一个身。他吓得手停在半空中，呆站在那里，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当那个女孩子发出一声尖叫，他的脚还是像上了胶一样粘在地上，直到七八个女孩子同时发出比女主角还尖还响的叫声，他才逃了出去，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稀里糊涂地躲到楼顶上的，实际上他自己也吓得半死，并不比那女孩子好受。

经理听他这样一说，也放心了。本来也不必担心，十三四岁的男孩子，还没发育成熟呢，就是给他一个女孩子，他又能把她怎么样？但经理还是派车把那女孩子送到医院。医生说女孩子并没受到什么身体上的伤害，只是精神上受了惊吓，就开了一些药，说，没事的，吃几次就好了。那女孩子便不再哭泣。医院的医生，以及文阿姨，李丽华，一些女工，都安慰她，说，没事的，没事的，她的情绪这才慢慢地平静了。

天亮之后，吴队长打了电话给派出所，派出所就来了两个警察，把那小男孩儿给带走了。经理下令叫那一帮民工立即搬出工厂，从此之后，除了上班时间不得再在工厂逗留。

工头找到经理求情，经理说：“本来老板是不允许你们住在这里的，但你们求我说，没有地方住，我考虑到厂里面也有空的宿舍，就让你们住了，你们倒好，不给我脸上抹光倒还罢

了，却给我脸上涂黑，你叫我怎么同老板交待？如何同工人们交待？如何同工人们的家长交待？我一直把女工们看成自己的孩子，孩子出了问题，受了屈辱，我能袖手旁观吗？你也要好好地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我要是放了你的侄子，你叫我怎么作这个经理？你以为我说放就可以放吗？”

那工头说不出一句话来，反而一连声地说些感谢话。

经理又说：“你的侄子还很小，相信派出所的人也不会为难你们，你去派出所打听打听吧。”

那工头被经理说得早就站不住了，一听这话，趁机打溜了。

我见经理气定神闲地处理了这一宗事，很是佩服，止不住说：“经理到底是经理。”

经理把头扭向我，说：“你可不要看黄色录像呀。这小男孩子就是因为看了黄色录像，消受不了，才有了今天的这出戏。”

我对他人前强扮正人君子人后实则好色小人的行为，实在看不惯，就嘲笑说：“哈，我现在倒是怕经理看黄色录像，哪一天忍受不住，也学着这小男孩子，潜入女工宿舍，然后被我们生擒活捉。”

众人哄地一声笑了，经理顺手捏了一下我的脖子，说：“就你调皮。我都老了，我们老头子啦，哪里像你们这些年轻人。”

那慈祥 and 慈爱让我不忍心再一次让他当众出丑，于是我就给了他一个台阶，说：“那你也有过我们的年龄的时候呀，也有过这个小男孩子的年龄的时候呀。”

经理笑道：“我们那个时候哪里像现在这个时候那么开放，好时候都让你们给赶上了。”

我说：“经理，你和宋阿姨是怎么样认识的？怎么样拍拖的？你们是别人介绍的？还是自由恋爱？你们是不是也像现在的年轻人这么着恋爱？”

众人又是哄地一声笑起来，经理也笑得脸都红了，说：“我们那个时候，哪里像现在的年轻人，认识几天就同居。我们拍拖的时候，手都不敢碰的。”

我说：“经理，你不用遗憾，你和宋阿姨还有足够的时间，把它给补过来。”

经理叹道：“我们现在老了，没有年轻时的心情了。拍拖是年轻人的事，你有没有听说过老头子老婆子拍拖的？”

我说：“有呀，多呢。现在是改革的年代，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有。”

经理说：“我们这些老头子老婆子要是拍拖，不被你们这些年轻人笑掉大牙才怪呢。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上班吧。都上班去吧。”

## 25. 李丽华被迫辞职

这起风波引起了经理的注意，经理怕再出现什么事，便加强了对宿舍的管理。经理叫文主任对工人们进行了民意测验，问工人睡眠情况。大部分工人都反映宿舍嘈杂，睡得晚，睡眠得不到保障。

经理又向我打听有关李丽华工作的情况，我想起我刚来的时候，李丽华对我的刁难，想起平时李丽华对我的大呼小喝，想起她对我的轻视，我的心中忽然生出一股难以熄灭的怒火。我说：“她工作怎么样我就不知道，我就知道我的一个姐姐一个妹妹老是对我说，十二点集体熄灭灯时，为了应付李丽华的检查，大家都不吭声，五分钟之后，不自觉的就又吵起来。我妹妹经常说，因为没睡好，头晕沉沉，上班时老是打瞌睡，组长骂也没有办法，也要打瞌睡。”

经理皱起眉头，说：“李丽华去哪儿了？怎么不管呢？”

我说：“她哪里会不管，十二点钟她查房的时候，听到哪间房吵，肯定会说的啦，但过了十二点钟，查过房后，就是吵翻天，也不是她的事呀。这种事哪能怪她呢？”

经理说：“不怪她难道怪我不成？”

我说：“就是怪你，你十二点半到一点半之间，不定具体时间，去查一次房，若发现哪间房哪个人大声嚷嚷，重罚，你看她还敢不敢再大声嚷嚷，你们就知道抓生产，你们也不想

工人们休息不好怎么出效率？”

经理说：“这个李丽华怎么做的工作？”

我说：“怎么做工作都无所谓，只要人家是李丽华。”

经理说：“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人家李丽华是老板介绍进来的，别说她工作没做好，影响生产，就是她不工作，谁还敢炒了她？”

经理说：“你这个丫头，你以为老板这么讲情面的？他自己的亲表弟不好好工作，还被炒了鱿鱼，更何况他人？你要知道老板是他姑妈养大的，他还把姑妈的儿子给炒了。更何况是李丽华。今天晚上我要去查房的。”

我说：“你要去查房呀？那你只可以查男宿舍，女宿舍是不允许男孩儿进的。女宿舍，你还是要李丽华查吧。”

经理笑道：“男孩子不能进，我这老头子难道还不可以进？我去查李丽华的工作，叫她去查，我还怎么查她的工作呀？”

我说：“哎呀，这句话被我听到了，真是不幸，李丽华是我的好朋友，我没准把这消息告诉她的。”

经理说：“你们什么时候成了好朋友？”

我说：“我们很早就是朋友了。只要我把别人当成朋友看，那别人就是我的朋友。”

我话锋一转，说：“不过呢，我这人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严守秘密。你放心哪，我不会出卖你的。我没去国家保密局工作，真的是国家保密局的一大损失。”

回到宿舍，看到李丽华时，我想起经理的话，心里有点发虚，看她时眼睛不敢与之长久对视。我心里面一会儿有一种幸灾乐祸的亢奋，一会儿又有点过意不去，觉得自己是卑鄙小人。一会儿被良心折磨得想告诉她，一会儿又觉得这是一个复仇的好机会。再仔细想想，不管李丽华是不是朋友，都不能把

经理的话告诉她，第一，告密，这不是我的习惯；第二，如果我告诉了李丽华，从此，经理很难信我。我不知道同李丽华讲什么好，所以就不讲。

李丽华虽时不时地像孩子一样天真好玩，这让我很喜欢她，但很多时候，她总是拼命把话压到我的话头上，总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这让我很受不了。我很不喜欢别人的话压在我的话上面，很不喜欢别人轻视我，这让我受不了。受不了了，我只有反抗，反抗的结果是，李丽华也不让我，两人互不相让。与她计较下去，实在没意思，但若不与她计较，我又咽不下这口气。这口气憋得时间长了，就受不了了，就想发泄出来。我之所以对经理说那一番话，并不是因为我是小人，想害人，实际上我是想出这一口气而已。

李丽华并没有意识到这口气的危害性，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言谈举止中，压迫别人轻视别人，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那天晚上，她继续给了我语言上的压迫和眼神的轻视。我因此心里平衡了。我不像平时。这次，我没有任何反应，我自顾自地干着自己的事。心想，待会儿她就要倒霉了，还跟她计较什么。

当李丽华告诉我，她递交了辞职书，马上就要离开我时，我心里面很明白，她是被炒了鱿鱼，我的仇报了，但我心里面一点复仇的快乐都没有，也没有内疚，这是她自己的报应，我内疚什么呢？虽然她被炒鱿鱼，有我的一份功劳，但主要原因并不在我，是她自己工作没做好，被人抓了把柄。

我沉默了一下，问李丽华为何突然辞工了呢？李丽华不敢直视我的目光，这次轮到她不敢让我看到她的眼睛了，她说她老公让她回家。她说这句话时，脸红红的，很有点不好意思。

我说：“你老公整天不给你来一封信，这回怎么的，想你

想得受不了了？”

李丽华说：“他说他一个人顾不过来。”

我说：“你也真是的，让老公在家带孩子，一个女人家却出来挣钱养家，这对你不公平，对你老公更不公平。你这样子，虽说你担了家里的重梁，他享了福，但中国的男人享不了这福气，你叫他享受，他却憋得难受。”

李丽华说：“也不是这么说，男的不好找工，他不在家干，还能怎么样？”

我说：“你不是跟老板很熟吗？你让他给安排一个工作，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李丽华说：“哎，那里有这么容易，我哥哥跟老板熟悉，把我给安了进来，哎，这私人老板不像国营单位，国营单位可以给你面子，多养一个人无所谓，私人老板哪里一样，多安一个人，他就要多养一个人，多一个负担。私人老板是不讲情面的。”

我心里面想：“今天你终于明白这个道理了，如果你早明白这个道理，也不会那么盛气凌人了，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了。”但我哪能这样说呢，我只能与她一样感叹人情的淡薄。

从此之后，李丽华对我客气起来，对我尊重起来，我因此竟和她成了好朋友。她走时，还请我吃了一顿，说，这一别，我们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我心里面也充满了惜别之情，我说：“你这一走，不知道会来一个什么样的人坐你的职位？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脾气？不知道合不合得来？咱们相处得久了，各人了解各人的脾性，若来一个难相处的，我可怎么办？”

李丽华说：“打工就是这样子，今天你来明天我走。”

我说：“是呀，说不定明天我也会离开这间厂的。”

李丽华说：“你应该去找一个文员作的，作图书管理员屈

了你的才了。”

我说：“哎，我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呀。”

李丽华说：“不要心急。慢慢来。不过，在 S 城，漂亮的女孩子是好混，我老公的妹妹，在一家酒楼工作，一个月两三千元，衣服全都是几百元以上的，她一件衣服够咱们辛苦一个月的。”李丽华口气里透出无限的羡慕。

我说：“她多大岁数？”

李丽华说：“她都有小孩子了，不过她身材好，皮肤好，人又漂亮，她今年二十五岁，哪里像二十五岁呀？看起来，二十岁，很多客人以为她是个小姑娘，还有人向她求婚呢，她说她结婚了，人家硬是不信，她把她小孩子的照片拿出来，那个男的还是不信，说我妹妹骗他。你不知道呀，很多客人请她吃饭，也有很多客人送她东西，全都是贵重的，便宜的客人拿不出手，她也看不上眼。前几天我打电话给她，她说有个客户送给她一双拖鞋，一百多块，想想看，一双拖鞋一百多块，差不多咱们半个月的工资，这些人真是奢侈。她还嫌不好穿，要送给我，你想想看，她那么高级的拖鞋，我哪里能穿得出哪？我的脚也比她的大，也不能穿。”

我说：“你也可以去酒楼做嘛。”

李丽华说：“我老了。不过呢，在酒楼里做，是很好玩的，很开心的，我以前在酒楼厨房里做过，你不知道呀，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大家没事就开玩笑，那里面的人可能啦，笑死人哪。吃得也好。”

我说：“你可以叫你哥再帮你联系一个工作嘛。”

李丽华说：“他呀，没少操心，不是给这个找工作，就是给那个找工作，老家很多老乡来找他，他家里整天没断过人。他帮我找了两个工作了。我这次也不好意思让他再帮忙联系工

作。他整天对我们说，帮我们这些人找工作，影响他的工作。你知道他在工商局上班，他找老板安排一个人，以后要是有了啥事，就不敢认真，不认真呢，又怕上面的人找他的麻烦。所以现在我也体会到他的难处，一般情况下不想给他添麻烦。我们给他找的事够多的了。”

我说：“舍长真的不好当。天天陪着工人熬眼熬到十二点，吴助理还整天绷着一张脸，好像谁欠了他狗肉钱一样。”

李丽华说：“哎，过了十二点，按规定是我下班的时候，他们还说我没管好宿舍，工人们夜里一两点说话，关我什么事？我都下班了，他们要说话要不睡觉，我有什么办法？”

我说：“是呀，辞工也好，省得再受气。”

我和李丽华两个人，又说了些说不定还能见面的话。也许我们心里面并没有真的渴望再在一起工作，但我们都说得很真诚，连我都分不出，自己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更不要说去分辨，她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了。有时候，人是没必要去分真和假的。

我送李丽华到大门口，算是给了她极大的面子。在 S 城，你要是辞了工，或者是被炒了鱿鱼，若有人送，真的是很有面子。李丽华见我执意送她到大门口，很是感动，连说了几个“谢谢”、“麻烦你”、“真是不好意思”之类极端客气的话。

对于李丽华的走，我并没有感受到快乐，也没有感到悲伤。我已经习惯了同形形色色的人相聚和分别。在 S 城，大家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对于这短暂的相聚和也许是永远的分别，你根本是无可奈何的。刚开始，对于一些谈得来的朋友的离去，我总是免不了感叹半天，甚至伤心半天，而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再好的朋友离去，我也是淡淡的了，更何况是李丽华，我知道我们根本不算朋友，更别说是好朋友了。

送走李丽华，刚回到宿舍，文阿姨就敲我的门，一边敲一边焦急地喊：“李丽华。李丽华……”

我拉开门，说：“李丽华走了。”

文阿姨吃惊地说：“她走了?!”

我说：“是呀。”

文阿姨说：“她什么时候走的?”

我说：“刚走。”

“刚走?”文阿姨说，“追得上吗?”

我说：“也许追不上了。你什么事这么急?”

文阿姨说：“她借了我三十元，还没还呢。她说她今天还我，到了中午了，还没见她人影，我就怕她走，她还真的不还我钱就走了。”

我说：“没想到李丽华是这样的人！就三十元。连三十元都骗。”

文阿姨说：“我觉得她平时不错，昨天她说她没钱了，急着用钱，借了我三十元，说，今天一结了账就还我，哪里想到她会不还我钱呢？要是知道她是这样的人，我就不借给她了。”

我说：“真没想到李丽华是这样的人。三十元都贪。你说以后怎么有脸见我们。”

文阿姨说：“哪里能见得到呢？她就知道以后见不到面了，才不还钱的。”

我说：“这种人实在可恶，文阿姨你去厂门口看看，说不定她还没走掉呢。”

文阿姨小跑着去了大门口，门卫说：“肯定坐车走了。”文阿姨朝马路上望望，哪里还见李丽华的影。文阿姨心里气不过，逢人就说。“在S城，你说你能相信谁？”很多人发出这样的感叹。

## 26. 被逼辞工

李丽华前脚走，后脚就来人了，是一个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瘦瘦的、来自湖南的下岗女工，她老公是我们厂的电工，跟经理说了几次安排他老婆的工作，这次经理终于给了他一个面子。那妇女，不知怎么回事，我一见她，就不喜欢。她刚来，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好像这个房间，只属于她一个人，她把她的老乡带进来聊些无聊的家常话，她老公一下班就去我们房里找她，两个人一边吃零食一边粘粘糊糊地聊天，好像我根本不在房子里，我想上床睡觉都不能。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说，你们可以出去聊天，我要睡了。她老公说了不好意思，她则拉起一张脸。更让我无法忍受的一次是，她来的第二天夜里，剧烈的吱扭吱扭声和喘息声，把我从香香的睡梦中惊醒，我失声地叫了一声李丽华，迅速地坐了起来，刚才的声音戛然而止，我透着薄薄的床帘，看到只隔几步远的对面的床上，一对人影叠在一起，僵在那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觉得很恐惧，我再次失声地叫起来：“来人哪。”我听到舍长和她老公的声音，你吵什么吵！

接着舍长的老公走了，舍长的老公走的时候还说了声对不起，我喘着粗气没理他，舍长送她老公到门口，两个人又在门口粘粘糊糊了半天，舍长才进来。

舍长上床的时候搞出很大的声响，好像借以发泄对我的不

满，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就喘着粗气发作起来了。舍长说我霸道，不讲道理，还说我嫉妒她和她老公。我气坏了。两个人互不相让，都扯着喉咙发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一声比一声高。隔壁的女工敲我们的门，在门外说：“你们把我们吵死了。还睡不睡觉了？”我们两个都失去了理智，根本不顾女工们的抗议。女工们抗议了几次无效，只得作罢。后来我们两个都吵累了，累得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之后谁也不理谁。两个人像仇敌一样。他老公照样和我说话，也照样来，只不过一看我回来了，两个人赶紧出去。我心里我也不敢过分惹他们，我是一个人，他们是两个人，而且在厂里他们还有亲戚和老乡。

一个星期之后的晚上，我一推开门，见他们夫妻俩坐在宿舍里，好像在等待什么。我照例是不与他们打招呼，也不看他们的，好像这个屋子里，根本没有他们这两个人。那老公脸上讪讪的，好像有什么难为情的事，很难开口，那老婆，却是一副仍在与我作对的面孔，那夫妇俩相互看了两分钟，那男的终于鼓足了勇气，问我：“下班了？”

我鼻子里哼一声。

那老公就说：“王楚楚，我家里有急事，我老婆要回去一个星期，你能不能帮我们一下忙，帮我老婆上一个星期的班？”

我停了半晌，说：“我没有这个权力。”

那老公声音里充满着对我的讨好，说：“经理同意的。”

我一听这话更加生气了，说：“你让经理跟我说。”

那夫妇俩又相互对望了半天，只听那女的说：“走，咱们再找找经理。”

两人齐声离去，半个小时的光景，两人又回来了，两个人的神情都变了，两个人都软起来，那老婆开始对我说话，她甚

至对我说：“我求你了。你帮我这一次忙，下次我可以帮你一次忙、两次忙、三次忙都可以。”那老公也对我说好话。他们哀求了我半天，我就是不松口，我巴不得她不回来呢。

经理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就去了图书室，我也是刚上班呢。我一见到他，把脸一绷，头一扭，不理他，经理站在我的写字台外面，说：“舍长家里有急事，要回去一个星期，你帮她一下忙，帮她看看宿舍？”

我一听这话就火了，我叫起来：“不！我不帮！”

经理说：“这一个星期内，你可以拿舍长的工资。”

我说：“给我双倍的工资我都不干。我就是不帮她。”

经理又慢慢地说：“你这人今天怎么这么不通情达理呢？你也会有急事的时候嘛，你有急事的时候，她可以帮你嘛，相互帮助嘛。”

我说：“我不要她帮。”

经理说：“你敢担保你没急事？永远不请假？”

我不吭声，经理见我不说话了，继续对我做说服工作。但不管经理怎么说，我就是不吭声，后来经理以商量的口气问我行不行，我说：“不行。”

经理停了一会说：“不行，你就辞工吧。”

我更加火了：“辞工就辞工。”

经理站了一会，说：“你为什么宁愿辞工也不帮她呢？马上就要过年了，你现在辞了工，你回家呀？”

我说：“我不回去。我再找工。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经理再次问我：“你不听话是吧？”

我没吭声。

经理走了。

经理走后，我虽然不十分后悔刚才的言谈举止，但也心里空空的。我不明白经理为什么站在舍长那一边，与我作对。我不知道经理会怎么样处置我，但不管他怎么样处置我，我都不害怕，要是以前我是不敢这样与经理对抗的，但现在我手里面握着一个老乡的地址。

过了一个小时，文主任来了。文主任这次没有像往常那样披着一张严肃的脸皮，这一次，他脸上极其温和，语气极其温柔，他说他要和我商量一件事。我倒懵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文主任说：“新舍长有急事，请假一个星期，你能不能帮一下忙？经理说了，这一个星期，给你按舍长的工资计算，你的上班时间以舍长的上班时间为准，这边你有空就来一下，反正时间不长嘛，就一个星期，过了这一个星期，你还作你的图书管理员，行不行？你就辛苦几天。”

我说：“我只做我份内的事。舍长的事，按照合同，不是我的职责，我不做。”

文主任笑了笑，拿我无可奈何，走了。

下午的时候，吴助理绷着一张脸来了，说：“王楚楚，今天晚上舍长走，你帮忙管管宿舍。”

我一听吴助理命令的口气，更加不高兴了，说：“那不是我的职责，我不做。”

吴助理说：“这可是张经理的意思。”

我说：“我不管它是张经理还是马经理，总之不是我的职责，我就是不做。”

吴助理也走了。

晚上时老板的司机过来还书，笑着说：“王小姐，怎么了？”

我说：“什么怎么了？”

他说：“怎么发那么大火？”

我说：“我哪里发火了？”

他说：“你怎么连经理的话都不听了？你现在辞工多不合算，又要扣一个月的工资，差不多年底了，到哪里找工呀，你要是不想在这干了，干到年底再辞工，刚好回家过年，多好！你这样子很划不来。”

我说：“他没有理由逼我干一件事。”

那司机说：“和气生财嘛。”

正说着，文阿姨过来了，文阿姨说：“今天经理在办公室生了一天气，平时经理对你那么好，这次你怎么那么犟？你给经理一个面子嘛。”

我不说话，余怒未消。

又过了一会儿，陈大刚过来了，笑着说，听说你不听经理的话？为什么呢？老乡脾气咋就这么犟呢？

我就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同陈大刚讲了。陈大刚说，他们做得不对，但你也要理解人家，人家夫妻，那么长时间没见过面了，人人都有这种需要嘛，前一段时间，吴队长带他老婆在宿舍里搞，被老刘一头撞见，这种事不稀奇，他们还好一点，那些工人更惨了，夜里随便找个地方在地上就搞起来，我们这些门卫哪一个没有发现过，又有哪一个门卫没有这样干过呢，这事厂里都不知道，厂里知道了一齐开除。

我不听还好，一听气坏了，说，你不要同我讲这些。我一个女孩子，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安全问题？我这几天来，都不怎么敢在夜里睡着觉。

陈大刚有些讪讪地，接着他说，要不然，你同经理讲一下。

我更火了，脱口而出：“我不同他这个王八蛋讲。我宁愿辞工。”

陈大刚讪讪了一会儿，走了。

我回到宿舍的时候，那夫妇俩坐在屋子里，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见我进来，那男的热情地与我打了招呼，然后两个人赶紧出了宿舍。

睡了一夜，我把这事给忘了，第二天我按部就班地上了班。刚到图书室，就见吴助理凶神恶煞地进来，声色俱厉地以命令的口气对我说：“王楚楚，你是辞工呢？还是听从办公室的安排？”

我很生气，我觉得伤了我的自尊心，我直视着吴助理说：“你是说要我辞工？”

吴助理说：“是。”

我说：“可以。”

当我说可以的时候，我一下子轻松了，当时我根本没想到找工的艰辛，根本没想到辞了工怎么办，我只是觉得长久憋在心里的紧张、压抑和恐惧，一下子全部出来了。

我恨恨地说：“现在我和张大海平等了。”张经理现在不再是我的经理了，我直呼他的名字。

吴助理紧绷着的旧社会监工的脸慢慢地松了，就是它不松，对我来说，也不再具有任何威力了，我同样地和他平等了。

我感觉到当我恨恨地说“我和张大海平等了”的时候，吴助理心里面也是很解气的，尽管他对我这句话没有发表什么言论。

吴助理面无表情地说：“现在你去写字楼领辞工书吧。”

我跟着吴助理上了写字楼，吴助理同人事部廖小姐要了一

张辞工申请书，廖小姐依然是没有任何表情，什么话都没说，就把一张辞工申请书给了我。

我在辞工申请书上写道：“忍无可忍。被逼辞工。”我写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想到他们见到这样的辞工原因，肯定要重写，然后我就不重写，看他们还有什么伎俩。谁知道吴助理看了之后，很快地签了“同意”两个字。廖小姐更是看都没看就把它夹了起来，然后说，现在可以办理交接手续了。

就在我 and 吴助理离开写字楼，去图书室办交接手续的时候，我看到经理正站在他的办公室向我张望，经理的脸被扭曲了，从他的神情里面，我可以判断出，对于我的辞工，他是出乎意料的，他完全没有想到我真的与他对抗到底，真的辞了职；他完全没有想到我现在翅膀硬得可以从他手心里面飞走了。对于我的飞走，他是那样的不舍得，他甚至有点后悔不该逼我，但已覆水难收，他目光中是那样的无奈。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复杂的表情，也正是因为读懂了他这种表情，我心中对他的无限的恨再一次淡薄起来……

办交接手续时，吴助理倒没有为难我，不知他是巴不得我尽快地走呢，还是因为他作人的圆滑，总之很顺利地办了交接手续。

令我有些迷惑不解的是，当我把经理拿过来的那本关于如何过好性生活的书，从抽屉里翻出来，当着吴助理的面，很有些不好意思地撕成两半，扔在垃圾桶里，我一边扔一边恨恨地说，这是一个王八蛋拿过来的书，这本混账书，我哪里有时间去看它。吴助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脸上的难为情，以及我嘴巴里对这本书的诬蔑，便意识到这是一本黄书似的，反正他竟然丢掉平日里的正儿八经样，竟然当着我的面，好奇地把那本书捡了起来，而且翻了翻，这一翻不当紧，那本书就好像粘在

了他的手上，他竟然没有任何难为情地把那本书当成宝贝似的带走了。天哪，他这样刻板的人，他这样一脸严肃的人，他这样一个非常正经的人，这样一个没有惹出任何“桃色新闻”的人，竟然也喜欢看这书。

他把那本书放回宿舍后，又返回来带我上了写字楼，对人事部廖小姐说：“可以结工资了。”廖小姐又拿出我的辞工书，请吴助理在上面签名，吴助理在上面写道：“交接手续已办妥。”然后廖小姐在那上面写道：“会计：请结算王楚楚工资，扣一个月工资，十月份奖金扣掉。”

我的心冰凉起来，天哪，逼我辞工，要我马上离厂，还要扣我一个月工资？今天已是十一月份的第一天，十月份我没有缺勤，按道理我是可以领全勤奖的，有什么理由扣我十月份的全勤奖？这些帮助老板剥削我们以求自己平安的人哪，什么时候天发发威，替我们收拾收拾他们呀？

我对着人事部的批语，浑身冰凉，我不知道这冰凉是怎么演变为怒火的，我只知道我气喘得粗粗的，怒视着廖小姐：“你凭什么扣我一个月的工资？”

廖小姐说：“你当天辞工当天走，当然要扣你一个月的工资了，这是厂规，合同上也写得很清楚，你也是签了字的。”

我说：“是我辞工？是你们逼迫我辞的工！按道理你们要多付我一个月的工资的。”

廖小姐说：“辞工书难道不是你自己写的吗？”

我说：“是我自己写的，但你有没有看我的辞工原因哪？”

廖小姐说：“我没看。”

她说着找出我的辞工书，看了我的辞工书后，便对着文主任的办公室喊，文主任出来了，过来看我的辞工书。

我对文主任说：“你们逼我辞工，为什么还要扣我一个月

的工资？”

文主任把我的辞工书丢给廖小姐，对我说：“这辞工书明明是写的。”

我说：“可那上面是说，我是被逼辞工，你们也签了字，那意思是说，你们承认了我是被逼辞工，既然你们自己都承认了我是被逼的，你们有什么理由把我当成通常意义上的辞工看待？如果我是自愿辞的工，你们扣我一个月的工资，我无话可说，但是你们逼我辞工，你们有什么理由扣我的工资？那是我一个月的劳动成果，你们有什么理由，白白地吃掉我一个月的劳动成果？”

文主任本来就不是跟人辩理的料，加之又没理，所以就不与我争论，他对廖小姐说：“就照原来的决定办。”

我说：“你们这样做，我是不领工资的。”

文主任说：“领不领工资是你的事，写字楼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说完就走了。

这时吴助理才说话：“你怎么那么傻呢？领吧，别装傻了。不领白不领。”

我说：“我现在不领，不代表我不要这工资了，我要他把工资一分不少地发给我。而且我还有一口气没出来，我还要出这口气。”

吴助理说：“你去告呀？你告不赢的，别去告了。”

吴助理这句话说得很没有底气。

我说：“那是我的事。”

我看了一眼吴助理，吴助理的样子忽然有点可爱。

我说：“吴助理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吴助理很大方地说：“什么忙？”

我说：“能不能借我一点钱？”

吴助理说：“多少？”

我说：“三十元。反正我还没有领工资，我写一个借条给你，你交给会计，将来可以扣我的工资。”

吴助理说：“不用写了，你心里面记着就行了。”

我说：“那不行。”

边说边借了纸和笔，写了一张借条，硬塞给吴助理。

吴助理又说：“你上哪去告？你别去告了，你告不赢的。”

我说：“凭什么吞掉我的劳动成果？这口气，总而言之，我一定要出。”

说着我出了写字楼，我朝经理的办公室望去，并没有见经理，也许他躲了起来。这种事他向来是不出头的。冲锋陷阵的是吴助理和文主任。我回了宿舍，打开我的小柜子，取出那个救命的地址，准备去找工作了。

其实我是不怎么想去告状的，上告是一件很累人很费时费劲的事，他们要是与我妥协，我就不告了，我不想那么麻烦，我告了两次状，也有了半年的打工经历，人已经不再那么冲动了。

于是我再次找到文主任，对他说：“你们是不是坚持扣我的工资？”

文主任说：“公司已经做出的决定不会更改的了。”

我说：“那好。如果你们一定坚持这样做的话，我可要告到劳动管理站去。”

文主任一听这话，挥起一只手，嘴角露出不屑，说：“你尽管告去。”

他挥起的那只手，把我推到了非告不可的路上。

吴助理也走过来，说：“你告不赢的。”他说这话时底气更加地不足，但口气很坚定。

我说：“现在我什么都不说了，我要叫你们后悔。”然后我就走了。

## 27. 再次踏上寻工路

我踏上寻找爱花的路时，是在摸路。我心里面忐忑着，不停地向同车的人打听，唯恐坐错了车，坐过了站。

但我好像并没怎么费劲，就找到了爱花的工厂。当时是上午十一点钟，离下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就在大门口等等，心里面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门卫说他们不知道有没有爱花这个人，工人们那么多，哪里记得了那么多人的名字，有很多人只是面熟叫不上来名字。我一听门卫这样说，心里面不仅七上八下的，而且抽搐起来。我真的怕这个叫我心里面踏实的地址，是根本没有的，或者忽然不存在了。那我可怎么办？我拿出信封上的地址，问门卫是不是他们工厂的地址，门卫说是，但我心里面还不放心，不见到人，我是放心不下的。我就这样提着心吊着胆，等了半个小时，终于等到工人们拥出厂房，向大门口拥来。我急忙向工人们打听爱花出来没，问了几个，说不知道有这个�名字，我就急了一头汗，见一个问一个。

终于有人说，那不是爱花吗？说着那人扭头叫道：“爱花，爱花，有人找你。”我听到一个响亮的回应声，我看到一个长得非常结实的女孩子，向我跑来，我忙迎上前去，说：“你是爱花姑吗？”

爱花是一个喜欢笑的姑娘，一看就知道，很有主张，很独

立，很有本领。爱花笑着问我：“你是——？”

我说：“我和梦丽是亲戚。”

这时爱花的哥哥也过来了，爱花对着她哥哥爱国说：“她和梦丽是亲戚。”

爱国说：“你是哪一门的？”

我忙说了我父亲的名字和爷爷的名字，爱国马上说：“我知道我知道。咱们还亲着呢。”

爱花说：“你还没吃饭吧？”

我支吾着说：“吃了。”

爱花说：“真吃了还是假吃了？”

我说：“真吃了。”

爱花说：“你肯定还没吃呢。”

我不再坚持了，因为我的肚子也饿了。

爱花也许看出了我是在客气，就对她哥说：“你把咱们俩的饭给打回来，我带着她去前面小店里吃饭。”

爱花领着我去了一个小小的快餐店，边走边说：“梦丽怎么没跟着你一起来？我早就说看你们，就是抽不出时间。下次记着带梦丽一起来呀。”

我犹豫了一下，说：“我辞了工了。”

爱花说：“你辞了工了？啥时候的事？”

我说：“今天的事。”

爱花说：“我们对面的厂在招工呢，吃过饭你去看看。我们厂里不招工。你大叔也才进厂。他来了三个月了，天天打游击战，不是在这个老乡那里呆两天，就是在那个老乡那里蹲几天。男的不好找工。他年纪也大了。我请了客，花了两三百块，才把他介绍进我那个厂。”

我说：“好不好找工？”

爱花说：“现在不太好找，年初的时候，我们这个工业区基本上个个厂都招工。”

我说：“这一次我一定要找个文员作作。”

爱花说：“仓管你干不干？”

我说：“也可以呀。”

爱花说：“听说我们厂后面的一家厂在招仓管，招了几天了，不知道有没有招到。”

我说：“我下午去看看。”

爱花叫了一碗面，我说：“你也一起吃吧。”

爱花说：“我回去吃。你大叔帮我打了。”

我一个人吃完了面之后，抢在爱花前头，把钱付了，爱花一个劲客气地说：“你来到我这里，还叫你自己掏钱吃饭，我可过意不去。”

我说：“出来打工不像在家里，我这次来给你添麻烦了。”

爱花说：“你看你说的，咱可是还亲着哪。”

我说：“是亲哪。除了你，在S城，我没有第二个亲人了，所以只得投奔你来了。”

爱花说：“别急。慢慢地找。我们公司的宿舍，外人不可以住，我把你安排到咱一个老乡那里，她在这附近租了一间房。我现在领你过去吧。你先认认门。我也要上班了，我回去后，叫你大叔陪你一会，他上班比我晚半个小时，下午你先去找找工。”

我说好。

爱花领着我进入一条臭气熏天的小路，拐进年久失修、零乱地散布着的一堆小平房中的一间屋子里，把我介绍给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那妇人很冷淡，对于我的到来，并不欢迎。爱花一副把我丢给那妇女的模样，爱花并未在那屋子里停留，

急匆匆地走了，说：“等一会，你大叔就来了。”

爱花走后，我试图与那妇女搭话，但那妇女爱理不理的，很难接触。后来我知道了这个妇女叫秋花。这个屋子十多个平方米，放了两张床，住着两对夫妻，两张床之间拉起一条绳子，他们在绳子上搭了一些衣服，作为两对夫妻之间睡觉时的屏障。这个屋子里有一股潮湿的发霉的怪味，屋子里乱七八糟，而且脏脏的，我怕脏了我的裤子，就不坐就站着。停了一下，秋花的丈夫回来了，问秋花我是谁。秋花说是爱花的亲戚。秋花的丈夫就问我怎么不坐，是不是嫌脏。我只得坐了，屁股尖靠在了他们的床上。秋花开始为她丈夫做饭，做好之后，问我吃了没有。我说吃过了。她丈夫也说做得多，要我吃。我只得再次说我吃过了。

就在这时我大叔爱国来了，他说：“这都是老乡。楚楚，你不用客气。想吃就吃，晚上你还要住这里呢。”

我心想，妈哎，这怎么住呢？两对夫妻占了两张床，除了这两张床之外，基本上没什么空间了，就是有空间，就是还有一张床，难道我一个女孩儿家家，与两对夫妻，挤在一间房吗？再加上，这屋子是人住的吗？我说我不住这里。

爱国说那你住哪里？

我说这附近有没有便宜的旅馆？

秋花的老公对爱国说，你就让她跟爱花一起住好了。

爱国说，要去写字楼申请，还要一夜交十元钱。

秋花的老公说，交什么钱哪，你让她偷着进去不就得了。

爱国说，就让她先在你这里呆一夜吧。

秋花说，你说的能，怎么住呀？

秋花的老公也附和着秋花的说法。

爱国就说，先凑合一夜吧，明天再说。

秋花和她老公便不吭声了。

秋花的老公急匆匆地吃完饭上班去了。爱国同我聊了一会家里的事，聊了一会梦丽，也上班去了。只剩下秋花和我。有好一会，我们之间不曾有半句话，秋花织她的毛线活，好像这个房子里根本没有我这个人。

我如坐针毡地坐着，看着她的冷漠，心里陡地升起一股征服她的欲望。在这个时候，我需要人帮助，我要调动起她们帮助我的欲望。刚才爱国要她陪我找工作时，她说她想上街，我心里很清楚，她上街其实可上可不上的，我人生地不熟，不知道哪里有工厂，如果有一个领路人，可以少走多少弯路呀。

于是我扔掉自己的脸皮和清高，主动找她搭话，问她不上班吗？

她说没工作。

又问她为什么不找工作，她说不好找。

问她什么时候来的，她说她来了三个月了。

问她干嘛来 S 城，她说是躲计划生育的。

刚开始我问一句她哼一句。我不灰心，我怀着满腔的热情与她搭讪，我不计较她对我说话的冷淡反应，我对她讲述我在 S 城特区的经历，我的感人的故事。我的故事还未讲完，她像换了一个人，极和气地对我说：“走，我陪你找工作去。”我听了这话先是呆了半天，然后从床边一下子站起来，激动地说：“我找到了工作，一定请你的客。”

我们转了半个下午，未见有招文员的。有招工人的，我不想应聘。两个人都有点累，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就对她说：“要么你告诉我哪里有工厂，我自个去应聘。这样子拖着你，我心里面实在过意不去。”

秋花说：“不碍事。我再陪你转转那个工业区，要是再没

有招文员的，我就没门了，我就知道这两个工业区，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那时我对自己对前途充满了百分之百的信心，我一点也不担心一点也不发愁，尽管我的处境很不好。就是在那个工业区，我见到了一个招聘文员的启事。秋花说这个厂很大，有几个老乡在这里应聘，都没有成功。

秋花问我：“你觉得你中不中哪？”

我说：“不管中不中，我都要试一下。不试一下怎么会知道中不中呢？”

秋花说：“人家要高中毕业，有经验，最好会说白话。你干过文员没有？你会不会说白话？”

我说：“我没干过文员，我可以说我干过，只要下定决心去干一件事，没有干不成的，我就不信我没有做文员的命，至于白话嘛，我半生不熟，但我可以说我会。”

秋花说：“那我在门口等你，你去试试吧。”

我们问了门卫，那门卫也是河南人，很是热情，他打了电话给写字楼后，就叫我上去了，并说：“老乡，祝你成功。”

上了写字楼后，前台小姐问我找谁，我说应聘的，她便让我坐在接待处等一会。那接待处就在写字楼门口，我看到里面许许多多人在办公，这些人大多是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且个个看起来精明能干，不像我以前工厂的写字楼稀稀地坐着几个花枝招展的女孩子，很难撑得起门面。尽管这里的厂房及写字楼已旧了，和那边的新厂房新写字楼无法比美，但我仍然觉得这里好气派。

我等了一会，那小姐要了我的证件，说是交到人事部。又过了好一会，过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问我：“这是你的身份证吗？”

我说：“是。你看嘛，我眉心有一颗黑痣，从照片上你可以看出这颗痣。”

那男人看看我，又仔细地看了我的身份证，又看了我本人一会，我扬起脸让他仔细看，他终于点了头，说：“跟我来。”

我不敢看众人，高仰着头，一副清高的模样，内心里，我在这些人面前，我没有信心，不敢拿自己跟他们比。

我跟着那中年男人进了一间玻璃房，见到一个高挑个子、长相很秀丽的、三十五六岁的妇女，端坐在那里看我的毕业证。那中年男人对那女子缩缩腰，很恭敬地说：“这是林经理。”我推测这女子在这间工厂一定手握重权。那女子对我欠欠身，算是打了招呼。那女子面相和善，很欢喜笑，她先让我坐下，仔细地看了我的证件之后，问我什么时候来的S城？我说刚来不久。又问我作过文员没有，办公室的最基本的办公用品，应该会用吧？我说会。又问会白话吗？我说：“能完全听懂，说就说得不是太好。”

林经理说：“你的顶头上司不喜欢普通话，你最好用白话同她交流。”

我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说得不是很标准，但要是有人语言环境，我相信会进步得很快的。”

林经理问我带简历了吗，我说今天来得急忘带了，实际上我根本没有简历。我见林经理没说话，赶快说：“要是需要的话，我可以现在写。我发表过作品的。写简介很快的。”

林经理说：“你就在这里写了。写好之后放在这里。你留个联系电话，要是我们认为你行的话，下个星期一通知你。”

我说：“我刚到这个地方，还没有联系电话，能不能你们留个电话给我？到时候我打电话过来问问。”

林经理对那中年男人说：“待会你给她写个咱们的电话号

码。”说完起身走了。

我向那男人要了纸和笔，因为紧张老是写错字，不得不重新写，这样折腾了两次，那男人说：“别慌。慢慢写。”不知道是不是他这句话起到了一个镇定剂的作用，我听了他这句话，真的没再写出错别字了。

完了后，我交给了那中年男人，那男人说：“你先放在那里，待会儿我交给林经理。这是我们工厂的电话号码，下个星期一早上，你打个电话来问问。”

我说：“你们几点钟上班？”

那男人说：“写字楼是早上八点。”

我接过那写有电话号码的条子，起身离去。

到门口时那门卫说：“老乡，咋样哎？”

我说：“不知道。”

秋花说：“肯定还可以。”

我说：“你咋知道？”

秋花说：“看你脸色就知道了。要是不好，你不会这么高兴的。”

我说：“等急了吗？”

秋花说：“我早就等急了。我头先还心里面想，你咋还不出来？我约摸着你八成成了。要是不成的话，早就出来了。”

我说：“现在还知道成不成。下个星期一才知道。”

我们谢了那门卫，那门卫说：“谢啥呀，咱都是老乡呢，要是你进来了，我还有用着你的地方呢。”

应聘了这个职位之后，我想把这个工业区的所有的工厂都逛完，但看到天快黑了，秋花也一脸的疲倦，就想放弃这种想法，但我实在抵制不住这个想法的诱惑，就同秋花商量，秋花表现出母亲的胸怀，毫不含糊地答应了。叫我感动得连说了几

遍：“要是我找到了工作，一定请你吃饭。”我当时感动得“空头支票”大大地开呀。

秋花坚持让我在她那里吃晚饭，也许因为跟秋花的感情贴近了，吃起她的饭时，一点也不觉得脏了，反而觉得挺有味的。

这边饭还没有吃完，那边老乡们陆陆续续地来了。老乡中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的，对我很是不冷不热，好像我不存在一样。更没有人主动地与我聊的。我一个人听他们讲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人和事，一点也提不起兴趣来，感到又无聊又拘束。

后来来了一对男女，那女的，我看着有些面熟，很像我高中时的一个同学，我不知为什么把头扭了过去，也许因为不想让以前的老相识，看到自己落魄时的狼狈吧。

但那女孩子竟盯着我看，看了一会儿，惊喜地说：“这不是王楚楚吗？”

我不得不把脸扭过来，不得不看着她，不得不假装着才认出她的样子，说：“天哪，这不是爱玲吗？还真的是你。刚才我就看着你面熟，但不敢相认，你变化挺大的，比上学的时候漂亮多了，说实话我都不敢认了。”

我说话的时候，爱玲身边的一个男孩子，一个劲地冲着我笑，我觉得那笑容很熟，就来了个急刹车，直盯着那男孩子说：“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呀？”

爱玲笑着说：“你不认识他了咋的？”

我说：“他是谁呀？”

爱玲说：“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光华你都不认识了？咱们高一时的同学呀。”

我很是吃惊：“光华变化真大。你虽然变化大，但还敢认，光华，我可真是一点都不敢认了。才几年不见。光华变化太大

了。在我的记忆中，他还是个小男孩呢，现在成了大人了。”

叙着叙着，我们就聊到我辞职找工作的事。

秋花说：“爱玲，你们厂里招不招文员，给楚楚介绍介绍？楚楚一定要当文员。”

爱玲说：“我们厂才招了一个，现在不招了。文员的工资也不高，我刚过来的时候，也想找个文员做做。现在不同了。只要有钱，做啥都一样。”

老乡们一听说我想找个文员做做，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他们对文员的看法很不好，在他们的眼里面，文员实际上就是老板或者某个经理的情人，名声很不好，回到家找不着对象的。爱玲也这样看。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全然不去考虑一点我的面子和尊严，好像我根本不在场，或者说我很渺小根本不值得考虑。我跟他们争了两句，怪的是，不争还好，一争他们的劲头更大了，我便不与他们争了。我认为他们是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是酸的，这样的人，值得我费时间费精力费口舌，与之争论吗？不值。光华则不发表任何言论，只是很拘束地笑着，他们坐在一起，倒是爱玲显得大方多了。

## 28. 女孩子间的悄悄话

这样子聊着聊着，已经很晚了。

刘爱玲问我：“楚楚你住哪？”

我说：“我也不知道。”

秋花说：“爱玲，你那里不是可以住吗？叫你老同学跟你住一晚上？”

刘爱玲犹豫了一下说：“住几天没问题，住长就不行，我怕门卫查。”

秋花说：“今晚先住在你那里，明天再说嘛。”

刘爱玲说：“那就住我那里吧。”

我说：“等一下我姑姑和大叔吧。”

刘爱玲说：“谁是你姑姑、大叔呀？”

我说：“爱花、爱国呀。”

刘爱玲说：“爱花怎么会是你姑姑呢？”

我说：“说来话长，解释起来很复杂的。反正我们有一点亲戚关系。”

秋花说：“你还认他们干啥呀？他们把你丢在这里不管了。”

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一个人接腔说：“他们可能今天晚上加班。”

刘爱玲说：“走吧，咱们不等她了，等到什么时候呀？咱

们从这里走到我那里，还要二十多分钟呢。”

我对秋花说：“那我先跟爱玲一块走了，我姑姑他们要来了，叫他们不要挂念我。”

秋花说：“好。他们来了我跟他们说一下。”

到了刘爱玲那里，她领我去了她宿舍旁边的小夜市，买了一些水果请我吃，我很是过意不去。

我说：“来到这里给你添麻烦。本来我应该请你的。”

爱玲说：“咱都是老同学了，还说这些客气话干啥。你缺钱不缺钱？缺钱的话，吭声。”

一股暖流沁入我的心田，我红着脸说：“有。有。”其实我口袋里没剩下什么钱了，其实我很想说我正想跟她借钱，但鬼使神差地，我说了“有”。

爱玲说：“你别客气呀，你真有钱假有钱呀？你可别做假呀。”

既然我说了“有钱”，就很难改口说“没钱”，只好硬着头皮说“有”，但我说得底气不足，很虚，一听就知道是假的。

爱玲就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元大钞，硬塞给我说：“先花着。花完了我再借给你。”

我这才接了，这才说了实话：“我虽然辞工了但工资还没跟他们结，我口袋里还剩下十多块，我在心里张了一百次口向我姑姑借钱，但就是张不开口。”

爱玲说：“谁没有为难的时候？借钱怕啥呀？也不是丢人的事，你跟爱花借，她肯定也会借给你的。”

我说：“借肯定会借的，但我就是张不开口。”

爱玲说：“我也知道借钱张口难。我刚来的时候，也是没钱，就是光华，我能不张口就不张口。”

我说：“你和光华怎么好起来的？”

爱玲说：“上学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想过这事。毕了业，他也没考上学，我也没考上学，都回家务农。半年后，我们村的一个大婶说，帮我介绍一个对象，谁知一见面是他，我们两个当时好尴尬，他也大红脸，我也大红脸，他也没想到是我，我也没想到是他。”

我问：“你们就这样好起来的？”

爱玲说：“后来想想呢，同学三年了，你也知道我的脾气，我也知道你的脾气，大家相互了解，相互知根知底，比那些摸不着脾气的，要好得多。”

我说：“你们真是奇了，我就不相信，你们同窗三载一点意思都没有，毕了业之后一拍即合了。”

爱玲说：“哪个骗你哪个是小狗。你还不知道他呀，他是全班数得着的老实人。”

我说：“这句话我信。现在找个老实人真的不容易。你看你多有福气，一抓就抓住个老实人。”

爱玲说：“老实人在外面吃亏。”

我说：“老实人也并不等于容易受骗的人哪，那是两码事。”

爱玲说：“你对老实人那么看重，你也找个老实人吧。”

我说：“我一直在找老实人，但就是找不到呀。我没你福气好呀，没人要我呀。”

爱玲说：“你真的没有男朋友呀？”

我说：“老同学了，我还骗你？”

爱玲说：“你眼光高。”

我说：“你和光华是在 S 城谈的恋爱，还是在家里面谈的恋爱？”

爱玲奇怪地说：“怎么了？刚才我不是跟你说，我们来 S

城之前，就定了关系了吗？”

我说：“这就对了。S城不是谈恋爱的地方。”

爱玲说：“你要是找外地人不放心，就找老乡嘛。”

我说：“在这里找对象不放心，是一个大原因，还有一个大原因是，在这里，你没有谈恋爱的心情。”

爱玲说：“也许你是对的。”

我说：“在S城，我们谋到了职业，赚到了一点钱，换句话说，在经济上我们自立了，还可以帮一下家里，我们得到了，但同时我们失去了，我们失去的东西很多，特别是在爱情方面。”

爱玲说：“你别那么悲观。S城也不是说没有爱情。”

我说：“哪里都有爱情。但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来S城打工的女孩子，来的时候风华正茂，经过几年的拼搏，钱是比没来闯S城的家里的伙伴多了，但家里的伙伴个个嫁了人，生了孩子，而这些闯S城的女孩子，人老珠黄，成了老太太级的少女，哪个男孩子愿意要一个老太太级的少女？她们的婚事给耽误了，有好多女孩子来S城几年没谈过恋爱。而且你要知道，听说这里工厂的男女比例是一比二十五，你想想看，随便哪一个男孩子身边都有二十五个女孩子围着他们，在这样的优越的环境之下，他们个个牛气得很，架子大得很，没有耐心得很，也急功近利得很，拍了两天拖，就巴不得你赶快跟他接吻，接吻之后还不过瘾，还得赶紧上床。要是你保守一点，就对你手一挥，拜拜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哪里还能找得到爱情，别说爱情了，就是真情，你哪里能够找得到呢！”

爱玲说：“你这样一说，我岂不是很幸福？”

我说：“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爱玲说：“有什么福呀？”

我说：“有什么福？你在福中当然感受不到福了。你想想看，你来 S 城是光华带你来的，并且是光华先在 S 城打头站，相对稳定了才带你来的。”

爱玲说：“我的工作是我自己找的。”

我说：“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虽然你的工作是你自己找的，但你来 S 城有人领路吧？并且你来了之后，不管好歹，总有地方住吧？而且你没有钱了，可以找他要，最主要的，有了男朋友，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心里面都会踏实些。这已经够了。这就是有男朋友最大的好处。”

爱玲说：“两个人要是拌嘴了，怄气了，你就知道了，有男朋友的日子，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我说：“综合起来，有男朋友比没有男朋友，要好过一百倍。”

爱玲说：“有时候我宁愿没有男朋友。”

我说：“可记得《围城》里面的一句话，我记不得原句了，大意是说，婚姻就像一座围城，没进去的想拼着命冲进去，已经进去的想拼着命冲出来。这未免夸张了点，却道出了事实。我现在可真想像你这样有福气，有个男朋友保护。”

我们就这样聊着聊着，慢慢地就睡着了。

## 29. 差点没被“中介所”骗

第二天是星期天，爱玲要加班，我也要找工作。爱玲请我吃了早餐之后，就急急忙忙地上班了。我也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到秋花处。

我问秋花，我姑姑大叔昨晚有没有来找我。秋花说连他们的人影都没有看到。我听了这句话，虽没有怨他们不关心我，但心里面酸酸的，有一种流落到大街上的孤儿的感觉。我是多么渴望别人关心我呀。那疼和爱，根本不敢奢望。而爱玲，并不觉得有人疼爱的日子是多么地阳光灿烂。

我目前的处境，容不得我做太多的伤感。我匆匆辞别秋花，匆匆踏上找工的路途。我不太熟悉这个小镇，我不知道这个小镇有多少个工业区，这些工业区又分散在这个小镇的什么地方，我瞎摸路，费了不少工夫，却收效甚微。后来我就干脆不听老乡的劝告，他们告诉我，墙上贴的招聘广告，以及镇上招聘栏上的招聘广告，全部是骗人的。我对这句话半信半疑，我不明白干嘛贴个假招聘呢，如果不需要人，贴个假的有什么好处呢？直接到工业区看厂门口的广告，当然好了，但这样子太慢了，你根本不知道哪里有工厂，就是知道哪里有工厂，你也不知道哪家厂在招工，在现在的时代，尤其在 S 城，靠两条腿摸索信息，实在太慢太跟不上时代了，我何不看看招聘栏呢，看看招聘栏，最起码可以知道哪个地方的哪家厂在招工，

这省了多少劲呢。

镇上的招聘栏里，横七竖八地贴了一些招聘启事，但大多是招工人的，只有一张上面说要招文员数名，只要求高中毕业。我先打了那个电话号码，按照他们告诉我的路线，七拐八拐，找到了他们的地址。这栋小楼显得很旧，我一见这个地方就心生诧异，这哪里像工厂哪？这至多是一栋很旧的住宅楼，但我来了，就有必要上去看个明白。

等我上了三楼，看见一个小门开着，门口放一张很旧的桌子，桌子上面摆着一部很旧很脏的电话，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坐在桌前，他们给我的感觉，一点也不像写字楼的文员，其余什么也没有，这哪里像一个办公室呀！

我狐疑地问：“这里是不是××？”

这个小姐说：“是。”

我说：“请问××厂在哪里？”

那小姐又说：“这里就是。”

我惊讶地问：“这里？”一边还用手指着那间空房子。

那小姐说：“你是不是应聘文员的？”

我停了半天说：“是呀。”

那小姐又说：“我看看你的证件？”

我没有马上出示我的证件，我问：“怎么就你们两个人？就在这里上班呀？”

那小姐说：“在这里招聘，不在这里上班。”

我说：“那在哪里上班呢？”

那小姐说：“你上班时就知道了。”

我犹豫了半晌，因为想找工作，还是向他们出示了我的证件。那小姐随便地翻了翻我的证件，头也不抬地说：“可以。你填个表，交十元钱的报名费，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这句话更让我诧异，这么容易就找到了一份文员的工作？我心里忽然觉得挺不对劲，我说：“明天就可以上班了？到哪里上班？”

那小姐嗯了一声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先交十元钱。”

我说：“上班的时候再交行不行？”

那小姐说：“不行。就现在交。”

我更加觉得不对劲，心里不知道怎么回事，紧张起来，很怕他们不还给我证件，便慌忙要我的证件。还好，他们并没有不还给我证件。我拿了证件，唯恐他们再夺了我的证件，这一栋楼，我只见他们两个人，没见有其他人，便有点害怕，赶紧下了楼。我刚走下楼梯，就听到他们的笑声，我还听到刚才那个一直不吭声的男的，在对那个女的说着什么。巨大的恐惧吞没我的内心，我只觉得浑身颤抖，想走得快却走不快，下了楼，我的心脏还在怦怦怦不停地跳……

回到秋花的屋子，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讲起我今天的见闻。他们说，我没上当受骗真是便宜了，有一个老乡被一家职业介绍所骗去五十元，说包找工作，找不到工作退还，结果呢，没找到工作也不退了。

我说：“那为什么不找他们要呢？”

他们说：“找谁要呀？他不退你，你有什么办法？”

我说：“这真是岂有此理！为什么不去告呢？”

他们说：“你到哪里告呀？你告也不给你讲理。”

我说：“不可能的。在观兰镇我告了几次，几次都赢了。只要你有理，有理走遍天下，哪里都不怕。”

他们说：“去年咱们有一个老乡，被怀疑偷了厂里的东西，厂长和老板叫门卫把咱们那个老乡捆起来打，打了个半死。躺

在这里半个月才可以走动。后来他不服气，告到劳动管理站，劳动管理站的人理都不理。”

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我每次都告赢了？你不要去一次就不去了，告状要有决心有耐心。也许他去的时候，劳动管理站的人忙，他又没说清楚。我的事比起他的事来，简直是鸡毛蒜皮的事。比起私设公堂，把怀疑分子捆起来，打个半死，半个月之后才能下床，我的扣押身份证拖欠工资算得了什么？我都能告赢，他就不能告赢，我就不相信。”

他们说：“肯定是他们看你是女孩子可怜你。”

我说：“没有的事。肯定是他自己没讲清楚。”

他们说：“你以为他没有文化呀？人家是大学生，要不然，也不会想到去告状。一般地，谁会想到去告状呢？”

这场争论，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

我还是没等到我姑姑和大叔，用秋花的话说，他们把我扔在她这里，撒手不管了。我不在的时候，他们还经常来聚聚，我一来，他们躲了。但我并不怪她，虽然我和他们多少连带一点亲戚关系，用大叔的话说“我们还亲着哪”，但这就是他们应该关心我帮助我的理由吗？我不这样想。我不觉得他们应该关心我，应该照顾我，应该帮助我，我只是觉得人情淡漠世态炎凉。他们也太目光短浅了。

我仍然住在爱玲处。

## 30. “我被录用啦！”

星期一大早我就从爱玲那里回来了。不到八点钟，我就守在电话机旁。我看着表，看着它一分一秒慢腾腾地走过，经过昨天的找工，我不再那么地乐观，好像等了一个世纪，我终于等到八点钟的来临。我急忙拨通了那家塑胶玩具厂的电话，没人接，我心急如焚，不明白为什么没人接听，就怀疑是不是给错了电话号码，拨了五六遍之后，电话那头终于有一个柔柔的女音响起：“喂，你好！亚历山大塑胶玩具厂。”

我讲明事情后，那小姐要我稍等，一两分钟后，那小姐告诉我，一个小时之后再打过来。我问：“人事部要我八点钟打过来，现在刚好是八点钟哪，为什么要我一个小时之后再打过来呢？”那小姐说她也不知道，就挂了线。

我想再打过去问个明白，又怕人家烦，只好坐着等九点钟的来临。经过两天的折腾，我极其渴望得到这份工作，我极其渴望有一个暂属于自己的地方可以安身。我心里面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虽然这不是我唯一的希望，但我真的好想听到的是一个好消息呀。

熬过了一个小时之后，接线小姐终于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人事部，一个男的接听的，我估计他就是那天接待我的，他一听说是我，便说：“我们这个职位低呀，按你的条件，你可以找到一个高职位的。”

我心里凉了半截，不知道他喉咙里卖的是什么药，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异常镇定，我说：“万丈高楼平地起。”

他说：“这个职位工资低呀。”

我说：“多低？”

他说：“刚进来时月薪大约五百元。”

我心中暗喜，这比我以前的工资高多了。我满足了。我问：“上班时间怎么算？”

他说：“一天上班八个小时，一个星期上六天班。”

我问：“要不要加班？”

他说：“写字楼通常不加班。”

我说：“要是加班有没有加班费呢？”

他说：“那肯定有。加班费按正常工资的一比一点五计算。不过，加班不是你想加就可以加的，要写申请。”

我说：“我挺喜欢你们的公司，很想加入你们的公司，工资是不太理想，但我不计较。”

那边说：“那好，你等一下。”

又好像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那边终于有了声音，那边说：“你明天上午来报到吧。”

我也许因为太激动了，一时没反应过来，直到那边又说了一遍“你明天来报到有没有问题？”，我才恍悟过来，连说了两遍“没问题”。

挂掉电话，我跑着回到秋花的房屋，脚还没有踏入门口，我的兴奋的叫喊声已先我一步入了室，我喊道：“秋花，秋花，我被录用了。”秋花因我的成功也喜笑颜开。我兴奋得手舞足蹈，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的喜悦，我的目标终于达到了！我同秋花呜呜啦啦讲了一大通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的话，之后不得不刹了车，我要抓紧这正式上班之前的时间，把

行李给带过来，至于告状之事，先不急，等这边安定了再说。

## 31. 杀回老厂

我怀着无比骄傲的心情，回到了怡景厂。在大门口，我看到吴助理正在大门门卫室。

吴助理迎了出来，笑眯眯地，问我：“回来结工资是吧？”

我说：“我现在没时间结。我回来带行李。”

吴助理说：“找到工作了吧？”

我神气地说：“这次真是天助我也，我简直没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吴队长插进来：“什么工作？”

我说：“在一家很大的工厂，作写字楼文员。”

吴助理说：“好嘛，你这次辞工，还真辞得值了。”

吴队长和其他的门卫，则以一种心里很不是滋味的目光看着我，他们说：“你可真是步步高升呀。”这声音里有不服、有无可奈何、有嫉妒。

我见他们这样，越想气他们，我说：“这才是个头。好戏还在后面呢。‘人比人气死人’。”

他们不再说话，嘴角露出一丝无力的嘲笑，吴助理也讪讪地走开了。

在宿舍楼梯口，我看到张经理正在把垃圾倒在图书室门前的一个垃圾桶里，我肆无忌惮地冲他大声叫道：“张大海。”几个过路的工人，诧异地看着我。要知道在这家工厂里，是没有

什么人叫他的名字的呀，连老板都是叫他“张经理”。张大海闻声转过身来，他并没有表现出吃惊或愤怒，他温和地微笑着转过身，好像我刚才叫的是“张经理”而不是“张大海”，好像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这多少出乎我的意料，尽管我领略过他无次数的处世不惊。

我平视着他，觉得那刚才的一声“张大海”叫得很解气。

我说：“没想到堂堂一个经理，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好好的经理不做，去倒垃圾！”

张经理好像并不理会我的讽刺，他还是像往常那样，根本把我当成一个顽皮的小孩子，不屑于与我计较，他温和地说：“这还不是因为你不听话。”这声音里仍然充满着慈爱，爷爷般的慈爱，但这慈爱已经感动不了我。

我针尖对麦芒地说：“是你自己自作自受。”我的声音里，充满了复仇的快感。

说完我自顾自地上了楼。过路的工人停了脚，个个脸上露出惊诧的笑容看我的胆大妄为。

我先找了梦丽，梦丽一看到我，呆了一呆，说：“呀，楚楚姐，真把我担心死了。”

我说：“你知道我的事了？”

她说：“我听说了。”

我说：“我去找了爱花姑，我现在找到了一份文员的工作，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我看梦丽脸上挺不好过，便说：“你别担心。我在那里稳定之后，肯定也把你拉过去。你先在这里干着。你自己要坚强。别老是想着我走了，你没有了靠山。”

梦丽说：“楚楚姐，别看你呆在这里的时候，我很少找你玩，你真要走了，我心里空空的。”

我说：“你现在在这里呆了那么长时间了，早已有了自己的朋友，其实我呆在这里的时候，你不也很少找我玩嘛？坚强点。别让我挂念。”

梦丽也笑了，说：“楚楚姐，你不用挂念，我会适应的。”

我说：“这就对了。我要走了。我借了吴助理三十元钱，你要有钱，先帮我还了，记住把我写给他的借条要回来。你有没有钱哪，先借我一点钱？”

梦丽说：“我这个月的钱，借给我宿舍里一个女孩子了，她说她要寄钱回家。”

我吃惊地说：“你全部借给她了？”

梦丽说：“是呀。她说她下个月还我。”

我说：“在这里不比家里，不要随便借钱给人。要是在家里面认识的还差不多，打工认识的没有保障，她要是辞工走了或者一声不吭地走了，你到哪里找她要钱？”

梦丽变了脸色，停了一下，她说：“大家都在嚷嚷着，我们明天放一天假。要是放假了，我送你过去。我也想过去看看。”

我一听可高兴了，一则，跟着我，她可以认认路；二则，我的行李虽然不多，但一个人带着，还是挺麻烦的，有人帮忙，当然好了。

我说：“咱们什么时候走？”

梦丽说：“等我下了班，咱们一块走。”

我说：“下了班之后，你赶紧到大门口，我在那里等你，你可要快点，现在天黑得快。晚了可是走不掉了。”

梦丽说：“好。”

我说：“我的钱可是只够我一个人的路费。”

梦丽说：“我跟同事借点钱。”

我说：“那最好不过。我没钱是不好意思向别人张口的，觉得咱们是姊妹，才向你张口。”

梦丽说：“楚楚姐，你放心。我会借到钱的。”

与梦丽分了手之后，我回到了我以前的宿舍。我宿舍的钥匙还没有上交。我收拾好自己的行李之后，时间还很早，加之这几天又辛苦又没有休息好，就情不自禁地躺在床上。谁知这一躺不当紧，不知不觉睡着了，直到听到开门声，我才醒来。

原来是张经理开门进来了。张经理见我正躺在床上，就站在门口，说：“睡着了？”

我这一觉把对经理的恨给忘了。

我起了身，不好意思地说：“我本想在床上躺一下，不想睡着了。”

张经理说：“你去写字楼把工资给结了吧？”这声音里有一些温情，这些温情总是能把我的气焰给无声地炸掉。虽然工资的事令我最恼火，但面对张经理温情的声音，我也只能把脸一拉，小声地但坚决地说：“我不要了。”

张经理听了这话脸色很不好。我们就这样僵了一会。

我说：“我先把钥匙给你。我先在这房等我妹一会，走的时候，我会把门锁好，你没有意见吧？”

张经理没有吭声，他接过我交给他的钥匙，转身离去时，交待了一句：“记着锁门。”

我说：“放心吧。这屋子里，没什么东西值得我偷的。”

张经理没吭声，走了。

我在屋子里坐了一会，觉得没意思，加之我看天慢慢地变晚了，也不见梦丽，就急起来。后来我想起我对梦丽说我在大门口等她，也许她现在正在大门口等我，就准备背起行李去门卫室。正要走呢，听到敲门声。原来是吴助理。吴助理面不表

情地说，你不能在这里呆了。我说，我想等我妹呢。吴助理说，那你去门卫室里等。我只好去了门卫室，一边把行李放在门卫室，一边问有没有看到过我妹。说没有。我只好站在门卫室等候下班。过了一会儿，吴助理过来了，把头朝门卫室一伸，见我在里面，什么话没说，走了。吴队长就紧张了，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等一下。吴队长皱着眉，一副想让我出去，但又不好意思张口的样子，我不理会他。又过了一会，文主任也过来门卫室，同样地，把头朝门卫室探一探，同样地，什么话都没说走了。吴队长更加紧张了，对我说：“不好意思，王小姐，请你把行李搬出门卫室，搬到外面去，好吗？也请你不要站在门卫室，好吗？吴助理、文主任他们都看到了，这很不好。”

吴队长经常对我们标榜他是共产党员，每当他说起他是在部队里入的党时，总是一副很骄傲的模样，但他的这个行为，还算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行为吗？其实我也不怨他，他也是为了自己的饭碗，但干嘛时时提醒别人自己是共产党员，把自己提升到一个高尚的位置，与我们这些俗人区别开来呢？

但人到难处不得不求人，我说：“我把行李放在这里，我人出去行不行？”

吴队长说：“不行。你快点吧。快点搬出去。不要让我催了，我催了你几次，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催了。”

我只得连人带行李一块滚出门卫室。

又过了一会，吴队长慌慌张张地出来了，说：“王小姐，请你站远一点，不要靠近门卫室，刚刚写字楼打来电话，不要你呆在门卫室。”

我看着吴队长一脸的汗水，话里带刺地说：“吴队长，再怎么样，咱们也是同事一场，看在同事一场的份上，我不会为

难你。好吧，你让我站远点是吧？好商量，不用你来动武，我自己来，要多远？”

我边说边背着行李站远点，“够不够远？”我鄙夷地望着他，嘴角挂着一丝嘲笑。

吴队长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道：“你也别怪我，我也是自身难保。”

我在外面焦急地等着梦丽。早已下班了，有些工人已经吃过饭，三三两两地走出厂门口，到外面玩去了。碰到几个熟悉我又熟悉梦丽的人，我就问她们有没有看到梦丽。其中的一个说，她看到梦丽的时候，梦丽正在吃饭，不过现在她早该吃完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同时心里面开始埋怨梦丽。

我请那个女孩子帮我叫一下梦丽，叫她赶快出来，告诉她，我在外面等急了。那女孩子挺帮忙，飞跑着去了，过了一会儿，那个女孩子又出来了。

我说：“看到梦丽了吗？”

她听我这样问她，很吃惊地说：“怎么？她还没出来呀？我已经告诉她了。我想着她已经出来了，她应该比我早出来呀。我叫了她之后，又回到我的宿舍耍了一下，她应该比我先到才对呀。”

正说着，另一个女孩子从外面回来与那个女孩子打招呼，那个女孩子问另一个女孩子回不回宿舍，另一个女孩子说正要回去，那女孩子就说：“你叫梦丽赶快出来。说她姐姐等得不耐烦了。”

另一个女孩子看了看我，说：“你辞工了？”

我说：“是呀。麻烦你尽快通知我妹妹吧，我实在不能再等了。”那女孩子就赶快走了。

又过了好长时间，才见梦丽慢腾腾地出来。我憋着一肚子

的火，很想冲她发一通，但我还是憋住了，因为我看到的梦丽，对我的焦急恐惧一筹莫展，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

我挂着脸，淡淡地说：“你怎么现在才出来呀？你现在才出来叫我怎么办？天这么黑了，你叫我一个女孩子到哪里去挨过这个夜晚？你有没有替我想过？你就知道你自己今天晚上照样有舒适的宿舍，照样不用担心安全问题，照样可以做个甜蜜的梦，可是我呢，你叫我怎么办？你叫我等你，我就等你，如果我不等你，我早到了公明镇，根本不用站在这里发愁，你就是明天不放假，你下了班，也应该先通知我，那时天还早，我还可以走，现在你叫我怎么办？”

梦丽说：“我怕晚了没饭吃。”

这句话更令我伤心。我根本不想同她多讲，我问：“有没有借到钱？”

梦丽说：“我还没借呢。”

我一听就有些火了，情不自禁地提高嗓门说：“你不借钱，我怎么办？有钱我还可以到旅店挨一夜，没钱你叫我在大街上过夜呀？要是被查“三无人员”的抓到了，还是万幸，假如碰到了坏人，你叫我怎么办？我这不是一辈子抬不起来头做人吗？”

我越说越激动，话也说得越来越难听，梦丽受不住了，梦丽说：“我回去借钱去。”

我说：“你无论如何都要借到钱。”

梦丽说了一声“好”就走了。

我对着她的背影说了一声：“快点。”

见梦丽没答，就又大声说了一遍，梦丽就应了一声好。梦丽走了四五步之后，我怕她一去不返，又叫住她，我说：

“不管借到借不到钱，你无论如何都要回来见我。我在这里等你。”梦丽说好，但我不放心，又说了四五遍，才放她走。她走出三四步之后，我又对着她的背影说了一遍。

也许因为我刚才发泄了一通，梦丽走后，我心里面没有那么焦急和恐惧了，但对人情世态的极大的失望，像冰块一样，冰冷着我的心脏。

不知熬了多长时间，梦丽终于被我望穿秋水般地望来了，未等我开口，梦丽说了一大串，说了半天，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很不耐烦地说：“你究竟有没有借到钱嘛？”

梦丽说：“我正在借。”

我哭笑不得，忍不住皱着眉头说：“既然你正在借，还不抓紧时间借？你跑到我这里干嘛？”

梦丽说：“我怕你急了，跟你说一声。”

天哪，我真的被这个梦丽给搞得哭笑不得，我说：“你快去借呀，快去快回呀。”

梦丽走了，步子仍然慢腾腾地，我真的无法忍受她在这个时候还这么慢腾腾地，就冲她的背影说：“快点行不行？”

但她好像没听到一样。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是她亲姐姐，或者她自己，她还会这么慢腾腾的吗？

天越来越黑了，黑得简直伸手不见五指，极度的担心和恐惧又蹿入我的心头。天哪，我怎么过这个夜晚哪？我过得了这个夜晚吗？

就在我最狼狈的时候，一辆小车开出厂门口。我站在路边，通过车前的灯，看到文主任坐在车内。文主任也看到了我，看到了我最为难的一张脸。我看到文主任看到我之后，露出春风得意般的笑容，然后嘴角一翘，把身子很惬意地，向小车内沙发椅背上靠了靠。对于他这个瞬间的表情，我一下子

怒不可遏起来，怒火燃烧着我冰冷的身子，以及冰冷的心。我叫你幸灾乐祸！我叫你得意！我叫你惬意！等着瞧，老子一定要叫你哭丧着脸！老子一定要叫你比老子还难受！

文主任那个瞬间的表情，让我振作起来，让我勇敢地迎接黑暗，挑战困难，也正是他那个瞬间的表情，坚定了我上告的决心。

梦丽终于出现了，她手心里面紧攥着薄薄的一沓钱。看到钱，我心里面踏实了。我问梦丽借了多少钱，梦丽说三十元。天哪，才三十元，够干什么的？不过，有这三十元总比没有好。说不定我可以找到一个三十元一夜或者低于三十元一夜的旅店，那么今夜我就不用愁了。过了今晚我更不用愁了，过了今晚的明天，就是一片光明在等着我。

我的心情，相对来说，好多了。我背着大包，让梦丽提着小包，我们两个一前一后去找旅店去了。我们不敢问路人，怕刚好问到歹人。我在前面急急地走着，梦丽在后面慢慢地跟着，我走十几步，就停下来，等梦丽一下，等她差不多赶上了，我再走。

我的行李本来是不多的，特别是用的时候，总是觉得缺这少那的，总是觉得这也该买那也该买，但收拾起来，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的东西，特别是我背起来的时候，觉得这行李越来越多，越来越沉，越来越不堪负载，加之晚饭也没吃，又受到极度的精神的折磨，就觉得非常地疲累，非常地虚弱，很渴望有一个安全的地方，能够让我过了今天晚上这一关，哪怕只有屁股那么大的空间都行。

## 32. 夜遇好人

当我们背着行李走了两三百米，见到这个工业区治安室里跑出来的灯光时，我情不自禁地停下来。这灯光让我感到温暖和安全。一个大胆的念头蹿入我的脑海，我自信地走入那间办公室。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坐在那里，我对他们说了我的情况，然后我说：“能不能让我在你们屋门口蹲一夜，让我过一个安全的晚上？”

我说得自然大方，一点乞求的味都没有，我怕他们拒绝，特别声明我可以付钱的。他们饶有兴趣地听着，我还没说完付钱都可以时，他们纷纷议论开来：

“要啥钱哪，出门在外，谁没有困难的时候。”

“蹲在门口怎么过夜？那不行。”

“两个女孩子在外面很不安全的。”

“你别看这会不冷，到了半夜可冷了，我们坐在屋子里值班，还穿棉大衣呢。”

议论了之后，他们又在讨论我住在哪里的问题：

“呆在这屋子里肯定不方便，我们都是男同志，你们两个女孩子，在这里，不方便的。”

“看看能不能给安排到哪个厂的职工宿舍里？”

“安排是可以，去说一声，他们也会给个面子，但这样子就麻烦，要去找他们说。”

“不然这样，我今天晚上在这里挨一夜，让她们俩跟我老婆住一晚上。”

一个矮个子的湖南人这么一说，大家都赞同。

我觉得这样子很不好，很不好意思，很过意不去。我说：“我蹲在这屋子里，就已经感激涕零了。我就蹲在这里，凑合着过一夜算了，不要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那湖南人说：“不要客气嘛。你不要有所顾忌，我老婆很好啦。”

其他的人也都纷纷劝我，盛情难却，只好答应了。

那个湖南人以及另外的两个男人，送我和梦丽去那个湖南人租的小屋。他们问我要不要带行李，我说不用了，也没什么宝贵的东西，我明天早上走时来拿吧。走在路上时，我让梦丽买了十多块钱的苹果。他们不让我买，我是非买不可，在当时，我只有选择这一个方式，来表达我心中的感激。

到了那个湖南人的家，我们见到了他的年轻漂亮的妻子。那个湖南人同他老婆简单地讲了我的一些情况，他老婆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我面有赧色地说：“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那妻子和颜悦色地说：“快别说这客气话，谁都有困难的时候。刘备还有落难的时候呢。”

这句话特别能满足我的虚荣心。我心中因此生出更多的感激。

那湖南人本来是要他妻子同我们一起住的，但他妻子决意同他一块出去找地方住。她说，这样我们两个会自在些，再说，三个人同睡一张床上，也是有点挤的。梦丽说她可以回厂住的。但那妻子还是同她丈夫一起走了。

临走时，她对我们说：“希望你们两个在我这里休息得好。

明天你什么时间走？”

我说：“我一大早就走了。我还要赶回去上班。”

那妻子说：“你走时记得锁门就行了。”

他们走后，我把门从里面反锁上。看到我给他们买的苹果放在那里，就很想吃。奇怪的是，我并不怎么饿，也许我已经饿到不再饿了，但看到那水果就是想吃。有一刹那间，我想，吃一个，也许他们不知道的。但一刹那间之后，我就责备自己，这是买给恩人的，怎么恩人没吃，自己先吃了？我还算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吗？这样一想，那水果对我就没有那么大的诱惑了。

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对梦丽说：“今天你别走了，陪我。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有点怕。”

梦丽说：“好。”

我说：“今天怎么回事？竟撞到好人了。”

我在梦丽面前，反复称赞他们，反复感叹这次奇遇，直到说得唇干舌燥，才肯罢休。

梦丽热心地说：“楚楚姐，我这个月的工资快发了，你到那边之后给我写信，告诉我地址，我给你寄钱过去。”

我说：“你过十来天才发工资，到那时，我也不需要你寄钱了。反正我过那边，有的吃，有的住，也不会花多少钱，就是添一些日常用品。大不了我厚着脸皮向爱花姑借两个钱先花着。再说你从这里邮过去，也要半个月，远水不解近渴呀。”

梦丽笑道：“爱花姑有钱，跟她借两个钱也是应该的。”

我说：“我是实在不好意思向她开口。我的一位同学，主动地借给我一百元钱，我不知道怎么花的，一下子花完了，现在再跟她借吧，我实在张不开口了。”

梦丽说：“就跟爱花姑借。”

我说：“也是。我过去找工作，她基本上没操什么心，如果连这点小事，都不给她一个帮忙的机会的话，她可真是白拣了一个姑姑做。现在不要她帮忙，等过两天，我混好了，她说不定要找我帮忙，她可怪得意的，那不行，现在别说我需要她帮助，就是不需要她帮助，也得想法给她一个帮我的机会。”

梦丽笑了，很赞同我的想法。我也为自己的想法，得意了半天。

我们两个东拉西扯，不自觉地扯回到那个湖南人和他的妻子以及其他的几个治安员身上。

我问梦丽：“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咱们同他们，可是萍水相逢，他们为什么那么好呢？把家让给我们住。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动机呀？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好呀？我就是不明白。要是在家里面，我觉得，这种事情还好理解一点，可这是 S 城呀，在 S 城谁管谁呀？我怎么都不能理解。会不会有什么目的呢？”

梦丽呆呆地，说：“不知道。”

我站起身，把门反锁上。我们两个都不自觉地紧张起来。我看到梦丽眼里的恐惧，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我笑了，我想用笑驱逐梦丽的恐惧，也想用笑驱逐自己的恐惧，我干笑了两声，说：“这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我们这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怎么可能？你分析一下，这怎么可能！第一，他们是治安的；第二，湖南人帮咱们，确切地说，是一帮人在帮我们，就是他们中的谁，有小人之心，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敢行小人之事；第三，他们明知道咱们没钱，唯一的就是色，不过咱们两个长得不漂亮；再说，咱们把门反锁了，就是有钥匙，也进不来；外人，更不怕了，他们没有钥匙；撬门？咱们可以站在房子内大声喊，这周围附近，都是这样的出租屋，我就不相信没有‘英雄’来‘救美’。”

我这一说，两个人都笑了，没有那么多紧张了。

梦丽附和着我的说法，说尽可放心。

我说：“虽然从理论上讲，这里很安全，但咱们不能不提防，咱们还都是女孩子。出来闯世界，不管处于什么样的情况，都不可以发生‘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这样吧，咱们两个就说一夜话，反正咱们两姊妹，以后想有这样的机会也不太可能，咱们就一夜长谈，谈谈心，不睡也罢。”

梦丽也同意我的建议。

我们为了驱逐“瞌睡虫子”，就不停地讲话。话说完了，就挖空心思地找话说。但后来，我们两个实在抗不过“瞌睡虫子”。

我说：“梦丽，这几天我来回奔波，又没睡好，我快支撑不住了，我先睡一个小时，你先别睡，听着外面的动静。一个小时之后，你把我叫醒，我值班，你睡。咱们轮流值班。”

梦丽说好。

但我们两个都成了“瞌睡虫子”的“俘虏”。两个人都是一觉睡到大天光。梦丽睡得比我还死。我醒了，她还在睡。我揉揉惺忪的睡眼，看着周围陌生的世界，忽然想起昨夜的担忧，就一激灵，一跃而起，推醒梦丽，看看门照旧反锁着，一把椅子在门后原地没动，屋子里一点别人进来的迹象都没有，摸摸我们自己，也没有掉一根头发，这才舒了一口气。

我对梦丽说，我睡了一个好香好香的觉，梦丽也说，她也睡了一个好香好香的觉。我问梦丽怎么睡着了，她说她也不知道怎么睡着的。我伸展一下肢体，感到很舒畅，不敢逗留，急着赶去报到。我们锁了小屋，急急地走了。

走远了，回过头来一看，这是一间多么旧、多么小的小屋子呀。这里是农民们以前穷的时候住的地方。现在他们个个富

得流油，早搬到新盖的洋楼里面去了，这些又旧又矮的小屋子，就出租给没钱的外来工。

我们回头看着那些丑陋的小屋，甚至有些脏乱的小屋，觉得特别亲切。

我们回到治安室，治安室的同志正在打瞌睡，我们没敢多打扰，说声走了，就背着行李走了。这些可爱的人哪，对我来说，最可爱的人哪，辛苦了一个晚上，在黎明的时候，就让他们打个瞌睡吧。

梦丽把我送到车站，两个人依依惜别了。

我又开始了我的青春之旅。我不知道在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我知道我的路是越走越宽，只要我的路越走越宽，我就是个成功者，一个胜利者。

### 33. 老 乡

我开始了我的新的生活，我坐着写字楼，吃着小灶饭，住着专门为公司的职员准备的宿舍，我的梦想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我上班的第一天，一吃过晚饭，就跑到秋花家里玩。那里是老乡的汇聚地，大家在一起，说说家乡话，谈谈家里的事，讲讲老乡在 S 城的事。虽然大家观点不同，特别是我，不知为啥，总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的观点格格不入，但不管怎么说，跟他们呆在一起，我能闻到家乡泥土的味道，这对一个刚刚移居他乡的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呀。

我问秋花，有没有见到我姑姑大叔来。她说，我大叔昨晚来过，她已告诉了我大叔我找到了工作。我问我大叔有没有说什么，秋花说没说什么。听了这句话，犹如热脸遇到了冷风，但我还是说：“见到我姑姑大叔他们，叫他们不用挂念，说我已经上了班。”其实我这句话是多余的，但我还是说了。

我上班的第二天晚上，吃过饭之后，照例去了秋花那里。我见到了爱玲，她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喜悦，甚至有些漠然。我热情地邀请她过我那里玩，她答应了。我对她说，欠她的钱，可能一时还不了。她说没关系。

四五天之后，我的钱花光了，公司又要交小照片办工作证，我没有钱去照相。我去了秋花那里，去了两趟，碰到好多

老乡。我在心里面对自己说找个人借钱，但就是张不开口。后来公司又催我，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在秋花那里讲了没钱照相的事，我只字没提借钱的事，我只是说，我明知道我姑姑他们有钱，但就是不好意思张口。当时爱玲也在，爱玲说，她这个月的钱，全部寄回家了，身上不剩下什么钱了。秋花说，她家里面还有一个小孩，一发了工资，就把钱寄回家的，这里只留下刚刚好的生活费，一分钱也不多留的。我说，公司催我催了几次了，没有洗发水，还可以对付，先用洗衣粉，但不去照相实在不行，公司等着办工作证，这个时候跟公司借钱，肯定也说不过去，我才上班几天，上班长一点还好说一点，现在去公司借钱，一怕公司看不起，二怕公司不相信你，根本不借钱给你，白张了口。

老乡们都不说话，我知道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有钱，他们来打工不是一天两天了，有的已干了一两年了。

后来秋花说：“我先借给你十元钱。但你不要欠我太长。这十元钱，是我从生活费里面挤出来的。”

我感激地说：“谢谢。谢谢。我一有钱，就马上还你。”

我接过这十元钱，这十元钱虽然很薄很轻，但又很重。

几个老乡说：“你姑姑大叔，一点都不关心你。什么姑姑大叔呀？你们究竟怎么叙上的？以后别叫他们姑姑大叔了，白叫了。”

我觉得脸上很没面子，便替他们辩解道：“我要是向他们张口，他们多少会借给我的。”

秋花爱玲她们也附和我的观点，秋花自告奋勇地说：“他们什么时候来了，我替你跟他们借钱。”

我忙说：“别。别。”

秋花说：“怕啥？不管亲不亲，你叫他们姑姑大叔，难道

不该向他们借点钱嘛？”

我没有话说了。我心想：什么情况下该？什么情况下不该呢？这么多老乡，谁该帮我呢？谁不该帮我呢？

三天之后，我下晚班回来的路上，远远地看到我姑姑叔叔两个人在我宿舍门口站着，一边出乎意料，一边心里热烘烘地。我向他们跑过去。在当时，我见到家乡的一根鸡毛都要撵三圈，别说是两个家乡的人来看我，而且这两个人还能与之攀个亲戚。见到他们，我像一个吃奶的孩子见到亲娘。我整天对我的一帮老乡说，过我宿舍玩嘛，我宿舍管得不严的，进出登记一下，就完事了，但就是没有人来看我。爱玲说了几次来看我，但一直没来。今天我看到姑姑大叔来了，我像一个得到了奢望的零食的孩子一样，笑得合不拢嘴。

“姑姑，大叔，什么风把你们两个给吹来了？”

爱花说：“这几天我和你大叔一直加班，没时间看你，昨天晚上高峰去秋花那里玩，秋花说你没钱花了，我和你大叔就赶紧过来了。五十元，够不够你花呀？”

我说：“够了够了。我那边的钱还没结。前几天我一分钱都没有了，秋花借给我十元钱帮我渡了一个难关。”

爱花说：“你没钱也不吭声，你吭一声，我和你大叔，咋着也要帮你一把。五十元够不够嘛？要是不够，你可要说，别放在肚子里。”

我说：“真够了。我吃住都不用花钱，现在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添个差不多了，这五十元应该够了。”

爱花说：“你知道的，宿舍里放钱不安全的，发了工资大部分我们都寄回家了，就留一点零花。上个月我同你大叔花了四五百，我们不知道怎么花的。”

爱花嘴巴好，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爱国根本没机会插嘴，

说到花钱上，爱国就撑不住了，非说不可了，爱花没说完，爱国就抢着说：“就这，还没敢花，要是任着性子花，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零花的。”

我说：“走吧。咱们到我宿舍坐坐吧。既然来了，就进来看看我的房间吧。”

我把他们领到我的宿舍。

他们连说：“文员的宿舍就是比工人的好。这里的住宿环境比我们那边好多了。”

我心里面充满了得意，我向他们介绍说：“这桶啦、茶瓶啦、蚊帐子啦、被子啦、被单啦、被罩子啦、枕头啦，全都是公司配的，根本不用自己买，只要走的时候，退给他们就行了。你看，这一床毛巾被，基本上是新的，摸起来好舒服。”

他们上来摸摸我的床上用品。爱花说：“这文员的条件就是好。你看你两床被子，一床铺，一床盖，还有一条厚厚的毛巾被，可不冷了，我和你大叔的被子，都是薄薄的。”

我说：“这条毛巾被子，你们拿去盖吧。我自己还有一条，你们全拿去吧，一人一条，反正放在我这里没用的。”

他们客气了一下就接受了。

我说：“我这里的東西，你们看看有没有需要的，需要的话，就拿去。”

爱国说：“你在办公室里笔和信纸都不缺，我拿走一支圆珠笔和一本信纸吧，省得买了，外面卖得很贵的。”

我说：“这两支笔和这两本信纸，你都拿去吧，你和姑姑一人一份。”

他们说：“一支笔一个本子就够了，不用那么多。”

但我硬塞给他们了。

他们就走了。在我屋子里，他们坐都没坐，只是站着说了

一会话，就走了。他们说，回去有事。我说了两次让他们多坐一会的话，他们执意要走，我也就不勉强了。

他们走后，我心里挺高兴的，就没去秋花那里。

我给梦丽写了一封信，讲了我这里的情况。梦丽很快复了信，说她帮我还了吴助理借给我的钱，且要回了那张借条，还问要不要给我寄钱，还说工厂里很多人问她我是不是回家了，他们都认为我回家了，文阿姨也问起了我。我给她复了信，说不用寄钱。

这次梦丽说，帮我还了吴助理借给我的钱，还问我要不要钱花，我竟一点感动都没有。我对她越来越失望了，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呵护她了，我对她好的时候，虽没有想着要她报答，但我有困难的时候，她的表现令我的心慢慢地冷了。我对她的好也够了，作为一个远门的姐姐，我做得已够了，足够了。

我也开始学着少去秋花那里，我不能把我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浪费在她那里，我又慢慢地开始了我的读书爱好。我那间宿舍里，住着四个女孩子，其他的三个女孩子，都是在车间里作组长的，晚上往往要加班，所以，虽说是四个人一起住，但一到晚上，实际上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关起门来，稍大一点声音地读英语。因为我隔壁宿舍的女孩子，也大多在车间里做事的，所以读书读累了，还可以更大一点声音地嗷嗷两声，以排遣心中的寂寞、孤独、苦闷、压抑、想家等种种不良情绪。

但有时，我根本无法战胜这些不良情绪，我就不得不到秋花那里去，以期发泄一下。刚开始的几天，从秋花家里回来之后，好一些，但后来，走在回来的路上，寂寞、孤独、苦闷、压抑、想家等等不良情绪，仍然缠绕着我。

而且我慢慢地发现，这些老乡与我之间，其实隔膜得很，

我根本无法融进去。他们都做着车间的活，我高坐在写字楼，不管我怎么样平易近人，都无法打入他们那一伙。他们一起出去玩或偶尔聚餐，从来不叫我，好像我根本不属于那一团伙。而且他们谁想换厂，谁丢了工作，谁的亲戚来了需要帮助找工作，都想到我，好像我是接收工人的接收厂，有无限的接收能力和权力。更加气人的是，他们想让你帮忙介绍工作，从不张口，只是在你面前说，想换厂了，丢了工作了，亲戚来了要帮助找工作了，等等，反复在你面前说几遍，见你还不领会他们的意思，就拉了脸，黑了脸，再见了你，脸就与往常不一样了。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秋花的弟弟来了，找了几天没找到活。那一天我刚踏进她家门口的时候，秋花和她老公，都挺高兴挺热情。后来他们对我讲了秋花的弟弟找工作的事，我明白他们的用意。而且秋花帮了我很多的忙，我不能忘恩负义。但我实在帮不了她这个忙，男孩儿想进我们厂确实不容易，我们厂女工多男工极少。再说，我刚刚进来才多长时间哪，而且就是那些资格比我老的，也不是说介绍人进来就能进来的，也要等到招工的时候，也要瞅机会。我对他们讲了我们公司的实情，但他们就是不信。

秋花的老公还说：“我们厂文员，要是想介绍进来一个人，容易得很，说一声就行了。”

我对他们反复解释我们厂的情况，他们则反复地对我讲他们厂的文员介绍进一个人只需吱一声。

这叫我很难。而且他们这样说，我也很奇怪，平时，他们很贬低文员这个职业的，他们认为这个职业是不干净的，女孩子做了很容易学坏的，回家是不好找婆家的，因为你说不定已经失身于老板或者经理之类的人物，但现在，他们又反复把

文员的权力夸大。

后来他们见我顽固不化，没有许诺帮他们这个忙，就不理我了。我一个人被晾在那里，找他们说话也是热脸遇冷脸。

后来我不得不从他们家逃了出来，出来之后，还出了一身冷汗，从此之后，不敢轻易去她家。我简直不敢轻易去见老乡。但成天不见他们又不行，因为你想家想得控制不了自己时，就想见一见家乡的人。而且你也不能完全与他们疏远，他们中的某些人帮过你的忙，而且说不定你以后遇到了困难，还可以再找他们帮帮忙。但不管我怎么样努力，他们都不肯轻易原谅我的实在没有帮忙能力的帮忙。

后来我就不再努力了。静下心来想一想，就是你遇到困难，他们也是很少能帮上你的忙的，而且对他们，我问心无愧。于是我就极少去秋花那里，极少与老乡联络。每当我想家想得不能克制自己时，我就走出厂外，到附近的农民的菜园子里玩。在黄昏里，看着农民们担水浇菜，就好像回到了家乡，我好像看到妈妈、奶奶、姥姥、乡亲们在担水浇菜。我往往是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直到天完全黑了，农民们全部走了，我一个人感到不安全了才回去。回去后，觉得心情平静了好多。

## 34. 愚昧的爱情

又有好长时间没有去秋花那里了。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就是堵得慌，只觉得好多话都憋在肚子里，不说出来真的要憋死了。我本来可以找一些同事聊聊，但同事之间是不可以说一些真话的，说一些客套话或者一些玩笑话倒可以。但我那天就想说说心里的话，想讲讲家里面的事，想听听乡音。普通话再好听，粤语再动听，都不如家乡话听着心里面舒服。所以那天，我又遏制不住冲动，就又去了秋花那里。我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到了秋花的家。

这一次，奇怪的是，秋花脸上的笑容灿灿的，秋花的老公，看到我，也是非常的热情。我只觉得，到了他们家里，就到了温暖里。那件发生在我和他们之间的不愉快的事情，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我心里面非常地感动，只觉得还是老乡好，还是老乡亲。

秋花家里面有好几个老乡，见了面也都很亲热。我还发现有一个陌生的三十多岁的男人，秋花介绍说是她哥哥，刚从家里来到S城。秋花的哥哥一听说我就是王楚楚，马上对我奉承起来，说早就知道我的大名了。我虽然对这些奉承话，并不是很在乎，但也并不讨厌。我就问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他说：“咱们老乡之中，就你一个坐写字楼的，怎么不知道你的大名呢？咱们就这么多老乡，谁不知道谁呀？我这次来找工

作，老乡可要帮帮忙呀。”

我吸取了以前的教训，赶紧态度很好，满腔热情地敷衍道：“好。好。我帮你问一下。我帮你问一下我们经理。我们经理对我挺好的，挺看重的。”说到这里，我怕他们瞎怀疑我与经理之间有着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就赶紧加了一句：“我们经理是个女的。不过，别看她是个女的，挺有权的。我帮你问问。但不敢有任何保证。看看你个人的运气了。你也知道的，男的不好找工的，而且像你这样的条件，差的工作，你肯定不会做的。”我这一席话没说完，秋花一家人对我更加热情，我却有些受宠若惊了，因为我清楚我帮不了他们这个忙。但又不敢明说，特别是现在。

接着秋花的哥哥，讲起了另一个老乡，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先是在一家工厂打工，打了半年工，失踪了。这个女孩子的娘，眼睛都差不多哭瞎了，人也成了半个疯子了，天天哭，天天哭，一见人就哭，要是见谁从S城回去，或者听说谁从S城回去，就赶紧去人家家里打听情况，一听说没有人知道她女儿的下落，就哭得晕过去。这个女孩子只有这个老娘，爹爹早就去了，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弟弟。

秋花的哥说：“半个月之前，家里面收到了她一封信，她留下了一个夜总会的地址。她娘接到她的信，哭是不哭了，但整天担心得睡不成觉，白天也干不成活，庄稼地也都荒芜了，她娘担心她闺女学坏。听说我要来，天天缠着我要跟着我来。我能让她来吗？我敢带她来吗？我估计这闺女十有八九没干什么好事。她不写信，我估计就是因为怕家里面的人知道她在干不好的事，怕家里人找她。这事挺不好办的。她那么大了，就是找到她了，你能把她捆回去吗？而且说不定，她被妓头给看得紧，不敢出来也出不来了。我去也是挺危险的，说不定被妓

头给打一顿都没准。但要是不管呢，又说不过去，不管咋说，还有些沾亲带故，这事不能不管。而且我答应过她娘。她娘也挺可怜的，辛辛苦苦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了，闺女也不争气。说也奇怪了，这闺女在家里多老实呀，来到 S 城，怎么就变坏了呢？也难怪家里人说，S 城规矩不好，女孩子来到这里要学坏的。这闺女肯定在打工的时候认识了坏人，听了人家的花言巧语。”

我急急地问秋花的哥哥，什么时候去找那个女孩子。他说明天一大早就去，说她娘还在等消息呢，说不定又是几天没合眼，得赶紧给她那个苦命的老娘回话呢。

第二天一吃过晚饭，我连宿舍都没有回，就小跑着去了秋花家。我前脚进秋花家的门，秋花的哥哥后脚进来了。我一边庆幸自己赶得及时，一边急急地问他情况办得怎么样了。

他说，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竟然很顺利地找到了那个女孩子所在的夜总会。

也是凑巧，他正在问路呢，不经意地看到了那个女孩子，她正一个人走着路。他刚开始还不敢叫她，她变了样，打扮得就像一个妓女。他叫了她的名字。她回过头来，一看到是他，撒腿就跑。他就追呀，光怕她跑丢了。一边追，一边说，是她娘叫他来的，她就停了步。刚开始她不肯讲，只说在那里陪客人吃吃喝喝跳跳舞，不干什么坏事的。

“我就不信。”秋花的哥哥说，“哪里有那么便宜的事？我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我一听她的口气，一看她那个样子，就知道她肯定对我隐瞒了什么，我就诈她。到底还是小孩子，几下就诈出来了。她说她现在跟一个男人住在一起，她也知道这个男的已经结婚，有了孩子，但她说这个男的对她好。”

秋花说：“你怎么不同她讲讲她家里面的情况呀？”

秋花的哥哥说，同她讲了，说到她娘挂念她挂念得把好好的一个家都给挂念散了时，她就哭了。问她想不想家，她说想。问她想不想她娘，她说不想。问她为啥，她说她小时候她娘老是打她。问她回家不回家，她说死也不回。

“你看，这小孩子真不知道好歹。”秋花的哥哥感叹道，“她小的时候，她娘怕没爹的孩子容易学坏，对他们姐弟要求严些，那也是为她好呀，她竟然记仇了。说她娘不疼她。这话听着真让人心寒。她和她弟就是她娘的命根根呀。为了他们两个，她娘也没有嫁人。现在好了，好不容易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了，日子应该好过一些了，谁知道她娘的日子，比他们两个小的时候还难过。她在这里恨着她娘，她娘在家里为了她，眼都哭瞎了。你说说，她娘怎么就那么命苦呀！”

秋花说：“你怎么不同她讲讲，家里面没有一分钱哪。出来这么长时间了，刚开始还寄些钱回家，现在连一分钱也不寄了。”

秋花的哥哥说：“我同她讲了呀，她说她挣的钱，都交给了那个男的。”

我说：“你怎么不告诉她，那个男的是在骗她，是在利用她为他挣钱呀？”

秋花的哥哥说：“我同她什么都讲了，我把情况都分析给她听。她就是不听，她认定那个男的对她好。我叫她跟着我回来，许诺她包吃包住还包找工作，她就是不跟着我。我叫她回家去看看她娘，我对她说，她娘想她想得不成人样了，但她就是不说回家，只是一个劲地哭，看得出，她也是想家的，但她就是不说回家，你说咋办呢？我总不能把她捆回来吧？而且说实话，我心里面挺怕的，也不敢同她说得太长，我怕那个男的看到了或者知道了，叫人揍我一顿。在人家的窝里，说挨就挨

了。”

秋花说：“那怎么办？叫她娘带几个人过来找她吧？你也别去了。假如那个男的把你打个残废或者半死，人又没有救回来，你说你这个冤屈到哪里喊？”

秋花的哥哥说：“我也真的不知道咋跟她娘交待。她娘要是知道了闺女走这一条路，不气死才怪呢。我估计她肯定也卖身，不会不卖身的，她说她不卖身，那是不可能的。”

我不仅难过、悲哀、担心、焦虑、愤怒，而且出了一身的冷汗。

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我差不多吓破了胆。我害怕被人强暴了。

记得在谈到爱情时，张经理说，要胆子大一些步子快一些，还要眼睛瞪大一些。现在想想，不免有些疑问，人们说，爱情是瞎的，但如果你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看得一清二楚，还能找到爱情吗？

我听说前几天，我们工厂有一个女工，在下班回出租屋的路上小产了，而这女工早已同那孩子的父亲，结束了所谓的爱情和同居关系。

说实话，这两个人的爱情教训，真的让我没有勇气探索爱的真谛。

我也真的想帮助那些个在探寻爱情的路上，迷失了方向的，与我一样年轻的年轻人，但又不知道怎么样帮他们。而且我甚至帮不了自己。

## 35. 和女上司的缘分

我的上司黄小姐，二十六七岁，单身，广东人，初中毕业，在我们公司干了十多年，刚开始在车间做，后来提到写字楼作文员，再后来就坐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她负责生产部门的绝大部分产品的原材料的预算及订购，对产品的生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因做得时间长，业务非常精通。我们的业务，因所需的原材料类型繁多，很难掌握。所以，从人才市场招聘的做相关工作的大学生，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对她不耻下问，每次都被黄小姐一边解释，一边嘲笑他们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明白而闹个大红脸。但黄小姐并不是对每个人都这样的，对于说白话的，就很耐心，从来不认为问她的问题是很无知的，即使事实上这些问题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说普通话的大学生，因此很恨黄小姐，但无可奈何，他们奈何不了黄小姐。

这是因为负责整个生产的二老板——刘生，很欣赏黄小姐的。大老板是王老板，但他一个月只过来两三天，具体事全部由刘生管。就是物料部的大头——林小姐，都得让她三分。她的工资一点不比林小姐的少，年终奖也不比她的少。林小姐可是正宗的大学生，而且是大老板的亲戚。林小姐虽做物料部的大头，但很多事不懂，而且有了孩子，也不可能一心扑在工作上，因此，她要想坐稳这个职位，拿稳这份薪水，不使物料

部出乱子，还得靠黄小姐给她出力，所以有时黄小姐对说普通话的她，冲两句，她也不计较，而且两个人不快之后，每次都是她主动地找黄小姐说话，尽管她心里面，也是很不喜欢黄小姐对她的不恭，但她无可奈何。

我刚进来的时候，林小姐叮嘱了我两次，要对黄小姐讲白话。当时我不明白，林小姐讲的这些话，其用意是很深远的。

但不知为什么，黄小姐对我出奇地好，这让我多少年之后，还在想念她怀念她。我们初次见面，她留给我的印象是，她偏瘦，眼睛深陷，目光挺吓人，脸上的表情很严肃，走路只看前方，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很难打交道的女人。

林小姐有点讨好她地把我介绍给她，我因为越来越不愿假装谦卑，就不卑不亢地用目光迎接了她。林小姐对我说：“这是黄小姐。”我并没对黄小姐说一句客套话，也没有对她有任何语言上的表示。她也没有看我，也没有接林小姐的话。过了一会，她用白话问我，姓什么，会不会说白话。我有些反应迟钝地竭力用白话回答了她。接着黄小姐就说了一大通白话安排我的工作。我干瞪眼，不能明白她的真正意思，就急得出了汗，那样子很像一个白痴。

黄小姐见我反应不过来，就试着用普通话与我交流，一边说还一边脸上稍露羞色，说她不好普通话。这与我的第一眼印象完全不同。从此，无论她叫我做什么，我都言听计从，而且，态度极好，做得又快又好。黄小姐很高兴。我做完一件事，她安排我做另一件事时，都是很客气，总是以商量的口气。我受到上司这样的尊重，心里乐开了花，干起活来更加起劲，觉得工作着就是快乐的。黄小姐也特别高兴，就对林小姐展开了笑脸，问林小姐我在哪里吃饭。林小姐见她难得地喜欢上了一个讲普通话的助手，舒了一口气，也就摆起来了上司的

架子，林小姐以领导的口气说：“你带她去吃罢，看看哪一桌子人少些，就安排在哪一桌子。”

下班的时候，黄小姐就领我去了食堂。大约有一百多个人在小食堂吃饭，每一张圆桌子围着七八个人。这里面大多数是男人，女孩子很少，连我在内，也就是四五个人的样子。在这里吃饭的大多是写字楼高级职员，车间的高级技工，以及车间的高级管理人员。一般的文员，车间的小组长，若年底被评上优秀文员，优秀组长，才有资格在这里吃饭，我一进厂就能在这里吃饭，公司是很优待我的。

也许因为这里面大多是男人，所以大家吃饭的时候，简直是在抢饭。黄小姐吃起饭来，绝不像女孩子，而是像那些男孩儿一样，三口两口就把饭扒完了。我以前文雅惯了，假客气惯了，被人让着吃惯了，所以别人都吃完了，我才刚开了头。吃饭的人呢，好像一下子进来了，又一下子走光了。

我很为难，不吃吧，我刚开始吃，肚子还空着呢，吃吧，人都走完了，我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一个人坐在这里吃？而且已经有服务员开始收拾桌子了。

黄小姐也许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对我说：“慢慢吃。别急。我陪你。”

还一边对我说：“要吃快一点，吃得慢了，好的都吃完了。”

以前我是吃工人的饭，最近几天又没有好好吃饭，所以，虽然我吃的是吃剩下的饭菜，但觉得特别美味。黄小姐说了几遍要吃好吃饱，邻近桌子上不怎么动过的菜，她也端过来给我吃，我反而不好意思了，我怕她笑我，我就先笑了自己：“别看我瘦，吃得可多呢。”

黄小姐说：“吃得多不怕，吃好了才能安心工作。你吃得

再多，公司都不怕，公司怕的就是你不吃，吃不饱，吃不好。”

我就放了胆子吃，直到肚子里不能再装，才罢了休，才由黄小姐陪着，走出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餐厅。

更加让我感动的是，黄小姐为了我，与一个同事大吵了一架。那个同事姓张，坐在我前面，与黄小姐和我是同一个部门。他做着与黄小姐同样的工作，只不过黄小姐做的是绝大部分是重要的，他做的是相对次要的，且极小部分的。他也叫我帮他做一些事。刚开始我不敢不做，不明白的问他，他就对着林小姐耻笑我的无知，尽管没人附和他，但他表现出因为可以耻笑我而自以为很了不起。我自然是不敢吭声，任他耻笑。帮他做了两次事后，黄小姐就对我说，以后要是他再叫我做事，我可以说不。我说我不敢，我怕被炒了鱿鱼。黄小姐说，他没有权力炒的。黄小姐还说，他自己做很少的事，还想偷懒，叫我帮忙。黄小姐还说：“你不用怕他，他自身都不保的，上次因预算失误，给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失，本来公司说不要他的，他哭着写了保证书，公司才给他记了大过，刘生说，他再犯错，就要叫他走人了。你根本不用怕他。”黄小姐的话给我壮了胆。

黄小姐的那些话还没说两天，张生又叫我帮他做事，当时我正在为黄小姐的事忙得焦头烂额。虽然我很厌恶张生那耀武扬威的态度，但我不想惹事生非，就很和气地说：“不好意思。我正在帮黄小姐做事。等做完了再帮你做吧。”

张生不愿意了，扭头对林小姐告我的状，说我做事做得太慢了，一点小事做了半天还没做完。还说我什么都不懂，连最简单的问题都要问他。

他那边还未说完，黄小姐就气坏了，与他吵了起来。黄小姐说：“你没有资格瞎评论她。她手头一大堆事做，你自己就

那一点点事，你还好意思使唤她？你还说她做事慢，我看她比你做得不知道快多少倍。你知道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你在那里瞎说。你记不记得你刚来的时候？那才叫什么都不懂呢。”

张生很会强辞夺理，嗓门又大。黄小姐吵不过他。张生也对着林小姐数落我。林小姐当然附和黄小姐的说法，说我很不错。我很感动，对林小姐说，我不是不帮他的忙，我实在是分不开身，要是说我做得慢，看看我做了多少再说也不迟嘛，根本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就说我没做什么事做得慢，这样对一个人很不公平的。

林小姐说：“王小姐，你放心，我心里面清楚。不要理他。”

张生听了，很不服气，继续对林小姐说我的不是，林小姐就生气了。

林小姐说：“我都说过了，大家都不要说了，你还说？现在人家黄小姐、王小姐都不说了，你还说什么说？这是写字楼，你在这里大声嚷嚷，别人怎么办公？”

张生只得闭了嘴。

停了一下，林小姐说：“张生，你要小心点呀。刘生说了，你再做错事，公司不可能再原谅你了。”

张生一下子瘪了。

也该张生倒霉，几天之后，张生又核算错了，被黄小姐发现，黄小姐说他算错了，他不服，说我们算错了。黄小姐就找了刘生，刘生亲自查资料核算了一下，果真是黄小姐算得对，张生算得错。刘生不高兴了，找了林小姐谈心。林小姐一从刘生办公室出来，就拉了脸。我知道不关我的事，看了一眼黄小姐，黄小姐面露喜色，我就知道谁要倒霉了。果然，林小姐一坐到她的位子上，就叫了声张生。张生急忙从座位上站起来，

低着头，像犯错误的小学生，站到林小姐办公桌旁。

林小姐说：“你就是老毛病不改，我说了多少次了，你就是不改。这次我也帮不了你了。”

张生平时伶俐的嘴巴，这次说不出话来。他站在林小姐那里，林小姐不理他，继续做她的事。他小声地叫着林小姐，说他错了，叫林小姐再给他一次机会。

刚开始，林小姐不理他，叫了几次，林小姐才开了口。林小姐说：“大家都是大人了，都受过高等教育，我还真不好意思说你。你看我为难过谁？你看看我们部门谁像你？你咋不向黄小姐看齐哪？你知道不知道，刚才刘生多生气！为了你那一点错账，刘生查了那么多资料，费了那么多精力。幸好被黄小姐及时发现，如果不是的话，那又将给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失，你能赔得起吗？你上一次的事，才过去了多长时间哪？”

张生再一次赔理道歉：“对不起林小姐。我下次再也不会这样了。”

林小姐说：“你给公司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公司怎么原谅你？我可以原谅你，但公司允许我这样做吗？”

张生接着扮演犯了错误对着老师承认错误的小学生：“对不起林小姐。下次再也不会这样了。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吧。”

林小姐不理他，她的事也多，一会这个找她一会那个找她，张生就站在林小姐的桌子旁，也顾不了找林小姐的人那诧异的目光。

张生足足地被林小姐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林小姐才开了金口：“你先回到座位上去吧。”

张生就是不走。

林小姐说：“论年龄，你比我还大，我是真的不好意思说你。你也别老是站在这里，我这里人来人往，你站在这里多不

好。你先回到座位上，先做着今天的工作，回家好好想想，写个检讨书，写得好了，看看我能不能再保你一次。”

张生这才像乖孩子似的回到座位上去。张生一回到座位上，就趴在桌子上写，不知在写什么，写了撕，撕了写，不到半个小时，交给林小姐两张纸，一边站在林小姐桌旁。

林小姐说：“这是啥？”一边去看。

张生只说一句话：“林小姐，我错了。”

林小姐看了两眼，说：“你先回到座位上去吧。我这会没时间看。”

过了一会，张生从座位上站起来，出了写字楼。

林小姐笑着对黄小姐说：“张生写检讨写得有经验了。你看看，这一会就写了两大张。洋洋洒洒，像写小说似的。”

黄小姐早就憋不住了，一边笑还一边说：“他要是听我一点，也不至于落到今天。我告诉他，他算错了，他就不服气，说我算错了，他老是不服气我，不服气我也行哪，这次刘生发火，他知道问题严重了。刘生跟我说起他的时候，很生气，说他基本上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

我也笑了，办公室其他的人也都笑起来。林小姐一边听黄小姐说，一边对大家笑着说：“哎，培养一个做这份工作的人很不容易。他刚来的时候老是出错，常常挨骂，后来好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错了，近来又骄傲了，又开始出错了。他呀，就像破车一样，不楔不行。我也考虑过招个新人。”

正说着，张生回来了，林小姐不说了，大家也都各人做各人的工作，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

下班的时候，张生恭恭敬敬地走到林小姐桌旁，说：“林小姐，我回去了。”

林小姐说：“你那份检讨书，检讨得不够深刻，你回家好

好想想，重新写一分，明天上班时交给我。”

第二天张生来得比谁都早。林小姐总是最后一个到的，林小姐一到，张生就恭恭敬敬地把检讨书交了上去，张生立在林小姐桌子旁，那可怜巴巴的样子，那乞求林小姐原谅的神色，让人惨不忍睹。

林小姐慢慢地看完检讨书，慢吞吞地说：“以后做事要认真，要向黄小姐看齐，要和同事搞好关系，不要自高自大，老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要以为学历比别人高，就看不起别人，人家就是做得比你好，你不服气不行。不要把劲头用在不服气上，要在工作上。”

林小姐说一句，张生答应一句，那样子真像一个乖孩子。

后来林小姐说：“这次我再原谅你一次，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你要好好把握。”

张生激动得说了几遍“谢谢林小姐”，那样子差不多要哭了。

林小姐心里很受用，就说：“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工作去吧。”

张生这才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去。

自此之后，张生不敢使唤我了，也不敢在我面前耍威风了，更不敢与黄小姐作对了，逢事必问林小姐，大小事不敢做主。

林小姐像所有的上司一样，很喜欢下司服帖她，但她也不可能大小事都替张生做主，她也没有这么多精力、时间，而且要是真的她来做张生做的事，她也不一定比张生做得好。她很多事根本不懂，她也不需要懂，她只要会签名会领导就行了。张生问她具体事时，她总是说：“这些事你自己把握，你自己拿主张。”

有时她不懂，不耻下问地问黄小姐时，黄小姐同样地不耐烦，她就闹个大红脸。我看她每次问黄小姐时，总是鼓了又鼓勇气，不得已才问。至于黄小姐敢对她这样不耐烦，她也无可奈何，只有把黄小姐当成不懂事的小孩子让着她。

张生心底里也是不服林小姐的，作为一个全公司最重要的部门的头，竟对这个部门的事不懂，张生很看不起她，但在她面前不敢有半点表露。不过我亲耳听到张生背地里说过林小姐什么都不懂，而且不懂还不学，张生说的时候，很不服气。

黄小姐对林小姐显然是不服气的，但我没有听过黄小姐说起过。

我对林小姐是尊重的，她作为一个领导，没有必要样样精通，只要会用人就 OK 了。什么事都会做的人，不一定适合作头。而且上司不通业务，下属更容易发挥才干。

## 36. 父亲的来信

父亲的信终于来了。父亲要我别忘记了读书，要关心别人，要多帮助老乡，要与老乡搞好团结，要照顾好梦丽，梦丽比我小，要想办法把梦丽安排在我新进的厂。父亲说，梦丽是妹妹，两姐妹呆在一起，除了可以照顾她之外，若是我有了困难，她还可以帮助我。父亲还说，老家有几个人想来 S 城打工，问我能不能帮忙找找工作。父亲最后说：“叶子已经找好了对象，马上就要结婚了。你年龄也大了，也该操心婚事了。我和你妈一没事，就谈论你们姐弟三个人的前途，特别是你，你是最大的。年底说媒的最多，最好回家一次，你妈托人帮你介绍了几个，你回来可以见见他们。你对自己的事，是怎么考虑的？也可以告诉我们。”

父亲的信没看完，我就恨不得把它撕碎。我多么想父亲问我一声“你在 S 城还好吗”；我多么想父亲能够想象到我在 S 城的遭遇；或者能够打听到我在 S 城的遭遇；我多么想父亲能够对我在 S 城的遭遇，表示一点点同情、一点点安慰、一点点心疼。但父亲没有。我以前渴望收到信，特别是家信，现在也是，但大多数信并没有给我带来欢乐，而是给我添了很大很大的烦恼。

傍晚时分下雨了，老天阻止了我出去散步。我郁郁地躺在床上，听着雨声，心里面也被雨声打湿。我一会儿想，这世界

上不只我一个人在哭，你看，天也在哭呢，而且哭得肝肠寸断。我这样想时，就不觉得孤单了。但后来，我总觉得这天，虽然可以和我一块哭泣，但我无论如何都摸不到她的肝脏。还有，你看她是多么幸福呀，她一个人哭泣，可以打湿很多人。而我呢，我不管哭得多么伤心，连自己的父母都打湿不了，我们隔得太远了。就是我的哭声能够惊动父母，但他们会被我的泪水打湿吗？想想父亲的信，我心里面一点把握都没有。想到自己没有把握打湿父母的心，我就再也抑制不住对父亲的生气，于是我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回信：

爸爸，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您知道不知道女儿的心在流泪？女儿收到您的信时，欢呼雀跃！女儿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独闯 S 城，见到家乡来的一根鸡毛，都要撵一百圈，更不要说父亲的信了。以前在家里，女儿常听到后院的一个奶奶说，嫁出去的闺女，见到娘家来的一根鸡毛，都要撵三圈，当时我还是天真的孩子，觉得那个奶奶说的事好可笑。我记得我问她：“奶奶，干嘛要撵娘家来的一根鸡毛？还要撵三圈？鸡毛不会走呀，怎么撵哪？”奶奶说：“傻孩子，那是形容嫁出去的闺女想娘家，见娘家人亲，连娘家来的一根鸡毛都要撵三圈，娘家来的人更别提了。”我呆在 S 城的心情，比那嫁出去的闺女还甚，她们不管怎么说，嫁的地方，相对来说，离娘家近得多；见娘家人，相对来说，容易得多；回一趟娘家，相对来说，方便得多；处境，相对来说，好得多，虽然嫁出去了，但并不是一个人呆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而是重新有了一个新的家庭，有了困难，有了心事，总有人帮助，总有人倾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不管有什么事发生，总有人支撑着你，最起码有人帮你出主意，拿拿主张。但我呢，我是一个人哪，环顾

四周，没有一个人帮我，听我诉苦；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我，让我也可以相信他，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也没有。从这点上来说，嫁出去的闺女，比起我来是多么的幸福哪。

至于家里想来 S 城打工的，我想他们根本不是打工的料。要想来 S 城打工，就不要想着别人帮你找工作。要想别人帮你安排好，你只要报到上班就行，那就在家托这个托那个，花钱买个工作混日子吧。想要在 S 城活，首先就不能有靠别人的想法，有这个想法趁早别来。

还有，我觉得咱们家的人，不适合在 S 城闯。看看吧，同我一起来的，有几个坚持住了？他们受不了 S 城的苦。而你也是知道的，同我一起来的，大多是农村的。他们家里面的条件是什么样子的，你也是知道的。但在家里，怎么受苦都无所谓，在 S 城受一点点苦，就受不住了，非得逃回家去不行。在家里面，个个都可以像个没娘的孩子，但一旦来了 S 城呢，反而变得娇气了，一个个像皇帝家的女儿，一点苦都受不了，受一点点苦，就急不可耐地逃回家。没有逃回家的，只有我，梦丽和秋霞。秋霞下落不明，她后娘对她漠不关心，这是她宁愿死在 S 城不愿回家的根本原因。我是不安分，你们也想我混个人样来，所以就留在 S 城了。而梦丽，虽然留在了 S 城，虽然在 S 城享受着在家里无法享受到的各方面的享受，虽然现在吃得白胖白胖的，像换了一个人，但她母亲呢，一想起她就哭得死去活来，好像她女儿在地狱里一般。她女儿跟着她受多大的苦，她都不心疼，不但不心疼还打她骂她，来到 S 城，吃着两菜一汤，住着楼房，在空调房里上班，挣着大把的票子，她倒心疼起来了。这就是咱们家乡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穷而这里富。客观地说，咱们穷也是活该。

你再也不要对我提起帮某人某人找工作的事，他们为什么

就不想到靠自己呢？他们老是想着叫别人帮助他们，他们为什么就不能自力更生呢？况且，我在 S 城算是什么呢，我有多大能耐呢？我自己都不能找到称心的工作，你叫我怎么帮助别人找到称心的工作？他们来了，除了压在我背上，给我添置无尽的麻烦和累赘之外，别无它用。

爸爸，你想想看，目前女儿的处境，就好像在海里游泳，本身的重量，已让我喘不过气来，爸爸你再找几个人伏在我背上，爸爸难道你不怕我不堪负荷被海水吞没？

我在 S 城，爸爸不能帮我什么忙，我没有任何怨言，但我不希望爸爸给我添麻烦，我在这里已经够烦的了。

也许父亲觉得我来了 S 城之后不为别人着想，但这是 S 城特区的游戏规则。我真的很理解父亲那样的为人方法，好像是专门为着别人活的一样，做任何事，说任何话，都要先考虑别人会怎么样想，怎么样说，从来不考虑是不是对自己有好处，自己是不是感觉很开心，从来没有为自己，或者说从来没有想过为一回自己。还有，沾着别人有一点事，就好像是自己的事，甚至比自己的事还重要。那样的乐于助人，我真的无法师从。我也不是说，不要你去帮助别人，你是共产党员，要想帮助别人，谁也不会说你，就是你不是共产党员，要想帮助别人，我也不会说什么，但，也应该先考虑自己呀，自己有了吃住才可以帮助没有吃住的人，如果自身顾不了自身，你怎么帮人呢？如果自身难保，你说你有心情帮人吗？也许父亲会说，我变得自私了，甚至坏了，但，活在这样的环境下，活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也只能是这样。为了生存，我也不得不这样。但不管怎么说，我知道我怎么样做人。当然我这一套为人处事的方法，也只能在这里用，回去之后，如果再像在这里这样，肯定处处碰钉子了。但父亲如果拿着家里的那一套为人处事的方

法，生活在这里，肯定也会感觉到无所适从了。有一句俗语说得好，“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您摸不着这里的情况，就不要把自己为人处事的那一套施加给我。

有时我真的觉得书上说父爱是自私的是对的。父亲，请您想一想，你有没有问过我，有没有地方吃住？有没有什么困难？每一次打电话或者写信，不是让我照顾一下这个，就是关心一下那个，或者就是给某某找工作，要么就是结婚啦之类。有些事情我真的不想<sup>呀</sup>。你们就知道我嫁人了，你们的一桩心事完成了，你们不用为我操心了。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在 S 城，大家南来的北往的，为了在异乡有一口饭吃，个个身上背负着沉重的生存压力和工作压力，是内地无法想象的，在这种超负荷的压力下，你哪里还有心情去谈恋爱呢？打个通俗的比喻吧，麦子熟透了，眼看又要下雨了，别人都在地里抢收麦子，你也可以不去收，但你就靠着这些麦子吃下半年的饭。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先收麦子呢？还是先谈恋爱呢？你还有没有谈恋爱的心情呢？在这种大家都没心情谈恋爱的情况下，就是你浪漫，无视下半年的饿肚子，只求“今朝有酒今朝醉”，但大家都没有心情谈恋爱，你找谁去谈呢？一个巴掌可是拍不响哪。

再者 S 城越来越难混了，年轻的大多事业未成，他们不想过早背起家庭的包袱，他们只想同居不想结婚。年龄大一点的，虽然事业有成，或者稍有成就，但大多都结婚有了孩子，他们对家庭生活闷了，只想出来散散心，根本没想到要负什么责任的。你说，我是受传统教育的人，怎么可能走这两条路？这两条路我要是不走，那只能走第三条路，也就是目前的这一条路。我也是别无选择。

我既然闯了 S 城，既然挣到了比家里同龄的女孩子更多一

点的工资，既然比她们阅历丰富，既然有着比她们更多的在事业方面的机会，以及生活方面更大的自由，那我就不得不付出另一方面的代价，不得不坦然接受着另一方面的损失。至于什么时候谈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只有上帝才知道。

来到 S 城，亲身体会告诉我，只有钱才是最重要的。也许很多人认为男人是女人最重要的，但现在对我最重要的，不是一个男人而是钱。有了钱，我才感到安全，才能高枕而卧，而男人是最不保险的。

你们只知道 S 城的繁华，知道不知道繁华背后的艰辛？

不说了，大家越谈越谈不拢，反正咱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环境，也没必要沟通。

你们来了 S 城后自有体会。

写完信后，我心里面平静多了，我把信压在枕头底下，越想自己打工的经历，越是辛酸，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纷纷滚落在枕头上。

这封家书被我在枕头下面压了几天。等我再翻开看时，觉得那上面写的，简直就是一派胡言。我怎么会写出这样的家书呢？父母要是看到了，不知道会有多么难过。父母为了自己成长成才，操了多少心！付出了多少心血！作出了多大的牺牲！而自己，这么大了，未尽一天孝心，作为长女，未帮助过父母分担家里的重担，已经够对不起父母的了，怎么可以这样不懂事，写出这样的话呢？我三下两下把它撕个粉碎，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写出这封信的。

我又重新写了一封，说一切都好，吃得好，住得好，工作好，领导好，同事好，同宿舍的女孩子好，老乡好，总之一切都好，不用挂念，不用操心。写了之后，再看，又觉得是满纸

谎言，就又压在枕头下，压了几天，又撕了。就这样，给家里的信，一拖再拖。

## 37. 初露锋芒

尽管黄小姐对我好得令广东人和北方人一起惊讶，但我和黄小姐之间，仍然有堵很厚很高很长的墙隔着。这堵永远不可能倒塌的墙，使得我们之间无法亲密，无法成为朋友，我们只能作一对好的上司和好的下属。跟着她做事，她从未给我脸色看，更不要说责备和骂我了。要我做事，从来都是先问我的意见，从来都是商量的口气。我做错了事，她也没有半句怨言，我自己心里难过，她反而安慰我说，谁没有做错事的时候，她也有做错事的时候，就是刘生也有做错事的时候，好多次都是她帮刘生纠正过来的。别人要是挑剔我的工作上的毛病，她像妈妈护着孩子一样护着我的短。对于她，我不仅表面上言听计从，无怨无悔地做着她交待给我的活，而且，背后我也从没说过关于她的半句坏话。尽管有不少人告诉我，黄小姐难侍候，以前的文员，都被她骂得半死。也有不少人，特别是说普通话的大学生，在我面前，发泄对她的怨恨，甚至骂她个狗血淋头，但我从来没有为了讨好他们同他们一起骂她，有时候甚至站起来为她说公道话，或者面子上什么话都不说，但心里面对他们贬低黄小姐的话对抗。

尽管这样，我仍然感到很压抑，我不喜欢自己像个木偶，别人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别人不叫我做事，我就闲着。我不喜欢我的工作千篇一律。我喜欢自己支配自己。我喜欢创

造性的工作。我喜欢挑战性的工作。而不是每天坐在办公室，帮黄小姐核算这个原材料，那个原材料。这没有意义，这不是我的性格所喜欢的。而且在黄小姐面前，我不敢伸展我的个性，我只不过是她的木偶，她的傀儡。除了工作，我们很少谈心。我们的感情只有工作这种纽带。我不敢对她说半个不字，对于她性格上的喜怒无常，我只能小心翼翼地以不变应万变。这种日子过得好没劲，我渴望更大的发展空间，我渴望更广阔的天空去飞，飞，飞……

林小姐虽也喜欢我，但我觉得，林小姐就是再喜欢我，要是我和黄小姐有了矛盾，她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站在黄小姐那边，为了黄小姐，她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我的利益。

在这种没劲的日子里，好运忽然降临了。

那时我到那间厂才两个多月，仓库主管请假回家了，仓库报表没人做，林小姐就把它交给我做了。我刚开始心里很忐忑，要知道仓库主管比我高两级呢，虽然没有黄小姐说话有力，但跟黄小姐是一个级别的，比张生还大了一个级别。

当林小姐要我做仓库报表时，我心里面很害怕。我说：“我没做过，我怕做不好。”

林小姐说：“不怕。我给你一个样本，你参照着它做。”林小姐不容分说地把它交给我了。

我被林小姐“逼着”，做了三四次，错了三四次，撕了三四回。没有人指导，只有一个不会说话的“样本”。我急得出了一身汗，我脑子里只有这报表。林小姐的办公桌就在我旁边，她偶尔问我一声有没有做好，做得怎么样了，她这一问，我内心里更急了。但又不能急，因为越急越出错，只好让自己镇定，忘记掉林小姐。报表终于做出来了，我交给了林小姐。林小姐看着那整洁的报表，很满意地说：“你自己留一份，将

来仓库主管回来了，你交给他保存，我留一份，剩下的一份，你交给刘生。”我知道林小姐这是让我在刘生面前，亮亮自己的成果，但我还是谦虚地说：“我不敢去刘生办公室，你交给他吧。”林小姐说：“你去吧。你做的。让刘生看看你的成绩。”

我心生感激，故意扭捏了一下，去了。我大大方方地敲了刘生的办公室的门，见刘生抬起头来，才进了他的办公室。我把报表放在他办公桌子上，什么话没说，就走了。回到座位上，我心里很甜蜜，但我不把得意表现在脸上。我低着头，没事找事做。

过了一会儿，刘生径直朝我的办公桌走来，满面笑容，那笑容是长期的习惯，一点也不显得做作。

刘生笑着对我说话时，我虽然一点压迫的感觉都没有，但不敢掉以轻心，因为大家都知道，刘生批评人的时候也是笑着的。在那瞬间，我的思维停顿了，我不知道下面发生的事，是表扬还是批评。

刘生拿着那张报表笑着说：“下次你做的时候，把这两个科目给调过来。”一边指着报表上的两个科目。我一时没明白过来，伸着头去看刘生指的地方。刘生又笑着用手指着说：“哪，这样放，调过来。”我一下子明白了，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火烧火烧的。

刘生走后，我红着脸对林小姐说：“林小姐，不好意思，第一次就给你丢脸了。”

林小姐并没生气，说：“没什么，以后小心点就行了，出错是避免不了的。就是仓库主管，他天天做报表，也有出错的时候。”

我很怕林小姐因为我这次出错，下次不让我做了。刚开始林小姐叫我做时，我不敢做，现在做了第一次，反而渴望做第

二次、第三次……林小姐这样一说，我倒是放心了。我把刚才交给林小姐的报表抽出来改正。第二次做时就轻松多了。连做了一个星期。

张生得知仓库报表由我来做，以完全出乎其意料、完全无法相信里面甚至夹杂一些瞧不起的口气问我：“这报表现在你做呀？”我淡淡地应了他一声。自从那次不高兴的事件发生之后，我很少主动理他，他跟我说一句，我就应一句。这次他主动地找我说话，我又不好不理他，但也不愿同他多讲。

我下到仓库核对账目时，我的老乡——仓管员陈刚，很不高兴，他强装笑颜地问我：“老乡，听说现在报表由你来做？”

我说：“你们的主管走了，让我帮帮忙。”

陈刚酸酸地说：“老乡，好呀，平步青云哪。”

我说：“哪里话呀？我是帮帮忙，又不是长做。”

陈刚不服气地说：“不错。不错。老乡刚来，就得到林小姐的重任。我都在这里干仓管干了两年了，我还是经济师职称哪。我要不是年龄大了，我就出去找工作了，就不会窝在这里了。”

我知道他的心思。

我换个话题说：“你们主管很快就会回来的。”

陈刚不屑地说：“他回来不回来没什么两样。他有什么能力？他就知道拍林小姐的马屁。马屁精。马屁精吃香着哪。你别看他什么事都做不了，他照拿高工资。他一天的活也就是做一个报表，他甚至连个报表都做不好，差不多都是我帮他做的。”

陈刚对公司也有很大的意见：“这个臭公司浪费人才，埋没人才，就知道用‘马屁精’。搞不好的。”

发泄完之后，劝我道：“老乡，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别在

这里干了，没什么意思。”

我说：“工作很难找的。”

他马上说：“你出去找过没有呀？外面招文员的一大把，依老乡的才能，在这里太屈才了。”

我听了他这一番话，心里很不喜欢他。

仓库主管回来之后，报表当然不再由我来做，我很失落。按理说，少做一件事，本来应该高兴才对，而且，我做着仓库主管的活，却不多拿一分钱报酬。

那仓库主管回来的第一天交的报表，就出现了不少毛病。刘生把那报表拿给林小姐，问林小姐这报表是不是由原来的仓库主管做的。林小姐说是。刘生就说出了不少差错。林小姐就打了电话给仓库主管，林小姐在电话里很有点不高兴，说：“你回一趟家，怎么连报表都做不好了。”那仓库主管就急急地赶来了，脸上都冒了汗。林小姐就把报表退给了他，要他重新做，还要快点，说刘生在等这份报表哪。我心里面一点幸灾乐祸的意思都没有，我反而很难受。仓管主管一句辩解的话都没有，只是一个劲地点头，一个劲地答应林小姐说的每一句话。

仓库主管走后，林小姐要我帮她做另一份账，她说她没有时间做。当时黄小姐不在，张生也不在，林小姐就对我说：“王小姐，你赶快熟悉这整套业务，你快把黄小姐做的工作，全部学会。以后有你挑大梁的机会。”这些肺腑之言很是感动我。我理解林小姐的心事，也知道林小姐在公司的分量，所以对林小姐更加恭敬了。

黄小姐见林小姐笼络我，也不愿放弃我。她曾悄悄地对我说，等我业务熟悉了，她可以把她的业务，分一小部分给我管。我说我怕做不了，她说没问题，她可以教我，张生的业务以前也是她做的，后来才分给张生做，张生刚开始做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她教的。她还说，她在这家公司做了十年了，刘生很信任她，什么事都放手给她做。她悄悄地说，她刚来的时候，工资比我的低多了，都是一点一点加的，现在很多人都说她的工资比林小姐的还高。

说到这里，她小女孩子似地说：“其实我的工资哪里会比林小姐的高呢？都是他们瞎猜。”

她又压低声音说：“工资的事，都是刘生定的。大老板不管。”

我说：“工资不是人事部的吗？”

她说：“文员的工资，是人事部定的，刘生批准，但你要是升了一个级别，就由刘生定，他说多少就多少。”

她还对我说：“你要是在这里干得时间长了，很有好处的，到年底有各种各样的奖金，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我年底拿的各种奖金，加起来比工资还高。”

黄小姐的肺腑之言，同样很感动我，我真的不明白黄小姐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找不出答案，只好把它解释为缘分。

可是，我是多么不愿意我像一个计算器一样，整天地算呀算呀。我是活生生的人，我正年轻，我脑子里面有着远大的理想，我是多么不愿意我的生活是这么的枯燥，这么的乏味，这么的压抑。我虽然不用担心被炒鱿鱼，但我不敢做错事。尽管我做错事，黄小姐并不怪我，但我还是不敢大意。

那些日子里，我就像一具行尸走肉，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梦想。吃过晚饭后，我常去农民的菜园地，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我脸上没有欢乐，也没有痛苦。我不与人交往。走路的时候，常常高昂着头，神色冷漠，高傲。在办公室也是一样，我基本上不与同事说一些不关工作方面的事。我常常手插在裤袋子里，旁若无人，似乎看不起任何人，实际上，是对

那些级别比我高的人，心里面对我的歧视或者轻视的对抗。在这样的处境下，我过得很不开心。工作忙的时候，还好过些，没事做的时候，我简直是度日如年，都像在地狱里受煎熬。

## 38. 好运降临，不幸遭小人暗算

一日，我加晚班，电脑工程师刘彬也加晚班，平时我们基本上不来往的，那一日刘彬不知为啥，先对我打了招呼，我的事做完后，就走了三四步，过他那里去。我们的办公桌离得很近，但心灵间的距离很远，那一日就因为他先对我打了个招呼，我与他心灵之间的距离，就忽然近了。我做完事后，就情不自禁地向他的办公桌走去，其实他那台电脑吸引了我很长时间，其实我很早就想向他靠拢，想问他一些有关电脑的知识。

我走过去对他说，电脑对我来说很神秘，电脑工程师对我来说很了不起。刘彬听了很受用，说电脑其实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神秘。

我说：“你觉得电脑就这么回事，是因为你可以操纵它。我对电脑一无所知，所以就觉得好神秘好神秘，甚至有点神圣，我甚至不敢动它。”

刘彬笑了，说：“没有那么严重吧？”

我说：“真的，不信你让我动一下？”

刘彬说：“你试试吧。”

我就用手指头动了几下，但我的手又僵硬又颤抖又害怕。

刘彬笑着问我：“喜不喜欢操作电脑？”

我说：“当然喜欢了，但就怕做不了。”

刘彬说：“要是你喜欢，我同林小姐讲讲，这台电脑，你

来操作。”

我惊喜万分，说：“那真是太好了，可是你怎么办呢？”

刘彬说：“我要辞工了。”

我很惊讶，同时有点失落。我说：“林小姐同意吗？”

刘彬说：“不同意，可以跟她谈嘛。刚开始的时候，她不同意，我跟她谈了几次，她基本上同意了。”

我说：“那你要是走了，我不会操作电脑呀？”

刘彬说：“我没那么早走，我把你教会才走，我大约年底走。”

我说：“林小姐同不同意让我操作电脑呀？”

刘彬说：“我同她讲嘛。”

我说：“太感谢了。你要是不走多好，我可以跟着你多学点知识。”

刘彬说：“不走是不可能的。我太累了，我要回去休息一下。”

我问他还出来打工吗？

他说当然要出来打工，明年春天再出来。

我问他是不是还回这个厂干呢？

他说不一定。

后来他说：“你还不错，你一来，林小姐就对你很看重。”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林小姐对我讲的。”

我明白了。原来林小姐也是挺喜欢他的。既然如此，我以后可不能与他有半点对抗。

他继续说：“一来就跟着林小姐做事，是很有福气的。”

我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我也知道他这句话是好心好意的

话，也就心里面充满着对他的感激。

十几天之后，林小姐问我：“王小姐，公司决定让你下仓库去学电脑，学会之后，再来操作咱们这台电脑，这对你来说是个机会，可以多学点知识，你愿意不愿意？”

我求之不得。连忙说：“愿意愿意。”

我看看黄小姐，黄小姐也听到了这句话，脸上有点不快，我有点不忍心，就问林小姐：“那我是不是就属于仓库的人？还是咱们这边的人？”

林小姐说：“你还是这边的人，你跟着黄小姐的事做，你每天把黄小姐的事做完，再抽空去学电脑。”

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又一次有色彩的生活。

刘彬对林小姐说，他带我去仓库，同仓库的电脑操作员讲一声。林小姐说好。我就很有些舍不得地看了一眼黄小姐，跟着刘彬下去了。

在路上，我对刘彬说：“谢谢你。要不是你，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肯定不是我的。”

刘彬笑了。刘彬说：“你先跟着华小军学，学得有些基础了，再跟着我学。”

我当时以为他说的是真的，很感动。我到了仓库才知道，他根本不希望他走后，公司还有人会操作这台电脑，他巴不得他走后，这台电脑只是一个废品。他跟华小军两个人，刚开始还避避人谈论这些事，后来就不再避人了。我的耳朵开着，他们又不避我，我在旁边不怎么听，也知道他们的鬼把戏。刘彬已找到了新单位，原来的物料部副经理，从这个厂走后，去了一家挺不错的工厂，他答应刘彬明年进他的工厂，刘彬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要离开这个厂。据陈刚讲，刘彬是以前的物料部副经理最贴心的人，所以他到新的单位一站住脚，就马上

要刘彬过去。

华小军也想马上过去。刘彬他们搞物料部正在使用的软件开发时，华小军也参加了。但那人并没有要华小军过去的意思，华小军就整天地缠刘彬，要刘彬给他讲讲情，刘彬总是说先别急，他过去之后再讲，后来被缠得没办法了，就含糊地说他试试看。

陈刚私下里对我说：“华小军那小子没脑子。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他们绝不会带华小军进去的。他们只不过是利用他。华小军那小子脑子一热，就昏了头了。同样是辞工，刘彬人家走得顺顺利利，明年年初稳稳当地进更好的工厂，华小军那小子要是辞工呀，明年说不定没活干，不得不打回老家呢。”

我将陈刚一军：“你不是说好找活干嘛？”

陈刚很尴尬地说：“女孩子要是会打电脑，好找得很。男孩儿要是会打电脑，就没女孩子那么好找了。人家要女的不要男的。”

我点到为止。本不想多理他，但他来的比我时间长，知道很多事，为了探听一些事情，摸一摸这厂里的情况，我装作谦虚地向他请教一些问题，正是从他的口里，我知道了刘彬和华小军的历史，也看出了他们的真相。

陈刚还说，这台电脑本来应该由仓管员操作的，写字楼就是信不过他们。接着，就不停地劝我辞工，恭维我是人才，在这个厂会被埋没。见我不上他的钩，又对我说些肺腑之言，要我抽空多学些打字，不要听华小军的话——天天往电脑里面输入一些数字，这对我没用。

我说：“那不行，就是华老师没意见，林小姐看到了肯定骂人的。”

他说：“怕她干什么？她很少到仓库来。你学会了打字，

大把的工厂请你。”

他还对华小军说：“你安不安好心哪？老是叫我老乡输入一些没用的数字，你别坑她，你要教她学打字呀。”

我虽然很想学，但我不敢，华小军不主动地教我，我是不敢主动地提这个要求的，因为这里操作员的主要任务，不是打字，而是往电脑里面输入一些仓库的数字资料。

陈刚逼着华小军教他打字。按理说，除了电脑操作员，其他人不经写字楼的批准，是不能动电脑的，但陈刚一有空就逼着华小军教他，这样子几次，也没人说他。我的胆子就大了起来，也试着打字，也真正虚心地向华小军请教打字，华小军也教，但教了几次他就不教了，说我学得太快了，用陈刚的话说：“你学得这么快，他哪里敢教你呀？他们就是怕你学会，他们要你下来，是做给林小姐看的，辞工好辞。”

华小军不教我也就算了，不知道为啥，老是对我发些无名的火。我当然不敢顶嘴。他要我做事，我不仅像黄小姐吩咐我做事时一样听话，而且脸上还挂着讨好的笑容，但即使这样，他还是时不时地对我发些无名的火。就是他对我发些无名的火时，我脸上仍然挂着笑容，而且没事干了我想练打字时，总是先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就是上写字楼看黄小姐有没有事要我做事时，也要先问他。但，我仍然得不到他的认可，好像我对他越好，他越想对我发火。刘彬见我打字也很反对，见我很多字都会打了，一脸惊讶和不舒服，但他并没有说什么。黄小姐那边很支持我学电脑。本来那时，事也不是很多，她就一个人承担了。我主动向她要求做事时，她总是说：“你去学电脑吧。现在事也不多，我自己做得过来，做不过来我会叫你。”

好运不长，一天，我因为做完了事，又征求了华小军的意见，就开始练习打字。才刚刚开始呢，刘彬下来了，看了一眼

我，又赶紧上去了。不一会，林小姐就下来了。林小姐面色很不好，但并没有说什么。她同陈刚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第二天，当我从写字楼下去仓库时，发现有一个女孩子坐在了我的座位上，华小军正在认真地教那个女孩子昨天还是属于我干的活。我一下子懵了，华小军也不理我，那样子好像是我对不起他。几个仓管员拿着异样的眼光看我，陈刚对我笑得很虚弱，看到我，他自己先成了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我悄悄地走过去，问陈刚到底是怎么回事。陈刚有点难为情地说：“他们不让你打了，到林小姐那里告了你的状，她到车间找了个高中生代替你。”我听到这个消息，又气、又恨、又后悔自己没把握好这个难得的机会。陈刚见我脸上有些扭曲，说：“我很讨厌这个女孩子，不懂规矩，我迟早找个机会把她撵走。”我说：“还去车间里找个高中生？现在我被撵走了，也该轮到你了。”陈刚听了讪讪地没有吱声。

我恨恨地上了写字楼，浑身有些发冷。写字楼的红色地毯，看似很平坦，但一不小心就会绊倒，有时候，就是你再小心，也有可能栽倒。我坐在座位上，偷眼看林小姐，林小姐表情很淡漠。我压制着自己。这个气，我一定要出！要我倒霉的人，我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

我在心里面盘算着怎么样向林小姐讲刘彬和华小军之间的已不再是秘密的阴谋。但我有所顾虑，刘彬辞工时，林小姐一再挽留，现在刘彬辞工了，她还许诺刘彬，照样可以被评上突出员工奖，照样可以拿一笔丰厚的奖金，对于一个辞工的人，还可以被评为突出员工奖，这在公司并不多见。而且，因为刘彬不到放年假就走了，而奖金是第二年开工时才发的，她就要刘彬留下家里的通讯地址，等到发奖金时，叫人事部给他寄回去。由此可见，林小姐是多么喜欢刘彬。我要是告诉她，刘彬

内心真实的想法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她会信吗？可是我如果就此罢了，不是白白地被人算计了吗？

我在办公室像坐监一样。终于等到我们部门的人都出了写字楼，也没有人到林小姐那里说事。这样的机会不多，也许五分钟，不，也许三分钟，甚至于一分钟之内，就有人回来。我差不多是一个箭步蹿到林小姐桌前，我也许因为紧张，声音竟有点生硬，我对林小姐说：“林小姐，咱们物料部是不是打算开个电脑培训班呀？”

林小姐被我问得莫名其妙，她同样生硬地说：“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刚上路，你们又找了个新人，刘彬已经辞了工，华小军怎么样，只有天知道，假若他们都走了，又没有人懂这些软件，那电脑不是变成了废物？”

林小姐说：“他们说你不听话，叫你做什么你不做，老是练打字。”

我说：“我承认我练习了打字。我练习打字是有原因的，虽然打字在这套软件操作中用的少，但也用，完全不会打字，也没办法操作好这套软件，再者，我练习打字都是在工作完成之后，而且经过华小军同意的。至于说我不听话，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的事。”

林小姐说：“你就在上面做，黄小姐这边忙不开。至于电脑的事，你不用操心，现在差不多要过年了，明年一开春，我们会招新的电脑工程师。”

我听了这话，有点失望，看来我没有指望操作电脑了，声音就情不自禁地生硬起来。我说：“他们看我学得快，唯恐他们走后这些电脑还有人会用，就设了圈套把我撵回来。我说这话是为公司好，并不是我非得学电脑不行，我打电脑不打电脑

都一样有饭吃。你在写字楼很多事你不知道，你要是不信我，可以问一些你信任的人。”

林小姐听我这席话，开始很不高兴，声音比我还生硬，说：“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这些事不用你管。”

我很没趣，这时已有人走了过来，我只得折身回到座位去了。我之所以敢对林小姐如此放肆，是因为黄小姐对我说过，炒不炒我是她的事，就是林小姐要炒我，也要征求她的意见。当然，尽管这样，我还是不敢在林小姐面前过分放肆的。

过了一会，林小姐对我说：“王小姐，你要是喜欢操作电脑，将来咱们的这台电脑你来操作。”

我说：“那我不会呀。”

林小姐说：“你可以跟刘彬学嘛。”

我说：“那你同他讲一声了。”

她说：“我会的。”

## 39. 暗算小人

我又开始了我木着脸的日子，但我的内心并没有变木。想起陈刚，我就来气，对我不安好心，还是老乡哪，就是把我挤走，这机会也没有降到你头上哪，不是你的机会，你争什么呀？不是你的机会，你争也是白争呀。做人哪能这样做呢？

也是我机会好。我刚不打电脑几天，黄小姐就叫我到仓库对账。我装作为难的样子，说：“我下去对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就怕陈刚不服，我在下面打电脑的时候，了解了他这个人，怕他不配合我的工作。”

黄小姐说：“你就说你是代表我。”

我似有难言之隐地说：“他在下面说了你很多坏话。”

黄小姐变了脸，说：“他在背后说我，我听不到也就算了，要是被我听到了，我叫他走人。”

我怕事闹大了，就说：“谁没有被人说的时候，算了算了，不跟那些个小人计较，我下去了。”

我逃也似的下去了。走到陈刚桌前，我对他说，黄小姐忙，要我帮她查一些账。陈刚一听到黄小姐三个字，就开始控制不住自己，就开始骂娘，他叫道：“她算什么东西！”但他还是配合了我的工作。

过了一会儿，黄小姐亲自下来了，黄小姐要陈刚查一个原材料的库存量，陈刚查了半天，才告诉黄小姐数字。黄小姐

说，不对，和她账上的库存量不符，要他再算。陈刚又折腾了半天，又报了一个数字。黄小姐说：“你一会给我报了两个不同的数字，这两个都与我的相差很多，我不知道这三个数之中，哪个比较接近实际库存量，我现在想要一个准确的数字，我好订货。你跟我一起去仓库清点一下吧。王小姐，你要是没事，也可以去。”

陈刚半个屁也不敢放，脸上也不敢有任何不悦的表情。

我跟着他们两个去了仓库，这是我第一次去仓库，仓库很大，东西放得比较有条理。奇怪的是，黄小姐对这间仓库比陈刚还熟悉。特别是点那个原材料时，陈刚只查了堆在一堆的数量，黄小姐说这数量不对，肯定还有，陈刚说应该没有的，他很清楚的，这种原材料，只放在这里的。黄小姐要他再去其他地方找找，陈刚不敢不找，找了半天，他说真的没有了。黄小姐二话不说自己找起来，根本没费什么劲，就找了一些出来。陈刚很尴尬，说他不知道这里放的还有。黄小姐就没有说话，走了。

黄小姐走后，陈刚朝盯着他的我，不自然地笑了笑，说：“这个女人很难缠。”

当我回到写字楼时，黄小姐正在对林小姐说着陈刚，黄小姐很激动，林小姐也脸露怒容，不等黄小姐说完，就把电话打到仓库，说她有事找陈刚。林小姐刚挂了电话，陈刚就急匆匆地来了。林小姐很不高兴地说：“把你的账簿拿来，我看一看。”

陈刚就又匆匆地下去了，一眨眼的工夫就上来了。

林小姐翻着账簿，问：“今天没出货吗？没进货吗？”

陈刚笑着说：“有的，都有的。”

林小姐说：“怎么没看到这流水账上有记载呢？”

陈刚笑着说：“今天忙，还没来得及记，我一般都是赶在晚上加班的时候记。白天事多，记账的时候容易受打扰，晚上相对安静些。”

林小姐说：“那上个星期的呢？上个星期的好像也没看到。”

陈刚支吾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林小姐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作经理的，什么都不懂呀？”

陈刚赶快辩解说：“没有。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

林小姐说：“你没有这个意思，刚才为什么不对我说实话？”

陈刚干笑着，窘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林小姐说：“这流水账是要天天做的，不然的话，怎么叫流水账呢！”

陈刚对林小姐说的每一句话，都点头称是，像个乖孩子。

林小姐说：“你是不是忙得连流水账都没有时间记？”

陈刚低着头干笑着，不说一句话。

林小姐说：“要是这样的话，我换人算了。”

陈刚忙向林小姐承认错误。

林小姐说：“你工作这样不认真，实在让我伤心，我不愿意惩罚你，但不给一点惩罚，你们又觉得我好欺，你自己说说怎么办？”

陈刚说：“我只求林小姐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改正错误，至于怎么样惩罚，林小姐你说吧，我没有一点怨言，只要林小姐不要让我离开这个厂。”

林小姐说：“既然你对这个厂这么有感情，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我虽然很体谅人，但也容不得员工偷懒误了正事。这

样吧，先记大过一次，扣这个月以上的三个月的奖金，从这个月的工资里面扣，从这个月起，留职查看三个月，这三个月内，要是再不改正，你就走人，若是改好了，你就继续做，若是照老样子，你也别怪我不客气。你觉得这个惩罚怎么样？是重了还是轻了？你接不接受？”

陈刚忙说接受。

黄小姐说：“陈刚，你把账簿拿来，我再找一个库存数字。”

陈刚讨好地笑着，忙把账簿递给黄小姐。

黄小姐看了一下，指着账簿说：“这个名字我好像没听说过呀？这是什么东西？可不可以给我描述一下？”

陈刚说不上来。

黄小姐说：“这名字是你自己起的，还是订货单上的？”

陈刚说：“我自己起的。”

黄小姐说：“怪不得我没见过这个名字。你自己也不记得你起这个名字的原材料是什么样子的？”

陈刚一边笑着，一边连连点头称是。

林小姐插嘴说：“名字要以黄小姐的为准。”

陈刚连说好好好。过了一会，两位小姐都停住不言语了。陈刚便问黄小姐有没有其他的事要交待，黄小姐说没事了。陈刚又问林小姐还有没有什么事，林小姐说：“没事了。回去好好改造吧。”陈刚笑着走了。

从此，陈刚老实多了，很少再怨天尤人，他的嘴巴，不再像以前那样，不知道珍惜地使用了。他脑子和双手以及工作的心思使用得多了。对于黄小姐更连个屁都不敢放，他知道他现在的饭碗，其实掌握在黄小姐手里。因我是黄小姐的得力助手，见到我也很恭顺，也不再劝我辞工了。

我对林小姐说的那一番话，林小姐并不是完全没放在心上。几天之后，她问仓库主管华小军有没有什么变化。仓库主管说华小军这一段时间有点反复无常，做事与先前大不一样，好像有什么心事，也不再那么听话了，有时叫他做事他很听你的，有时叫他做事他好像很不高兴，好像变骄傲了，有点功臣自居的味。

林小姐说：“这些只是表面现象，你再注意观察他。”仓库主管答应着去了。两天后，那主管说，他听说华小军和刘彬明年一起去以前的副经理现在的公司。这之后的第二天，华小军同物料部副经理吵了一架，那女人上来向林小姐告状。两个女人一起说了华小军很多不是。那女人走后，林小姐的气还没发完，刚好刘彬回来，林小姐对刘彬很不高兴，但她不好直接对刘彬发火，她就对着刘彬说了华小军很多不是。刘彬只是听着，不说是，也不说不是。

十来分钟之后，林小姐不再说了。刘彬却不见了。不一会刘彬又上来了。

刘彬上来三分钟都没有，华小军就怒气冲冲地冲上来了，未走到林小姐桌旁，就大声地对林小姐说：“林小姐，你凭什么说我暴躁？你凭什么说我脾气不好？你为什么到处对人说我在亚历山大混不好，在其他地方也混不好？你对我有意见你就当面说，你干嘛背着我说？”

林小姐被华小军的气势弄呆了，但林小姐毕竟是林小姐，呆了一下，说：“华小军，你这是怎么啦？有话坐下来好好说，有意见可以提，你这是干嘛呢？”

华小军不等林小姐说完，就说：“我不坐，没什么好谈的，我现在就辞工。”

刚开始，刘彬也很惊讶，不知如何是好，一听他说辞工，

就赶紧劝华小军冷静点，不要辞工，华小军不听，坚持辞工，谁也劝不住的样子。

林小姐火了，说：“刘彬，你不用劝他，我看他有多大劲，华小军你不就是想辞职吗？行，我准，亚历山大水浅，养不了你这条大鱼，我放你走。”

林小姐这话刚完，华小军就没了那么大劲了。

林小姐根本不给华小军插嘴的机会，继续说：“你这是怎么了？我把你们当人才看，难道我错了？你本来是高中生，招你的时候，你是什么级别，你心里面也应该清楚。后来搞这套软件开发时，你们没少加班，吃了不少苦。我就看在你为工厂出了力，尽了心，立了功的份上，把你连升两级。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就是我说你暴躁，脾气不好，难道就不可以了吗？我说了你的缺点，但我也不是没有说你的优点，我并没有把你的好处全部抹去呀？谁没有缺点呀？我也有呀，我错了的时候，老板也说我，就是同事，你们都可以说我呀，也可以当面对我说呀。难道我说你两句就不行了吗？”

华小军说：“你为什么不当面同我说？”华小军说这话时，已经没有劲了。

林小姐说：“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找你谈谈这事？我正打算找你呢。你看你，我还没说呢，你就那么大火气。你这么大脾气，到哪里能行呢？你看我们公司的谁像你刚才那样子？我说你也是为你好。你自己好好想想。”

华小军被林小姐说得说不出一句话来，而且慢慢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来他竟然向林小姐承认了错误，说他不该这样子，请求林小姐原谅他。林小姐大度地说了没关系，请他放心，她不会计较，只要他好好工作，仍然是好同事。

华小军走后，林小姐自言自语道：“这华小军的耳朵也真

灵，我这边刚刚说了他几句，他那边就知道了，就闹上来了，是谁在给他通风报信？”

刘彬的脸一下子红了，尴尬了一会儿，又下去了。

刘彬走后，我对林小姐说：“华小军这个人现在不知怎么了，好像‘老子天下第一’，很难伺候。我当时跟着他做事，不管我怎么样尽心尽力，最后还是把我给踢了回来。还胡乱编造，诬陷好人。我真不明白他是对我个人有意见，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不等我说完，林小姐就完全把我当成自己人地说：“王小姐，背后莫论他人非，是好是坏，怎么样，用眼看，心里面明白就行了。有些人你不用理他的。”

我被林小姐这一呛，剩下的话给咽了回去。

但过了一会儿林小姐又说：“明年一开春，我们就要招新人，你要是想学电脑可以跟他学。在这里只要你好学，就给你机会。”

我没有吭声，因为我对这句话不是很信。

刘彬很顺利地结算了工资，工资一点没少发，林小姐一点没有为难他。刘彬大概没有料到结局竟然是这样，走的时候，很是感动，从他的面部表情，我可以看出他有点后悔自己的某些对不起林小姐、对不起公司的所做所为。他给林小姐留下了他家里的电话号码，对林小姐说，若是遇到了电脑上的问题，可以打电话问他。林小姐对他说：“你的奖金公司一发下来，我就叫人事部给你寄过去，几千块钱呢，你们可以过个肥年。”刘彬简直说不出一句话来，他走的时候，对我们部门的每个人都打了招呼，叮嘱大家好好工作，脸上很有些依依不舍的样子。

刘彬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有些人就没有那么有福气了。很

多公司，每到年底，都要炒掉一批人，据一些人士分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公司省钱。

我的另一个老乡，离放年假还有两个月时，被从车间的技术部门提升为人事部副经理，他以为他高升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整天忙得不亦乐乎，他满想着这样的工作态度，年终一定能拿个大奖。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一个月之后的某一天不见了他的身影，一打听，原来被炒了鱿鱼。这是公司的一贯伎俩。像黄小姐这样，连着在一家公司做了十年，而且还会接着做下去，是不多见的。特别是对于说普通话的人来说，是极少见的。黄小姐的现象倒通常发生在港资厂里的广东人身上。

## 40. 打工妹再次告倒资本家

我这边告状的力量储蓄够之后，就又开始踏上了用法律为自己出气、为自己夺回应该得到的权益的路途。我风尘仆仆地推开了观兰镇妇联的门，一看到妇联主任亲切的笑容，我脱口而出，说我终于找到“娘家”了。我向李主任陈述了我的遭遇，李主任二话没说，要了电话号码打了过去直接找张经理。我先是听李主任在电话里说，她是观兰镇妇联，接着，我看到李主任笑着把我的事陈述了一遍，然后我看到李主任脸上的笑容收敛了，李主任说：“你说的跟她说的不一样，如果她说的是事实，你们就错了。张经理，女孩子出来打工不容易。”李主任正说着呢，忽然不说了，显然被打断了，她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最后，她说：“这样吧，张经理，你要是坚持自己的意见的话，我就交给劳动管理站去处理吧。”

李主任通电话时，我心情异常紧张。李主任一挂掉电话，我就问怎么样，李主任说：“他说都是你的错，你不听经理的工作安排，你自己硬要辞工，你自己不要工资，他说起来他一点错都没有，都是你的错，这叫我很难办。”

我一听，气得浑身颤抖：“他完全是狡辩。”

李主任说：“我相信你讲的是事实，但是他说是你自己写的辞工书，这应该是真的吧？”

我说：“辞工书是我写的，但我是被逼的，并且我在辞工

书上写的很明确，我是被逼辞工的，他们也是同意我的这种说法的。”

李主任没说话，又拨了电话，挂了后，她说：“共青团团委书记王书记就要来了，等一下你把你的遭遇同他讲一下。”

话刚落地，王书记就来了，我把我的遭遇就地对王书记说了一遍。王书记三十岁左右，听了这个事，脸上很严肃。李主任又对他复述张经理的话。我急了，就把张经理的话一一驳斥。

王书记说：“小王，你别急，如果你说的是事实，我们一定会把你的血汗钱帮你要回来的。”

我听了这一席话，心回了原位。

王书记说：“小王，你有什么要求，对我们说吧。”

我说：“别的要求我没有，我只要求把我应该得到的还给我。”

王书记说：“这里有一本劳动法规条例小册子，你拿去看吧。你们要先懂得劳动法规条例，然后才会保护自己。”

我接过那本小册子说：“你的意思是，你送给我？”

王书记说：“你拿去看吧。”

然后王书记又同李主任商量了一下，他们让我下午直接去共青团办公室等，现在差不多到下班时间了。

我于是出了镇政府大院，到附近一个小商店，买了一些面包和水打发了中餐。一吃过中餐，我就又去了镇政府大院，那里面有石凳子可以坐下来歇歇。我找了个地方坐了好一会儿，只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好慢，我实在没有心情坐下来休息，因为明天就要放假过元旦了，用他们的话说，这个时候真的不是好时候，大家都在忙。

离下午上班时间还早呢，我只好出了镇政府大院，想找个

事情做做，好让时间过得快些。我转到一个旱滑冰场，我看到很多年轻人，特别是中小學生，在那里面自信地自由地快乐地滑翔，有几个人还能做出一些漂亮的花样来。我心里面非常地羡慕。有一刹那，我好希望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即便我是那个滑得最差的。有一刹那，我真的想滑进那个溜冰场。但不可以。

因为心里面有事，尽管很羡慕溜冰场里的生活，我不敢逗留太长，就又回到了镇政府所在地。离上班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我还是朝办公楼转去。意外地，我发现一间办公室的门开着，门框上的木牌子上写着“副镇长”，一对中年夫妻，正在对一个镇长模样的人，用白话讲述着他们的遭遇，那夫妇很激动，说话的声音很大。我站在门口听了听，原来也是同我一样关于劳资纠纷的。我就敲了门，那三个人几乎同时抬起了头，我望着那个镇长模样的人，说了声“镇长你好”。没想到那个镇长模样的人瞪着我问：“什么事呀？”我不管他们欢迎不欢迎，我径直走了进去。

镇长很不耐烦地望着我，粗声粗气地问我有什么事。也许因为他的普通话不好，那话显得非常得生硬，官腔十足。我不顾那三个人的态度，向他们简单地陈述了我的遭遇。我还没说完，那镇长就质问我：“叫你做什么，你为什么不听话？你不听话工厂有权力炒你鱿鱼，要是个个都像你这样，个个都不听指挥，那工厂还怎么样运作？不要告了，你告不赢的，那工厂做得没有不对的。你快出去吧，我没有时间解决你这事。天天有多少这样的事发生，我哪里有精力管这些？”那一对夫妻也附和着镇长的话。

我气得肚子都鼓起来了，我说：“镇长，你凭什么这样说我？你是镇长，你忙，我知道。如果你不忙，那你还能是镇

长？但你就是再忙，我就不信，你作为一个镇长，难道说忙得连听一听老百姓的心声的时间都没有？如果你真的忙得连听一听老百姓心声的时间都没有的话，那你的时间究竟花在什么地方上去了？”

镇长被我的一席话给镇住了，另外两个人想替镇长解围，都被我给挡了回去，我说：“我现在同镇长说话，你们给我闭嘴，你们本身也是受害者，你们知道伸冤找镇长，难道我的冤就不是冤，你们的冤就是冤？难道这镇长只是你们两个人的镇长，就不是我的镇长吗？”

那一对夫妇也被我呛得说不出话来。我继续对镇长说：“你是镇长，没时间看S城劳动法规条例的书，倒还罢了，因为你忙嘛。但你为什么不懂还装懂，硬说是我的错呢？我本来想找你为我伸冤呢，可好，你嘴巴一张，不分青红皂白，不仅不给受害的伸张正气，还为虎作伥，说违法的做得好？”

镇长被我气得没法，对那对夫妻说：“不理她，咱们说咱们的事。”

我对他们不理我的对策，毫无办法。我站了一会，对他们讨论的事也生不起兴趣来，就走了。

我又开始转这栋办公大楼，我看到“群众上访处”办公室的门开着，就敲了门，问：“这是群众上访处是吧？”

里面坐着的三个男人，一起抬起头来，好奇地看着我。

我说：“我可以上访吗？”

他们中的一个很热情地说：“可以可以。”

另两个说：“进来坐吧。”

我就走进去，他们给我拿了张椅子让我坐了，我经历着这冷热的差别，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他们说：“小姐，你别紧张，有什么冤对我们喊吧，我们

就是专门处理人民的冤枉事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些话，我讲过多次，现在我觉得我基本上不是在讲话，我完全是在背台词。三个男人一起专注地听我说，我说话的当中，他们一句话不说，甚至眼珠都不转一下，好像完全被我的故事所吸引，我讲得声情并茂，我自己都被感动了。

讲完之后，他们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要讨回他们抢走的我的一个月的工资，我要让他们按照劳动条例规定的 S 城最低工资标准，补偿我以前的工资，我自从进了他们厂，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每个月只有一个休息日，我要让他们把我所有的加班时间，按照劳动法规条例，全部补偿给我，因他们强迫我离厂，且逼我当天离厂，我要让他们赔偿我一个月的工资。

我一口气把这一席话说完，他们笑了，要我写一份状书。我就向他们借了笔和纸，刷刷刷一下子写了两页多，觉得言犹未尽。他们笑了，说太长了，这哪里像一纸状书，这简直是一篇小说。他们要我写得简练些，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又刷刷刷写了半页。他们看了说，这还差不多。

其中的一个人就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里面讲了我的遭遇，然后他挂了电话，对我说：“我刚刚给劳动管理站站长打了电话，他叫你过去，这事是他们直接管辖的。”

我说：“直接找站长吗？”

那人说：“你就直接找他吧。你快去吧，晚了他们可能就不在了，明天就要放假了，要过元旦了。”

我问：“那站长知道不知道我？”

那人说：“知道知道。你就说你是王小姐，是群众上访处介绍的就行了。你快点去吧。”

我向他们道了谢，他们说，这是他们的职责，并祝我成功。

我出了群众上访处之后，径直朝共青团办公室走去。但见门开着，却不见人。我就又去了妇联办公室，李主任看到我，先问我有没有吃过饭，然后像母亲一样对我叹口气，又像母亲一样数落起我来：“叫你先代着舍长，你就先代着罢，你看你惹了这么大的乱子，又隔了那么长时间，就是法律也有个期限问题。”我像一个孩子一样很不服气地听着“母亲”的埋怨，但又不敢犟嘴，怕“母亲”生气。她埋怨了之后，开始拨电话找王书记，拨了几个，终于找到了王书记，王书记很快就过来了。李主任对王书记说：“这事元旦前一定要解决掉，咱们咋着也得让小王拿到钱过个元旦。”王书记点头称是，然后王书记说：“你跟我来。”我看了看李主任，李主任对我说：“你去王书记办公室吧，这件事我交给他来解决。”

我跟着王书记来到他的办公室，王书记陪我坐了一会，一边不停地打电话不知道找什么人。我趁他空着的时候，对他说：“那个张经理最是老奸巨猾。”

王书记说：“不老奸巨猾他怎么坐稳经理的位子？”

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接话。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年轻的男人，王书记对我介绍说：“这是文队长，这事他来解解决，我下午要开会。”我道了声“谢谢”，王书记又叮嘱了文队长好好解决这件事，又对我说：“事情解决好了，打个电话给我。”我说了声“好，祝你元旦愉快”，就跟着文队长来到他的办公室。文队长办公室门口的木牌子上，写着“综合治安室”。我对着他又背了一遍我的遭遇。文队长比较沉默，脸上也很严肃。文队长说：“你的事属于劳动管理站管，他们有权力管，我们不好直接解决，不过你不用

担心，我现在就跟劳动管理站专门处理劳资纠纷案件的部门联系一下，让他们把你的事给解决掉，好吗？”我当然说好。

文队长就打了电话，对方说正在开会，要文队长待会再打过去。文队长就又打了好几次，终于搞掂。

文队长说：“等一下子他们会开车过来，你就坐车跟着他们去。他们说让你过去，我怕你走着过去耽搁事，走路又慢，你又不知道劳动管理站在什么地方，说不定等你找到了地方，他们已经下班了，或者因为事情太多，把你的事情给拖延了。我同王书记李主任商量了一下，一致同意，无论如何，得把你的事先解决，好让你过一个愉快的元旦。加上你现在在公明镇上班，这里没地方住，很不方便。你在这事上耽搁的时间长了，那边的公司也许会不高兴，这对你不好。”

文队长的这一席话，说得我差不多要流泪了。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劳动管理站来了三个人，文队长让我向他们简单地讲讲我的事。我刚开个头，他们就说：“没时间了，上到车上再讲吧。”我上车时，文队长对我说：“事情办妥后打个电话过来。”

我看着文队长那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脸，在刹那间，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魅力的一张脸。我在心里面默默地祝福着他、王书记和李队长，我祝他们平安，祝他们官运亨通。

我坐着劳动管理站的小车，很快地就来到了怡景厂。离厂越近，我越感到骄傲。门卫吴队长看到我端坐在车里面，先怔了一下。我鄙夷地俯视着他。其他的门卫也都迷惑了，他们没有一个人出来，都缩在屋子里。这时劳动管理站的人，按了一下喇叭，吴队长这才醒过来，才小跑着过来，其中的一个同志出示了一下工作证，吴队长就慌里慌张地开了大门。刹那间，我感到浩然正气荡在胸中。

到了写字楼楼下时，我们一起下了车，其中的一个同志让我先在楼下等，他们问了一个人写字楼在哪里，然后按着那人的指点上了楼。我刚在楼下站了不到十分钟，就见一辆小车急急地驶来了。我刚开始还以为是老板，谁知下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那人急急地上了写字楼。

我正疑惑着，一个在仓库做事的女孩子朝我这边走过来，她一边对我打招呼，一边好像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谢老板也来了？”

我说：“谁是谢老板？”

那女孩子惊讶地说：“谢老板你都不知道呀？他是老板的好朋友，老板在这里买地盖厂房，都是他给帮的忙，他是本地人。他经常过来，谁不知道他。他说话挺好的。听说他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小时候很穷的，现在有钱了也不忘接济穷人，他常说不能看不起穷人，他也是从穷人过来的。”

我很奇怪这个女孩子怎么知道那么多，一看她的胸牌，上写着仓库主管，我一边恭维她，一边问她：“原来的仓库主管呢？”她说辞工走了。我不得不再次感叹，S城人事的变动之快，人员的流动之快，恐怕是中国第一，也许在世界范围内也并不落后。

我一个人站在那里等啊等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尽管有人许诺我一定为我讨回公道，但为什么他们上去了那么长时间，还不叫我上去呢？事情真的很棘手吗？他们解决不了吗？我心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刚才的喜悦自豪，一扫而光。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目光空洞洞的，不知道看什么地方，心里面也是空洞洞的，不知道在想什么。

只觉得过了好长好长时间，才有一个小姐叫了我的名字，说：“经理叫你上来。”

我跟着她麻木不仁地上了会客厅，我看到张经理、厂长坐在一张长长的桌子的一侧，那个谢老板坐在桌子的最里头，他们个个如临大敌般，那三位同志坐在桌子的另一侧。我一进来，先扫视了大家一眼，然后目光落在张经理身上，张经理不敢与我对视，他被我犀利的目光盯得低下头，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一进来，他就呼吸加剧起来，那急剧的呼吸声撞击着我的耳膜。其中的一位同志示意我坐下，我就坐在了桌子的最外头，与谢老板正对着。

一位瘦一点的同志，用商量的口气对我说：“你不听公司的安排是错的，是不对的，到哪里去说理，你都没理的，但是公司扣你一个月的工资，也是不对的。刚才我们同张经理厂长商量了一下解决方案，我们走后，你把你的工资同张经理结一下。这个案子就到此为止了。”

我一听不免糊涂了，这叫什么解决方案！我说：“我不太明白这个处理结果，能不能把处理结果当着大家的面宣布一下？省得有人赖账。有些人赖账赖惯了。”我的话落地很久，没有一个人吭声。

在我的一再坚持下，那个瘦瘦的终于说：“公司不再扣你一个月的工资，但由于你不服从分配，扣你一部分钱。”

这算是什么结果！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难道就是为了摘这样的果子吗？不。决不。

我说：“凭什么扣我工资？有什么理由扣我的血汗钱？什么叫不服从经理的安排？是不是经理所有的安排，我都要服从？经理叫我杀人，难道我也要去看杀人？不然就是不服从安排？我进这个厂的时候，签的合同是作门卫的，后来因我肚子里有墨水，叫我去作图书管理员，我就作了。再后来，又让我身担两职，我本身作图书管理员，就已经一天上班十二个小时

了，这工作时间已经违反了劳动法，还让我再去管宿舍，还要我晚上九点钟下班之后，再去接着做舍长的工作，诸位，你们看一看，我是人还是机器？是打工的，还是包身工，或者奴隶，或者奴隶都不如？对着经理的不合理不合法的安排，我是说了不，但我说错了吗？”

我这边没说完，几个吼声差不多一同响起，首先是那个瘦瘦的，那个人好像喝醉了，脸红红的，他布满血丝的眼睛瞪着我，不要我讲话，那嘴巴好像吃了怡景厂的东西，完全站在怡景厂的一边，还有一个吼声是从我的对面发出的，那个谢老板一副要把我吞下去的样子。不过，在这个时候我还怕谁？我一无所有，有什么身外之物让我怕谁吗？

我是受害者，应该谁怕我。于是，我的声音异常镇静地飞出去，我平静地望着那个暴跳如雷的谢老板，我说：“请问先生你贵姓？”

那人不但没镇住我，反而被我镇住了，他说话的气焰瘪了下来。他的声音弱弱地飘过来：“这个不关你事。”

我说：“你姓什么当然不关我事，你本人本来也不关我事，但你偏偏插手我的事，既然你那么关心我的事，我当然有充足的理由，想知道你姓什么？”

我的话音落地好一会儿，又一个弱弱的声音向我飘过来：“这个不重要的。”

我直视着他说：“请问是不是姓谢？听说你是本地人？又是老板的朋友？听说你曾经帮过老板不少忙？”

那谢老板被我问得很不自然，说：“不要说这些。”

我穷追不舍地说：“那三位同志是执法的，厂长同张经理是这个厂的代表，你又不是执法的，又不是这个厂的人，我很奇怪，为什么你坐在这里？”

谢老板更不自然：“我坐在这里旁听的。”

我说：“是旁听的？还是干预执法的？听说你以前很穷，正因为这点，据说，现在你虽然富了，但不忘接济穷人。我还听说你现在是有头有脸的人，所以老板把你请了来，用你的有头有脸，使公正的法律不再公正，是吧？老板给了你很多钱吧？”

我的话一落地，那个瘦子、厂长、张经理，好像忽然醒了过来，三个男人的嘴巴联合起来，向我一个人进攻，更可恶的是，那个瘦子简直叫了起来，他们三个为了发出最大的声音，简直在撕扯着喉咙，连一向以文雅著称的张经理，这一次也不顾形象了，也扯起了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的大嗓门。

我气急了，我也吼起来：“如果你们还有良心的话，请想一想，我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个月只有一个休息日，辛辛苦苦就那么一点钱，还克扣我的工资，你们于心何忍？于理何容？老板们花天酒地，一掷千金，为什么还要抢去我们这些打工的辛辛苦苦挣的一点点工钱？你们，帮着老板抢我的血汗钱，于心何忍？于理何容？这天难道就永无睁眼之日吗？你们难道不怕遭报应吗？你们难道真的能够心安理得地帮着老板抢我的血汗钱吗？！现在我要求，按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补发我以前所有的工资，以及按照劳动法规定的超时工作的制度，补发给我所有的超时工资。”我一边说一边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那瘦子说：“你管人家老板是怎么样赚的钱干嘛？人家有了钱，你管人家怎么样花钱干嘛？”

我说：“对，这些事我是管不了，但我就得管管把我的血汗钱抢去的强盗行为。”

张经理说：“我们对员工都是很好的，就是王楚楚，她以前经常说我很像一个父亲。”

我不听这话还好，一听这话，差点跳起来了，我抹了抹泪，也不哭了，我狠狠地看着经理道：“我真奇怪你这么岁数了，怎么说出这种不要脸的话？你看看你，这像是一个父亲的所作所为吗？你也不想想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有多少是一个父亲的所作所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怎么有脸说得出口了？”

张经理低下头，说话的劲也减了些，说：“就你王楚楚嘴巴会说。”

我说：“咱们两个谁最会说？我再会说也没有把稻草说成金镏子，把黑的说成白的，你就能够当着众人，把稻草说成金镏子，把黑的说成白的！咱们让大家评评，咱们两个究竟谁最会说？”

这时坐在我身边的、一个五端比较端正的、一直不吭声的劳动管理站的人，清了清嗓门说：“张经理，按照法律规定一天只上八个小时班，你知不知道？”

张经理笑着说：“知道知道。但她上班很轻松的。基本上没事的。”

我叫道：“骗子！超级骗子！”

那个同志说：“你先别说话，我问到你的时候你再说。”然后他对着张经理说：“超过正常工作时间要按加班费算。这是法律规定的。你把这个月的加班费给她按照正常工资的一点五倍补给她。”

张经理面露难色。

那个瘦子说：“不行，不补发她。”

我说：“不行，我在这里刚好上了六个月的班，我这六个

月内每天至少上班十二个小时，我要他们把这六个月的全部的加班费补给我。”

那个五官端正的同志说：“张经理，你们把这六个月的加班费一起补给她，好吧？”

那个瘦子叫道：“不行。”

但那个五官端正的同志坚决地说：“就这么办了。”他说着看了一眼中间的一直没说话的同志，那个人也说：“我同意。”在整个事件中，那个人只说了一句话——“我同意”。那个瘦子不再叫了。那个五官端正的同志说：“至于她不服从分配一事就酌情扣她一些钱。”

我一听又要扣我钱，又要否定我不服从之事，就说：“我不服从这个决定。为什么张经理说的话，我一定要听？他是皇帝吗？他说的话是金科玉律吗？他叫我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我也得去做吗？他叫我杀人，我也得去杀人吗？我如果不听他的话去杀人放火，我就是错了吗？一般的人说我错了，我还没有什么，但你们是执法人员，你们为什么还要说我错了？”我想起张经理一些令人不耻的所作所为，大哭起来。

那个五官端正的同志说：“别哭了。别哭了。一会儿，张经理就可以给你结算工钱了。你可以拿到钱了。”

我哭着说：“你们以为我单单为了钱吗？我是为了这一口气。我就是出这一口气。”

那位同志不再说了，他拿起一个厚厚的本子，问张经理：“补发她所有的加班费，酌情扣她一些。你服不服，要是不服，可以上诉？”

张经理迟疑了一下，说：“好。好。”

那位同志说：“既然双方都没有意见，你就签个名吧。签了名，要马上执行的，不然你要负法律责任的。”

张经理签了名，说：“你放心吧。”

然后那同志收起了那个本子，对我说了声：“别哭了。去领工资吧。”也不管我的哭声是不是还在继续，就走了。

我一听他们要走，哭声更高了，我好想用哭声留住他们。我是多么无助呀，但是这哭声有什么用呢？只一下子的光景，除了一个谢老板之外，人全部走光了。

我一个人坐在这张大大的会议桌子的这头，谢老板坐在这张大大的会议桌子的那一头，我们两个人对坐着。这会客厅忽然显得好空好大。我一边哭一边偷眼看着那头，只见谢老板很优雅地吐着烟儿，好像在思考着什么棘手的问题，那样子很迷人，甚至有些性感。我们就这样坐着。我在这边哭泣着，我哭自己的弱小。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到一声深深的、发自内心的、好似深宫的怨妇发出的叹息声，那叹息声从桌子的那头飘过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发出叹息而且是这般的叹息？我也不想知道。

但这叹息声让我感到很近，这叹息声离我的心灵很近，正因为这个叹息声，让我对他的恨，恨不起来。叹息声过后，我听到轻微的脚步声向我走过来，然后我听到一个极其温柔的、浸满对弱小者万般怜爱的声音，在我耳朵边响起：“别哭了，啊？别哭了？”接着一张一百元的现钞向我伸过来，“别哭了。别哭了。”那个声音再次响起。

他把一百块钱的现钞伸到我的泪眼下。

那一百块钱，对当时的我来说，可是雪中的炭哪。

但我对着那一百块钱说了“不。我不要”，谢老板又让了几下，那样子有点低三下四。

我坚决地说：“不。我不要你的钱。我只要这个老板抢走的我的工钱。我只要我应该得到的钱。”

谢老板更加压低了腰，说：“这是你的工资。”

我说：“不。不是。我没有为你工作，我不要你的钱。我只要我的老板夺走的我的工资。”

谢老板说：“拿着吧。拿着吧。”谢老板说这话时更加地低头哈腰了，一边想把钱硬塞给我。

我抓过那个硬塞过来的钱，我把它扔在一边，说：“不。我不要。我说过我不要。我不是乞丐，不是谁的钱都可以要的。”

谢老板被闹了个没趣，弯了腰，捡起那张一百块钱，逃走了。

我又哭了一会，眼泪哭干了，也哭累了，也没有一个人理我，也觉得没趣起来，我就起了身，冲出那间会客厅，边走边喊：“我要告到法庭，我要讨回公道。”

我眼泪汪汪地出了那间厂。

路过大门口时，吴队长叫了我，我没理他，他又叫了我一声，问我工资领了没有，我说了声“我跟他们没完”，就不回头地走了。

我擦干了眼泪。

我又上了路。

但我不知道我的路在哪里。

路过第六工业区治安室时，我情不自禁地向那里拐了去，我想看看他们，我也该看看他们了。意外地，我没有看到上次帮过我的任何一个人，屋子里只有一个精干的、高高的、生得很结实、一点也不显胖的年轻人。我问起那个帮助我和梦丽留宿的湖南的小个子，那人说走了，不在那里干了。我被这个消息愣住了，我遗憾地站在那里，很久没动，说不出一句话来，心里面感到很失落。

那小伙子看我的样子有些异常，便说：“你有什么事吗？可不可以讲给我听，我是这里的队长。”

我就把我同他们的事讲给了他听。

他听完后，说：“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这里的同志，个个都是这样的。我平时也是这样要求他们的。他走了，你要是有什么困难，说给我听也是一样的，看看我能不能帮你。”

这句暖心的话一出口，我就哇地一声又哭出来了，那位差不多与我同龄的小伙子，被我哭得慌了阵脚，先是不知道如何是好，接着递给了我一张纸巾，说：“别哭了。别哭了。有什么事你就对我说吧。”

我就哭着对他很简要地说了我的事，说得断断续续，我的说话常被哽咽所打断。

那队长听后，跟我要了怡景厂的电话号码，然后打了过去，只听他道：“我找张经理……张经理吗？我是第六工业区治安队的，上个月我到你那里收了治安费……对对对，我就是那个队长，这样子的，你们厂的王楚楚，她现在在我这里，据她说，你们扣她的工资不发，这是不对的，打工妹挣两钱不容易，你可能比我还清楚这一点，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们现在就把她的工资发给她，好不好？……那谢谢张经理。”

那队长挂了电话后对我说：“张经理同意给你工资了。你快去领了。”我坐着不动，还一边哭。这么容易就搞掂了？一个电话，几句话。一个工业区治安队的队长比镇里的那么多执法机关还灵？我狐疑着，张经理真的会把我的工资给我？我很难相信。于是就坐在那里不动，那队长催了我几次，我才动身。

另一个来自河南的保安员陪着我，说省得我受欺负。这一次，有个男人在后面给我撑腰，我觉得心里面很踏实。

门卫队长远远地迎出来，很小心地对那个保安员说，写字楼说只许王楚楚一个人上去。他说的时候脸上有汗水冒出来。

我不是来找事的，我是来讨公道的，于是我说，你先回去吧。

那保安员就走了。还嘱咐我小心点。

我一进写字楼，那前台小姐说：“老板要和你谈谈。”

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我被那小姐领到会客厅，那小姐帮我倒了一杯水。

之后我听到她叫：“李生，王楚楚已在客厅里等你。”

不一会，那老板就出来了，非常热情地同我寒暄着，问我是用白话交谈还是普通话交谈。

我说：“如果你会讲普通话，咱们就用普通话。”

那老板说他能够听懂，但说不好，不过没关系，他能够应付。他接着对我讲了一大堆废话，说他创业时多么多么艰苦，他不惜把自己说得多么多么可怜。

我说：“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我的工钱。”

那老板很豪爽地说：“工钱嘛？我全部给你。我有的是钱。王楚楚，你开个价吧。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我更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我说：“我只要我应该得到的，你放心，多一分我都不会要你的，但我也希望你少我一分。”

那老板又对我说了一通废话，然后说：“现在劳资纠纷的事，很让我头痛，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理的人身安全。类似的事发生了好几次。我不希望你对付张经理。”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怕的是武力是赖皮。我说：“你放心，我只会采取法律的手段。”

那老板舒了一口气。

不知为咋，刹那间，我从心底里生出看不起他的情绪。

我说：“其他的，咱们不必多谈，你的问题，我帮你解决不了，我现在只关心我的问题，王楚楚的工资问题。”

老板说：“好说。我叫经理来。”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对着经理的办公室喊了一声张经理，他问：“王楚楚的工资有没有算好？”

张经理过来了，老板接过张经理递过来的工资单，看了一眼，就给了我，上面写着只有两百多。天哪，就是不补我的加班费，就是不补发 S 城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下的工资，公司还应与我结两个月的工资，这两百多，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呀。

但我已经见惯了他们的卑劣，所以，我异常镇静地问老板：“这工资是怎么结的？”

老板又叫了一声张经理，张经理又过来了，老板问他：“这工资你是怎么结的？”

张经理支吾了半天说不出话来，老板就说：“我来给她算吧。”

他又坐回来，把笔和纸给我，说：“你算吧，算好让我看一下。”

我说：“我算也可以。我不会多算。我只拿最低工资。可以吧？”

我很快就算好了，算好之后，我对他说：“这个数字就是你欠我的工钱。”

那老板的脸铁青起来，说：“你怎么算的？”

我说：“你自己可以算一遍。”

于是那老板就自己算起来，奇怪的是，老板并不会算账，不是算多了就是算少了，我不得不多次提醒他，算着算着，他

停了下来，问我：“王楚楚，你来S城多长时间了？”

我说：“不到一年。怎么啦，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还没有人像我这样告你是吧？”

那老板被我的话噎了一下，接着他问：“王楚楚，你是不是觉得和我、经理这样坐着谈判很自豪？”

我说：“你们是不是觉得和我这样子谈话很自豪？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感受到自豪？我心里很清楚的是，我一点自豪感都没有，我不清楚的是，你为什么说我会感到自豪呢？在我眼里，高贵的不是钱而是心灵。”

那老板停了一下说：“我每年发工资要花很多很多钱哪，光红包我每年就要花十几万。”老板说到这里时，好像谁在剜他的心尖肉一样。

我说：“李老板，你的时间是宝贵的，我的时间同样是宝贵的，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我的工钱，你算好没有？”

那老板不知为啥，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情绪异常激烈起来，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说：“你的要求太苛刻了。”

我说：“你不要激动好不好？坐下来咱们好好谈谈？我按S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算，你都说我太过分了，那你认为我怎么样才不过分呢？”

那老板不再提工资的事，只说我太过分，还一副要走的样子。

我说：“你们既不执行劳动管理站的判决，又不跟我谈，那么我只有上告了。是你们逼我上告的。”

那老板叫起来：“王楚楚，你懂不懂中国的法律？中国的法律是保护外资厂的利益的，是保护我们的。”

我说：“中国的法律，保护你们拖欠工人的工资？哪一条

是这么说的？中国的法律保护着你们白白地雇用着我们，你们大把大把地发大财，我们白白地为你们赚钱？”

那老板似与我话不投机半句多，吼了一声：“你尽管告去。我不怕。”说完怒火冲冲地走了。

我坐在那里，没有人理我。我只觉得脸上发烧，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与人谈判。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一走了之。

我刚出厂没多远，就看到以前作门卫时的同事——老刘，老刘也看到了我，对我咧嘴一笑，说：“听说你‘大闹天宫’呢？”

我说：“你怎么在这里呢？”

他说：“我被×××炒掉了，正要找张大海的麻烦呢。”

我说：“怎么啦？”

老刘大骂起来，边骂边说一个月前炒了他，到现在还没结工资。

我说：“这不可能。”

老刘说：“我骗你干啥？前几天我还站在大门口，我在那里叫‘张大海，你个×××，你给我爬出来，老子非宰了你不可。’不信，你问问那些门卫就知道了。”

老刘嘴巴不停地说不完，他发誓说，他非宰了张大海不可，他向我保证张大海活不长，活不过今年。就是不宰他，也要找一帮弟兄们把张大海打个半死，叫他生不如死。

我知道这些都是气话，都是转过身就可以无效的。

我只请了一天假，今天要是不回去，明天上班迟到了，林小姐会不会恼火？这天马上就要黑了，我要是回不去了，还得赶紧找个地方安身哪。

我心里面装着那么多事，哪里还有心情听老刘的假大空

话？正想脱身之时，远远地看到吴助理同李志伟骑着单车向这边驶来。我很奇怪。我向老刘指着他们问：“怎么李志伟还没被炒掉？你记不记得，我一进这个厂，就说要炒掉李志伟，现在咱们这些同事基本上都被炒掉了，怎么他还没被炒掉？”

老刘说：“他整天趴在头头的白屁股上吹，所以才不会被炒了。你的那个河南的老乡被炒了，老门卫差不多都被炒了，只剩下吴长海和李志伟了。吴助理也被炒掉了。”

“吴助理也被炒掉了？怎么可能？他可是厂长介绍进来的。”

“张大海不喜欢他把他搞掉了。厂长又帮他介绍了一份工作，离这里不远。”

正说着，吴助理他们已经走近了。我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吴助理就笑着对我说：“你们两个老同事在叙旧情呢？”

吴助理说话时，已没有了那张监工脸。我忽然有点可怜他。但吴助理毕竟也帮过我的忙，我于是亲切地说：“吴助理，你怎么也过来了？”

吴助理说：“厂里派李志伟叫我来领工资。”

我说：“你的工资才结呀？”

他说是呀，他说这话时，同我一样，一个可怜的打工者的形象，一点当时的助理的威风也没有了。

我说：“怎么这么晚了才来领？”

吴助理说：“上班时没时间，只好下了班才来领。”

李志伟一直没与我打招呼，他也没停下来，吴助理同我们讲话的时候，他只不过走得慢些而已。这时，李志伟扭过头，叫了声“吴助理”，吴助理就赶紧说：“他们还在等我呢。有时间再同你们聊。王楚楚在作什么？”

我说：“小文员。”

吴助理说：“好啊，步步高升哪。”说这话时，他已经边走边走了。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说：“那三十块钱，还你了吧？”

吴助理只得再次停下，说：“还了。你妹替你还了。借条我也给她了。”

我说：“我收到借条了。”

吴助理就对我说了声再见，就又上了单车走了。

吴助理走后，我就告别了老刘，回到那治安室，那队长一看到我，就问领了没有。

我说了声“没有”，就哇地一声又哭了起来。

那队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劲地劝我说：“别哭别哭。你一哭，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费了好大劲才止住，我又对他讲了事情的经过。

那队长说：“小王哪，你听我一句话，别太认真，能要多少就要多少。别太与他们较劲。你也算是给他们找了难堪，这口气也算是出了，就别太计较了，他们给你多少，你就要多少吧。人，毕竟是往前看的。像你这种情况，比起那些一分钱不给的，还算不错的。别太认真了，啊？明天我再打个电话，你去结了算了。这事就算画了一个句号，别太放在心里了。”

不管队长怎么说，我就是不吭声，后来我说：“这事，劳动管理站已经给解决好了，他们就是不执行，明天我再去一下劳动管理站。”

那队长沉吟了片刻说：“也好。记着我的话，别太认真。”

说话的时间，陆陆续续来了几个治安员，其中两个，上次帮过我，虽然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但我认识他们。他们听了我的遭遇，说：“队长，干脆咱们去帮小王要去，他们敢不给！这些王八蛋真不是人。”

那队长说：“别闹了。你们谁有办法给小王找个地方住一夜？”

其中的一个说：“我有一个老乡就在对面厂里作门卫，我跟他讲一声，到他们女工宿舍里迁就一夜，他们女工宿舍就在这附近，很近，几步到了。”

于是那天晚上，我就住在了一间厂的女工宿舍里。那位同志还帮我把梦丽叫了出来。我因心情很不好，加之，我对梦丽没什么话说，梦丽对我也没有什么话说，所以，两个人呆在一起时大多的时间是干坐着。

后来我给了梦丽五块钱，叫她帮我买两个饼子几个桔子吃，经过一天的折腾，我又饿又渴又累。梦丽出去了半天，才帮我买了回来。也许实在饿了，我狼吞虎咽地把那两个饼子全吃了。看着那几个好像在哪里捡的破烂桔子，我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也实在憋不住心中的不悦，就说：“你哪里买的这些桔子？很便宜吧？这怎么吃呀？”梦丽说：“别看这些桔子小，可贵了，我还给你加了一块钱。”我也许心情不好，听到这话更加气了，就从包里翻出了一块钱，说：“给你。”梦丽客气了两下，收下了。

我更加气了。我与梦丽之间的裂痕再次加深加大了。

也许因为实在渴了，反正，那几个放在平时瞧都不瞧的桔子，被我和梦丽三下五去二地给解决掉了。梦丽好像比我还馋。

我又叮嘱梦丽，没事，可以过来治安室看一下他们，这些人都是好人，我现在不在她身边，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可以帮她什么忙。

梦丽说：“我知道。前几天我买了五斤苹果看他们，花了我二十多块钱，买的全是好苹果。”

对于这个消息，我简直震惊了。也更加心冷了。我也累了，说：“你回去休息吧。我明天就要走了。你借给我的钱，我是回去后寄给你，还是什么时候见到你还你？”

梦丽说：“就一点钱，我也不急着用，你什么时候见到我还我吧。春节要是放假了，我找你和爱花姑玩去。”

我说：“那好。到那里我再给你吧。反正你现在也不缺钱花，而我刚好没钱。你回去吧，我累了，我要休息了。”

梦丽就走了，我没送她。我没有心情送她，也没气力送她。

第二天我睡了个大天光。匆忙收拾了一下，就又去了治安室，那门虚掩着，见他们正在打瞌睡，想想他们值了一晚上夜班，也该稍稍休息一下了，就没敢惊动他们。我看了他们最后一眼，心里面默默地祝他们平安。好人一生平安。我在心里对他们挥了挥手，就走了。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我只知道那队长是山东来的。也许现在我与他们街头相遇，他们认不出我了，也许他们根本不记得曾帮助过我，我也说不定认不出他们，但我记得他们无私地帮过我，永远记得。

我打了个电话给林小姐，说事没办妥，今天不能及时赶回去上班，很是抱歉。林小姐很不高兴，问我究竟是什么事，可不可以对她讲。我肯定不能对她讲。我就编了个谎言，讲得很动听。林小姐说：“现在刚好是年底，正是忙的时候，既然你有困难，你就办你的事吧，但明天一定要赶回来上班。”我谢了林小姐，挂了电话。

但我续完这又一天的假后，心里面慌慌的，因为我听出林小姐很不高兴，本来我请假的时候，她就很不愿意，经不住我死缠烂磨扮一副可怜相才准了一天，现在我又续了一天，她更加不高兴了。我很担心。现在是年底，我怕她炒我的鱿鱼。今

年我没有钱回家，要是她炒了我的鱿鱼，可就惨了。年底了我到哪里去找工呀？住哪里呀？尽管黄小姐对我不错，可我哪里摸得透她们这些人的心思哪？

我再次去了劳动管理站，找到了站长，告诉站长，我就是那个昨天镇里群众上访办公室的同志介绍过来的受害者小王。那站长一听我的叙述，黑起一张脸。

他说：“昨天不是给你解决了吗？你怎么又来了？”

我说：“他们不执行你们的判决。”

那站长说：“你先到外面等一会，我等一下派人给你解决。”

我只得站到站长室门外等。

等了好长时间，我实在等不下去了，我没有时间等，就又找了站长，对他说我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求他快点，他就说：“我现在很忙。”

我说：“你忙没关系，你可以叫一个你的手下解决嘛。”

他说：“找不到他们，他们也都在忙。”

我只得再出去，我又等了好一会儿还不见动静，我真的按捺不住了，就又冲进站长室，这一次我不再和站长好商好量，口气生硬起来，站长干脆不理我，我没法，只得又去门口等。

我等了一会，我不相信他们真的这么忙，就去其他的办公室转转。这时我在一个办公室里看到了那个冲我喊叫的瘦子，他一看到我，就黑了脸拉了脸，我可不在乎，我坐到他办公桌子的对面，对他说怡景厂不执行判决。他不相信，他要我再去找怡景厂。他尤其对我找到镇政府很不满意。他说：“你还去找镇政府呀？你找我们，我们不给解决吗？你知不知道我们很难做的？”

我说：“有什么难做的，你只要本着伸张正义的原则去做，

有什么难的！”

那瘦子说：“就你会说。进厂的时候，你又不是不知道工资，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厂规，你自己愿意的，合同是不是你签的？”

我说：“是呀。”

那瘦子说：“你知道工资低就不要进那个厂了，现在你又嫌工资低了，又找我们，你以为我们是万能的？”

我说：“刚开始我不懂法律，刚开始我为了生存不得不进那个厂，现在我懂了法律，我为什么不可以拿起法律保护自己呢？”

那瘦子说：“你比我懂得还多。”

我和那瘦子争了半天，没有一点结果。不管我怎么样努力，不管我如何生动地对他讲述我凄惨的经历，他一点不为之所动，后来他站起来走了，根本不再听我说。

我就坐在他的办公室等，后来那个给了我一个比较公正的裁决的同志回来了，我对他讲了怡景厂不执行裁判的事，他说：“你等一下，我帮你解决。这会儿我实在脱不开身。本来今天我们就放假了，但事没做完，镇里发生了一起大的劳资纠纷案，比你的那个严重多了，我们今天牺牲了休息时间，就是为了解决你们的事。你再多等一下。”

我又等了好一会儿，我真的等不下去了。我得走了。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我得抓住现在，我不能为了过去的事，而让现在过不去。

我又去找到站长，对着站长吼了两声，问站长现在给不给我解决，不解决我就走了。

站长说：“就你的事是事，别人的事就不是事！我叫你到外面等一下，你在我这里吵，有什么用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哭了。

我说：“你们怎么做的父母官？你想过没有，我的钱被老板抢了去，我元旦怎么样过？没有钱，我家都回不了。”

站长看着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就哭着走了。我刚走下楼，站在路边等车回公明镇，就见那三个帮我判决事的人，开着车出了劳动管理站大院，他们一齐看着我，我把头扭过去，在那一瞬间，我想，就是他们去怡景厂，帮我解决那事，我也不去了。

我上了车，我知道只要我有时间，我一定能拿到公正。可惜的是，我不得不放弃了。我不能让今天被昨天拖住脚步。

## 41. 打工妹没有年过

我回去后刚好赶到上下午班的时间，林小姐看到我很不高兴，说：“幸好你回来了，我正愁呢，这一大堆表，我一个人可怎么做，你今天下午赶快把这些做做，做不完加班。”

黄小姐问我：“王小姐，你是不是找工作去了？”

我说：“我现在的工资是不高，也许找一个比现在工资高一些的工作，并不是很难，但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上司，却很不容易。”

黄小姐说：“话也不能这么说。出来就是为了钱。不过在咱们这里做，做得长了，还是有前途的。”

其他的几个同事也问我是不是找工作去了，我很奇怪。

他们说：“你不找工作，请假干嘛？”

我真的说不出话来，我也不想多说。我是想过找工作，但我这次确实不是找工作。我只有更加勤奋地做事，我只能用行动对黄小姐林小姐说话。

元旦的时候，老板请我们在酒楼吃了饭。

这之后的日子，没什么可以记的。我的工作，让我工作时不记得那不愉快的告状之事。没事干的时候，就不自由地想起那事，一想到那事，不知道为啥，我就感到浑身发冷，而且无助，我根本无法面对它。

春节到了，大家都欢欢喜喜地回家过年。我没有钱，不能

回去，也没有心情，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过年。但公司员工宿舍里，除了因工作留厂的人外，春节期间不允许住人。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简直呆了。政府一再鼓励外来工留在 S 城过年，要求各工厂为不回家过年的外来工，营造一个家的气氛，我们公司倒好，连宿舍都不让住。

没地方住的恐惧和对公司这样规定的愤怒，使我想到了劳动管理站，但很快，我发热的头脑冷静了下来。

于是，我先说给黄小姐听，因为她对这个政策最不赞成，黄小姐说：“我跟林小姐说一下。”

但过了一会儿，她问我：“你明年辞工还是继续呆在这里干？”

我诧异地说：“当然呆在这里了。”

黄小姐没吭声。

又过了一会儿，她说：“你还是自己跟林小姐说吧。”

我只得求助于林小姐，极力装出一副很为难要哭的样子。

林小姐说：“你不回家呀？”

我说：“车票不好买。”

林小姐说：“不至于买不到回家的票吧？陈刚怎么买到的？”

我说：“我没钱哪。”

林小姐说：“你没有老乡吗？你可以住在老乡那里。”

我说：“我在这里的老乡，也都是住在厂宿舍里的，不可能让我住进去。”

林小姐说：“那你还是回家吧。”

我说：“我何尝不想回家过年呢！但是钱不允许呀。”

林小姐说：“你可以找老乡借嘛。”

我说：“借不到。”

林小姐半天不吭声。

我几乎用着哭腔说：“我一个女孩子，没地方住又没有钱，又没有什么老乡可以帮忙，实在为难，林小姐，你就帮我一个忙吧？要不然，你给我找个活干？我宁愿上班。不给工资都行，只要有地方住。”

林小姐终于开了金口，说：“我帮你问一下。”又说：“去年让住宿舍，结果那些个没有回家的，带人进来住，把宿舍搞得乱七八糟的，回家过年的回来之后很有意见，所以今年规定春节期间不让住在宿舍里。”

林小姐这样说，我心里面没有一点底。但也不再害怕了，也许因为害怕得过头了。

我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没回家还可以住在厂宿舍里，另外两三个没回家的，到处打“游击战”。他们说：“这个年过得最窝囊，今天东家明天西家，东躲西藏的，年都没过好。”

刚开始的日子，我除了睡觉和做饭吃饭之外，就是看书，后来我的眼睛，因连续看书，刺痛刺痛的，我只好睡觉或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心里闷得发慌时，我就自己同自己讲话，自己同自己吵架，自己向自己诉苦，自己对自己说心里话，甚至自己把自己恨得咬牙切齿，自己把自己骂个狗血淋头。或者大吼大叫，或者干脆学狼哭学鬼嚎。

大年初一，我是被附近村民的鞭炮声吵醒的，我醒时已是早上九点半，那鞭炮声好像在梦里响着，好像在遥远的另一个世界响着，那年好像也在梦里，也在遥远的另一个世界里，与我不搭边不搭界。

后来我嫌宿舍里太冷清了，就到老乡那里，想热闹热闹，不管怎么说，今天是大年初一呀。我找了半天，只看到一个老乡，说，爱玲同光华还有另外的几个老乡一起拍照去了，秋花

回家了，爱花和她哥及她的男朋友一块吃饺子去了。我心里面非常地失落，只觉得一个人好孤单。但又不愿意回到那个冷冷的空空的宿舍。就站在路边看热闹。路边站着成群结队的打工仔打工妹。他们也许和我一样，在瞎看热闹吧。偶尔有人甩一些鞭炮玩，也看到一些耍猴的，这多少有一些过年的气氛。

过了一会儿，爱花同她哥以及她男朋友一起回来了。我远远地对他们笑着，他们也远远地对我笑着，未等到他们走到我跟前，我就大声说：“姑姑大叔，我来给你们拜年来了。”

爱花不接我的话，摆出一副三四十岁的姑姑的架子，责备我说：“怎么你一个人来了？怎么梦丽没来？”

我说：“她没过来。”

爱花接着责备道：“梦丽一个人怎么过这个年呀？你也没去看她？”

我心里老大不高兴，心想，你是姑姑，有没有操过她一点心？我是姐姐，我对她做的已经够多的了。但今天是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只能笑的。

我于是说：“她也许过几天会过来，她说过她来我这里过年的。你们什么时候看的她？”

爱花一听这话，便不再神气了，说：“哎，说了好长时间去看她，就是抽不出时间。”

这话太“盖不住脸”了。但我实在不愿揭穿她。

我同他们也没什么话说。想起还欠着他们的钱，就说：“你们借我的钱，我现在还不了，过了年，我再还你们吧。实在不好意思，一九九四年借的钱拖到一九九五年。”

他们很客气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急着用。你不要急，有钱再还吧。”

我又说：“今天是大年初一，爱玲也不去看我？”

爱花说：“大概半个月前我见到她，她问我有没有看到你，还说她和光华去你宿舍找你了，没找到。”

我说：“怎么可能呢？哎，这两个人也真笨，那么好找都没找到。你们要是谁再见到她，就告诉她，欠她的钱，我明年一发了工资，就可以还她。”

我大叔说：“她和光华一大早就出去了。不知干啥去了。”

我说：“两个人正是火热的时候，也难怪没时间看我了。”

爱花说：“王楚楚你有没有男朋友哪？”

我被人贸然地问这个问题，很有些不好意思，我说：“你看你哪，还是姑姑呢，净拿我开心。”

爱花一副大人的模样说：“我跟你正事呢。你也该找男朋友了。眼光别那么高。”

我不想与她们谈这个问题，就借故回去了。

爱情，啊，爱情！我哪里敢奢望爱情！我现在连个可以说上一会儿话的人都找不到，我还敢奢望爱情？

睡觉时我忽然问自己：新年就这么过去了？

我好不甘心哪。我总觉得新年根本没有来到我的身边，更没有来到我的心田里。但不管怎么说，日子翻到新的一年了。

爹呀、娘呀、爷呀、奶呀、姥呀、姥爷呀、亲人哪，孩儿给你们磕头拜年了。弟弟呀妹妹呀，姐姐也给你们拜年了。姐姐不在家，你们可要多做些家务，也替姐姐尽一份孝心吧。

梦丽初四的时候过来看我了。

我惊喜地叫了一声，向她飞过去，抓住她的手，说：“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说实话，现在别说是梦丽来看我了，就时小狗小猫来看我，我都会跳起来。

梦丽笑着，我也笑着。

我说：“真没想到你会来看我。我这个春节过得不知道有多糟糕。你过得怎么样？”

梦丽说：“差不多吧。年三十大年初一，我们厂加了餐。放假的时候比没有放假的时候吃得好多了。现在我们那个厂天天都有人辞工。工资低。厂里为了留住人，怕放假的时候工人出去找工作，就把伙食搞得好好的。初一的时候，我还去了以前的伞厂，跟着咱们一大帮老乡去爬了山。”

我羡慕地说：“你现在不得了啦，比我还强哪。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哪。还去爬了山？我来S城那么长时间，从没有爬过山。咱那些老乡过得好吧？”

梦丽说：“又来了一批。他们听说你当文员，向我要你的地址，我没给。”

我心情一时高兴，说：“你为什么不给呢？”

梦丽说：“他们有了你的地址也麻烦，肯定要找你介绍工作。”

我半晌说不出话来。

梦丽来了，我没什么好招待的。

我问梦丽：“你去没去你姑姑那里？”

梦丽说：“还没呢。我先到你这里来。”

我听后心头一热。

我又问她：“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她那里呢？”

我不是不想管她饭，我实在是手头没什么钱哪。

梦丽说：“过一会再去。”

我说：“在这里吃饭吧？”

其实我很想她说去姑姑那里吃，但她说：“好呀。”

我只得说：“咱们一块上街买菜吧。我这里一点菜都没有。”

梦丽说：“行哪。”

我说：“你累不累呀？”

她说不累，我说那咱们就走吧。

在路上我看到一间照相馆，便说：“咱们照张相留个纪念吧。”

梦丽非常同意。于是我们照了张合影。我付了钱。

然后我们去了菜市场，我本来想买点青菜，青菜相对便宜些，贵的，我招待不起，但路过一个水果摊子时，梦丽站着不走，我只得买了差不多十块钱的水果，这是我今年春节最大的奢侈。

回来后我做了饭，吃过饭后，我说：“咱们去你姑姑那里吧？”

梦丽说：“好。”

我说：“要不要买些东西？”

梦丽说：“买啥呀，不买，到她那里去了，就得她花钱。”

我说：“空着手去多不好？”

梦丽说：“没啥，她是姑姑嘛。侄女还不该吃姑的呀？”

我说：“那咱们走吧。”

到了爱花那里，我们先在宿舍门口门卫室等，过了没多久，爱花就跟着门卫来到门卫室，很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亲热地拉着梦丽的手，说了两句话之后，赶快让我们登记进她宿舍。

我们上了三楼，长长的走廊上面，密密麻麻地挂着衣服，有些衣服还在吧嗒吧嗒急急地滴着水，走廊的地板上因为滴水，再加上来来往往的人踩来踩去，搞得脏脏的，到处堆放的垃圾，散发出难闻的臭气。我们憋着气，低着头，弯着腰，捡着相对干净的地方跳着走。这一段实际上并不是很长的路，让

我们走起来，却变得长长的。当我们终于停在爱花住的单身公寓门口时，我们三个都很有些气喘。

我们进了爱花的屋，住了十个女孩子，上下铺五张床把整个房间摆得满满的，每个床铺上都挂着小小的床帷，这些个小小的床帷，把整个房间分割成十个小天地，这就使得这间房更加拥挤和狭小了。

爱花拉开床帷，让我们坐在她的床上，那床上堆满了东西，衣服呀，玩具呀，被子枕头啦，一些书呀杂志呀等等。

爱花问我们有没有吃过饭，我们说吃了。

爱花说：“真的呀？你们别做假，到我这里来，就不要做假。您姑虽然穷，好的招待不起，但劣的还是招待得起的。”

我们一再坚持说：“真的吃了。我们不会做假的。”

爱花这才作罢。

然后爱花说：“你们先在这坐着。我去叫您大叔去。叫他过来说说话。”

一两分钟后，爱国过来了，爱国同我们聊些家常话，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梦丽问他咋没回去，爱国说：“我今年没挣到钱，回不了家。我很想回家，我想家里的小家伙。想得睡不着觉。我一说回家，您姑就骂我，说，‘才挣了多少钱你就想回家了，你挣的钱还不够给火车抹油的。’回到家要花好多钱呢。走亲串友啦。在这里，你就是再穷，回到家也是从S城回去的，从S城回去的，你不花钱能行吗？别管呆在S城挣不挣钱，你回到家，大家都认为你有钱。”

说着说着爱花回来了，提了两包散装的饼干，估计有十块钱的。

我说：“哎呀，你还那么客气，刚才不是告诉你，我们吃

过饭了吗？你花这个钱干嘛？”

爱花说：“梦丽没来过，这是第一次来，来了这一次，不知啥时候才来呢。”

我们边吃边聊，还是聊些家常话。

爱花问梦丽她男朋友的事，梦丽羞红了脸。

我对这些很不感兴趣，聊了一下，就说：“梦丽，你再在这里聊一会吧。我有事先走了。”

爱花同爱国都叫我再呆一会，爱花说：“待会你同梦丽一块走。梦丽不是跟你住？你那边条件好。”

我说：“我那边很可能不让住，我们本公司的人还不让住呢，我向经理求了情才让我住。”

爱花同爱国商量了一下，爱花说：“我这里住是可以住，就是手续麻烦。最好住你那里。你屋里现在就你一个人了，你们两姊妹还可以聊聊。”

我说：“我那边不是手续麻烦不麻烦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住的问题。”

爱花说：“那就跟我住吧。反正她也住不长。”

梦丽说：“我明天下午走。”

我说：“你走之前向我打个招呼。”

他们站在爱花的房门口送我，爱花说：“我不送了。没事过来玩。”

我说：“送啥呀，路不好走。”

梦丽追我追到走廊上，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又好像恋恋不舍。

爱花和爱国看她似有悄悄话对我说，就入了屋。

我一看她那样子，心就软了，说：“你是不是不愿意住在这里呀？我那边住着实在困难，要是你实在不愿意，过我那边

试试也行，能住就住，不能住就回来住。”

梦丽说：“好。”

我说：“你赶快回去吧。他们说说不定在屋子里等急了。”

梦丽还是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我说了几次，她才回去，还一步一回头。回到爱花的门口，还不舍得进屋子里，还对我张望着，直到我用手势示意了她几次，她才进去。

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我早已躺在被窝里，忽听到有人敲门，先是奇怪，这个时候还会有谁敲我的门呢，不要说这个时候了，就是大白天也基本上没有人找我呀。我很害怕。一个女孩子，睡在一个空空的房子里，而且这个空空的房子，是位于一栋空空的楼房里的空空的三楼。我吓得不敢出声，但那敲门声又响了几下，我只得壮着胆子问了一声：“谁？”

“楚楚姐。”梦丽的声音从门外传进来。

我这才从床上起来，一边给她开了门，一边说：“天哪，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谁呢？你怎么过来的？”

梦丽说：“舍长认识我了。他叫我上来的。”

我说：“你一个人过来的？”

梦丽说：“他们说送我，我没让他们送。我不怕。”

我说：“天哪，你现在自立得我都赶不上了。你一个人，在一人陌生的地方走黑路，你不怕？你也真够可以的。不是我吓你，这里附近发生过杀人事件。你可以问一下爱花，她比我对这里更加熟悉，这些事情她比我还清楚。”

梦丽变了脸色。

我接着说：“你怎么过来了？”

梦丽笑着说：“我不想住她那里。她的被子那么薄，床又那么小，两个人怎么睡呀。”

我说：“你先呆在这里，要是舍长不管，你就在这里偷着住一夜。要是他来了，就再想办法。要是实在不行，你就回去还住在爱花那里。爱花那里管得不严，在那里住一夜没什么关系。”

梦丽说好。

我们两姊妹刚刚开始聊了一会，舍长就上来了，说外人不可以在这里过夜。我对舍长说了一火车的好话，甚至不惜把自己说得很可怜。舍长好像是铁石心肠，而且他还一副梦丽不走他也没打算走的样子。我不甘心。我的“我不保护梦丽谁来保护梦丽”的伟大精神又上来了，我坚持着，对舍长的铁石心肠抱着起死回生的希望，而且我抱着不放，舍长终于让了一点步。舍长说：“你去找李经理吧。现在放假了，全厂都属于他管。”我问哪一个李经理，他说是车床车间的李经理，我依稀记得那人，但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什么交往，也许他还不认识我呢。

梦丽说：“楚楚姐，算了，我去爱花姑那里住吧。”

我说：“费了那么大劲，才争取到这一线希望，怎么着也得试试，实在不行了，你再去爱花那里。”

梦丽说也好。

舍长说李经理春节期间搬到工厂那边去住了。工厂离我们住的地方有半里地呢，我和梦丽，顶着寒风，踩着黑夜，缩着身子，一路小跑着去了工厂。问了门卫，经过了一些周折，终于找到李经理住的地方。敲他的门时，我的手不知为何，很有些颤抖。求人毕竟是一个难为情的事，而且我害怕被人拒绝。我的手在空中放了半天，才终于落到了门上。进了李经理的屋后，我像一个“初见公婆的丑媳妇”一样，很不好意思、很有点害怕地向李经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及困难。出乎我们意料

的，李经理竟是一个非常好说话的人。他一个点头就解决了我们的大困难。我请他写一个条子，说是舍长说的。李经理说，不必了，他等一下打个电话同舍长讲一声。

我们感恩戴德地走了，确切地说，感恩戴德的是我，因为梦丽的表情是很麻木的，不像我，当时脸上就写满了感激，而且走在路上，我情不自禁一个劲地感叹遇到了好人了，而梦丽并没有发表任何言论，所以我根本无法知道，她是不是有一颗感激的心。

两姊妹睡在一张床上闲闲地聊一些事。我问起秋霞，出乎我的意料，梦丽说：“我知道她的地址，她现在在宝安县城一个厂子里干，秋霞同咱老乡讲，还挺不错。”

我被这个消息振奋着，我好像害怕这个消息被风吹走一样，我追问梦丽消息准确不准确，从哪里得到的，直到梦丽说秋霞同伞厂的老乡已经通了好几次信，她把地址背给我听时，我才相信。

我的情绪沉了下来，我说：“不知道秋霞有没有恨我？我当时也实在是无能为力。”

梦丽说：“她不会恨你吧？”

我说：“谁知道呢。她要是不恨我，为什么不同我联系呢？她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地址。”

两人聊着聊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吃过中午饭去爱花那里时，爱花的厂对面的厂门口围着一大堆人，爱国说：“你们来的好，正想去叫你们呢。鞋厂正在招工呢，叫梦丽去试试吧。”

梦丽说：“我没带身份证。”

爱花说：“叫你姐的身份证先借你用一下。”

我问：“这间厂押不押身份证哪？”

爱国说：“押一个月，过了一个月后再退给你。”

我心里就不高兴了。如果我辞了工或者被炒了鱿鱼，我怎么办？可以说，到那时我可是寸步难行哪。爱国和爱花真的太自私了，老是牺牲我，他们来做人情，但我不好意思表露出来。

我说：“这边工资高吗？”

爱花说：“过了试用期连加班有三百多。”

我说：“梦丽现在恐怕三百多不只吧？”

梦丽说：“有时还可以拿五百多，加班加得多了我还可以拿到六百多。”

我说：“那边你好不容易工资长上去，而且吃住比这里不知好了多少倍，你愿意过来吗？”

梦丽不说话。

爱国说：“你一个女孩子孤零零地呆在一个地方不容易，今天刚好是个机会，你过来做吧，别管工资高低，咱们都呆在一起可以有个照应。”

爱花也随声附和，说：“你先在这里干着，你姐有机会了，再把你弄到她厂里去。你们姊妹俩呆在一起，可以有个照应。”

我说：“我们厂工人的工资并不高，而且工人没有地方住，他们全部在外面租的农民房，又破又旧又脏又乱，吃得也很差，她愿不愿意过来？”

爱国说：“过来吧。过来吧。”

梦丽一直低着头不说话，在爱国的逼迫之下，梦丽很含糊地说了一个好字。

爱国接着简直是以命令的口气，叫我赶快回去取身份证。

我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说：“身份证放在我的身上呢，你们看看，我们两个一点都不像，而且我比她大几岁，根本冒

充不过去。”

爱国差不多是把我的身份证，从我的手里一把抢过去，看了看，又看了看，夸张地说：“像，两姊妹不像谁还像哪。”

他扬着我的身份证对梦丽说：“去吧。去试试吧。我们一块去吧。反正就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你再把身份证还给你姐。”

一听这话，我可急了，我说：“那可不行。你们为什么不问一下梦丽的意见？她也是大人了，她的事应该她自己做主。我就这一个身份证，要是我被炒了鱿鱼，我可真得死了。你们认识的老乡多，给梦丽借一个吧。”

我说着，就要从爱国的手里，抢过我的身份证。爱国刚开始还不愿意给我，但见我急了，见我下定了决心去抢，这才把我的身份证还给我。

爱国对爱花说：“你去问一下咱老乡有没有谁的身份证暂时不用的。”

爱花说：“到哪里去借呀？根本就借不到。”

我说：“你们就不征求一下梦丽的意见，你们先问一下她，如果她要是愿意过来，咱们再想办法，如果她不愿意过来，咱们议论这些事也是白搭。”

梦丽终于开了口，梦丽说：“我暂时先在那边干着吧。那边也有老乡。”

爱国说：“你一个人呆在一个厂里孤独不孤独？有没有人欺负你？”

梦丽说：“没有。现在我都熟了，习惯了，有时候我去伞厂，那里好些个老乡。”

我说：“出来就是为了挣钱的，要是为了享受就不要出来了，呆在家里得了，家里最安全。她不愿意来就不要叫她来

了。”

这事终于有了结果，但自此，我对爱国爱花很有些意见，爱国爱花再见了我，脸上也有些不自然。我怕梦丽对我这次的不帮助，心里面存有什么芥蒂，就对她说起了爱国爱花。没想到梦丽说道，爱花就是嘴甜，不办事。梦丽这一说，我反倒吃惊了，她比我更了解爱花，而平时我都把她看成一个呆子。说实话，她这样的人，每每想起她已有了男朋友，总觉得不可思议。梦丽走后，我舒了一口气，真是“客走主家安”哪。

## 42. 秋霞走投无路，做了“情妇”

初六我去了宝安县城，第一想看看秋霞，第二想看看有没有更适合我的工作。我很容易地找到了秋霞。秋霞一看到我，离很远，就笑着跑过来，她笑得很开心。我刹那间非常感动。秋霞看起来比以前漂亮多了。据她说现在工作一个月可挣四五百块钱。

我说，秋霞，你一定要珍惜这份工作呢。

秋霞说，珍惜个屁，我正要辞工呢。

我说，你看看，旧脾气又上来了。

秋霞说，天天加班，天天加班，工资又少，我不想干了。

我说，千万别冲动了，你忘了你以前的事了？

秋霞不吭声了。

我接着说，哎，你是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

秋霞说，别提了。自从与你分手后，我就跟着一些盲流到处转悠，后来转到县城里，我先是被一个老乡介绍在一家酒店里做小姐，有一天，一个客人要脱我的裙子，我吓得跑出来了。后来花了四百块钱，进了这间厂。

花了四百块钱？我很诧异。

介绍费。有一个安徽的老乡在这间厂做门卫队长，他介绍进一个人就要收四百块钱。我只给了他一百块钱，另外三百块钱进了厂之后发了工资才给他。一般情况下，收不到四百块

钱，他是不介绍的，像我这样的，算是第一个，他给了我很大面子。秋霞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很得意。

秋霞接着说，楚楚，干脆你进我们厂做文员算了，我们厂文员工资很高的。

我说，要交多少钱介绍费？

秋霞说，文员至少得一千块钱，不过，我可以同他讲讲，少收你一点，你要是现在没有钱，入了厂发了工资之后再交。

我说，那不是一个月白白地替他工作了？

秋霞说，那你也不想想你以后，你以后挣的就全是你的了。我也是为你好，我又不收你的介绍费。

我们接着聊了叶子、春霞等的事，她们有的已经结婚了，有的准备结婚。

秋霞说，我这一辈子就做光棍，打一辈子工算了。

我看不到前面的路，就没有吭声。而且现在急需解决的，不是爱情和婚姻，而是生存和发展。

中午的时候，秋霞叫来了那个门卫队长，大家一起吃了饭。那人看起来三四十岁，膘肥体壮，中等身材，不停地对秋霞动手动脚，一会儿把手放在秋霞肩上，一会儿搂搂秋霞的腰，好像这一些都是习惯动作，秋霞没有半点反抗，好像也是习惯了。我很惊疑，搞不清楚他们是什么关系。

秋霞对他介绍了我之后，他说，没关系，这事包在他身上，不过，要瞅机会。又说，有一个老乡，整天缠着他到他厂里做文员，他一直没有介绍她。说，我也不拒绝她，差不多三十岁了，那么老了，自己也不瞅瞅自己的样！

接着他同秋霞讲起一个什么人物，在东乡开了个很大的发廊，认识很多老板，很神通的。

秋霞接着自豪地说，发哥在本地神通广大，没有办不成的

事。

那人说，等一下我同发哥联系一下，要是他有时间了，我下午带你们俩过去，同他见见面，他要是看上了，文员的工作没有任何问题。

我吓得出了一身的汗。这发哥是不是黑社会的！对我来说，太恐怖了。要我去见他？我躲都躲不及呢。

我赶紧说，这一次不行，下一次吧。这一次，我吃过饭还得赶紧赶回厂去报到呢。

那人也没挽留，只是说发哥不是那么容易见的，也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我是看你有学问，模样儿也不错，又是秋霞的老乡，我跟秋霞不错。一般的人，求着我见发哥，我都不带的。

我赶紧说了一千个道谢话，又道了一万个不是，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反正知道路了，一有休息日赶紧过来。

吃过饭之后，我说，我得赶紧赶回去，厂里有活要我下午赶回去干呢。

秋霞坚持送我去车站。一路上，我身上有些颤抖，内心里被极大的恐惧罩着，好半天，我才说，秋霞，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在这里，我们都是孤零零的，我是把你当成亲姐妹看才想说这句话的，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得罪你？

秋霞说，什么话，你尽管说吧。一边笑着。

我说，秋霞呀，出门在外很不容易，一不小心就可能酿成千古恨。你知道那个门卫队长的底细吗？他——总不至于还没有结婚吧？

秋霞说，他小孩子都十来岁了，他老婆以前也在这里打工，一个月前回家收庄稼去了。

我说，你那还跟他瞎混什么？

秋霞的脸忽然变了，接着出我意料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哽咽着说，她也是走投无路，找不到工作，没有一分钱，没有一个人管她，也没有一个人帮她，只好天天睡大街，那个门卫队长看她可怜，给她找了地方住，后来又把她安排进厂。

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搂着秋霞的肩膀。我只觉得她的肩膀好单薄，我的肩膀也很单薄。

秋霞渐渐止住哭声之后，我说，不如你跟我走吧，我想办法把你介绍进我们的厂。

秋霞坚决地说，那肯定不行，我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好不容易才有今天，你那个破镇，哪里有县城好呀，跟县城比都没法比，我就是再没有工作了也不回那个烂镇。

我又是好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我终于说，秋霞，你要小心点，别怀了小孩子。到时候，麻烦可大了。

秋霞满不在乎地说，没事的。

我的心情忽然复杂起来。

我情不自禁地用了复杂的眼光看了看秋霞，我忽然发现她的身子变了，她走路的姿态也变了。同时，我心里面有一些想呕吐的感觉，刹那间，我觉得她的身子有些脏。

我坐上车的时候，秋霞对我招手，她的笑容还是那么灿烂，她笑得还是那么开心，可刹那间，我觉得她很可怜，同时，我也觉得自己有些可怜。

一路上，我的心里很平静。不怎么想家了。可不知为什么，我的面孔很僵固，脑子里不断地放映着上午的点点滴滴。

晚上在被子里，我缩着身子。第一次，我想有一个男人拥我入眠……

夜里做了很多很多的梦，好像英俊的王子跪在我面前捧着玫瑰花向我求爱，我好像被王子紧紧地拥着，后来好像我们穿

紅戴花地入了洞房……又好像有一个面目狰狞的男人撕我的衣服……

## 43. 董事长的生日晚会上， 飞出了一只“白天鹅”

初七开工时，我走在上班的路上，情不自禁地感叹：工作真好！上班真好！

这一天，大家聚在一起讲一些过年的闲话，吃一些公司发的零食，拿着公司发的红包，向上司说声“恭喜发财”，同事之间互相说声“恭喜发财”，就下班了。公司发了我两元钱的红包，林小姐发了我十元钱的红包。

这之后的日子，我内心很是烦躁不安。我觉得我的职位不能够发挥我的才能，根据我的观察和对公司以往做法的分析，在短时间内，我不可能被提升，长工资的可能性也不大，可是我想担当一些重要的角色，想学习更多的东西。

张爱玲说过一句非常出名的话——“趁早成功呀。”我特别喜欢这句话。但我不敢轻易辞工。但不辞工，就没有时间去找能发挥我才能的工作，我心里面很焦急，但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要想办法，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问过林小姐是不是要招电脑工程师，林小姐说，过两天就去招，过了两天也没见他们去招。

正月十五的时候，公司邀请了所有有级别的人员为王老板

庆祝生日，而且还将在生日晚会上，颁发一年一度的优秀员工奖，和连续在本公司工作十年以上的员工奖。

我宿舍里的女孩子都属于被邀请之列。她们个个都在精心地打扮，个个都把自己最喜欢的口红抹上，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穿上。

我既没有化妆也没有换衣服。王老板的生日关我什么事？优秀员工奖关我什么事？连续在本公司工作十年以上的员工奖，关我什么事？我本来是不想去的，一个悲凉的怀才不遇的心情，去参加公司认为的人才授奖的聚会，不是更显得悲凉吗？我决定不去了。我宁愿去睡觉。拉起被子在暖暖的被窝里睡一觉，什么事都没有了。岂不更好！

我宿舍里一个女孩子问我，为什么不化妆？为什么不换衣服？我说我不想去了，她们问我是不是有病了。我说没有，有点不舒服。

她们一致说，不舒服去热闹一下就舒服了，要是不去，反倒不好，上司要生气的，王老板是咱们最大的老板，老板过生日，你不去，岂不是不给面子？又不是没邀请你。反正咱们也不用花钱，空着手去，带着一个空肚子，到那里白吃一顿还不好吗？不去才真是傻瓜呢。

我倒不是在乎吃，我是在乎上司生气，说不给面子。我只得去了。我素着脸，着一身牛仔装，在同宿舍里的女孩子“你就这样去呀”的惊叹声中——，去了王老板的生日晚会。

在一群花枝招展的女孩子群中，我显得很不合群，像“丑小鸭”落到了“白天鹅”群中。个个女孩子像孔雀开屏似的，怒放着青春的魅力，争奇斗艳，只有我与平时没有两样。

王老板五十多岁，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他上台讲话时坚持用国语讲，他说：“我会讲好几种语言，但我今天说普通话，

因为我是中国人，而绝大多数中国人是说普通话的。我现在正在积极地学习普通话。说错了，请大家多多包涵。”

王老板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惹得大家发出阵阵笑声，但王老板一点窘迫的意思都没有。

王老板的演讲，以及他的台风，攫住了我的心。尽管我不喜欢他演讲的一部分内容，譬如他说不管老板如何待你你都要对老板忠心，但我喜欢这个老板。我要利用这个老板，给我一个更好地为他服务，也更大地发展自己的机会。

王老板还介绍了一个来自美国的工程师，二十八岁，将加入我们的队伍，协助我们组建一个化妆品车间。那个家伙站在台上，很害羞地用英语对大家讲了祝福的话。他个子极高，眼睛不染自蓝，好像会说话似的，睫毛不卷自弯，皮肤的颜色不停地变幻着，鼻梁天生的高，加上那时刻挂在嘴边的、迷人的、有时有些害羞也就更加迷人的微笑，真让人觉得他是个可爱的东西。

当王老板端起酒杯，一个桌子一个桌子走过，同每一个桌子的每一个人一一碰杯时，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表情很冷漠或者麻木。

人事部长不管怎么样鼓动，都鼓动不起来大家的热情。

王老板很想气氛热闹起来，却无回天之力，只好无可奈何。

人事部长见王老板在自己的生日晚会上，被人冷落，就命令一些人对王老板说生日快乐。但这些人对老板说恭贺的话时，像背台词，像例行公事。

当王老板走到我的那张桌子旁时，没有收到一句关于生日的祝福。

也许因为我站在最里面不方便，王老板只对我扬了扬杯。

刹那间，一个念头跳入我的脑海：让王老板注意我，让王老板重视我，让王老板提拔我，这是个好机会，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与他这么近，更主要的是，以后很难碰到这样的场合，更难碰到他这会儿的心情了。

我于是把自己的酒杯，稍微用力地碰着王老板的杯子，我注视着他，微笑着用英语对他说：“王老板，请让我对你说一声‘生日快乐’。被邀请参加你的生日晚会，我和大家一样，倍感荣幸。我只是一个新来的小文员，今天没有拿到优秀员工奖，也没有拿到连续在本公司工作十年以上员工奖。但我很不甘心。我一个奖都没有拿，我太不甘心了。所以我想你给我一个特别的奖？”

王老板对我的话又喜又惊，王老板像我注视他一样地注视着我，王老板一听说我请他给我一个特别的奖，很慷慨地说：“快点说。”

我说：“你的发言很让我感动，我为你的精神、你的风采所倾倒，我想和你合影留念。这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张合影，这是一个荣誉。”当我说到荣誉时，我加重了语气。

我看他有些诧异，立刻话锋一转，接着说：“如果你觉得有困难，我可以收回我的话。”

我的话音还没有落地呢，王老板就马上说：“没问题。绝对没问题。晚会一结束，我就过来叫你，我叫他们给我们留个影。”

但我没有等到晚会结束，就逃了，没同任何人打招呼。这时候逃为上策。

回到宿舍，我先冲了凉，之后，拉了灯上了床。我躺在被窝里，享受着宁静，享受着黝黑，我慢慢地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宿舍里的女孩子吵嚷着拥进来，她们把

我从床上拉起来，告诉我，我走后发生的故事。晚会临近结束时，王老板就去找那个讲英语的女孩子，可是王老板到处找都找不到，他就急了，命令人事部长及整个人事部，无论如何，都要把那个讲英语的女孩子，给他挖出来。用王老板的话说：“那个女孩子英语讲得非常流利，她是咱们公司的人才呀，我要重用她。你们不管想尽什么办法，都得把她给我挖出来。”

人事部长于是带领整个人事部成员，分散到每一张桌子挖掘那个人才。

当人事部挖到我所在的那张桌子时，我宿舍里的女孩子说：“是不是王楚楚哪？她刚才同王老板讲了英语，但我们不知道她说了什么。”

人事部急忙报告给王老板：“我们找到了，她叫王楚楚。”

但王楚楚呢，她在呼呼大睡呢。

第二天，我一进办公室，就觉得气氛有所不同，大家都在注视着我，但都不说话。林小姐和黄小姐好像有满腹的心事，两个人都有点闷闷不乐。刘生一上班就把林小姐叫到他的办公室，林小姐好像很不情愿。

我知道事情就要来了，但我没有任何表情。这是一个成功的策划，这个策划的成功在我的预料之中。

我有什么好兴奋的呢？我还是同样的我，我只不过用了一个计谋，在众人的眼里，我就从“丑小鸭”变成了一个“白天鹅”了，而事实上，我还是我呀。

林小姐从刘生办公室回来，满脸的不高兴。我知道我要从她这个部门走出去了，我要走到化妆品车间去了。

黄小姐急不可耐地问林小姐什么事。

林小姐叹了一口气，说：“王老板要把她调到化妆品车间去作老外的助手。”

黄小姐半晌没接话。我背着她们坐着，但我能感受到她们的悲哀，我把脸扭向黄小姐，黄小姐竟有点眼泪巴巴的样子。

我很不忍心，我说：“其实我真的很不想离开你们。碰到你们这样的上司，真的比找工作还难。”

林小姐和黄小姐都问我：“你愿意不愿意去化妆品车间？车间可不比写字楼，要经常加班呀，你受不受得了？”

我没吭声，她们就逼着我表态。

林小姐还说：“要是你不愿意去，我可以同老板讲。”

我这才说话，我说：“我服从分配。”

黄小姐知道我去意已定，只得说：“你去了也好，可以发挥你的才能。”

林小姐说：“咱们物料部也有重要的职位，也有你发挥才能的地方，你要是不去，等你熟悉了业务，我会提你的。”

我没有表态。

这些承诺你敢信吗？我好不容易为自己争取到这个机会呀。

这时电话响了，林小姐一边去接电话，一边说：“肯定是在催。”

放下电话，林小姐很不情愿地对我说：“王老板要和你谈话。”

如我所愿，我坐到了我想坐的职位上。这个人人垂涎的职位非降到我的头上不可。这叫做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

## 44. 尾 声

写到这里，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结束了，尽管楚楚的路还很长，尽管在以后的人生路上，有着更精彩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确实应该结束了。

有一点应该向读者交待的是，一年之后，楚楚成熟了很多。

她知道了如何交涉、如何周旋、如何面对男人、应付男人，楚楚懂得了妥协，懂得了其实很多事情不必要那么较劲的，不必要过于认真的，也不必要太在乎人的那一口气的。

楚楚又杀回到了怡景厂，通过与张经理的交涉与周旋，要回了她的工资，这工资虽然不是她理想中的工资，但她已不在乎了，她在乎的是，能要多少就要多少，而不是非得按劳动法的规定。

楚楚也原谅了张经理以前曾对她有的不恭的言谈和不敬的举止。以前她把张经理只当成一个经理，甚至于当成一个有着血缘关系的长辈看的，而且是放在真空中看这个经理和这个长辈的，而现在，她把张经理从真空中拿了出来，把他放在了尘世间，不仅把他当成一个经理看，也把他当成一个男人看。

这样一看，她也就认为，自己曾经对张经理生出来的厌恶，甚至仇恨，是多么地好笑。

楚楚和张经理作起了朋友，对于张经理流露出来的一两句

男人的猥亵的言论，她一笑了之，不屑与之计较。

年轻时，也许会做错事，也许不知道怎么样处理问题，也许有些冒失，有些偏激，但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正是年轻时的宝贵。